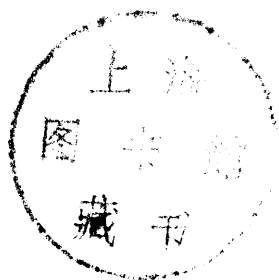


天雨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2228B

天雨花 卷四

第四十六回 玉梅亭閣詠詩

留春園佳人設宴

偏偏拆了襄陽信，破我機關事不成。如今害彼身受苦，不是爹爹是甚人？左公笑道：真胡說！登時直跳起抬身。『呵！啣喇！左維明，你便做了宰相，敢鄉黨中來橫行霸道麼？』

女兒既嫁吾家子，生生死死我家人。如何見我兒身亡，平空搶奪轉家門。難道領去重改嫁，逼我孫兒送別人？欺我孤兒並寡婦，不敢開言說一聲。未從生意先打聽，我身不是省油燈。喝聲與我來打轎，親身去問左維明。待我撞死他身上，巴掌拳頭打面門。一把扭住當官告，那怕烏龜一品臣。袁氏正在來狂詐，晉二匆匆自外臨。一見此景忙問故，母親爲何怒生噴。袁氏就與分明曉，這樣欺人了不成。因此我今真氣煞，自家親去左家門。問問老左一個人，與那烏龜把命拚。

晉二道：『原來如此，凡事有個理，在老左怎敢倚勢橫行？既是這等，母親且慢造次，明日待孩兒先去見那左維明當面與他議論一番，若再不放左氏回來，然後母親自往便了。』

袁氏依了兒言語，且言致德內中行。靜怡堂內前來到，二位東床在內存。見他叔姪多立起，四人坐定話談論。來了左公人一個，四人立起又抬身。各皆入位重歸坐，二爺便說長兄聽。可恨老狐袁氏女，如今我等轉家門。他還照臨來家搭，姪女方歸一日辰。他就打轎前來接，正逢我等外邊行。被我發作來逐去，再來亂棒打離門。偏不放他回家去，我們不怕老狐精。左公聽了心中惱，如何這等亂胡行？既是晉宅人來到，怎便將他逐出門。女兒嫁

他作媳婦，自然生死是他人。若來接取該當去，如何強橫逐來人？此事可笑真可笑，致德全然無理文。

致德冷笑道：「兄弟有甚無理文？只怕大兄無信耳。當初大房長兄臨終之時，親口託孤，兄一力擔當，如今前言安在？眼看着孝貞身居人下，你不爲之急救，倒反畏一老狐，棄捐孤寡。兄弟雖不會受先兄之託，卻是不忍見自家骨肉淒慘，此一事斷斷不能從命的。」左公說道：「你焉見得我失信先兄？此女目今並無大故，不過因家道艱難，其姑惡薄，豈可因此不放回家？若要常住，必得其姑情愿方可。他若不愿，我等豈強爲之？到該救之時，我自然援救，怎肯使他孀居失所？你等一概不必心焦，久久自然明白。」致德笑道：「不知你葫蘆內賣什麼藥料的？兄弟全然不解，只是孝貞既來之則安之，爲甚怕那袁氏？」左公道：「不是今日，便是明日，晋家母子必有一個到來，你那時是如何發付他？」

二爺笑道：「何難事？若是他來接孝貞，正好盡量來數罵，與他決絕斷其根。稍有不遜，喝衆打，正要從頭把氣伸。左公便道：「真胡說。三歲兒童口語論，我也不與你分辯。家事從來任長行，言罷起身出去了。四人哂笑不平心。誰知宰相威風倒，一旦虛心怕婦人。言論一番都散去，各無辭說到黃昏。用其晚膳閑談久，更深夜半睡安身。初冬良夜長更漏，三報金雞天始開。扶桑日出人又起，各皆梳洗事完成。早點以後早膳到，用完早膳已時辰。兄弟父子並翁婿，五人鬧聚二廳門。正當言論談笑處，左升回話老爺們。」

「外有後生，說是什麼晋二官，要求面會老爺，有名帖在此。」左公接過一看，上寫着「忝姻眷小姪晉德志頓首拜。左公笑道：『如何？我道他必來，你等四位且請迴避，待我請這位親翁進來一會。』致德笑道：『會親罷了，爲何要使我迴避？』左公道：『親翁此來，必有一番花言巧語，四位安能忍耐？必要當面駁他，却使不得快請起身入去。』」

四人哂笑抬身起，看他怎樣奉承人。大家避入屏門內，暗中偷看住外睜。左公傳請親翁進，家人出外說知聞。

德志急忙抬身起，假作斯文氣象新。剛剛來到垂簷口，看見當朝一品臣。

正是貴人之堂，不寒而慄，不怒而威。

不覺斯文氣象全不見，搖搖擺擺影無形。渾身局促筋骨縮，滿面通紅氣不伸。一見左公忙下禮，親家姻眷休客套。公子何須大禮行，便拱德志居賓位，惱了屏門後面人。晉二把椅忙移下，口稱告坐始安身。書童便把香茶獻，不知甚樣賊囚根。公然坐在廳堂上，奉彼香茗當客人。好生不服形於面，茶罷收杯把話論。左公便問晉公子，有何見諭降寒門。晉二謙身忙一拱，小姪原爲晚輩人。親翁大人榮歸里，本該奉候早登門。因多忙冗無閑暇，失候尊前直到今。

左公道：『我尙未候，怎敢反勞？』晉二欠身道：『豈敢豈敢？小姪此來，一者奉迎令姪愛小姐回家，二則家母有一番言語，欲轉致翁親大人，未知肯垂聽否？』左公舉手道：『有何見諭，便請賜教。』晉二道：『家母致意親翁道：』

當初令姪大小姐，並與家兄在幼齡。蒙本房親翁多好意，不棄寒門定下親。不幸本房親翁喪，撇其親母苦伶仃。感蒙大人多照顧，接其嫂嫂轉家門。慇懃教育身成立，又值寒家不幸喪嚴親。因而家業凋零了，煢煢母子守清貧。勉強拮据完烟事，愧我家無百輛迎。親翁不較長和短，粧奩厚贈到寒門。嫂嫂雖出豪家女，並無一字怨貧門。可見親翁多教法，家傳詩禮不虛聞。家母每每深嘆服，晉門有幸得賢人。但惜嫂嫂千金女，只怨家寒累及深。雖然愛惜如珍寶，恨無力量稱他心。生下子女人兩個，紹接香烟繼晉門。殷勤撫育勞心力，實爲晉氏有功臣。比望先兄人一個，兩字功名有小成。補報賢嫂勤勞處，誰料家慈不幸深。先兄一病沉不起，去秋身喪命歸陰。拋別寡嫂遺孤兒，煢煢母子嘆伶仃。兩代孤寡真傷慘，小姪無能是罪人。供養母嫂藜藿衣，難稱甘旨不安寧。家慈痛惜賢姪女，皆因無力迫於貧。

『在家這般光景，只該當送嫂嫂歸寧，無奈家母素與嫂嫂，猶如母女一般，相依慣了，刻不相離。』每於嫂嫂歸寧後，家母坐立不安寧。嫂嫂魂夢如有失，更兼舍姪兩孩嬰，一日不在家慈眼，便似魚鉤罟了心。爲因如此無可奈，是以三朝兩日便來迎，並無半點他別念，前日親翁遣到人，接其嫂嫂回家轉，母親如失掌中珍。

『想親翁處至親離別已久，自然該當相聚，所以前日未來，至昨日午後，遣小价押轎來迎，不想恰遇二親翁出來，將小价喝罵逐出，有嫂嫂永不回來之語，並言有人來，就要加之亂棒。』

小价嚇得魂飛散，只得奔回告此情。家慈驚駭心無措，不知爲着甚何情，忽然姑媳成永訣，一旦分離再不親。又無得罪令姪女，又無口角半言論，因何忽爾來如此，且親翁府上素聞名，世傳詩禮名家族，步步皆循禮義門。親翁位極人臣首，變理陰陽治萬民，斷然不做非理事，鄉黨中未倚勢行，欺壓寡婦並孤兒，奪人之媳奪人孫，料然不是親翁意，或因小价錯傳聞。

『家母本欲來哀懇，却又不敢造次，故命小姪參謁親翁，轉致其意。』

乞念孤寡相依久，莫斷晋家姑媳恩，並同舍姪人兩個，見還老母感恩深，說罷了時重一揖，左公聽了多言論，點頭暗暗心稱贊，好個能言姓晋人，詞不迫而意甚透，輕輕一字重千金，笑裏藏針渾不覺，却叫暗暗中傷人。孝貞所以深受害，便殺人來少血痕，憶此情豈可加之我，終須有日破奸心，當時便乃回言答原來爲着這事情。昨日尊使前來到，我身並未得信音，想必舍弟來出外，他是平生性躁人，道女歸寧方一日，如何遣轎便來迎，所以叱退來人去，後來說與我知聞，我知以爲真託事，深言舍弟不該應，女歸晋氏多年久，夫亡守節在他門，縱然受苦亦無奈，命該如此怨何人，母家便作多安足，安得將他顧一生，嫁出女兒將服降，且還不是我親生，雖則先兄來付託，已將撫育長成人，粧奩厚贈來遣嫁，教我殷勤盡過心，未嫁之前爲我事，嫁後須知別姓人，那有常在家

中住，此皆舍弟亂談論。反勞公子親來接，少時飯後我差人立送姪女回尊府，便煩轉致令堂身。左公言語還未畢，四人屏後火生心。這般言語當面說，愈加難以過光陰。二爺此際難忍耐，回身移步出屏門。

晉二見了，慌忙立起身來，致德走近前來道：『昨日來人是我逐去的，你這廝怎敢造一派巧言。』

左公喝道：『真胡說，二爺頓口住聲音。』

左公立起身來，揮開致德，對晉二舉手道：『公子請回，凡事有我作主，少刻準送姪女回來便了。』

二官作謝忙出外，翰林三位出屏門，惱壞致德人一個，四人歸位坐安身。

左公道：『你等聽得方纔賊子的言語麼？早已把那倚勢橫行，欺他孤兒寡婦，奪他孤子的言語，都說在前

頭了，如何還要這等強爲？』致德道：『他說這般刁話，難道就怕了他麼？』

這樣奴才無別樣，一頓拳頭打出門。還要與他來和軟，送其姪女到家門。左公道：『你且休躁，我今不與你談論。家事任長由吾主，不必多言惱我心。徒自取辱無好處，致德聞言不作聲。楚卿一聞開言說，雖然晉二這般論。方才岳父一席話，豈非斷送大妹身。此番回轉家中去，只怕愈加磨難較前深。左公道言非斷送，大妹非此不能生。』言罷起身來入內，四人卻道實奇文。左公來到中堂上，見大娘申氏及夫人三位小姐俱在座，一見之時盡起身。左公便叫大姪女，昨日晉宅遣人迎，被你二叔回了去。今日晉二自登門，我已允送賢姪女，少時飯後便回程。孝貞小姐唯唯應，低頭不覺泪沾襟。對了儀德二貞雙姊妹，大娘申氏嘆連聲。

夫人道：『便不留長住在家，亦可回他再住幾天回去便了，爲何這等奉命如神？』左公道：『我豈不欲常

住？奈晉二言語厲害，不得不從。』遂將方才之語，向衆人說了一遍。儀貞笑道：『此等放屁，真是掩耳偷鈴，欺

瞞那個？』左公笑道：『你這等妮子，宛如二叔所生。』遂着夫人封銀一百兩，付與淑婉，此番回去，可將姪婿

棺木送歸黃土，袁氏若問何來，說向妹妹借來，切不可說我與你。完了這樁大事，姪女于他家也無甚牽掛了。

我當年受汝父託孤，再無不全終全始，豈忍見你受若，坐視不救？所礙者晉氏理長耳。我惟望姪女一意耐心，休生別見，只是苦苦度去，莫負我一片苦心，我自有安頓你終身的長策也。

衣飾等類休將去，照常穿你舊衣衿。盡付母親收貯下，回家有日且消停。儀德二貞開言道：天寒姊姊少衣衿，此是兒等來相贈，未費爹爹錢一文。如何也要來作主？不容姊姊帶回程。

左公笑道：『汝二人之物，來自何方？可從母腹內帶出來的麼？』二位小姐道：『既與孩兒，也就不與爹爹相干了。濟人濟急，姊姊眼前缺少，勢在必需，故此送他穿帶。若是回家，還怕諸大人不相照顧，還留此物何用？少不得慢慢着人送與姊姊便了。』左公怒道：『若是如此，你這兩個畜生，休來見我之面。』大娘勸道：『二位小姐女不消爭得留在家中總是一樣的。』

休教觸你爹爹怒，反令我等不安寧。左公嘆息稱嫂嫂，三房六個女兒身。雖然個個聞詩禮，德性誰如淑婉純。幽閒貞靜溫柔性，聰明不露氣和平。逆來順受真賢女，舉城難尋此等人。豈比儀貞多性躁，女中辯士一般能。

大娘笑道：『叔叔何出此言？若人人都生得聖婉，這女兒便好了。只皇宮刺賊一事，誰可及他桓左門前兩座牌坊，是誰人所揀？此等女兒，真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何尙嫌他不好？』儀貞笑道：『爹爹既是這等深怒，孩兒又何必留在家中？也逐回夫家去便了。且又退居林下，無所事用着孩兒，外西賓也去了，還要以西賓何用？』與其他日來斷送，殺生不若放生行。夫人聽了微微笑，左公一笑說原因。一面說來猶如此，本性難移再不更。言罷之時出去了，早又午膳到中廳。內外用罷申牌到，孝貞小姐起辭行。拜別孀母人二位，合家大小不安心。

兩房夫人各備盤盒，一齊送到二廳。孝貞小姐作別二位叔父，及永正兄弟。左公見了那盤盒忙着收進，不可與姪女帶回，何苦便宜那老狐？夫人等俱道食物小事，如何也要與他較量。現在兩衙外甥，使他空手回去，却不成模樣。左公道：『雖係小事，却關係着大事在內，你等但依我行之。』致德笑道：『兄何這畏懼老狐，正

該送些食物，去奉承他方好，何以反使收回？」左公聽了此言，但付之一笑。孝貞作別諸人，上轎而去，但着粗使人擡轎，也不差人相送。一家大小，雖知左公故意如此，然多道：「諒一袁氏何許之人，還怕我家敵他不過，又何須如此做作？」

慢表衆人心不服，且言小姐轉家門。二廳上面下了轎，鸞笙聞得出來迎。忙來迎了雙兒女，相隨同向內中行。一程來到中堂上，見了袁氏候安寧。兩個小兒喚婆喚，袁氏抬頭仔細睜。打量母子人三個，不覺哈哈冷笑聲。

「我道做官叔父回來接去姪女，不知如何照顧，煥然一新，誰知還是這般樣兒，連人也不差們送回來。」遂問麟兒道：「你這等富貴外公，可曾與你們些見面物件？難道盤盒都沒有一個？」回說：「外公不肯送與母親。」袁氏道：「這樣說，還要留在家中一世。」

說罷仰天重冷笑，虛傳老左是能人。遇了我這晉奶奶，這怕渾身才調也難伸。什麼極品當朝相，鄉黨之中敢亂行。女兒既作吾家婦，去留來往任吾心。我不許他家中住，誰敢多留一日辰？

「我直說若要女兒回家，除非大塊的銀子，多送些與晉奶奶纔放鬆；若不然，要連住三日，却萬萬不能。」孝貞但只無言語，將身告退進房門。鸞笙隨了來入內，問言小姐爲何因？如今老爺回家了，反而冷淡這般形。小姐言道你休管，不必多言問此情。

過了一宵，孝貞說與袁氏前日問兩個妹子，借得紋銀一百在此，交與婆婆，將這棺木舉殮入坟，也完了一樁大事。袁氏接了，打開一看，錠錠冰光，方覺得笑逐顏開，滿心歡喜。遂與晉二商議，將銀子尅落大半，擇了本月二十八日舉殮入坟，草草完事。左家也並沒人作弔上門。

因此袁氏母子常議論，左家冷看女兒身。相待孝貞猶冷淡，只將改嫁說他聽。按下此情且慢表，單說歸寧兩個人團聚故鄉真快樂，朝衣卸下一身輕。金章紫綬真家鎖，田園安享似仙人。再不要五更時分披衣起，三更時

分不安身。邊烽盜寇驚恐，水旱年乾費盡心。文武功名多已足，拂袖歸山是道人。閒課兒曹攻經史，悶遊山水玩芳春。况兼湖廣年年熟，倉滿陳糧庫滿銀。買賣義田週合族，廣行好事濟貧民。大寫板文來佈告，襄陽貼遍四城門。

上寫大學士左告知襄陽城內外鄉百姓，如有鰥寡孤獨無養贍者，及死無棺木，病少藥資，男不能娶，女不能嫁者，殘疾廢人，耕讀無本，禍遭水火情景者，俱赴本府助以米銀。襄陽一郡之人聞之，無不來領銀，盡沾其澤。且說朝中魏忠賢自左公去後，益無忌憚，陷害王安，降為淨軍守南海子。熹宗即以忠賢為司禮監，與客氏為一黨，出入宮中，仍請天子開演內操，結交奸黨。如兵部崔呈秀，御史劉志選，大學士魏廣徵，黃立極等懼忠賢斥忠退良，順之者生，逆之者死，以東林諸君子，俱指為叛黨，忽然刑戮。那時桓王趙杜四人，既不肯阿附權奸，奈無力可除逆宦。且忠賢虎視眈眈，時刻欲去他幾個人，因此四人內不自安，七本告病乞休，天子准奏。此時黃威黃毅已入泮宮，王正芳十月內，將二女遣嫁，于歸黃府，持正也致仕回山西去了。四人於十一月起身，一路平安，至月底已到襄陽故地。

喜壤左公人一衆，喜壤東林兩個人出門遠遠來迎接，一般熱鬧進城門。各歸故宅安排下，左公令女轉夫門。舞娥也便歸窳去，四人出外望諸親，先到左家來聚會，訴說朝中多少情。遍拜官員及親友，往來半月始安寧。此是天起三年春正月，正當初五好辰良辰。

此時桓夫母女及儀貞小姐，王夫人及德貞，夫人杜氏與黃靜英，並趙夫人等，都來左府拜節。左府留住，款待一日，留下二女，過了父母生日，然後回去。外邊則諸公子終日你來我往，情勝同胞。早又過了元宵佳節，十六日乃左丞相生辰，襄陽合府官員諸親百眷，無不上門備禮拜壽。內中女眷，都是親房近戶，或弟婦，或嫂，或姪女，或姪媳，坐滿一堂。

不說男親女眷人多少，單言各位女千金。姐姐妹妹相逢處，大家說起孝貞身。新年拜節還未至，難道今日生辰也不聞申氏大娘多盼望，將及辰時到來臨。方報小姐回來了，衆人歡喜起相迎。尊卑長幼俱拜畢，外邊來了左公身。內堂都是親房族，一班一起拜生辰。左公見了大小姐，淑婉遲來爲甚因？

孝貞道：「姪女本欲早來，因婆婆說前次冷淡而回，想因未曾備禮上門，故此見怪。」日叔父生辰，他特備八色水禮，且又爲姪女借貸衣飾等物，是以耽遲。」左公笑命衆人將晋家禮盒擱一邊，不可錯亂了。

這時合門拜壽俱已畢，下了壽麵整千斤。凡係族中都送到，備其筵席那消停。優觴款待諸賓客，且言堂眷一班人。

二廳上設席，且有黎園演戲，諸小姐商量，我等看甚戲文，不如把筵席移入花園，知己談心爲妙。儀貞小姐說與母親夫人應允，此時四房兩位小姐名若桃若玉，五房一位名若珠，三房三位名若英若芳若蕙，連儀貞靜英德貞姣容舜娥孝貞，共十二人，移筵兩桌，到花園玉梅亭鋪設。

諸位小姐抬身起，侍兒簇擁進園亭。上得玉梅亭一座，四面雕欄彩畫新。碧紗窗格玲瓏巧，繞亭梅樹綻春英。枝頭殘雪初消盡，寒香陣陣沁人心。十二姣娃凭欄玩，言談笑語總投情。左家小姐無俗輩，個個知書達理文。人容貌莊端好，若字排行六個人。都皆未嫁閨門女，方當十七八年庚。外邊移席來亭上，衆人調坐四邊分。舜娥爲主邀入席，侍兒左右進金樽。酒過三巡菜五味，靜英小姐笑言云：他們外面來演戲，我等筵席太冷清，必須也要來作樂，拈題分韻若何能？

儀貞笑道：「分韻固好，但我等十二人選音律者多，能吟咏者少，不若我等撰一套明曲以梅花爲題，就席上歌而合之，以爲一樂如何？」諸小姐齊道：「甚妙。」遂命侍兒到凝暉閣內，將文房樂器俱備，可一齊取來。衆侍兒下亭，登時取到諸小姐中，惟儀貞與舜娥孝貞靜英精于題咏。

四位小姐拈毫筆，各展花箋構雅吟。不消半盞茶時候，梅花詞曲已完成。

左儀貞

江兒冰玉蕊籠春色，低枝帶笑開。一枝斜影窗兒外，笑他紅紫遊蜂採。羨伊風致高人，吩咐東陽常在，待雪月交輝，粧點作瓊瑤世界。

左孝貞

玉交枝霜凝雪耐，傍青松栽培玉塔，愛蕭蕭竹影參差，喜微微風動花開。憐他偷動暗香來。小亭知己停杯待，覩芳姿盈盈粉腮，助新粧橫玉釵。

趙舜娥

玉抱肚名園勝概，繞欄杆交輝雪梅，青女素娥都添色，謝東陽又送春回。寒英數片點蒼苔。暗香幾陣簾兒礙，羨青青松竹爲儕，盼迢迢江南寄來。

黃靜英

川撥掉真堪愛，繞寒亭千樹梅，占東風花信先開，紙帳中香浮夢迴，助新粧點額來，伴高人嶺上栽。

左儀貞

前腔驛使傳書千里來，寄春風慰遠懷。漫教他玉笛頻催，愛枝頭凝香弄色，羨瓊姿帶雪開，倩微風香暗迴。

左孝貞

尾聲穠柳艷李時，猶待先占上林春色，粧外任人獨數梅。

衆小姐看罷都稱好。果然詞曲甚清新。數中年長惟淑婉，便將此曲唱新聲。衆人各各拈樂器，各盡其長技總情。翕然調叶工商韻，管絃絲竹一齊鳴。孝貞小姐歌新曲，韻人梁州音韻清。吹得那玉梅枝上含花笑，桃李梢頭

欲放春。聲入九霄風送往，過住行雲響亦清。鸞飄鳳泊和無限，鶴舞猿啼總斷魂。正是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一套曲兒歌已畢，餘音裊裊繞梅亭。龍花滿園都含笑，春色加添十二分。衆人一笑停樂器，各相顧謂說原因。只怕外面繁華景，不如我等在園亭。孝貞笑而且嘆道：我在黃連樹下撫瑤琴，苦中作樂真堪笑。若桃等即便問其情。

『真個如我二位叔父回來，難道晉家還是這樣薄待姐姐也好回來長住了。孝貞小姐未及回言，儀貞等道：『諸妹不知，只因我父親欲示弱于袁氏，故將姐姐冷淡，所以老狐不知忌憚也。』諸小姐道：『何消如此。』諒那袁氏有何伎倆，可敵我家？只將姐姐接回，不放他去便了。』德貞等道：『爭奈爺爺不依，却是無法。』靜英問題：『今日兩個外甥，怎不與姐姐同來？』孝貞道：『只因他身上少些穿着，他祖母故不使同來。』儀貞小姐便笑道：『可恨虔婆老怪精。有朝一日相逢處，必要從頭把氣伸。斷然不肯輕饒，使他認認左家人。』靜英等俱言：『正是，不知老怪怎知聞言來語去傳杯盞，殷勤酌勸把金樽。日近午牌筵席散，各人離座起抬身。一班侍女忙收拾，衆位小姐下花亭。園中到處來遊玩，靜英小姐說緣因此園更勝京師景，闌樹亭台造得精。不知在此來玩耍，年伯聞知可要嘖。』

德貞笑道：『說過的了，此園一謹慎去處，便日日來遊，也不妨的。』靜英小姐提起京師，不覺嘆道：『賢妹等園亭故里相聚，骨肉團圓，毫無牽挂。』

只有愚姊無歡樂，遠嫁從夫到此城。離鄉一井歸無日，要見雙親夢裏尋。那能回轉山西地，不知堂上可安寧？一言及此傷心感，低徊不覺淚沾襟。儀德二貞齊勸道：『姐姐不必動來往，彼此俱爲骨肉恩，況且母子團圓聚。朝承歡不乏人，姐姐也可無牽掛，得寬心處且寬心。黃家小姐多稱感，幸有當初一段情。』

孝貞小姐便問舜娥嫂嫂，却似坐喜一般，目今有幾個月分了？少夫人面紅一笑，儀貞道：『嫂嫂已姪身七

月至三月中便可降生了。』孝貞又問諸妹可都有孕否？舜娥笑道：『二位姑娘方有四五十日，近日身體甚覺懨懨，只不知黃桓二位姑娘，可都有否？侍兒等說：『各姪身兩月矣。』』

若桃等衆諸好笑，一番言論出園門。同行來到二廳上，外邊設席半時辰。正當聚坐清談講，見了姣娃一衆臨。人人個個都立起，桓氏夫人細說因。今日諸女真稱意，少年相聚甚投情。便命小姐都歸座，談論說起孝貞身。袁氏多少行惡處，無人不恨老妖精。未牌時分重翻席，戲完半本早團圓。外庭賓客都散了，左公等人內中行。一班女眷都辭別，留下諸多小姐們。過了正月廿二日，夫人四十整生辰。衆人作別都去了，左公便入內書廳，傳請孝貞大小姐，宏道堂中來到臨。左公命坐開言說，自從淑婉轉家門。我心時刻都記掛，每遣家童暗探聞。知你無恙心稍放，不知近況若何能改嫁之言提及否？晉家母子有何論？

小姐道：『他見去年姪女冷淡而回，說了許多冷話，母子二人愈加冷落。後來姪婿舉殯，家中又無人來作弔，年節下又沒盤盒到來。因此他每疑我家棄擲姪女，遂把改嫁之言，時常提及了。』左公笑道：『漸入佳境矣。』便叫『淑婉，今日雖留諸女在家，獨不便留你，日色已暮，可速回家，將才原禮帶回去。你從今以後，須要步步留意，窺伺他母子的。我常使人到你前後門走動，一有可疑，即作字使鸞笙帶出，自有人寄回，我當爲淑婉姪想一長策。』小姐道：『雖然如此，但諸妹俱在家中。』

左公聽了微微笑，此情無怪我兒身。生活孤寡無伴侶，舉頭言笑有何人？但未可因小而失大，將來若得轉家庭。我當再接諸姊妹，相陪我兒共談論。今日捨此回家去，莫戀家庭姊妹情。百樣來時千樣忍，權受悽惶耐了心。我之所待賢姪女，比我親生勝幾分。你休聽信他們語，但將威脅老狐身。霸道暫時王道久，後來有日見其情。小姐但只唯唯應，便同叔父到中廳。遂向諸人來拜別，道言叔父使回程。惱了小姐人一衆，都言豈有這般情。人人個個家中住，怎叫孤孀反轉程。此事斷然行不得，我們決不放他行。言罷了時都走攏，大家擁定孝貞身。左公見

了反失笑，只言你等好奇文，國有王來家有主，怎敢今朝亂胡行？我要淑婉回家去，你們作主便留人。儀貞便把爹爹叫不必多餘話等行。且留姊姊家中住，看那度德待怎生？王道二字休提起，且將霸道行一行。左公言道休胡說，霸道何嘗可久行？王道行來終不錯，你今不必亂談論。

小姐道：『與爹爹辯之不明，凡事做出便見，爹爹怕那老狐，不敢抗橫。待孩兒等將來用些霸道，去行一行，包管老狐束手而降。』

左公聽了心驚訝，妮子休得胡亂行。你敢得罪晉奶奶，除非不要命殘生。切休大膽無思忖，止可言來不可行。說完便着家人婦，傳叫打轎二廳門。衆人此際無可奈，孝貞小姐拜辭行。大房一衆都別了，二房叔嬸去辭行。二爺只笑親兄長，周氏夫人嘆息聲。只得大家來送出，孝貞上轎便行程。粗人二個抬原禮，不使家人親送行。大娘申氏多不悅，短嘆長吁苦在心。衆多小姐都惱恨，碎割度婆始稱心。晚膳已畢歸西院，衆多小姐一同行。都向儀貞房中坐，言談笑語啜香茗。來了永正大公子，衆多小姐盡抬身。問起孝貞回去了，秉衡嘆息兩三聲。可恨老狐袁氏女，怎生設法處他身？

儀貞問道：『不知那老怪出門賭博，還是坐轎還是步行？各位妹子久住襄陽，必然聞得，大兄等在外可曾看見？』永正道：『這却未曾遇着。』若英道：『小妹等常聽得爹爹說起，那袁氏頗裝腔，每出門必然乘轎，到姊姊所說的破落戶，奶奶攪掇袁氏的了。』儀貞道：『此三人最爲可惡，實是淑婉受害之人，不知他每到袁氏家中經過的，是些什麼去處？可有甚麼洞窩坑廁麼？』永正道：『袁氏住的名中河岸，前臨河邊，前門臨街，後門臨馬家巷，若到晉家，是必由之路。那老狐來往，若用脚舟，自然從那條巷中走的。』儀貞聽了，心中歡喜道：

聞言說與親兄長，妹今有個計來行。打聽三婦他家去，這般如此耍他們。且與姊姊來出氣，但此須當兄去行。

各位小姐無不笑，盡言此計果然精。何愁不入圈和套？大兄明日便前行。永正公子微微笑，必須他去晉家門。此事他人皆不可，必使如琴若段身。彷彿我等當年事，捉弄輕狂周帝臣。

『待明日便差人去，打聽那三個婦人便了。』

商量已定多歡喜，言談笑語又更深。鋪設床帳都已畢，分於三處去安身。按下左家俱慢表，再言淑婉轉回程。告言叔父不收禮，依然原物帶回程。說罷一聲來告退，將身回轉自房門。

表氏心中十分惱怒，他冷淡姪女罷了。如何我送的盤盒，也一色不收。這模樣說來，他的老漢生日，也不要去了。此時無奈，只得將魚肉雞鴨，叫孝貞去廚下安排熟了。次日打發阿九去請了三位奶奶到來吃酒，作樂玩耍。

辰牌時分都到了，米家巷內後門臨。催馬家跟一英雄漢，背負銅錢賭本行。到了晉家相見畢，中堂上坐好安排。

三人笑道：『近來姊姊手內艱難，我們也不便勤來叨擾。早又半月不會會了。』方氏笑道：『初三拜節，今日方十七，却好半月罷了。』邊氏笑道：『今日姊姊請我喝酒，果是大姑母家送些東西。』袁氏道：『不要說起。』

遂將左家許多的冷淡光景，並去年那一番言語，都說與三人。幾個婆娘哈哈大笑。常氏道：『如何我原說左維明雖做宰相，也不敢得罪寡婦親母的。』方氏便走過來向袁氏附耳低言道：『姑姑，你去年與我們所商之事，要出脫那人，單只怕他叔父回來有甚話說。如今既待他這般冷淡，却也無甚忌憚。』牛馬兩個道：

『只因去歲之言，我等時刻留心，到尋了一個絕妙的主顧。』袁氏問何等樣人？三人道：『其人姓朱，是個江西木客，綽號半城，家中富有，若如此說來，姊姊便大發其財了。』袁氏道：『好便好，只是還要看他家一個的確，未可造次。』三位妹妹對我說在那廂便了。

左家果不來相順，留此妖嬈待怎生？四個在外來相議，不防屏後有人聽。

孝貞小姐因聞叔父之言，十分留意，見三人來了，自在廚中料理，却使叫鸞笙於屏後竊聽。聞得此言，忙到廚中，一一告知小姐。

玉人聽了無言語，含在心中不作聲。只將酒飯安排就，鸞笙託出到中廳。四個婆娘來享用，呼盧豪飲暢談心。吃完便令收開去，壇場舖下賭輸贏。普二朋友人家去，賭錢玩耍未回程。孝貞母子用過膳，料理烹茶做點心。袁氏來到廚中，查問方纔餘剩的餚饌，一色收起，只怕媳婦孫兒吃了的，監看午點停當，託出外邊排下。吃罷了時重又賭，看看天色又黃昏。兩枝銀燭來點上，安飯夜飯那消停。

袁氏把場上頭錢數出，着阿九出外買一些野菜薰燒，十斤好酒，將日間餘物配成八樣。

豁拳行令來歡飲，吃完早已又更深。盤中稍有些些剩，都付書童阿九吞。孫兒孫女無一點，兩個孩兒告母親。此時麟兒七歲瓊瑤到，十分伶俐兩孩嬰。道言祖母真惡薄，許多食物待他人。兒及母親全沒有，這般看待若仇人。孝貞小姐長吁嘆，原是前生冤孽深。我兒不必來羨慕，長成自立免求人。且言三個娼狂婦，大家吃得醉沉沉。眼花撩亂難重賭，正然坐定吃香茗。恰好老僕來到了，手執燈籠說一聲。譙樓已交五更鼓，請奶奶們好回程。三人聽了齊立起，同聲作別老狐精。多謝多謝真多謝，都謝袁家姊妹身。改日我們來請你，今日叨擾不非輕。袁氏只道多有慢，問出前門出後門。答道前門遠來後門近，我們仍自後門行。袁氏起身來相送，老僕提燈照路行。送出後門來稱謝，晉門關了後邊門。三人到了街坊上，大家都是醉沉沉。面紅頸赤頭眩暈，口內支離話不清。脚下猶如兩八字，兩邊搖晃步難行。方氏言罷行不動，喚喚頂轎子始回程。

老蒼頭道：「更深了，那裏去喚轎？」邊氏道：「沒有轎子，可有甚麼閒人，叫幾個來馱了我們回去，多與他幾文銅錢。」老僕道：「此時家家都睡，那有閒人？」常氏道：「我們互相扶着走罷，夜深極矣，快快回家去罷。」

只得大家攜着手，高低磕撞往前行。老僕提燈前引路，米家巷內到來臨。剛剛走到街心上，忽聽得耳邊吶喝一聲慢，叫道：「吾神在此那方行？」三人一聽齊舉首，得三魂去二魂。但見一個人立定，赤髮紅鬚黑眼人，金盞金甲叮噹響，鋼刀高舉亮錚錚，狠狠阻住街坊路，虎殺街坊四個人。哄的一聲頭如斗，泥丸宮內走真魂。大叫一聲不好了！不顧高路不平，回頭亡命如飛走，腦後神明緊緊跟。剛到巷口正跑去，又見神明劈面迎，撩牙面青渾身黑，手執剛刀阻去程。四人呵呀連連叫，兩頭阻住不能行。回看路旁東廁在，急急奔逃入內臨。兩個神明齊趕到，三個虔婆跌在塵。只聽拍咚連連響，拉扯牽連入糞坑。老僕只叫不好了！哀告神明饒恕人。

只聽得外面神人說道：「本欲拿他三個，誰知都落糞坑，污穢之人，吾神不便相近，就此去罷。」老僕聽得都明白，方始徐徐放下心。三個婆娘落坑內，渾身臭味氣難伸。流來屎尿滿頭面，口口奔來腹內吞。活蛆滾滾鑽耳鼻，翻來覆去難抬身。

那老僕在坑上好生沒法，幸得燈籠未滅，只得抽一塊坑板，伸下坑邊叫道：「奶奶們快扯了這板，扒上來罷！外面的神人去了。」三人方得抱住木板，老僕在上面儘力扯拽，方一個個掙了上來。此時三人披頭散髮，滿身屎尿，腹中都吃得滿飽，立定了脚，只管嘔吐。老僕拂着鼻子，只叫快些回去。三人立在街上，嘔了有一個時辰。

酒食屎糞蛆蟲等，腹中所有一齊噴。上氣不能連下氣，險些嘔出肚腸根。此時不顧神與鬼，帶屎連糞亡命奔。穿街走巷行得快，趕到家門已五更。各人分別回家去，笑煞家中兒媳們。都去洗浴把衣換，按定驚魂收了神。

自此三個婆娘倒了脾胃，終日嘔吐，半月有餘，方才痊可，再不敢黑夜行走街坊。那兩個神人，就如琴若段粧的，唬得伊等跌落糞坑，方去回覆公子，轉說與小姐等，人人稱快，只可惜袁氏不在數中。

時光迅速容易過，早又夫人誕日臨。張燈結彩熱鬧甚，肆筵設席待嘉賓。鄉紳親友並合族，文武官員盡到門。

內堂女眷多多少，半是皇封誥命人。只有孝貞身不至，老狐不放轉回程。夫人欲教人去接，左公阻住不容行。只因孝貞大小姐，曾將家內所商情。寫一密字來封固，付與鸞笙一個人。

他常領了麟兒兄妹在外面玩耍，此日十九，恰好遇着隨書，在他門首經過。鸞笙把字付與帶回，送上左公看了，心中暗想，可以中計，因此更不肯去答理。夫人儀貞等一概不知，但不服而已。

家中日日來宴客，新正月過始完成。早又二月初一到，二房公子滿周臨，開筵唱戲多熱鬧，人人送禮盡奇珍。過了期歲方清靜，日暖風和景物新。桓王趙杜人四個，都差人來接少夫人。

若桃等過了夫人生日，都回去了。桓王二位，又是二夫人要留過公子周期，此時二月初六，四家又各差家人僕婦，到來迎接。

桓王二位來辭別，左公命女也回程。兩位小姐心難捨，只得捨身告別行。姊妹二人深深拜，左公囑付女儀貞：我兒回轉家中去，須循禮行謹持身。前之所言行霸道，止可言來不可行。我却知你生來性，只顧朋儕不顧身。爲人義重雖然好，切要三思莫浪行。從井救人切不可，還當略顧自家身。孝貞有日回家轉，你且閨中聽好音。切休輾轉心不服，搜尋罅隙袁人。若還做出非理事，一朝被我得知聞。立時喚你回家轉，不顧天恩父子情。將汝置之於死地，言出之時再不更。此言汝可牢牢記，叮嚀至囑再叮嚀。儀貞聽了多言語，權時唯唯應連聲。夫人執手叫小姐，我兒各自轉夫門。懷孕在身當保重，起居飲食要留心。不比在家依父母，翁姑難管許多情。兒身既往娘心苦，膝下承歡少二人。夫人說罷雙流淚，二位佳人好痛心。共扯母衣牽不放，掩面悲啼盡失聲。左公但只長吁嘆，何苦生爲女子身。感傷二位王小姐，覩彼思娘淚滿襟。只得與婉容同拜別，夫人執手也可嚀。待等嫂嫂分娩後，三朝再接你們臨。各人姪身須保重，三月之中再敘情。二位小姐連聲應，回身又入後邊行。拜別兄嫂人兩個，夫婦同行送出門。四人又到西廳去，拜別中氏大娘身。大娘起身來送出，四人又復到東廳。作別叔嬸人二位，各

房盤盒禮豐盈。一齊送大廳門，各投本路回程去。佳人才子各相親。且說夫人回入內。中堂坐定悶昏昏。姣兒兩個離親去，膝下孤單甚冷清。果然生女非好事，長成便是別家人。左公嘆嘆心不樂，眼前不見一儀貞。忽忽心中如有失落了明珠掌上珍。莫言父母多牽掛，單言四女轉家門。心中雖憶家庭好，夫妻恩愛可娛情。早又二月來過了，三月初旬又到臨。

過了二月初五，衆公子相約都到留春園玩耍，至暮方歸。杜公子回家，說起園中風景。黃小姐心動，便問順卿：『我等可好去玩耍一番？』起孝笑道：『此園本我等衆鄉紳出銀營造，都是地主，夫人要玩耍去，只消吩咐園丁留下花園，莫放遊人來往，便可去矣。』靜英笑道：『須約了桓趙玉三家妹子，一同去遊玩。』順卿道：『這也不難，只消夫人寫下三封書帖，投遞各家，約定同去一遊。至後日乘了畫船，到他等門前，招接下船便了。』

靜英小姐心歡喜，忙寫三通書帖文。傳叫兩個書童遞，順卿出外告雙親。杜公夫婦俱依允，任從媳婦去遊行。且表書童投帖子，先到桓家一座門。公子接將書帖看，交與儀貞小姐身。

上寫道：『春華爛熳，轉瞬成塵，九十韶光，白駒過隙。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近聞留春園景色絕佳，愚姊特約諸妹於初七日卯刻，棹舟同往，倘蒙俞允，即賜玉音，此請，愚妹靜英檢衽。』

小姐看罷開言說，不知翁姑之意可應承。楚卿說道何妨事，料着再不阻行程。儀貞小姐又笑道：『此地雖然無話論，只怕嚴父知道了，那便非同小可行。楚卿聽了微微笑，便道夫人忒志誠，偶然出外這一日，如何岳父便知聞料，然再沒人傳說，包管平安無事情。』小姐道言既如此，君將允字覆來人。

公子便出外與書童說道：『准行。』再入內告知二親，亦俱應允。

住談桓府言和語，再言書帖到王門。告言大小姐已允，當將禮帖示佳人。小姐看了心歡喜，姊既應承我也行。

禮乾聽了心不悅，婦人豈可出閨門？况兼岳父家法緊，被他知了事非輕。德貞聽了心煩惱，相公何不順人情？家姊已是應承了，姊夫怎不阻其行？

禮乾笑道：「你可知桓姊夫那人，是懼內的庸夫？令姊要上天，他就撥梯，令姊要入地，他就把鋤頭。我王禮乾怎麼如此？便破你尊翁打煞了，我也只好怕得丈人，終不得畏服妻子。可行則行，不可則止，既出外玩耍，豈是婦人家之事麼？」德貞笑道：「你這等人，也不是講這般道學的，我等若到花園，你若同去，只怕看看黃桓二位美人，又是好的了。」

一言道着王公子，此情倒也甚相當。與他同到花園去，認認佳人黃靜英，如何一個多姣女，起孝鍾情無二心。當時說與夫人道：「既然堅意要遊行，等我去告爹娘曉，若還應允便行程。」

去了一回，轉來說道：

爹娘本是不肯，再三說始應承。德貞小姐心歡喜，再表書童去趙門，傳進書帖來看了，夢魁夫婦滿應承。趙公等俱無攔阻，夫人便乃說緣因。可惜女兒娠多重，不然去接轉家門，也同出外玩耍去，勝景名園散散心。嫁到那左家門一座，今生不得去游行。秉衡與父毫無二，不容婦女出閨門。趙公聽了便笑道：「此等終須是正經。當下書童回稟覆，靜英夫婦喜歡心。初七早晨梳粧畢，告別翁姑二大人。蘭舟畫船門前泊，轎兒抬了小船門。公子吩咐開船去，二家門首去齊人。畫船到去皆同約，佳人四位又相親。」

此時各帶了兩個僕婦，兩名侍兒，三名童僕，都坐船頭之上，諸婦女與小姐四位，俱坐艙中，四位公子盡在船頭之上。

搖動畫槳開船去，兩岸風光觸目新。鳥啼花落春如錦，柳綠桃紅映日明。華筵兩席前後設，舉盞相邀共論心。我等生長閨門內，虛度韶光二十零。何曾識得春光媚，今日方知世界新。笑語未完已到了，攬船繫索綠楊陰。四

位公子先上岸，一衆家僮盡起身。船上止帶一乘轎，四人逐位出船門。一到園門放下轎，候齊方始一同行。吩咐家僮人一衆，守門切莫放遊人。四位公子已先入，大家都上晚香亭。衆人簇擁衆小姐，都過亭邊往內行。園中果是如景綉，鳥語花香到處春。紅綻天桃含宿雨，綠舒垂楊碧如雲。牡丹結蓋初抽紫，荷葉浮錢已見青。芬芳紅葉蜂聲鬧，爛熳韶華蝶影頻。幾處亭台迎曉日，數重樓閣接青雲。小橋白石橫池沼，朱榭雕欄待月明。觀之不盡名園景，芳徑灣曲徐步行。四位公子亭上坐，飽看娉婷四美人。禮乾公子微微笑，諸兄今日聽緣因。三位尊嫂及內子，小弟今日有定評。三人笑問評甚事，回言且聽弟評論。狀元左家大小姐，榜眼起孝嫂夫人。三名探花弟內子，那桓小姐傳臚第四名。夢魁聽得微微笑，用九輕狂不正經。偷窺內眷該何罪，口中還要肆批評。

禮乾笑道：『想必評低了尊嫂，因此趙兄惱了。』起孝笑道：『用九雖則口輕，倒也評得甚是；若說桓兄尊嫂，實是天仙謫世，豈凡人可比。』用九笑道：『閑話少說，我今日看了美人，有四個美人詩題在此，諸兄有興，各做一首如何？』三人便問：『甚麼題目？』禮乾道：『一個簾內，一個樓上，一個月下，一個彈琴，用虞美人調，各占一小詞便了。』三人笑道：『題目甚好，但只好就題而作，却不可干犯現在美人。』禮乾笑道：『豈有此理？』

當下四人齊就桌，取過文房四寶珍。各人抽幅花箋紙，手捻羊毫寫妙文。霎時四首詞已就，衆人笑看那詞云：

簾內美人

趙夢魁詞

珠簾不捲粧慵整，爲惜芳菲盡。無言如見慘雙蛾，應是與心常恨別離多？

呢喃雙燕簾前語，報道春無主。殷勤仗燕謝春風，暫與個儂。海棠一枝紅。（右調虞美人）

月下美人

杜起孝詞

鸚鵡傳言妓睡足，喚起人如玉。春衣白紵量身裁，搖拽佩聲，冉冉月中來。

檀郎莫訝芳容減，自是歸時晚。堪嗟人月幾回圓，莫負春光如鑑。且凭欄。（前腔）

樓上美人

桓楚卿詞

臨妝窺見人如削，自以愁難着。離懷欲去強登樓，爭奈陌頭楊柳又添愁。

青山流水都如昔，只把音塵隔。凭欄終日但凝眸，遙望西樓，何處笛聲幽。（前腔）

彈琴美人

王用九詞

花媚柳柔春病減，少坐窗兒畔。慢將紅袖弄朱絃，彈作淒淒別鶴動人煙。

君前重與翻新調，流水高山好。爐香盡，月窺簾，曲罷纖腰無力指尖寒。（前腔）

互相看罷詞四首，人人道好笑評論。園丁獻得香茶上，四人吃罷去遊行。且談小姐人一衆，幾處亭台信步行。麗春堂內前來到，內中鋪設甚工精。圖書滿壁才人作，刻竹新詩堪詠吟。窗前紅紫花如錦，四人看玩半時辰。對景詩情皆勃發，園燕來到獻香茗。正思拈筆來湊句，忽聞桓德老家人有言告稟來喚進，侍兒引見少夫人。

「家人在園內看守，忽來一乘轎子，跟了一童一婢，說甚麼晉奶奶來此遊玩，小的便說不許閑人遊玩，那婦人說道：『我王府內眷，誰敢攔阻？況此園昔年建造，也出若干銀子，就是左丞相，也不好造次。』只得稟上四位公子，並少夫人。且這晉奶奶是少夫人府內親眷，故着小的到來，稟上夫人定奪。」

小姐一聽心歡喜，有此奇逢巧事情。我心正欲會一會，今朝難得老袁臨。開言說與家人道，盡放他來休阻行。况且此間空一座，伊來正合宴佳人。左德應命忙出外，前來相接姓袁人。不知後事如何說，下回之中再表明。

第四十七回

老虔婆遇辱留春園

左小姐受訓宏道堂

且說桓德來到園門首，說道：「我們不知晉奶奶到來，多多得罪，却好左小姐都在麗春堂，要請晉奶奶進

去一會。」袁氏聽了，心中暗想道：「誰知左家女兒，也在園內，我且去探他口氣呢，且看如何說？」當時下轎朝內走，鸞笙隨了一同行。侍兒一見忙通報，晉家老婦到來臨。

小姐道：「你等叫他進來。」便去幾個僕婦走出，說道：「小姐請你老人家進去。」袁氏聽了這樣稱呼，又不出來迎接，心中好生不悅，既已到此，自然進來。

老狐抬眼來觀看，四位千金左右分，金裝玉裹容顏美，體態端嚴是貴人。兩傍交椅端然坐，侍兒僕婦列如林。見了老狐身略欠一齊開口說緣因。

「我等今日不比家庭，兩下都不消爲禮了，就此坐罷。」袁氏愈加不樂，只得向左邊椅上默然坐下。左小姐先問道：「尊駕何故到此？」袁氏道：「只因在朋友人家回轉，乃路過此園，所以進來一玩。」大小小姐道：「家姊怎不同行？」袁氏道：「他是少寡那可出門。」四人聽了，冷笑一聲，袁氏也問四人道：「尊駕等都是左丞相的甚人？」左府兩位小姐道：「我兩個乃是親女，這兩位都是姪女。」

四位小姐一面說從頭打量姓袁人，生得雙顴高聳橫肉，而赤膜侵睛闊嘴唇，濃搽鉛粉如霜面，滿口胭脂似血盆，假珠假寶，錫器橫簪豎插滿頭金，身穿嫩色綢披襖，下着羅裙半舊新，脚下花鞋長五寸，鴨背雞胸帶殺形，好個婦人真惡像，虧了吾家姊妹身。此人怎與爲姑媳，當下儀貞問事因。

「前日家母誕日，何不放家姊來？」袁氏道：「他身子不快。」德貞道：「何不着人來報？」袁氏道：「你家難道不該差個人來看看令姊？」儀貞道：「這不消說了，但聞你待家姊惡薄，我們每欲會你一面，却又無因。今日此舉，正是天遣相逢，不免要請教請教了！」

當年與你連姻眷，原是爲好結朱陳，自從我姊來嫁過，衣飾妝奩抵萬金，因見你家多淡泊，萬金妝資養你們。親操井臼供甘旨，育女生男繼晉門，出身富室千金女，受此清貧無怨心，住你晉門無失德，頗聞賢名外人稱論。

起這等賢媳婦，尊駕應該愛十分。爲何反待他惡薄，視若讐仇。樣能不知爲甚緣和故？乞煩見教語分明。袁氏忽聽言如此，對在口不開聲。半晌之間，靑了面，冷笑一聲說：「事因這些言語，誰人說？怎生惡薄待他身？你姊自到吾家內，看承賽過自親生。百般照管，多愛惜，當身理已任他身。要長要短，由他意。夫妻恩愛，敬如賓。若說我家多淡薄，你們令姊出豪門，不該嫁我貧寒士。既然遣嫁在貧門，做此官來行此禮，嫁雞嫁犬要同行。親操井臼，何爲罕？育女生男，分所應。算來甚麼稀奇處，你們當做大功勳！」

老實說：「我們做婆婆的，沒有別樣心腸。若是媳婦賢孝，自然看待得好。若是不孝，自然冷了心腸，不曉得什麼請教賜教？」黃小姐聽了，冷笑道：「你這樣做婆的，其實沒有別樣心腸，但不過貪財而已。當年媳婦妝奩禮厚，首飾衣裳，與你穿戴。出去兼做賭本，自然那媳婦賢孝。如今妝資空了，你的賭本艱難，自然不賢了。」婉容笑道：「如今若得再有一份妝資，與他去做賭本，自然姊姊就會賢慧起來。」

只怕親操井臼，真稀罕。生男育女是功臣。做此官來無此理。嫁雞嫁犬不隨行。袁氏聽了如此話，正待開言未出聲。德貞小姐便說道：「閑話休提，且不論從前之事，權剪斷，只說如今現在情。你的兒子身亡了，撇下吾家姊一人。害做他們孤孀婦，癸癸母子苦伶仃。爲你兒子來守節，撫你孤孫繼晉門。兼之又復多貧苦，少吃無穿不稱心。我家姊姊毫無怨，安心替你做忠臣。在理若嫁親姑媳，只該加意好看承。撫養當似親生女，顧惜孤孫兩個人。爲何顛倒來作惡，待他反不似前形。糧米一升，爲口給母子三人吃，不勻。終朝一副閣王面，虎坐中堂，說煞人。冷言冷語，朝朝有，見面猶如眼中釘。又不許他回家轉，定該受苦在伊門。這般所作緣何故？專要今朝請教明。袁氏老狐聽罷了，哈哈冷笑兩三聲。此言真是稀奇語。你家姊姊喪夫君，也是命裏來注定。如何是我害他身？若還他命生得好，我兒也是讀書人。就該發達身榮貴，腰金衣紫做公卿。自然他做夫人位，只因命硬帶傷刑。該當孤苦爲寡婦，尅了吾兒晉德誠。算來恰是他害我，老年無子苦伶仃。若說守我亡兒節，未有誰人阻彼行。要嫁要守隨他。」

意何干我事半毫分？至於少吃無穿着，貧家只得這般行。那有綾羅衣錦綉，那有葷腥魚鮮吞？至於不放娘家去，人家娶媳到家門，自要當家並做活，那有娘家躲此身？你們說出如此話，不通放屁好難聽！德貞聽了心中怒氣，得無言難出聲。靜英聽了，連冷笑：「你言更覺臭難聞。」

『你的兒子死了，安見得不是你命帶刑傷？又壞心術，所以受此慘報，如何反推媳婦？』儀貞道：『他的作惡，全在巧言，但此等伎倆，欺得誰人？我今日當面說破你的心肝便了。』

你的種種不過貪心重，覷我家中富足盈。又信三個猖狂婦，待我家姊這般形。祇道他如受不過，便回母宅取金銀。照前一樣來奉我，那時我便加看承。母家不許來久住，勸他受苦我家門。自然母氏心難捨，多把銀錢送你身。

『我想你這老怪，真是人貧志短，便要銀錢，有這等要法？此計你已行之一載，可曾見送銀錢？聽信晉二之言，逼我姊姊改嫁麼？賣他一主錢財，娶第二房媳婦，因吾姊不從，拂了晉二之意，汝母子同心磨難，這般算計，所謂棉裏藏針，終須着痛，此等好計，止好欺得外人，豈能欺得我麼？』

袁氏聽了一席話，不覺滿面通紅，徹耳根。好個賤人無廉恥，去到母家搬弄是非情。攛掇姊妹將頭出，七張八嘴亂談論。與我婆淚來鬥氣，妖嬈淫婦賤娼根。有朝一日來鬥舌，噴膿噴血賤妖精。管教個個都早死，一齊報我眼中恨。老狐大怒高聲罵，惱了千金四個人。儀貞小姐重重怒，登時離座起擡身。指定老狐喝住了，大胆猖狂罵甚人？不談此間相鬥事，且表東床兩個人。永正相陪朝內走，宏道堂中來到臨。二婿上前來作揖，口稱岳父問安寧。左公出位還禮畢，歸座開言問二人：

『二位賢婿，什麼高興，都領了妻子到留春園玩耍起來？』楚卿只得說道：『因黃小姐在東，寫字來約，大姐辭之不可，所以曲從。』左公道：『你等府上有這般規矩，願把自己妻房送人賞鑑，不足為恥，但寒家世』

代却無此理。身雖嫁與你們，人却左家所出。何得使吾女染了這般習氣來？楚卿聽了，低頭無語。禮乾微哂道：『小婿見了書帖，原不欲小姐出外，怎奈他執意要去，小婿也不敢十分攔阻，只恐得罪了二小姐。』左維明便叫永正陪了媒夫外書房去坐，命書童傳話入內，着兩位小姐到來。

三人只得來告退。楚卿永正甚就驚。禮乾暗暗心中想，不知今日怎施刑論起德貞多執拗。該教訓不差分。且表書童傳話入，侍兒入內請千金。夫人聽了心志恹恹，德貞小姐戰兢兢。渾如小鹿來亂撞，不覺眼邊兩淚傾。儀貞低首愁眉黛，夫人長嘆兩三聲。生男育女無好處，吃盡辛苦到長成。可知骨肉相連意，打了兒身我也疼。你諒母難稱孝，偏喜無端起事情。儀貞小姐聞斯語，口稱吾母請寬心。兒等自作還自受，縱教懊悔也無門。且爹娘不過心頭氣，安能便了命殘生。母親有恙且自愛，莫把兒們放在心。言罷告退齊出外，宏道堂前齊進門。二人移步齊來到，並啓朱唇叫父親。

且說左公盛怒之際，恨不能將二女盡力處治，方舒暢胸懷。今見他兩個走近身，盈盈柔弱，怡怡愉聲，不覺心腸早軟了一半。立起身來道：『原來你這兩個畜生，今日還敢來見我。』儀貞小姐道：『爹爹呼喚孩兒們，怎敢不來？』

左公回手拿戒尺，望儀貞小姐便施刑。玉人立定書案側，低首覆眉不側聲。剛剛打得無幾下，只見紅芳走進門。

道：『奉夫人之命，啓上老爺。』

說兩位小姐都懷妊，望老爺斟酌慢施刑。恐防氣惱難忍耐，傷損胎元不是輕。左公聽了心中想，我今忘了這椿情。指定儀貞人一個，便命妮子跪埃塵。小姐只得來屈膝，低頭拭淚自傷心。左公出位開言問，汝長閨門十九春。所聞所見今安在？滿腹詩書那裏存？還是忘了還記憶，汝當明告我知聞。玉人但只無言語，默默無言不出聲。

左公道：「當下身歸座，案頭即便取書文。」

將一本禮記內則篇，擲與儀貞道：「這原是你幼年的讀本，看你目今如此行爲，想必那內則之篇盡行忘記，却今日如此，重復習之。」

你若是能讀此書方饒打，不能誦讀再施刑。小姐捧得書在手，那禁紅潮面上生，叫我怎把書來讀，怎念那女子十年不出門，悔恨自己行差事，有何顏面去開聲，只得開言來說道：「孩兒幼讀此書文，思之尚未全忘記，何必今朝讀此文。左公一聽心大怒，既然不忘此書文，緣何做出非理事，知法犯法更難輕。言罷一聲離座起，仍將戒尺去施刑，袖中扯出纖纖手，此須不礙腹中姪。重責你妮子數十下，方能依得此書文。小姐說得魂不在，只得開言叫父親。」

「阿爹爹，孩兒其實忘了。」左公道：「原說你忘記了，方使熟習，你爲何還口言記得？」
好生與我從頭唸，再復支吾立用刑。玉人低首垂泣淚，待兒便習此書文。傷心好不心中苦，叫我如今是怎生？
回他記得反要打，回他不記要攻文。我年已長身成立，不是書堂小學生。如何跪讀書和史，除非顏面厚千層，心急只得來悲泣，手捧書文怎出聲。左公道：「當下回身轉，開言便問德貞身。」

「你這妮子過來，我且問你，黃小姐書帖來邀，汝翁姑女婿既不放出門，汝當從命，爲何執意違拗？」小姐道：「女婿自告翁姑，並無攔阻，孩兒方始敢去，何云執意違拗？」

左公道：「汝到園中，怎向袁氏說父親之命大如天子，可將袁氏敲牙割舌，挫骨揚灰，併殺盡他一家之語，此是何語？」德貞道：「孩兒並無此語。」左公道：「你平素言語毫無輕重，安得不謂此語乎？」

言罷之時拿戒尺，扯得玉手便施刑。你身本是忠良質，爲何也弄這般形。學了儀貞大妮子，也照儀貞要施刑。德貞小姐熬不住，掩面悲啼哭失聲。呵呀爹爹孩兒再不來出外，伏維饒恕二三分。言罷之時來跪下，左公怎肯

聽他論責了右手重左手，德貞哭倒地埃塵。儀貞不服開言道：「妹子何嘗有此情？」

『不過罵老狐敲牙割舌，挫骨揚灰則有之。至說父親大如天子，殺盡他一家之語，影響全無，都是那老狐捏造的。』左公聽說，不覺失聲大笑道：「這妮子自願尚且不暇，還要代人分辯，你不必多言，只與我熟讀內則便了。」小姐道：

孩兒寧可來受責，今朝不讀那書文。左公道：你反願責，大抵頑皮不畏刑。我也無此閑氣力，打你無知逆畜生。既然不把書來讀，一年休想起擡身。言罷了時歸座位，紅芳見了這般形。回房告稟夫人曉，夫人但只嘆連聲。且表翰林人三位，不曾去到外書廳。永正邀到西書室，崇德齋中坐定身。

就如京師屋內的晚翠軒一般，與宏道在對面，墻垣隔斷，兩下不能相望，內中院落，亦彷彿京師。

三人來到書房內，楚卿難按那驚魂。他今去喚嬌娃出，若要施刑是怎生。一來懷了三月孕，二來弱質怎能禁。與其把我佳人責，不若桓郎代受刑。無奈小姨身也在，不得書房解此情。坐立不安心志起，身只得兩頭行。禮乾坐下心暗笑，小桓今日落精魂。看他急得真無法，想必打了妻兒他亦疼。楚卿說與左公子，預將令妹到書廳。岳父定然來責罰，弟等如今難進門。表兄可去來勸勸，六甲當身事不輕。秉衡聽了忙出外，此時日色已西沉。進了宏道堂一座，見妹兒案側跪其身。父親坐定觀書史，四個丫環立在門。

瑤釵玉鈿飄香凝翠都婚配了，此乃小姐新買的侍兒，這大小姐的裁紅量碧，二小姐名素蘭芳梅。

秉衡悄悄丫環女，可曾責罰兩千金。裁紅見問低低稟，兩位小姐盡遭刑。大小姐止責三五下，夫人遣使勸停刑。二小姐反責十數下，比大小姐看來輕幾分。要使小姐將書讀，小姐不肯唸書文。老爺罰跪書房內，不念書來不起身。秉衡聽了回身轉，近前便叫父親身。雖然兩妹行差事，也因袁氏太欺人。爹爹既已嚴加訓，伏維饒免跪書廳。左公道言他拗甚，使之熟習那書文。妮子不肯開口唸，我今怎肯擅饒輕。你休爲彼多言語，讀了書文放起

身。公子見說：言難進，回身便對妹妹云：內則之篇無多頁，大妹聰明是性成，讀之却也真容易，何須拂逆父親身。小姐但只無言語，暗想兄言好不明，難道是我讀不出，此乃爹爹羞辱！言言使我來自說，叫我如何讀出聲？雖然做過先生位，幼年也未這般行。如今年長身已嫁，顛倒反爲小學生，還是背書不出罰跪讀，還是不用功來如此形。此情我實無顏面，鋼刀加首不開聲，不如打了還乾淨，這般處治更難禁。秉衡又復來相勸，不如讀了起擡身。

小姐道：『兄不消勸我唸書，轉央你求告父親，再打了一頓，免了這般羞辱罷。』

秉衡兩下言難進，立在傍邊不出聲。早又天昏銀燭上，只見左書妻子進書廳。此婦老邁龍鍾樣，近前告稟老爺聽。夫人之命差來到，請兩位小姐內中行。更求老爺來息怒，饒恕千金兩個人。

『呵呀！兩位小姐在那裏待老婦來攙扶了進去罷。』

左公道：『休胡說，汝年已邁，老年人黃昏到此做甚事？快當通報內中行書妻聽了心驚駭，諾諾連聲出了廳。』左公對永正道：『兩妹夫何在？』公子回道：『在崇德齋中。』左公道：『可留他兩個住下，不消回去了。』公子聽了稱曉得，料想言辭勸不聽，只得轉身回書室，將言回覆二人身。如此這般言一遍，怎得今宵放起身？大妹堅執書不念，父親必要命書文，愚兄兩下言難進，母親勸也不相應。楚卿只把頭搖道：『這般教訓實難禁。』既已打了堪抵罪，如何還要跪文？內則篇中言和語，盡言女德婦儀文。因他今日行差事，便讀其書自愧心。自然令妹不肯唸，叫他何面可開聲？

『我等做人家兒子，也從不曾經過這般嚴訓，不想岳父把嫁出的女兒，都要這樣認真。』禮乾笑道：『莫

怪小弟說，岳父如今這般認真，兩位小姐尙要如此若不認真，我等只好拱手聽其約束矣。』楚卿道：『難道於兄心上，反覺暢快麼？』禮乾笑道：『有甚暢快？在小弟實無可奈何，桓兄這等不安，何不過去代替尊嫂跪

讀了內則一篇事可立解。『楚卿無言可對，永正笑道：『玉兄既有此法，方纔何不去替二妹打了幾下，豈不也解了此事麼？』禮乾笑道：『當初打了我時，令妹肯代責否？他若替我禮乾今日也肯替他了。』』

乘衡聽了微微笑，兩位東床兩樣心。一邊夫婦恩義重，一邊夫婦薄情人。遂傳父命來留住，妹夫今日莫回程。二人應允無詞說，且言申氏大娘身。他在西院全不曉，那知中院許多情。黃昏時分方出外，進房來看大夫人。夫人看見申氏到，告訴日間一段情。言無數語人通報，二爺夫婦到來臨。夫人請進房中坐，妯娌相見同候聲。坐定之時重說起，夫人細細告三人。他今不放孩兒起，日間跪到此時辰。愚嫂病體難得起，煩勞三位去說情。放其二女身入內，三人聽了始知聞。

致德道：『我只道接回二女，不過責備一場罷了。那知大兄這樣刻嚴，既已打了，還罰他要跪讀詩文，好個厲害先生，我在東院，竟不知此事。』

那曉二女來遭責，失於勸解這椿情。申氏大娘嗟嘆道，姪女皆因為孝貞。反害自己身如此，令我於心實不甯。二夫人便笑說道，算來姪女是病人。為何死死來挨受，果然奉命跪書廳。何不起身來走了，嬌娘房內住安身。且看大伯如何樣，可能走到內房門。不然各轉夫家去，難道差人捉回程。

夫人笑道：『這是使不得的，一來二女性孝，二則父子豈比他人？若是這般拂逆，除非終身不見面了。』三人當時來辭出，侍兒秉燭照前行。到了宏道堂門外，二夫人立在外廊門。便使侍兒傳語進，二爺申氏內中行。左公見嫂忙立起，致德迎前把兄長稱。各言請坐俱歸位，三人未及把言論。只見侍兒來告稟，二夫人立在外廊門。要請小姐人兩位，親自前來說過情。老爺息怒來饒恕，且放千金出此廳。左公聽語開言道，傳言致德二夫人。因他罪重難寬恕，今宵未得出書廳。夫人且請回東院，二爺便叫大兄身。

『若說袁氏老狐，欺孤寡，藐視吾家，久已該與他硬做一場了。只爲大兄懦弱，一害怕他，是以愈無忌憚。兩

個姪女今日打他，真是快心之事。論起不但該獎賞方是。如何兄倒把他這般加罪？只據方纔老狐趕到廳前，百般的放肆，彼何等之人？乃敢辱罵當朝首相。可惜兄弟不在家中，我若見了，必喝衆人再打一頓，還要拿他兒子，發與襄陽府問罪。」

不想大兄真踏蹬，嚇得魂兒不在心。作揖打恭將罪謝，夫人公子叫連聲。只少四頭求饒命，何不塵埃自負荆？衣飾銀兩雙手捧，殷勤送別老狐精。這樣奉承還不足，猶恐妖嬈不快心。再將二女來責罰，不顧親生骨肉恩。打了不足還罰跑，此時不放出書廳。得罪老狐袁氏女，算來於禮甚該應。爲何把他來磨難，跪到何時放起身？左公聽了一席話，不禁哈哈笑失聲。開言便問親兄弟，此來却是爲何因？還是責備親兄長，還是與他們來說情？致德聽了也失笑，兄願輸心趨奉人。兄弟不過氣不服，如何責備長兄身？因憐姪女兩個人，責非其罪跪書廳。所以來此求求你，將他們饒免放抬身。」

左公道：「既是如此，且着這兩個妮子，替叔父分任其責後，放起可也。」

言罷一聲立坐起，致德觀之吃了一驚。申氏大娘忙來勸，只言大叔莫生嗔。兩位姪女多嬌弱，如何經得許多刑？他因爲護同堂姊，惱恨虔婆刻薄深。氣他不過方如此，也是他們重義心。一時打了袁氏女，叔叔將他已責刑。事已寢來罪已正，伏維饒恕莫談論。兩位姪女方懷孕，倘有差池事不輕。且爲吾女他受罪，愚嫂心中實不甯。望求叔叔來寬恕，使其休息轉閨門。致德聽了也說道：大兄小弟所言論，應該便把兄弟打，如何姪女代受刑？左公歸座開言道：二位今朝聽我論，你言二女真無罪，是我將他們責備深。若言二女之罪過，今朝加責尙嫌輕。想我左門數十代，祖宗遺訓到如今。那代子孫不謹守，嫂嫂來歸三十春。房族女人多不少，誰人越禮出閨門？總然遺嫁歸別姓，也將禮法謹持身。決不從人閑嬉耍，玩水遊山到處行。嫂嫂可也聞見否？諒必二弟不知聞。試於合族來一問，可有誰人如此行？不想兩個不孝女，雖則于歸別姓門。公然竟不遵家訓，約同女伴出遊行。姑丈妹夫同舟

坐，杜公子又是何人？男女雜混花園內，成何體統？是何形言罷？手指儀貞女，前日庭中別二親，醇諄告戒，何言語汝將閨禮那方存？擅出閨門已有罪，如何又打姓袁人老狐磨滅吾家女，我尙吞聲耐此人。爾爲女子反妄作，仗誰之勢亂胡行？將人打得多狼狽，趕到家庭與父論。言言罵我無可對，要生要死詐圖人。皆因爾等來狂作，何異孩兒罵父親？若非曲意安其事，損我爲人一世名。

『且孝貞之事，我昔日在京，不知詳細，只說不濟勢利起於家庭，所以其姑如此。初意不欲爲他再置一番田地家業，使其安享終身，和睦姑媳之計。及至回家，問及淑婉，方知袁氏貪得無厭，雖有家私銅山，亦不够他花賂。又薄待姪女，不許回家，分明都是措勒吾家之意。且姪婿病亡，便欲姪女捐節，以便處利肥己，不卽舉事，乃忌憚我等耳。況德誠已死，其姑媳又復無恩，姪女還在他家何益？自然即時接回，無奈老狐不如前日，晉二那一番言語，足以鼓惑衆聽，若與硬做起來，便是今日這般光景了。他乃一寡婦之人，我雖官居首相，居鄉何敢妄行勢力？故只得迸氣斂息，示弱於他，使他毫無忌憚，看得左家不值半文，方敢將姪女發動。我却拿住了他的真贓實據，那時對了衆百姓親鄰，明明白白，打他一個死，同聲一諾稱快，然後接了姪女回來，還怕他有何話說？此方是救人救澈，豈是你等所知？他今日打這袁氏一場，有何益處？不過反害孝貞多受他一些凌辱耳。老狐此刻不知與淑婉如何吵鬧，倘或害了孝貞性命，我只將兩個妮子抵償便了。』致德聽他說畢，便笑道：『兄只是自己揣度人心之意，萬一老狐不在你的料中，這一個姪女，豈不苦煞在門家了？』左公道：『我與你個證據一觀便了。』立起身來，向書中取出孝貞寄來的密書一紙，與致德二爺看了一遍，方纔心服。左公便把那書擲與儀貞道：『你只說打了袁氏，便算義重如山，殊不知此一來，反被破了機關，轉害他不得回家了。』

小姐只得將書觀，左公移燭案頭臨。玉人燈下從頭看，那知老狐還要這般行。果然我等真孟浪，今朝懊悔已

無門。低頭默默無言語，左公便問若何能？二爺申氏齊勸道：實然不曉此中情。一時孟浪行差事，已經責罰在他身。伏惟恕了兩姪女，放他入內起抬身。左公便乃開言說：只因兩個盡懷姪，我已並未加重法，薄責輕懲，算甚刑？只爲不會來重責，故便之習習書文。內則傳說爲婦道，他偏違拗不開聲。既然不把書來讀，安能饒放起抬身？二人聽了言如此，開言即便叫儀貞生。你本是聰明賢，何難今日念書文？父親既命將書讀，便當從命順其心。不須這等來違拗快讀了書文可起身。小姐聽了雙流淚，開言告訴二人聽。感承叔父並伯母，勸令姪女莫違親。

『那內則之篇，爹爹自教我讀之甚熟，安能忘記？此時便要默背，亦能成誦，非不能讀之也。』

只因自己昏瞶了，致此今日胡亂行。所謂知法而犯法，姪女於今悔已深。老狐與兒將頭撞，撞空跌倒地埃塵。登時滾地嚎_獨哭，實實令人火直噴。因此孩兒方喝打，不然却也不施刑。

『至妹子不過將他亂罵，方纔那幾句言語，是他捏造出來的。』德貞道：『老狐虛言，害我打這許多，將來少不得死於刀斧之下。』左公道：『此婦年紀已過半百，你等喝衆以亂拳亂打，萬一打死了他，你四人誰去償命？』大小姐道：『自然是儀貞了，還有何人？』左公道：『却是爲何難道你這等一個貞烈夫人之命，甘心便抵了一世賭棍婦人？且方纔在此，將你等淫婦賤人，無一不罵，甚者比於青樓妓女！人有高低貴賤之別，他被你打了，只要詐些財帛，便依舊千歡萬喜，却以爲得計矣。你被他罵了一言，只怕辱沒終身，消不去了。』

二人正在房中話，只聽得中堂發喊似雷鳴。小姐道：言我出去，你今看好佳兒身。言罷了時抬身起，出了房門往外行。轉出屏門，只一看，謊得兩人倒退行。只見他蓬頭散髮，鬼滿面糊塗，血淚盈。破衣零落披身上，分明好像怪妖精。一見孝貞來出外，呼的一聲跳起身。指定小姐高聲罵，媚根淫婦賤妖精。你自到我家爲媳婦，算來已有九年春。怎生待你多惡薄，如何磨滅你當身？誰人逼你來改嫁，誰人勸借你錢文？你到母家來搬弄，捏造虛言嚼舌根。挑出一衆妖嬈婦，生心打死阿婆身。與你賤人何仇恨，還我因由要說個明。孝貞見了多般語，氣塞咽喉手

似冰。只得開言來說道：誰人搬弄是非情？雖然回到家中去，來往三朝五日辰，縱然姊妹相逢罷，何曾談及阿婆身？他們這等來妄作，何關我事半毫分？老狐劈面連連唾，大罵娼婦淫賤人，不是你身來騷發，他們那曉許多情？阿呀賤人放肆好大胆，公然打死阿婆身，少不得天雷擊頂難饒你，地獄刀山不托生，爛心爛肚兼爛舌，變豬變狗做衆生。打死阿婆該甚罪，萬剮凌遲也是輕。我一頭撞死你身上，扯你衙門把狀論。小叔豈肯輕饒你，拳兒奉敬賤娼根。妖嬈休得心自在，管教處死你殘生。袁氏罵得難入耳，孝貞但只不開聲。晋二在旁連冷笑，除是娘親無事情。若還有甚差池處，我二爺也不是省油燈。那管你甚麼寡阿嫂，竟要拳頭不認人。孝貞聽了回頭笑，衣冠禽獸口中論。何必與他來答話，回身便往外邊行。袁氏飛跑來追趕，大喝妖嬈那裏行。晋二見嫂入去了，扯住親娘說事因。

母親罷了！且去梳洗好了，再作商量。」

第四十八回

老虔婆無理取鬧

左相國有意喬粧

老狐方始歸房去，梳頭洗面換衣襟。鵝黃襖兒爲內襯，腰間束了綠羅裙。元色緞衫爲外蓋，頭帶金釵兩邊分。重搽脂粉如活鬼，取出花銀稱一稱。稱了五兩一小塊，出來付與二官人。買魚買肉兼買酒，請將三位賭精臨。晋二接了回身轉，便同阿九外邊行。黃昏回轉都齊備，野味薰燒色色精。

阿九回來說道：「三位奶奶因天色晚了，若來玩耍，必到半夜方休，道他們尿尿吃怕了，發誓再不在街坊上夜行，今晚不來了。」袁氏道：「不來便罷，買的東西，我們自享。」

當時使到廚下去，安排製作大盤盛。一一行來搬出，母子中堂大嚼吞。鸞笙見了真好笑，回房報與女千金。小姐坐定彈珠淚，將言說與外邊情。

『小姐，這樣花面度婆，不足爲他氣惱，自己身子要緊，兩位小官小姐，一同受苦。小姐若有差池，安能成立？』
『小姐，這絕姑爺一脈。』小姐拭淚道：『我自傷生非賤質，出於禮義之門，誰料婚姻錯配，許與這樣人家，遭他毀辱，至於如此。欲求自盡，一恐負老爺之意，二來兩個孤兒無託，恨不能插翅飛回。』鸞笙道：『小姐莫生別念，少不得災星一滿，就得脫離。』小姐道：『他們在外邊吃酒，你可到屏後聽之。』

鸞笙點首忙出外，再把二堂兩個人。晉二說與娘親曉，我今看那左維明。雖然做了當朝相，那是個兢兢胆小人。居鄉好似平百姓，不敢絲毫仗勢行。方纔這樣將他罵，何等殷勤賠小心。顏色不敢變一變，十分畏懼母親身。看起這般光景樣，我等何須忌此人？

『前日在茶館吃茶，遇見他的家人，閑中套他口氣，他說這小姐，一者是從堂姪女，二來老爺一向不甚喜他。至於厚贈妝奩，不過爲託孤一語，看他亡兄面上的意思。後來又聞得妝奩消盡，故此越發惱他回去了，見他必要責備，說他不孝不儉，杜絕他不許上門。所以左氏去了兩回，如今方不想歸寧，大抵如此。他既然棄此姪女，又只怕我們還怕他做甚？那一件事竟舉行了。』袁氏道：『話雖如此，且再耐些時，有個實據，方纔行得。』晉二道：『這有何難？如今母親借此爲由，只將左氏終日作踐，今非昔比，乃是出師有名。左家若是不來說談，便是個實據了。』

袁氏低頭言道：『好娘兒，兩個細談論。鸞笙早已都聽得，回房一一告千金。小姐聽了，惟嘆氣，幾世冤仇結到今。且待他們來發動，密報家中叔父聞。佳人思想多氣惱，不說左家多般事，詞中單說晉家情。此時三月十三日，老狐袁氏慶生辰。左家所詐衣和飾，穿衣打扮坐中廳。鸞笙獻茶方已畢，孝貞小姐出屏門。與同兒女人四個，上前拜壽禮來行。袁氏抬眼來打量，見他元色衫兒藍布裙。頭上絨花帶一朵，耳邊牙骨氣道簪。子女二人皆常服，並無

裝束半毫分。老狐看罷心中惱，一聲冷笑說原因。今日婆婆生辰日，許多賓客在中廳。你既出外來拜壽，就該華服簇新新。如何這樣來裝束？子女猶如化子形。分明來出婆婆醜，何勞移步到中廳。料你這樣大媳婦，眼中也沒阿婆身。無心與我來拜壽，竟然高坐在房門。何須這樣來勉強，定來削我面皮門。請退請退快請退，不勞賢媳禮彬彬。阿婆雖則年紀老，還要人間活幾春。怎當這樣來氣我，莫教死日即生辰。孝貞聽了多少話，不禁滿面起紅雲。領子女來朝內走，回轉房中不出聲。老狐口內連連罵，娼根淫婦賤妖精。

衆人也有勸的，也有說的，早見晉二阿九買了許多董腥魚肉，及壽麵回來，送至厨下。袁氏着晉二陪了衆人，自來厨下檢點食物，見媳婦不來，也不叫喚。

夾七夾八高聲罵，娼根淫婦那停聲。坐在房中不出外，想來折斷骨中筋。今朝不與他吃飯，餓死妖嬈賤人。又連竈神連連祝，願求速死賤妖精。鸞笙聽得難入耳，直罵到麵熟時方停。

托出外邊與衆人吃了，獨不與孝貞母子。鸞笙又氣又苦，將自己一分送到房中，奉上小姐，小姐如何要吃？鸞笙只得與鱗兒兄妹吃了。外面衆人吃麵過，盡行辭去，獨留下三個婆娘，安排酒飯相待。飲酒中間，說起那日之事，左維明如何怕他，如何求他自己如何罵他，如何撞他，說得手舞足蹈，十分高興。三個婆娘，哈哈大笑，都道：『這樣看來，左維明竟似縮頭烏龜了，還怕他做甚麼？』

袁氏聽了言，正是低頭又說與三人。前日所商一切事，那客心中是怎生？三人悄然回答道：他要親來相相人。眼中若得着中意，定其身價立時成。袁氏道言既如此，須設其計較始相應。

言來語去，吃完了，早已未牌時分，舖下賭場，賭到黃昏，方纔別去。一日不與孝貞飲食，虧得鸞笙私下藏些飯食，搬到房中，苦苦勸小姐吃了些。袁氏在外扯直喉嚨，直罵到上床，方纔住口。

一宵已過，天又曉，老狐早起坐中廳。小姐只得來安候，虔婆一見女千金，雙眉直豎圓眼睜，手指姣娃罵賤人。

我只道你身已死了，屍骸朽爛在房門。誰知原要重活轉，不免前來見我身。何不躲個一生罷？又出房門做甚情？孝貞此際真難按，只得回言答幾聲。婆婆既不相容我，見面猶如眼中釘。我又何必生於此？無端氣你老年人。雖然夫死家貧薄，出身原是宦家門。未曾敗名與裂節，那得朝朝罵賤人。不如待我尋一死，以便冤家離眼睛。老狐一聽重重怒，大罵妖嬈潑賤人。你將人命來詐我，阿婆那怕半毫分。拚我老來結識你，與你妖精拚一拼。說罷一聲來跳起，一頭撞到孝貞身。小姐只得來閃過度，必撞倒地埃塵。登時滿地來打滾，號啕大哭放刁聲。媳婦打婆狂叫喊，地方喊得震天驚。晉二飛身趕前進，見其光景問連聲。老狐大哭來告訴，妖嬈打我不非輕。賊子大怒高聲喝，世間豈有這般情。媳婦打婆該甚罪，潑天大膽好胡行。罷了罷了真罷了，天翻地覆了不成。孝貞見了如此景，回身就往內中行。

袁氏越發大怒，跳起來又趕去打。晉二扭住道：『他既躲了便罷，若十二分過迫，恐弄出人命事來。我去把此事說與左雜種，請他到來發落便了。』

老狐聽了連稱是，你今快往左家門。二官去把衣冠整，出了門前急急行。上南落北無多刻，一程早到左家門。說與門上通報進，宏道堂中稟主人。左公聽了吃一唬，晉二因何又上門。莫不淑婉生變故，傳教快且進書廳。衆人出外來相請，晉二匆匆往內行。二廳上面來經過，廳前坐着四人身。乃二爺叔姪及兩婿，大家閑坐話談論。忽見晉二堂內走，四人並不起抬身。都道他來因甚事，親翁又要奉承人。便着書童去打聽，他來有甚話談論。且表晉二人入內，家人引路到書廳。跨進宏道堂一座，左公離坐起相迎。晉二見了忙行禮，左公止住遜連聲。口稱公子請坐了，有何貴幹到寒門。晉二一躬直到地，啓上親翁老大人。只因一件踐躑事，令愛千金特胡行。本不應該來告稟，冒瀆親翁承此情。實因家母氣不過，只得前來告大人。左公聽了心不定，問言爲着甚何情？

晉二道：『只爲府上前番小姐毆辱了家母，當時回到家中，母親原是半老不明，只說他待媳婦並無差錯，

如何府上小姐罵出許多言語，故此疑是嫂嫂回來說些甚麼，他老人家的嘮叨，原是有的，小姪也不敢隱瞞。至於嫂嫂既做了人家媳婦，在尊長面上，自然該遜讓幾分，纔是不想令姪愛小姐竟不能耐，自那日起，禍婆媳吵到如今未休。」

那朝家母生辰日，老年料理許多情，嫂嫂不肯來幫扶，高坐房中不出門。家母因此心煩惱，略言媳婦不該應。爲因此事重爭鬧，嫂嫂目中無大人，竟將老母來推倒，亂罵婆婆不可論。

『據家母說，令姪女一拳打倒小姪，也未曾日擊，不便妄言。現老母如今咽喉氣塞，命在懸絲，不想嫂嫂這般光景，如何過活？因此無奈，特遣小姪詣府，欲請老親翁過舍，將令姪女訓誨一番，使他加些事長敬上的道理，方得姑媳安居，不知親翁大人肯命駕否？』左公道：『原來如此，公子不知此女因幼而無父，家嫂孀居，又過於幽愛，幼年雖在寒門，我等終是叔父，不便諄諄，他自來任性慣的。今既得罪了令堂，犯上之名，如何容得公子且請先回，我隨後就來可也。』

二官作謝來告別，出了書房往外行，仍回二廳來經過，四人都立在廳門。書童早告方纔話，大家攔路候他臨。二官此難迴避，只得前來作禮深。四人並不來答禮，致德開言問一聲：

『你晉二，無緣無故到我府中做甚麼？』晉二道：『小姪豈敢無故造府？只因有事來請老親翁，方纔來的。』致德道：『住了，我家豈有打婆婆的小姐，你敢捏造虛言，到此胡說麼？』永正道：『你這厮，只道得了一日上風，此地竟是個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所在麼？休錯認了左家人物。』楚卿道：『兄既死了，所遺孤寡，你應念一本之誼，加倍撫恤，方是如何反幫了母親，欺滅孤寡？難道你家以爲從親之令，便算作孝子了？殊不知此等所爲，乃是陷親於不義，其罪更大於逆親之命也。』禮乾笑道：『這樣人，也值得與他多說，以後若再上門踏戶，只須拿住，把那屎糞兩樣，與他飽澆一頓罷了，何必與他答話？』

二人聽了齊大笑，晉二羞慚無地存。回身即便朝外走，四人便乃說原因。晉二奴才真可惡，巧言花語可惱人。『有心拿住，打他一頓，不亦樂乎？只是怕他那老親翁利害，不便施刑，白白放他去了。』

四人正在言論去，左公移步出屏門，便對四人開言道：『何故爲人不耐心事，已九分零九厘，一厘只在這椿情。偏偏又是多言語，有何益處枉勞心。二爺聽了便笑道：『大兄但請放寬心，我們言語他不准，只要親翁一個人，你但去責備大姪女，包他相信不疑心。』左公笑笑無言語，便喚家人打轎行。

四人暗笑，又不乘馬，却用轎子。家人叫到四名轎夫，打進大轎，左公揮退，吩咐只用兩人抬一頂小小官轎，祇着隨書侍劍兩個跟去罷了。

作別四人登程往中央河岸到來臨。晉家門首來歇轎，阿九慌忙報主人，晉二急急來迎出，當時迎進坐分賓。多感親翁來屈駕，家母親來見大人。左公未及回言答，只聽屏門響一聲。鸞笙扶了老怪物，虛虛怯怯到廳中。轉下朝上深深福，左公遠立也躬身。老狐口內稱請坐，各分主賓坐其身。維明略盼袁氏女，詐裝衣飾盡妝身。心中甚是多好笑，此番纔是一妖精。不似從前如活鬼，散髮披頭諱煞人。當下老狐開言說，裝作呼氣塞形。如此長來如此短，從頭告說與其情。與晉二口中言一樣，算來要氣我當身。老年人似風前燭，怎禁吵鬧這般形。所以特請親翁到，大家公論這椿情。誰是誰非講一講，戒他下次始相應。左公聽他說罷了，欠身便叫晉夫人：『那知妮子多無理，自然晚輩不該應。』

『夫人不消作氣，待我喚他出來，責備一場，令其與婆婆謝罪便了。』遂着鸞笙入內，喚大小姐出來。

侍兒奉命忙入內，孝貞聞命到前廳。抬頭看見大叔父，近前常禮候安寧。左公抬眼來一看，見他滿面愁容有淚痕。蓬鬆雲鬢衣檻褸，憔悴芳姿脫了形。好生心下多傷慘，可惜姪女磨難深。盡是先兄差主意，婚姻錯配害親生。當時只得開言道：『孝貞，你怎亂胡行？如何吵鬧來放肆？竟揮拳打倒晉夫人，婦毆舅姑該甚罪？妮子莫非失了』

心汝雖非我親生女，幼年長養叔家門，也曾教你攻書史，也將閨教與談論。如何你今全不記！一旦胡爲脫了形，爲何竟把姑來打你？今與我說分明。孝貞見問心中苦，那禁腮邊兩淚傾。開言便乃稱叔父幼蒙訓，誨禮儀文。姪女何至於如此？一言難盡這棒情。只因諸妹花園內，打了婆婆起禍根。自從那日向家轉，愈將姪女眼中釘。娼根淫賤妖嬈婦，算來罵了有千聲。姪女何辜來受罪，然而只得耐在心。並無一語來抵對，終日猶如罵死人。

左公道：『那都是兩個畜生之過，我那日將他責之幾死，本欲着他上門謝罪，誰知傷了胎元，至今未愈。你這妮子幸非我親生，若是親女，則今日這場責罰，決不能免也。且說因甚打倒婆婆？』小姐道：『那有此事？』前日婆婆之壽誕，姪女出來把禮行，因見姪女衣衫敝，十分大怒罵連聲。道言姪女出了醜，不許前來見衆人。叔父阿只因貧苦無衣着，豈敢胸懷不敬心？既然喝退歸房內，如何再向外邊行？誰知又復來大罵，道言高坐在閨門，一口飲食全不與，至今水米未沾唇。

『今朝出外問安，誰知又娼根淫賤，大罵起來，姪女一時忍氣不過，回對了幾句，道婆婆若不相容，待我尋個自盡便了。因此愈加大怒，道姪女將人命詐他，遂跳起身來，一頭撞來。姪女驚慌，將身躲避，婆婆自己撞空跌倒，遂喊叫地方，說媳婦打倒他的。晉二官趕進幾欲揮拳，姪女避入房中，方能幸免。』

此卽今晨一件事，姪女言言是實情，並無吵鬧將婆打。此等奇談何處臨，小姐道罷一席話，左公暗裏挫牙根。隨書侍劍傍侍立，恨得牙根挫幾分。左公當下開言說，我今聽你這般論。

『打倒婆婆，或者沒有，然而與他對口回言，就是你的不是了。如今不消辨論，你得罪婆婆，惟有上前叩頭謝罪而已。』

孝貞小姐心不服，低頭立定不開聲。左公道言休違拗，當聽吾言把禮行。速速上前休遲誤，我今有事要回程。小姐只得回言答叔父之言，差了情。姪女有甚得罪處，無端抵賴禮難行。處事還要從直論，爲何這等不公平？佳

人言罷心煩惱，回身便入內中行。左公大怒抽身起，開言便叫晉夫人。

『此女情性從幼頑劣，一向惡之，無奈受先兄之託，只得贈以妝奩。不料他又盡數花消，深負我意。今之貧困理所當該，安能再發一番照管。况我告退歸鄉，本山林隱士一般，只該閑戶幽居，不願出外，再聞外事。豈可爲了一堂姪女，只見人來上門說話，不知此女是我置之度外之人，將來有甚長短，或生或死，晉夫人自家定奪，不必再聞知於我了。』

言罷轉身來作別，晉二般勤送出門。依然上轎回去了，晉家母子內中行。且說小姐房中坐，只見鸞笙呈上一書文。說道：『隨書纔來說看我老爺之命，送千金。小姐見說忙接過，開拆封皮看分明。』

上寫前接姪女手字，知姑之惡聲，較前益甚。惟姪女一意忍耐，勿生他念。今日之事，叔已洞鑒，親自造門，非無意來也。適纔之言，幸勿介懷。略用數言，其謀必愈急，如有所聞，即當飛信密報，餘無所言。淑婉見字。

小姐看罷微微哂，我也深知叔父心。自此主僕多留意，時時探聽外邊情。老狐母子來商議，今番放胆去施行。自此三個奶奶勤來往，交頭接耳議紛紛。往來約有十來日，老狐忽轉面皮門。相待小姐多和氣，不似從前兇惡形。孝貞暗道事急矣，想必交關已做成。所商言語多密切，總來不得聽分明。且寫密書飛速報，休得事到臨頭禍及身。

此時三月二十七日，小姐一字寄到家中。左公看畢，即着幾個家人，四門察訪。有個江西木客，叫宋半城，居住何處？訪問速報。

家人奉命來訪察，次日方來覆主人。訪得江西宋木客，綽號稱之爲半城。還是去年來到此，李家行內住東門。旅居第一加頭白，小的們訪的盡皆真。左公聽了無言語，家人退出外邊行。一日過了無詞說，次日天明早起身。二爺等衆猶未起，左公書室換衣襟。扮爲一個平民樣，喚起一個小童臨。吩咐隨我來出外，若到今朝莫出聲。叫

你住來即便住，叫你行來即便行。不許把我來稱喚，若自開言責不輕。小童聽來稱曉得，左公出外到牆門。門上衆人心詫異，不敢開言問主人。左公離了家門去，街坊迤邐往外行。早已出了東門外，李家行在面前存。

走進店門，恰好店小二自內出來，左公問道：「有一位江西宋客人在你行中居住何處？」小二道：「在第一個房頭住下。」左公又問他的木頭，可曾發賣了麼？小二道：「貨已脫完了，那裏還有個木頭？」左公道：「既脫了貨，還住在你家做甚？」小二道：「這宋相公甚是好賭，半年以來，交結了許多賭友，終日玩耍，因此就擱下來，聞得說道：這幾日也就要回去了。」

左公便不重再問，第一個房頭來到臨，只見一人門首立，左公擡頭看，在身。見他頭戴東青巾一頂，青袍金帶，有兩程腰圍，壯大多肥胖，身長四尺有餘，零一部落腮酒肉面，此必江西宋客人。

左公上前舉手問道：「借問一聲，有一位宋相公，可在家麼？小弟失瞻了。」遂上前作禮。宋客見他品貌不凡，慌忙回答，請問尊姓貴表。左公答道：「小弟蘇佳月，積祖居鄉，頗有些薄產，因小弟生平酷好博賭，廣交城中一切衆朋友。近日因聞得尊兄大名，故此特誠來訪，恰好得遇，真是有緣。」半城笑道：「原來是一個入局的朋友，這等說來，弟失迎了，快快到客堂去坐。」

二人謙遜來入內，客堂之上坐分賓，家人忙把茶來獻。宋客開言問事，因蘇兄多少尊庚了，昆玉家庭有幾人？幾位令郎及令愛，可有雙親二大人？左公聞聽開言說：「父母雙亡已半春，止有兄弟人一個，一兒三女在家庭。小弟賤庚已有四十二，言罷開言問半城：宋兄貴庚今多少？表字原來是甚稱？椿萱料必多榮茂，蘭玉森森自滿庭。半城聽說回言答：賤字爲名宋玉齡，只因祖下家豪富，因此人稱作半城。家住江西南昌府，年年販木做營生。父親去世惟老母，世代單傳只一丁。賤庚已是交六八，未有傳宗接代人。兩人敘罷寒溫話，宋客開言又說因：

「蘇兄是玩嬉博戲，但不知看牌擲骰馬吊雙陸圍籌骨排打錢象棋圍棋，這些博戲之中，精於那一樣的？」

左公道笑道：『不瞞宋兄說，這些玩耍之事，小弟無一不好，隨你那一樣，都可入局。』半城笑道：『這等說是個老賭脚了！但時下棋作碰湖，不知蘇兄可精於此道否？』左公道：『碰湖是最好的，但須脚。』宋客道：『只因小弟已擇四月初三回鄉，因此未會諸友。』左公說：『兄來此方得半年，正好盤桓，如何就要回去？』宋客道：『不瞞蘇兄說，』

小弟去年來貴處，應該脫貨就回程。一來訪友圖玩耍，二來還問一椿情。只因小弟無子媳，要娶偏房外邊情。只爲江西女色多粗蠢，因此耽擱囊陽訪麗人。今已覓着一女子，所以如今未移程。

左公道：『原來有此喜事，却是那來女子有福，得嫁宋兄？』半城笑道：『是人家一個二婚家婦，却不是個閨女了。』左公道：『若說娶妾，還是人家閨女方好，二婚婦人要他做甚？』

半城聽了微微哂蘇兄，怎出此言論？雖然二婚年紀小，今歲方得廿五春，容顏嬌美難描畫，閨女安能及此人？非爲容貌生得好，還有文才似海深。吟詩作賦般般會，品節端方件件精。琴棋書畫無不精，女工針指不須論。主持中饋多能幹，管家料計更精明。果然十足尋不出，要算乾坤第一人。左公聽了微微笑，宋兄知得這般深，想必當面親考試，半城也笑說原因。

『我只得在此打探個着實，方好行事也。』

當下欣然重入坐，宋客傳叫買點心，家人答應忙忙去，買到點心到來臨。宋客起身來邀請，左公只得領他情。剛剛用罷收拾起，只聽家人報一聲。三位奶奶來到了，宋客歡然出外迎。左公堂上來觀望，只聽得一路嬉哈笑。進門前走花面婆三個，後走江西宋客人。客堂之上茶來到，擡頭一見左維明。三個婦人齊注目，立相顧盼笑言云：

三人笑道：『今日晉家姊姊請我們去說，身價是五百兩，他也肯了，只不許折色，都要白銀，我們中錢每位

五兩。要着你到初三一日，天色黎明，便將船隻放到他家門外，接了新人，立刻開船，竟往江西而去。」

諸事做來要緊密，切休走漏左家聞。被他叔父來知道，恐防又有話談論。半城聽說開言問，他家叔父是何人？

三人聽說回言答，名喚維明姓左人。東門大街他住宅，是他堂姪女兒身。一言嚇壞江西客，不覺渾身汗直淋。左維明是當朝相，英名提及令人驚。如何賣起他家女，誰人潑膽這般行？

「我從前只道晉家媳婦，是平等人家之女，誰知竟是這般大來頭，如何使得？不知幾乎上當了！」

常言道有錢不買爭產地，這般交易不相應。姊姊與我回了罷，莫叫惹他禍臨身。三人聽了他的話，不覺齊聲笑說：「因老弟不曉青紅皂，如何就出這般聲，自然做得方才做，你身也不問分明。」

「既是這等，待我們去回他便了。」宋客人又失驚道：「我其實不知就裏，姊姊且說，若是做得，我也巴不得能够娶了他去，這樣美人，如何肯捨？」三人遂挨近身來，說出左維明如何畏懼，如何怕事，棄絕姪女，細細述了一遍，因此袁氏姊姊方敢賣他。若說秘密些，不過是老袁謹慎的去處，論起來原是多餘。况婆婆賣媳婦，有甚差錯，且停當了自己，也往別處搬去了。左家曉得，也無處找尋。半城聽了，方始釋然道：「原來如此，這等說，我就一一從命便了。」三人道：「說話已畢，我們不如開場子罷，便叫老僕快取本錢過來。」老僕答應，把肩上銅錢，置於案上。宋客人言道：「只得一千五百文，便道每位五百文本錢，却也不够輸的。」三人笑道：「老弟贏了記帳，若是蘇相公贏了，我們便把身子輸與他如何？」

只願他明把磕了無其數，活遇天湖副副成。賭神保佑蘇老弟一個，一朝贏去我三人。宋客聽了哈哈笑，你們輸與姓蘇人。却教我老弟如何處姊妹三人，叫不成，虔婆大笑回言道：老弟初三就起身，如何還得爲姊弟？自然又把身軀輸別人。半城笑說稱道是一場吩咐家人備酒樽，紙牌取出舖在毡氍毹上，口稱各位上場行。左公當下心中想，此情打探已分明，我不便與他來賭博，不如就此便回程。

立起身來，對宋客道：『小弟一時腹痛，待我且去解手，再來賭博。』宋客只叫請便。左公着小童隨出外。說與宋客家人道：『我們賭博，若遇堂客在場，就不入伙；今三位奶奶在此，甚是不便，我常別去矣。你家員外問及，可轉達他便了。』

一言說罷匆匆去，小童騎了自行程。客堂四個來等待，看看等了半時辰。方見家人來回覆，方纔蘇客已回程。如此如此他去了，宋客聞言不則聲。三個婦人心大怒，忘八烏龜罵幾聲。世間有此真滯貨，早知不合理他身。白白等了多一會，就擱工夫爲此人。如今快快開場罷，四人入座賭輸贏。按下此事且慢表，單說左公轉回程。走二廳門一座，見二爺永正內中存。還有兩位東床客，一見之時盡起身。都皆上前忙問故，爲何絕早出門庭。更打扮平人樣，不知去到那方存。左公笑而歸位坐，開言便叫四人聽。只爲淑婉一事情，私行前去探其情。今一盤總帳俱在此，來朝復可接回程。管叫落我圈和套，處死度老賤人。親翁雖則威風倒，待還反面並無情。四人聽了齊笑問，左公便與說其情。言及三個遊娘事，烘然笑滿一廳門。笑說一回忙入內，更其衣服到中廳。二位小姐來安候，夫人便問那方存。左公亦與言其事，三人聽了歡喜心。二位小姐開言說，爹爹來日到他們。兒等也要同隨去，看打虔婆再快心。左公聽了便言道：『你等園亭打此人，難道還不爲暢快，明朝還要看其情。』

小姐笑道：『園亭不過應急，怎得暢快十分？况被他得了上風。』

爹爹今日將他害，正好從頭把氣伸。左公聽了大笑道：『我本威風倒盡人，縱然打他無甚狠，怎得令人把氣伸？』

二人笑道：『休說了，兒等終爲淺見人。怎及父親謀略遠，下風甘拜實輸心。』

左公笑道：『我兒，你等乃閨門之人，同去做甚？况前日原是你家孟浪，與袁氏無干，即使不平，着兩個女婿前去代你看便了。』儀貞笑道：『女婿看了，與我何干？』左公笑道：『豈爲無干？女婿何等關切，你二人前日被責，不知他等如何心痛？只怕更比你們身受者難過。今日使他去看，豈不快心？』夫人笑道：『真個前日

之事，不知兩個女婿，作何光景？儀貞道：『母親真是個好笑，打了我等，却與女婿何干？』德貞道：『若說用九爲人，不但無甚關切，倒反取笑孩兒，十分酣暢，母親如何知得？』左公笑道：『用九如此，或者有之，若說楚卿，當時就着他來替打，也是情願的。』

儀貞的是無情女，不及桓郎情意深。談了一回請夜膳，各皆入座用完成。一日無辭休細說，看看早又日將沉。左公來到前廳上，吩咐家人辦事情。

着左升等速去喚下一隻二號江船，至來日天明，便放到這門首來，不可誤了一刻。又喚進家人施元沈武到二廳前，左公問道：『汝二人本係江西南昌府人氏，但隨我已久，都習北音，不知自己鄉談，還能記否？』二人答道：『小的們都還會說得。』左公道：『且試說來。』兩個便在廳前，互相對答了幾句江西口語。左公聽了笑道：『甚是去得，今日且退來，日有用你們之處。』

二人告退來出外，左公入內命夫人速將白銀五百兩，三封十五赤紋銀，描金拜匣來裝了，要如行聘一般能。夫人一一來停當，只等來朝把事行。申氏大娘知道了，心上蓮花朵朵開，感承大叔勞心力，明朝準接掌中珍。二爺公子及兩婿，都要來朝可出門。晚膳已罷都安寢，一夜迢迢過五更。三院五人忙便起，燈前梳洗用完成。早已天色發明了，五人同到大廳門。施元沈武同伺候，江船已向碼頭停。喚得家人十二個，各帶牛皮鞭一根。五百花銀來帶至，一同出了大廳門。下船吩咐來快趕，中央河中把船停。船梢架上雙枝櫓，啣唾搖動便行程。不知此去如何樣？孝貞可得轉家門？事到此間權攔住，從容下回敘分明。

第四十九回

惡姑賣媳巧中左公謀

嬌女還家苦遵嚴父訓

江船開行得快，上岸即到晉家，兩個家將打着江西鄉談，說道：『我們是宋員外的家人，今日員外就要起

身，故此放船到來，要接新姨回去，快對奶奶說聲，就此下船來罷。」阿九聞言，驚醒起來，告知晉二。晉二聽時心詫異，他說初三方起身。今朝纔得初二日，如何船到要相迎，忙穿衣服來門外，問言員外那方存？說道初三方約定，如何初二就來迎？

兩個道：「相公不知員外原擇定初三日起身，不料想昨日黃昏時分，有個家信到來，說老安人二月初旬得病，甚是危篤，故此院君一急，寄信與員外，火速回鄉，因此等不到初三，今日就要走了。昨日三位做媒的奶奶約定說府上大娘，要待起身時，方肯過門，所以員外特放船來。相公可對奶奶說聲，若肯送下人來，員外就送上聘金了。」晉二道：「原來如此，你員外既在船中，可會一會。」家將道：「我員外現在頭風病發，在艙中豪頭而臥，緊閉艙門，怕風吹著，恐怕不便。」晉二道：「如何頭風病發？」家將道：「他向來有個頭風毛病，因昨夜見了家信，說安人病危着急，不想三更時分，那舊病發作起來，十分厲害，不然，他自來相會了。」晉二道：「這等說，你且在此少待，我去問了奶奶，再來回復。」

進房喚起生身母，這般如此說分明。他家現在門前泊，可好今朝交與人。袁氏聽了開言說，既是他船已到門。初二初三都一樣，有了花銀便有人。你去對他分明說，先交身價始相應。晉二點頭來出外，說與門前兩個人。快些交到休遲誤，莫教鄰舍盡知聞。二人應罷回頭走，此時早已大天明。東鄰西舍人俱起，開門汲水外邊行。看見碼頭船停泊，未免人都立定睛。見家將鑽入艙中去，少時又復出艙門。手中捧着描金匣，匆匆再到晉家門。

對晉二說道：「這五百兩銀子，作五大封，都是實兌，還有十五兩一小封，是送與三位奶奶的媒錢。」員外說：「快送新姨下來，家中有事要緊走了。」

晉二見說來接過，捧其拜匣重沉沉。十分歡喜朝內走，袁氏房中已起身。晉二把匣來放下，娘兒兩個看分明。百兩一封俱紮紙，錠錠圓絲紋白銀。還有押角紅鴨蛋，松柏長青花朶鮮。他因娶妾生兒子，取其吉利這般行。

用鎖鎖了起來，放在牀頭。對晉二道：『你去說與來人，少刻我家大娘出來，只說是他娘家打發來接小姐同去的便了。待我到後邊去，騙他出來。』晉二連忙到門前來，與他兩個說知，家將應允。又道：『員外說銀子已交，這等一注交易，豈可沒個憑據，要寫一張婚頭賣尾的文書才好。』晉二道：『這也是少不得的，待我即便寫就便了。』

不說外邊來寫契，且言袁氏後邊行。孝貞恰好剛剛起，正然對鏡整烏雲。見其袁氏來入內，立起將婆叫一聲。兩個小兒教奶奶，老狐含笑稱連聲。前廳媳婦有人叫，你家差到兩家人。說道令堂身病重，急于一見女親生。來船現在門前泊，你須作急快回程。孝貞見說吃一說，問道婆婆可是真，回言現有家人在，自然病重是真情。他言小姐須速去，我兒出外就知聞。孝貞聽說心慌急，老狐說罷到廚門，催促鸞笙燒面永，小姐房中整髮雲。忽然一想稱且住，既然我母病纏身。如何不遣家人婦，但使家人來接迎。便差家人亦可以，緣何不見我當身。且又喚船不用轎，這等蹊蹺事不明。呀我曉得了，多因他等奸謀就。今日前來騙我身，仔細思來真不錯。呵呀！此事叫人怎理論，謀成計就今如此，落在他人圈套門。便叫死也死不及，此身藏到那方存。若是回他不肯去，料他也不肯饒。人必然就要行強橫，到底終須難保身。罷了罷了真罷了，只得含糊且出門。水中畢了殘生命，保全名節畢終身。梳頭已罷剛立起，鸞笙取水進房門。開言便問家人道，奶奶病重可真情。小姐道言亦不曉，出外之時方得明。鸞笙啊！倘然有甚蹊蹺事，我與你今生見不成。官官姐姐托付你，仗你忠心義胆人。一邊說着難成語，哽咽連聲淚滿襟。鸞笙一聽心大訝，正待開言問事因。又見袁氏來到了，惟促佳人快出門。便對小姐將言說，兩個孩兒莫共行。你去自必住幾日，留在家中伴我身。小姐聽了難答話，老狐坐在房門看。他梳洗更衣畢，一同相送出中廳。兩兒不得隨母去，含包眼淚舌盈盈。小姐走得兩三步，回頭看看兩親生。寸腸千斷心如割，兩行珠淚暗中傾。可憐兒女猶髻小，離那娘親怎得生。必然狼藉都斷送，絕了亡夫後代根。我行那有歸來日，步步如登枉死城。早知

今日仍如此，不若從夫早喪身。思量只恨大叔父，一派虛詞哄騙人。我今日耐來明日耐，耐到如今斷了根。既不救人也罷了，因何絕了晋家門。不應如此來做作，他等雖生那片心，也還不敢來妄動。在山虎豹可驚人，爲他口來棄絕，方纔決意這般行。看你他年身死後，有何面目見先君？小姐一路心怨恨，大家直送到牆門，認得施元並沈武，又復心中吃一驚。果是母家來相接，難道娘親病是真，但因何不遣家人婦，却叫家將到來迎。

問道：『大奶奶如何病重，要接我回家。』二人冷笑道：『小姐回家就曉得了。』

娘兒暗贊回得好，匆匆言語甚相應。不想兩個江西爺，倒是臨機應變人。小姐此際心中急，信道家中病是真。說向婆婆稱去了，回頭又囑兩親生。好好在家陪奶奶，我去之時就轉程。言罷扶了鸞笙女，輕移蓮步上街心。兩名家將前引路，此時兩岸衆居民。盡皆立在河邊望，老狐低說與兒聽。貨物雖然發去了，却被那人盡看明。可要說與他家否？晋二搖頭說事因。他等不過來看看，那識其中奧妙事。母子二人門首立，只見行到碼頭臨。兩名家將忙打跳，鸞笙扶了上船門。只把門輪開半扇，小姐低頭入內行。

聽得船中有人說道：『員外怕風，快把船門關了。』小姐聽了，心下大驚，說：『不好了！甚麼員外？』

忽見中艙門啓處，乘衝走出笑來迎。小姐方覺心又定，如何兄弟自親臨。母親果有疾病否，乘衝笑道慢談論。姊姊且到中艙去，自然此事就分明。小姐聽說忙跨進，抬起頭來又一驚。見兩個叔父都坐定，有何要事盡來迎。只得上前來萬福，並問娘親病怎生？

致德笑道：『你母親好好在家，誰說他病？』小姐道：『是婆婆這等說來。』左公道：『此時淑婉心下，可有些知道麼？』小姐道：『便是猜詳不出，爲甚緣故？』

左公聽了微微笑，原來你尙不分明。便向袖中來取出，一紙文書手中擎。目視孝貞大小姐，我今念與你聽聽。立婚書人晋門袁氏，同子晋德志，今願將寡媳一名左氏，憑媒說合，聘賣于宋員外府中爲妾。當日得到聘

金價銀五百兩整，自賣之後，任從宋府擇吉收納，各無異言。即或天殤疾病，亦由天數，兩願非逼，恐後無憑，立此賣媳文書爲照。

天啓三年四月初二日，立文書晉袁氏同子德志，媒馬門邊氏，牛門氏，袁門方氏。

一紙文書來念罷，小姐心中澈底明，不勝切齒開言說：「原來賣了我當身。」

左公道：「我爲了淑婉，頗費心力，如今姪女是我們買下的人了，與彼水米無交，吩咐後梢就開船去罷。」

『小姐道：「還有兩個孩兒，如何捨得？」』

左公聽說微微笑，便對施元沈武云：「這般如此來說去，孩子官官小姐臨，二人奉命重上岸，一程又到晉家門。娘兒猶在門前立，一見來人忙低云：

『大叔來了，我大娘下船，見了你員外，有甚話說？』家將道：『便是員外心中十分着惱，先時那三個奶奶來話，是你家大娘情願的做了此事，誰知到得船中說起，他竟影也不知，都是你們做的圈套賣他。哭哭啼啼，要死要活，險些跳下河去。幸得員外陪着小心，再三苦勸，他方略覺回心，說若要相從，除非帶着兩個孩子同去，若叫他母子分離，前途去必定投江而死，因此員外着我們來說與奶奶，可肯把孩兒與他帶去？若不肯時，便還了我們銀子，送上你們大娘，開交了罷，省得前途去做出人命事來。拿着五百兩銀子，怕討不出小老婆麼？』袁氏聽了，默默不語。晉二道：『一時事已做成，若不與他孩子，這五百兩銀，安能姓袁？已是驚動了多少鄉鄰，再若退回，必然鬧破。況且兩個孩子幼小，隨他娘去，極好的了，丟在家中，誰人照顧？』

有了銀子五百兩，孩兒就可畢姻親。若還生下兒和女，母親依舊抱孫孫。袁氏點頭忙入內，來喚孩兒兩個人。袁氏道：『兩個孩兒，任從帶去，只是方纔那個使女，須着他快快回來。』

家將點頭稱曉得，即忙走上抱來。行。母子二人心始放，回轉廳前坐定身。商量人便來賣了，須當作速出襄城。

此屋可典銀百兩，湊成六百雪花銀。他州別府尋房屋，娶其媳婦與兒身。我也收心來戒賭，成家立業過光陰。晉二聽說言正是，娘兒正在話談論。只見兩個江西老，又復雙雙走進門。二人見了吃了一驚，還有何言又到臨。

只見兩人走上廳前道：『新姨見了兩兒，心上已安了，只是如今生米既成熟飯，奶奶們也不必瞞他，要請奶奶相公船上去會一會面，吩咐要緊言語。員外頭風病也好了，也要大家會一會新姨說。』

既然改嫁他家去，此身再不轉襄城。有何顏面還鄉里，料難再認左家親。只有晉家這一脈，從今就當母家門。晉二聽了言也好，聞言說與母親聽。他家甚是多豪富，既然來請便當行。好去好來留一面，後來也好認門親。袁氏見說心歡喜，點頭忙便到房門。便將衣服穿身上，一對金釵剩一根。假珠假寶頭邊插，鎖了房中兩扇門。晉二也把衣冠整，扶了娘親出外行。使叫阿九看門戶，欣然要去會新親。上了長街行得快，看看相近碼頭臨。岸邊立定人數十，青衣小帽是家人。腰間盡插皮鞭子，槐陰還有四公卿。晉二眼中多認得，乃刑部堂尊三翰林。再往船頭來一看，二名家將兩邊分。虎皮褥蓋交椅上，端坐當朝一品臣。街心說倒人兩個，悠悠頂上走真魂。一身冷汗如淋雨，頓足連將罷了稱。只道宋姓江西客，誰知都是左家人。吊桶落于深井內，此事今朝怎理論。三十六着無似走，快快回家緊閉門。母子回頭忙便走，喝令拿下應齊聲。衆人捉到袁氏女，喝跪船頭上面臨。但見左公端坐定，怒氣冲霄鐵面青。當日謙恭全不見，親翁變了活閻君。

左公手指袁氏喝道：『老賤人！你多大胆子，敢賣吾姪女？』袁氏道：『親翁聽稟。』左公大怒道：『你已把媳婦賣了，還敢稱我親翁麼？』

叱叫家人來掌嘴，十個巴掌打面門。登時兩頰都青紫，眼灼金花耳亂鳴。口中鮮血淋淋下，只得把丞相爺爺叫幾聲。不是我身將他賣，只爲家貧難守貞。自家情願來改嫁，又叫瞞了母家門。我等憐惜他年少，只得由他去嫁人。

左公笑道：『你還要含血噴人麼？你既道他情願改嫁，何不冠冠冕冕，送下船來，却詭言他母親病重，哄騙出門，又囑我家人互相串合，文書上面，又無自願嫁人之句，但寫你母子二人出名，又還他兩個孩子，安慰其心。』晉二自寫供招，還要屈他情願改嫁，希圖掩飾。

我今還有一番話，從頭問問你當身。便叫上岸鄉親等，大家側耳靜聽。當初你自來求對，可惜先兄錯許親及後兄亡託于我，年交十七嫁伊門。因見你家多清淡，井臼親操素位行。紡績勤勞供女職，粧資典賣悅姑心。算得你家賢媳婦，有何不中老狐心。你待他身多惡薄，後來你子喪了身。衣棺後事吾家辦，何曾費你半毫心。可憐吾姪夫亡後，一雙孤弱盡鬻齡。室如懸磬真清苦，矢志冰霜無異心。不承望你加意待，憐生惜死好看承。誰料較前尤惡薄，看他好似眼中釘。等如奴隸供驅策，喝去呼來罵賤人。三餐不飽熬飢餓，寒暑無衣穿在身。又不許他回家住，定該受苦晉家門。母氏送到衣和食，必然攘奪盡平吞。不容他略得其惠，母子同心齊滅人。只因逼嫁不從命，故將作踐這般行。我等只爲聯姻錯，女兒已落在家門。撫孤守節伊家內，生生死死永無更。因而不與你較計，你反無知大胆行。公然竟賣吾家女，使謀設計暗中行。得他身價五百兩，賣與江西宋客人。瞞得我家如鐵桶，遠送他方永斷根。並連賣却孤兒女，願與他人做子孫。吾姪雖落圈和套，怎肯依從失節名。料必捐軀尋一死，默而亡誰曉聞。幸吾探訪真消息，早爲之計救他身。不然挨到初三日，只落得渺渺幽冥無處尋。他日若還來問起，你定作虛言污穢人。不說扁舟隨范蠡，定道臨卽乘夜奔。枉他湘瑟聲中死，認做露筋情裏生。就我口中一般語，賤人聽了可輸心。袁氏聽罷言多少，實然我等喪良心。不該失志胡行做，今朝悔已無門。幸而小姐身還在，任從丞相接回程。五百銀子仍奉上，怎敢他時有議論。只求丞相寬宏量，今朝饒恕二三分。說罷了時連叩首，左公聽了此言論。

心中一想，我初意本待要打這虔婆一頓，故使家人等各拿皮鞭。如今想起，我要打他，有何難事？况我堂堂

男子如何與這等寡婦人較量起來？遂問兩岸居民道：『今日之事，你等衆鄉親俱目擊，如今大家公論，把這袁氏作何發落？』兩岸居民，盡高聲說道：『啓上丞相，若說這晉袁氏，原是女中無賴賭棍，每每倚恃寡婦，欺壓鄰人在家刻薄媳婦的狠處，我們都是曉得的。他今日做出這等事來，正是他的性貪之報，我們心上，今日惟有將他洗剝衣裳，釘在樹上，一頓亂棒打死了，方始暢快。』左公笑道：『論起來，原該如此方好，但我却不值打一婦人，天幸姪女未遭毒手，今得回家保全名節，吾願足矣。如奸婦實很毒，候其惡貫滿盈，天自假手以報其殘毒。我但將其子押送襄陽府，按其略賣期親婦女之罪便了。』遂向袁氏道：『你如今媳婦已賣了，親筆文書，現歸我手，孫兒孫女又願送他人，從今與你水米無交，非親非眷，我等看姪女面上，轉替你養着孤孫。至于晉二雖送官究治，不過杖徒，諒不至死，你但放心，好生去罷。』

兩岸百姓聽此語，盡言丞相大寬恩。這樣惡婦多不打，實令人心氣不平。袁氏叩謝來上岸，二爺一見怒生噴。老狐狡黠千萬，我今却是不饒人。喝令左右來拿下，渾身洗剝細麻繩，吊在這棵槐樹上，你等家童十二人，每人重打鞭一十，打過再放老狐精。衆人聽說齊聲應，力揪袁氏倒埃塵，七手八腳將衣扯，剝得渾身光打精。四馬攢蹄只一捆，高高吊起在槐陰。老狐大叫饒性命，衆人拍手笑齊聲。大家說道：羞煞了看這虔婆，怎做人左公船上來看見，連忙喝道莫胡行。二爺回望船頭道，兄便今朝饒此人。弟却不能寬放去，決意要打老狐精。喝令家人速動手，衆人答應把鞭掄。止欲舉手來打下，大怒船頭一品臣。喝令施元並沈武，與我拿下奴才十二人。網起各打鞭四十，竟敢不遵吾令行。施元沈武齊聲應，說壞家童十二人。各各低頭齊退步，不敢將鞭去打人。二爺好不甘心惱，冷笑連聲說事因。不打老狐使罷了，何須責治衆家人。左公喝放袁氏下，家人方始又前行。忙把麻繩來解放，羞煞虔婆無置身。滿地尋取衣和飾，披上身來急急奔。慌忙躲入家去了，二爺喝令衆家人。押了晉二回去，將一拜匣銀子速速獻來。難道自家姪女，真個要交身價銀麼？

家人答應忙押去，登時取到雪花銀。原封不動交船上，押其晉二便回程。兩岸贊嘆聲不絕，寬宏仁厚世難尋。便宜老怪真造化，偏偏不肯打他身。左府諸人行得快，須臾早到自家門。接着了時多歡喜，各相問慰到中廳。從今始得身心放，受完魔難償還清。救人救徹離苦海，真比南海觀世音。

左公傳到襄陽知府，說知此事，將一紙文書與他看過。知府躬身道：「原來地方上竟有此等不法奸民，皆卑職們失察之罪，卑職即帶晉德志去盡法處之便了。」左公道：「律有明條，略賣期親婦女者，杖一百徒三年，但其母年老，家無次丁，今可免其徒罪，折責四十板，枷號一月足矣。」

知府躬身來應諾，丞相寬仁減罪名。當時告退回衙轉，升堂即遣衆差人。拿來媒人三賭客，並及江西宋半城。照律婦人犯法，罪坐夫男，將三個婆娘的兒子丈夫，各杖了三十，宋伯齡知情故買，念係監生，准其取贖，罰銀一百，修理文廟。晉二一面大枷，枷在府前示衆。

袁氏知道了忙來看，終朝送飯與兒吞。半城罰出銀一百，人財兩失轉鄉城。

晉二枷滿之日，杖其四十，釋放回家。母子商量，無顏再居故土，故將房屋典了百金，連夜搬往宜城去了。

左公交了晉二去，回身便入到中廳。孝貞小姐抬身起，叩頭叔父謝深恩。左公止住休行禮，命坐千金說事因。姪女今日回家轉，把事休提莫在心。安心撫育孤兒女，自尋歡樂過光陰。麟兒今已年六歲，來歲延師訓學文。長成倘得功名就，自門庭繼晉門。孝貞小姐唯唯諾，夫人吩咐設筵尊。合門相聚皆作賀，細說從前已往情。二貞小姐亦來到，姊妹深談話舊文。說起閨中多少事，自從那日轉家門。至今還未來回去，那知等着姊回程。孝貞方曉諸般事，算來帶累妹兒們。

兩位小姐回家，與孝貞聚了數日，兩家遣轎來迎，各房備辦盆盒，送女回家。提過此言且按下，詞中再說甚何情？

你道是誰？就是當年的那左維賢，只因赴成都府任，會到大房，過繼了左公小女而去，到今已是十六年了。夫妻到了成都府，維賢治政有聲，因而久住成都府，公子名稱左永令。雖聘董氏名家女，路遙難得結姻親。過房小姐年方長，取名喚作若仙稱。如花似玉容端貌，心地玲瓏是性成。夫妻愛惜如珍寶，更比親生勝幾分。只知憐愛不知教，每事由他不在心。因此縱成驕傲性，更無忌憚半毫分。說聲上天都來，說聲入地就爬坑。心中所欲何物件，十州三島也搜尋。意中惱了何婢僕，鞭朴交加趕出門。稍稍拂意冲天怒，一味驕矜任性行。五經四書能成誦，女工針指也精明。却耽戲耍無坐性，不拈筆墨不抽針。或打鞦韆或鬪草，或吹簫笙或絃箏。閒來便是觀小說，千篇萬種算求精。爹娘縱容全不管，永令公子性和溫。常自勸他休如此，若仙必與鬪紛爭。夫人反罵親生子，因此無人敢出聲。一家畏懼姣小姐，誰人敢惹貴千金？得罪老爺猶可解，得罪千金了不成。是年已長十六歲，未許門當戶對親。

不想天啓三年正月內，維賢夫婦俱染疾而死。永令公子就在衙中治喪數月，百姓們如喪考妣，助喪者累萬盈千。上司委員，本郡同知暫署府事，公子與合家收拾扶柩回鄉。此日四月十五，早到了襄陽故郡，靈柩不得入城，就停于坟堂屋內。族中五服以內者，皆來迎接。

左公兄弟及永正接其靈柩出城門。永令接着諸親族，坟堂相見禮來行。尊卑長幼都見罷，都列坟堂左右分議定。十七開喪吊，十九將棺入土坟。留下幾位親伯叔，主持喪事許多情。左公問及三小女，永令忙着請千金。若仙小姐來出外，公子將言指點明。此時方識親生父，叔父親兄盡認明。一一拜見來行禮，左公攜手女千金。心中甚是多歡愛，彷彿家中兩姐身。算來今已年十六，可曾許對那家親？公子回言猶待字，左公又問姪兒身。可曾授室成婚否？回言雖聘董家婚。路遙尙未能迎娶，今還要歇六年春。三十二歲方能娶，幸得他家小數齡。議論一回都別去，開喪祭弔再來臨。單言左公回家轉內堂來說與夫人，三房夫婦雙亡訖。如今靈柩轉鄉城，永令尙未來。

授室，家中沒個主張人。小女年輕剛十六，無依無靠不相應。不如仍舊回家轉，將來仍自配婚姻。夫人聽說心懣，喜若得歸宗稱我心。現今兩女俱出閣，眼前甚覺冷清清。小女歸來堪作伴，不知生得若何形。左公道言生得好，彷彿如同二女形。但他十七來開弔，十八應該女眷行。二人回去無多日，又要將他接轉程。夫人聽說言稱是，明朝遣轎接他們。言談一回休題表，單言十八早清晨。

左府一門女眷，都到坟堂成服訖，若仙小姐一拜見，左夫人甚是親愛。左公說與永令：「今兄嫂雙亡，賢姪女，仍未授室，此女年幼無尊長，相依甚是不便。俟十九日落葬已畢，你必回家進城，于二十二日，遣轎接此女回家，仍待我等完姻，遣嫁便了。」

永令喏喏無推托，一番弔罷各回城。左家小姐多歡喜，又添一妹到家門。二人都在家中住，要會同胞妹子身。三房十九封坟訖，合宅回喪轉故庭。早又二十二之期到，左公早起命家人左安左禮夫妻等三房去接女回程。忙報公子永令曉，傳教歇轎二廳門。公子說與家人婦，不知小姐可抽身？你等入內來相請，我候他出外送同行。左安妻等稱曉得，兩人移步內中行。走到綉房窗兒下，侍兒幾人那邊存。兩人便乃開言說，大房差到接千金。幾個侍兒忙搖手，口稱大嬸莫高聲。

「小姐正在此睡，若驚覺了他，又是我們晦氣了。」兩個失驚道：「辰時已將過了，如何小姐尚未起身？家中還等着他回去用膳，如何耽擱？」

待我二人房中去，請其小姐快抽身。言罷之時來入內，床前揭起綉幃門。却好小姐翻身轉，開眼觀之問甚人？回道老爺夫人命，來接小姐轉家門。若仙小姐心煩悶，口中不語自思尋。爹娘兩個雙亡了，家中獨有我爲尊。自由自在何等好，爲何將我接回程？今日我在坟堂內，看那生身兩個人。母親還覺容慈善，父親是個性嚴人。兄嫂並及三位姐，見了他時禮數彬。我從未慣多拘束，不能委曲這般形。思想之間心不悅，只得披衣坐起身。丫環婦

女忙服侍，卽忙取水進房門，盥漱已畢，臨粧鏡，侍兒左右挽烏雲。

梳好了，自取手鏡照得一回，又說不好，拆了重梳，稍不如意，就把牙梳在了環手上，亂鑿，鑿得鮮血長流，他也全不在意。

奴婢賤人不絕口，左安妻等甚心驚。怎生這位三小姐？性情厲害這般行。家中小姐全無比，少見房中打罵人。從今回轉家中去，如何服侍這千金？當下待他梳洗畢，方始開言稟告明。

老爺說：『小姐平時首飾，俱不必帶回，若到家中，諸物都有。』又說：『換了素服而行，就此請小姐去罷。』小姐見說，心中一想，也罷。那幾件衣服首飾，我也不希罕，只這一箱子書文，是我所愛，帶了去罷。兩個道：『書史家中也有，何必帶他？』小姐冷笑道：『你們這些婆婆娘，曉得甚麼？只要插嘴，好不厭煩！』

就叫把箱安轎底，衆人相送到廳門。又來家廟別父母，不禁洒淚痛傷心。公子上前開言，貴妹雖然轉回程，兩邊來往不斷絕，依然常常自家門。兄如滿服來娶嫂，自來接妹轉回程。若仙聽說聲冷笑，如今父母盡亡身。自然家中多餘我，順水推船趕出門。何須反說如此話，虛情假意哄誰人？家中人等皆詫異，公子無言自送行。一行出了牆門外，合家男女謝神明。去了這位兒小姐，寢食俱安享太平。且說轎夫行得快，須臾早到自家門。永正接着稱兄長，內中小姐少夫人一齊出外來迎接，携手慇懃喜十分。況且命女回家轉，先叫家廟拜先靈。然後來到中堂上，拜毡鋪下地埃塵。先拜大娘申氏女，再拜雙親二大人。兄弟姐妹來見罷，麟兒兄妹拜姨身。侍兒僕婦都叩見，禮完又命到東廳。拜見叔父及叔母，永令作別外邊行。永正陪侍書房坐，若仙卽自轉回程。尊卑長幼皆坐定，左公便問女親生。三房題取何名？尋回言喚作若仙身。左公道：『既回家轉，與姐排行名。』婉貞命汝之字稱淑德，聞名思義做賢人。二爺便問三姪女，可曾上學讀書文。婉貞答道：『會上學，經書俱各讀完成。三年便就離書室，只爲爺娘惜深。恐怕攻書多勞苦，夫人也問女親生。每日可供針指事，刺綉挑描精未會。回言女工諸般曉，一年』

總不去拈針，只爲爹娘多愛惜，恐怕孩兒費了心。

左公道：『不事女工，不拈書史，這等說來，每日在家所作何事？』婉貞見問，默默無言，正說時，見兩個僕婦抬了一隻箱子進來，夫人便問那裏來的，答道：『是三小姐的書箱。』左公問女是何書史，婉貞答道：『不過是幾部彈詞小說傳奇等類而已。』左公便命開箱，取來觀看。僕婦們開了箱子，一部部堆在桌上。左公開起題目，一一觀看，見那些彈詞唱本，到底離不了月下偷期，藍橋密約，至小說傳奇，都不過是佳人才子，愛貌羨才之說居多。

看罷了時，顏色變，回頭目視婉貞，云：『此書豈是閨娃看，部部淫詞艷曲文。可知女工全不事，原來以此事陶心。便令左右速取火，概行焚毀，莫留停。』二爺也上來觀看，大家圍聚取書文。

婉貞冷笑道：『我們從不曾見人家有這般規矩，除非你們自小受慣，若叫我如此，其實不能。只要由他去說，我只當秋風過耳便了。』德貞笑道：『你若如此，只自取責罷了。有甚說得。』儀貞笑道：『母親若怒還好，惱了父親時，怕你不依，敢當秋風過耳麼？』

他身看待兒和女，須知另有一條心。總饒頭白將老死，只當兒童三個人。些兒越禮違家教，就是責罰不容情。誰敢與他來放肆，你身試試就知聞。孝貞小姐微微笑，姐姐們都是過來人。三妹自幼來出繼，他尙從來未慣經。婉貞但只頻搖首，你等生來無氣心。奴顏婢膝從來慣，不足爲奇看得輕。莫將此話來唬我，我身豈肯被人凌。不會生此低微相，打罵由人不放心。二人聽了心中惱，好意將言與說明。他倒把言傷我等，這般情性實奇文。

德貞道：『他既不知好歹，我等出去罷，不要對他說了。』

言罷三人齊立起，出房俱各轉西廳。婉貞好不心中怒，唧唧噥噥罵不停。夫人坐在中堂上，房中言語盡聽明。心中不悅多煩惱，暗思當年孕在身。他父不肯遵胎教，因此生來性不溫。又兼出繼三房去，幼年失教任他心。因

此縱成驕傲性，全無道理半毫分。行動舉止難入眼，怎及家中諸女身。似此看來如何好？怎做人家媳婦身？略責一言他就惱，分毫不肯遜娘親。此女看來難拘束，必多閑氣鬧家門。漫說夫人心下事，單表房中左婉貞開言便問丫環女，宅中屋宇怎生形？可有甚麼玩耍處，素華等便告分明。兩邊喚作東西院，後邊還有一園亭。幾處書房多景緻，四時花木盡堪睜。小姐道言既如此，可隨我去共遊行。細把宅中來認認，二人便乃說原因。

『小姐要去，須稟告夫人。方好出門不說知，怎好去得？』婉貞道：『胡說！脚生在我身上，任我行走，如何要告稟了夫人？在成都府衙門，那一日不出房玩耍，倒從不知要說與人，方纔出去。』侍兒笑道：『家中自來有這規矩，兩位小姐若要出去，必告夫人，方敢動足。若不告知，夫人就要責罰侍兒，說跟了小姐私自行起。』婉貞冷笑道：『我怕逃走了，要這等見神見鬼？我自不服氣這般委曲，你這兩個賤人不跟我去，我也會打的。』記得今年正月內，我在成都府署門房中，丫環方七歲，恨他終日睡昏昏，每日必打三四次，打破頭顱鮮血噴一宵，便是嗚呼了，不見夫人說一聲。只說丫環多不好，應該打死不差分。我的性氣非小可，不是輕輕好惹人。若還與我來違拗，登時打死賤人們。婉貞正在來發怒，侍兒指手說原因：

『老爺公子都進來了，小姐便去說一聲，料想無事。』

婉貞回首窗中見，父兄兩個到中廳。見了左公心內怯，不便房中打罵人。延挨片刻方出去，上前啟口告雙親。要去各處來認認，父母點首來應允。呼喚侍兒隨小姐，早些回轉到中廳。侍兒答應相隨出，先向園亭玩耍行。左公便問夫人道，方纔我問永令身。那知這個第三女，性氣暴厲不堪聞。只因兄嫂多溺愛，幼年失教到如今。驕於肆傲無不至，愛打丫環好罵人。七齡小婢遭他手，一夕之間棒下傾。心之所欲必要得，除了三光日月星。意之所惡必要去，除得爹娘二大人。不事女工惟戲耍，一意胡爲任性行。這般女子如何好？怎生遣嫁出閨門？將來出閣爲人婦，惹人談笑辱雙親。夫人聽了言正是，此女無知十二分。一些禮教全不諳，出言無狀亂傷人。妾身正在多

憂慮這般任性怎區分？左公道言無別法，既已接他轉回程，原是大房名下女，要把吾家教法行。斷難縱容仍如此，在你爲娘要用心。猛以濟寬爲要道，脫胎換骨始相應。夫人道言他強甚，全然竟不怕娘親。就把方纔多少話，從頭說與左公聽。家中女兒人三個，便秀貞也未這般形。此女把他如何教，果然氣性實驚人。左公聽了便笑道：「你身性本來和溫，這般一個頑劣女，善語良言他怎聽？苟有放肆不受教，便行責罰有何論？試看銅鐵何等物，若經爐火也成釘。況于小姐閨中女，不能拘管服他心。既然妮子不怕母，使他就教父親身。婉貞聽從能改過，便是明珠掌上珍。若還劣性終如此，拚教打煞了殘生。夫人聽了無言語，此時日暮已黃昏。中堂早把銀點燈，來了同胞三個人。一齊來到中堂上，左公便問婉貞身命，汝出外須歸早，因何直到此時辰？」

婉貞道：「因在西廳，與三個姐姐問話一回，是以晚了。」

左公便命俱就坐，三人當下轉回身。儀貞姐妹挨次坐，婉貞在上坐其身。公子自然東首坐，左公回眼見其情。便道：「婉貞如何反居于兩姊肩，上汝年已十六，難道長幼之序，還不知麼？」

叱令侍兒移坐下，着婉貞肩上下其身。小姐回言全不動，耳中好像未聽聞。左公見了心中怒，叱言女子不抽身。方纔呼的來立起，使性抽身往下奔。

說與他聽進退周旋的禮數，夫人檢點些綉作之事，令其到房中刺繡。晚來左公等，又與他說些內則閨範的書，令其看玩熟讀。

不苟言來不苟笑，但把威嚴示婉貞。小姐勉強來遵奉，好生委曲不安寧。且將上事權按下，詞中再說甚何人？

第五十回

宋公子扶柩歸里

左丞相憐孤許婚

且說保定府太守韓公，因在人前說了魏忠賢不是，因此本省督撫參了韓公，將他革職。韓公倒也歡喜，一

而收拾回家，一面寄信與二子知道。韓璞韓瑤也就告了養親，四月半間陸續而至，忙了數日。兩位小姐急要歸寧，擇四月二十六日起身。

一日路程行得快，二婿先登左府門。左公兄弟多歡喜，秉衡忙出外相迎。二人到廳行過禮，告言小姐也回程。急差僕婦人四個，家人把轎去相迎。一齊相見，皆問慰，雙雙先自到東廳。拜見爹娘人兩個，二年不見，女親生，兒嫂姊妹都見罷。西廳又見大娘身。一一見罷，方回轉，盡皆相聚到東廳。大排筵宴來相待，各說多時離別情。外邊款待東床客，席間說起魏奸臣。如今進爵王侯位，東廠威風到處行。若有一人不趨奉，登時駕帖就來擒。周公被逮囊首死，高公自盡喪池心。蘇州義民皆斬首，殺了東林五百人。楊璉一本登時喪，慘害忠良無數人。生祠各省都建到，糜費銀錢當土塵。權璫倚勢淫威大，賽過當今天子尊。

『因此小婿們見這般光景，其實也不願爲官，是以都告終養而歸。』左公聽了，不勝歎息。當時欲留二人，因爲韓夫人多病，不便久留住了，三日俱各先回。

二女在家來過夏，二夫人甚喜懽心。平時獨自多寂寞，如今母女日相親。永孝公子過已過，五月初旬又到臨。此日正值初三日，天中日照甚炎蒸。單表一人三小姐，窗前刺綉白羅裙。心煩意亂多煩惱，短嘆長吁悶十分。不知交了何敗運，慈親門兩盡亡身。重來認你親父母，待我全無半點恩。母親還覺容和悅，父親嚴厲實驚人。從來對我無笑色，喝去呼來太不情。早上安候心忒忒，晚間侍坐戰兢兢。侍兒服侍不稱意，不得高言罵一聲。終朝起來拈針線，難出堂中兩扇門。宛如身坐囚牢裏，繩網索綁過光陰。似此爲人不如死，算來無意世間存。幸而還有諸姊妹，閑來聚聚散心情。然而却又長難聚，端陽就要轉回程。止剩孝貞大姐姐，他身終日在西廳。年庚長我十餘歲，與他却又不投情。嫂嫂又是多客套，沒個投機玩耍人。二房姐姐初回轉，不知性情若何能。左思右想頻嘆氣，難禁腮邊兩淚傾。婉貞正在煩惱處，來了姐姐等三人。進房觀看他綉作，見其不悅淚盈痕。儀貞便叫三妹子。

八朝大氣甚炎蒸。且把綉裙收拾起，東廳玩耍去同行。說完同到中堂去，將言回上母夫人。夫人點首稱曉得，四人即便出中廳。迴廊東首門中去，東廳中院到來臨。侍兒報與夫人曉，二位小姐來出迎。二夫人便忙命坐，傳叫侍女奉茶巡。使叫姪女來得好，葵榴開放甚鮮明。正好玩耍同相聚，因何數日不來臨。

儀貞等道：『只因連日做些針指，不得工夫，故此失候嬌嬌。』

敬貞姊妹二人，悄然低語問三人，聞得三妹回家轉，在彼三房太任心。伯父伯母多嚴待，此情果否是真情？儀貞點首言稱是，總來自促女工勤。嚴聲厲色來相管，悅色和容沒半分。只爲示威三妹子，並連我等也無尊。前侍坐多偏促，但聽傳呼心便驚。端陽必要回去了，在家甚是不安寧。二人聽了微微笑，當時茶罷盡抬身。下階齊到天井內，假山堆得甚玲瓏。二株榴樹紅英茂，花間各種密如林。迎風笑日顏色好，蝶影蜂聲來往頻。

孝貞等五人，不過立在花前觀玩，惟有婉貞扒上山，折花好不任意玩耍。正戲處，恰好乳母抱了永孝公子進來，只因奶公同他出去看龍舟回轉，一見妹妹在山上折花，他也掙下地來。

一週二歲方學走，抓到湖山上臨。一把扯住三小姐，喃喃啞啞說連聲。伸手要討花一朵，婉貞回首看分明。見永正扯着他衣服要花，把一件白羅衫扯縐了，不覺心中焦燥，故態復呈，口中罵道：『這小畜生，好不厭氣！』就信手把他一推。

骨碌碌滾下湖山石，一交跌悶地埃塵。五個小姐心大訝，諛煞夫人周氏身。奶娘一看魂不在，跟踉忙趕到來臨。一把抱住小公子，滿頭鮮紅血直淋。只叫啊呀完却了，公子連呼不絕聲。叫了半日方甦醒，放聲啼哭叫娘親。夫人見子來跌破，不覺心如刀割能。連叫我兒不絕口，怎生跌得這般形？奶娘便稱三小姐，將他推跌地埃塵。夫人聽了心中怒，如何這等亂胡行？兄弟幼小方兩歲，不與花來小事情。怎生就把他推下，一交跌得這般形。頭額口鼻都傷損，送了殘生却怎生？誰家女子如此態，怎般性氣好奇文。婉貞立在湖山上，聽得嬌母此言論。便把手

攔聲冷笑，甚嘆飛天大事情。推跌一個左公子，不曾推跌小儲君。犯下甚樣滔天罪？你就公然責備人。我非是你來生下，你身不是我娘親。說罷了時連冷笑，周氏夫人大怒噴。你身推跌小兄弟，這般強橫亂胡行。如何還敢來放肆，公然竟罵我當身。好個畜生真無禮，一些人事不知聞。婉貞聽了心大怒，你便今朝是畜牛。當時儀貞便喝三妹子，怎生無禮這般形。推跌兄弟你不是，嫡母須知是大人。說你數言該聽受，怎出狂言挺撞聲。敬順二貞齊大怒，交口皆稱了不成。竟把嫡母來大罵，尊卑名分那方存。氣壞夫人周氏女，世間竟有這般情。說他父母多教法，原來教出這般人。喝教抱了公子去，中堂去告大夫人。奶娘聽說回身走，夫人母女便行程。儀貞便道如何好，無端闖此是非門。他們去告爹娘曉，這場責罰不容輕。何苦這樣耐無性，推跌他身性命根。還妻與他來挺撞，這般犯上亂談論。

孝貞道：『把個小兄弟跌得這般模樣，便由他說幾句罷了，不該同他竟這般對罵。還幸得嫡母，如今是有些道理了。若像當初，不知與三妹子鬧得如何了。』德貞道：『好好出來玩耍，誰知反生出這種事來。』早知這等殺風景，不該同與到東廳。此時婉貞立在湖山上，但自呆呆不則聲。儀貞道：『還不走，嫡娘去告母親。』立時就要來喚了，三小姐聞言始動身。慢慢走下湖山石，只得相同緩步行。且說二夫人一衆，一程竟自到中庭。大夫人起身來迎接，抬頭見嫡怒生嗔。心中不覺吃一唬，因何二嫡這般形。只見周氏呼伯母，我來告訴你當身。

說罷坐下，就把方纔之事，細說一番。敬順二貞正要訴說，只見桓王二位姑爺來到，送上端陽節禮，十分豐厚，併要接二位小姐回家。左公應允，留下二婿，今乃三小女生日，且待麵後同回。

夫人起身忙料理，備其盤盒甚豐盈。東西兩院都停當，少夫人房內也當心。婉貞小姐抬身起，梳粧已畢出房門。不衣紅紫穿素服，消瘦容顏減幾分。深深下禮雙親畢，少夫人也來中廳。兄嫂姊妹都禮罷，又命東西兩院行。

二房姊弟都來到孝貞母子也來臨盡到中堂拜生日侍兒僕婦叩千金合門壽麵都吃過兩位小姐要回程拜辭父母諸尊長兄嫂姊妹盡辭行大家送到二廳上執手依依不忍分各房盤盒多豐厚兩婿前來告別行差遣家僮人八個送其二女轉回程佳人才子相歡聚家家祭禮慶朱明左家治辦諸祭禮男主婦賓調志誠因此夫人等盡忙碌碌姊妹三人聚一處舜娥也自身在外午間祭祀早完成華筵相聚分內外歡談笑語飲盃巡合門男婦皆賞賜酒闌人散始抬身內中女眷園亭去弟兄父子出門行約同好友諸親族看玩龍舟共歡心晚間方始回家轉中堂早已秉銀燈秉衡公子房中去惟有婉貞侍坐二雙親左公夫婦閑談論小姐愁眉不則聲想起二姊便去了沒個閑談玩耍人昨夜一房同用膳今日淒涼冷清清不禁洒淚心中苦雜袖頻頻拭淚痕夫人回首來看見問兒何事暗傷心婉貞見問含悲道二個姊妹盡回程今宵頓覺多寂寞思量不覺淚淋漓左公聽了便笑道孩兒真個太痴心二姊已自身出閣安能常住在家庭你憂獨自無伴侶父親明日遣家人接到若桃等六個與兒玩耍其談心你身若在三房住與彼嫡堂姊妹稱如今却是稱再從盡皆未嫁在閨門年庚相仿十六七接回同住甚相應不消心下多悲切雙親看見不安寤二個姐姐都嫁去膝下承歡惟你身只因性氣多頑劣致使爹娘要動噴若還婉順遵了命豈不相看似掌珍斷然不使兒寂寞婉貞止淚暗思尋只道爹爹惟嚴厲誰知原自有慈心少時晚膳來排上各皆入坐用完成婉貞觀看雙親面不似從前嚴厲形心中始覺微寬放次日天明即遣人四房五房七房去接到千金六個人相伴婉貞同房在閨中玩耍散心情左家小姐非比別個個端莊禮貌彬知書識字多文雅粗俗輕狂沒半分左公接到非無意婉貞看樣學賢人

且說當年左世侯之女幼賢小姐自嫁宋門便隨着翁姑赴雲南任郡宋公到任之後做了二年知縣被上司參了個才力不及降了個毗明縣縣丞官卑職小難得升遷因此久宦雲南不能離任其子宋若宏是個無用之材納了監現現成吃穿而已那幼賢十數年來已生得一兒一女子名宋乾號元生年已十八女名淑

芳年交十七，俱未聯姻，還喜得一雙兒女，都生得美貌聰明。當年世侯在日，遇有使人，還常通音信。自父母已亡，維恭死後，止存一嫂，又在大房養膳。左公兄弟久歷仕途，却也思量不着，因此音問難通。不想那宋公夫婦年老衰邁，于天啓二年十月內，俱相繼病亡。若宏父子治喪已畢，只得扶柩回鄉。不料行到半途，宋若宏又感瘴氣而死。你想那縣丞的宦囊，能有多少？疊遇重喪，用得罄盡。元生一路典賣衣飾，作爲盤費，路遙萬里，兢兢擱擱，直到這年六月初旬，方抵襄陽。船到了城，卽着家人等將三口棺木，抬上祖坟權時厝下。還了舟金，並一切用度，囊中已是半文不剩。

况且人亡家喪，回家轉絕無親友出城迎。母子在船來商議，雖然掙得轉鄉城，却無田地無長業，只有數椽屋宇在東門。這般局面回鄉轉，怎生度日過光陰！元生道言無可奈，且到家中再理論。當時船進東門內，自家門首把舟停，先行打發家人去，看宋榮夫婦尙還存。

且說宋榮自主人赴任，着他看守家門，原與他工食用度。後來幾年絕了音信，夫妻兩個無衣無食，雖然窮困，他却倒有忠心，不肯再隨別姓，因此宋榮賣燈草過日，只在宋家看守門戶。此時正在家中安排些飯食，忽聞扣戶之聲，開門出來一看，認得是當年隨任家人。他只道老主回來，心中大喜，及知老主與大爺身故，只剩得大娘與小官人等回來。

二人聽了雙流淚，原來老主已亡身。當時忙到舟船上，夫妻叩見大娘身，相扶上岸搬行李，一行來到自家門。大娘入內抬頭看，門庭青草沒頭生。牆推壁倒都破敗，多年古屋久無人。家中什物俱朽壞，廳堂房屋滿堆塵。蛛絲牽網難入腳，不勝感嘆慘傷心。二十六年離故土，誰知家內這般形。

只得着家人等打掃收拾一回，鋪下床帳，將一條棉被，與銀數錢，苦苦度了三日，身邊並沒半個了。幾個舊僮，皆告辭而去，只剩一個丫環小素，併宋榮夫婦二人。

娘兒商議如何處？看來難度這光陰，三棺未殯于黃土，一家數口怎謀生？出身仕宦非小戶，孩兒又是讀書人。手不能提肩不負，又無祖產半毫分。穿衣吃飯四個字，却教孩兒怎理論？宋家豈少諸房族？城中也有舊時親。今已到家三日了，並無半個上門庭。若是榮華富貴回鄉里，只怕車來馬去日紛紛。這般窮困歸鄉土，門可張羅鳥當賓。世態炎涼蠅逐臭，人面高低犬認人。料來無處堪借貸，束手全無半策行。元生見說言正是，母親你且聽原因。

「既然如此，難道竟束手待斃不成？少不得族中也有些親房近戶。明日待孩兒早些去，告以苦情，向他們權借四五十金，將三口靈柩，入了土墳，完却這樁大事，然後再覓個書館，得幾兩修金，養膳母妹便了。」淑芳便道：「回家三日，族中連鬼也沒得個上門，與其徧告族人，不若到舅家中走走，兩個母舅都是高官，又且家私富足。昨日聞得宋榮妻說：『他家廣行好事，周濟窮民。』閑人面上還肯幫助，難道自家妹子，倒不肯麼？」大娘道：「也未見得，我自己親兄久經身故，這個不過是同堂兩兄弟，一個寡嫂在他家，尚不知如何光景？只看十數年來，從不曾與我通個音問，只怕這兄妹之情也有限。」

還是族中來借貸，方為正理不差分。元生聽說言正是，明朝先向族中行。若還族中不肯借，那時再到舅家門，議論一回天又晚，用其晚膳各安身。一宵夜涼休題起，次日天明早起身。元生梳洗都完畢，告別娘親出外行。從來不識諸房族，宋榮引領各家行。

那些房族中見了元生，問是若宏之子，倒也親密。誰知說起借貸二字，那副面孔就冷下來，非惟半文不借，反說自己如何窮苦艱難，轉要元生借些方好。元生空腹出門，不想錢既無緣，便飯點也沒款待。

前脚踏出門庭戶，後脚連稱蹣跚聲。元生走徧諸親族，并無一個發慈心。垂頭喪氣回家轉，愁言說與母親聞。自向各家開臭口，誰人肯借半毫分？反受多少憎嫌語，飯也無人留一巡。大娘便道如何處，這般光景怎區分？

日開門七件事，並無一件在家中。可當之物都當盡，破損衣裳不值錢。一朝白走多少路，依然空腹回轉程。言罷了時常嗟嘆，人情勢利這般能。元生道：「言無可奈，如今只得舅家行。」

『但須備個名帖，上門方好。』宋榮道：『老僕身邊還有十數文錢，待我去買來便了。』

言罷之時忙出去，須臾早已轉家門。買了炊餅七八個，一枚全帖奉元生。元生忙便來寫就，大娘將餅與兒吞吃了兩個辭母去，宋榮持帖一同行。與左家止得一街隔，登時早已到了門。

且說左公兄弟與永正公子飯後無事，正坐二廳納涼閑話，忽見左清送了一個全帖進來，稟道：『門前來了一個斯文少年，身穿素服，有個老僕跟隨，說是老爺的外甥，要求進見，現有名帖在此。』左公接過一看，上寫着制甥宋乾頓首百拜，心中一想：『是了，此人必幼賢妹子所生。我于三月內，曾見邸抄，報昆明縣縣丞病故，料他自必回鄉，不想今日方到。但他祖父之服，何用將白紙填名？難道他父母之中，也有甚變故麼？』致德道：『想必就是兄常言及的那二房姊姊了。』

左公聽說言稱，是他時年方十五春，便歸宋氏雲南去，別却家鄉廿六春。二房叔父身存日，常有音書轉回程。邇來十數餘年了，總來音信不通行。我等自亦忘懷了，不想他今轉回程。便叫永正公子去，接其表弟到廳門。公子聽說忙趨出門前，接着宋元生二人，謙遜朝內走，一同來到二廳門。左公昆仲抬身起，元生便把禮來行。拜罷起身呼母舅，左氏攜手把甥稱。又與永正同禮畢，方纔歸坐各安身。書童忙把茶來獻，三人細細看元生。雖然滿面飛塵色，秀氣飄飄迢出羣。當時左相開言問：『賢甥何日到襄城？令祖父故于任所，尊翁等想已回程。汝母無恙安寧否？』昆仲原來有幾人？

元生見問，遂將祖父母及父親身故之事，備細說一遍。『今止存寡母弱妹，苦掙回鄉，所歷艱辛，一言難盡。』左公道：『原來令尊也沒了，我道賢甥着這般服色，且喜汝母平安。但到家中既已三日，爲何直到今日方

來，『元生道：『不瞞舅說，只因疊遭家難，連遇兩喪，因此把數年積蓄用盡。』

只得沿途來典賣，到家只剩一空身。數椽破屋來棲止，家人男婦盡辭行。雖然掙得回家轉，毫無生計過光陰。三棺未入于黃土，因此商量不定心。故此失于候母舅，直到今朝始造門。兩人聽了方曉得，二爺便乃說原因。

『這等說，賢甥目下怎樣商量？』元生道：『其實並無別法，只得今朝早上到敵族中各去走走，意欲告貸三四十金，將兩代棺木草草殮葬，完却這樁心事，外甥方好覓一書館，以作養膳母妹之策也。』左公道：『原來如此，但賢甥既向貴族通融，不知可能如願。』

元生便道休提起，人生窮到這般形。莫言人面高低別，鬼亦挪揄笑外甥。徒然看盡炎涼態，竟無一人肯借分文。只得空回來復母，實無半策可施行。左公聽了長嗟嘆，人情澆薄似秋雲。當時便乃抬身起，賢甥且入內中行。見其舅母人三個，寬留中膳且消停。元生領命同入內，西廳先見大娘身。嫡親舅母行過禮，問之乃曉小姑生。知得姑娘回鄉轉，大娘甚是喜歡心。一巡茶罷抬身起，中堂去見大夫人。說起之時方曉得，一番禮畢到東廳。周氏夫人猶不曉，二爺說與始知聞。待茶已罷來出外，左公說與宋元生。外甥且入西廳坐，用其便點慢談論。我等看你親娘去，元生奉命到西廳。大娘款待中廳坐，細說當年多少情。左公等便來出外，二爺說與長兄聽。此姐既是多貧苦，帶些銀兩到他們。空身前去中何用，左公笑道不相應。且到他家來看看，怎生光景那邊存。須當接回家轉，商其長策過平生。必須週到方纔好，言罷之時便出門。一街之隔登時到，下馬離鞍盡到門。家人前去敲門戶，宋榮妻子便開門。一見了時不曉得，問明忙報大娘身。幼賢見說忙移步，孩兒不見轉回程。倒是兄弟先來了，出廳即便下塔迎。抬頭看見人三個，依稀惟識左公身。同到廳前行過禮，問之方始盡知聞。幼賢命女來相見，廳前無坐可安身。朽爛傢伙灰塵滿，四人立定話談論。左公便乃開言說，幼年一別到如今。吾妹既已回家轉，應該一到就相問。兄等影也全不曉，直到方纔來外甥。始知已到三日了，急急前來看你身。幼賢見說回言答，妹子前

日轉回程。本思即候兄與弟，奈何貧困這般形？因此不便來造府，今朝先遣外甥臨。左公聽了便笑道：「吾妹何爲出此論？雖然不是親手足，連枝一本義非輕。嫡堂姐妹惟有你，父母親兄盡喪身。族中兄弟雖不少，親房只算我家門。我以胞妹來視你，豈可將兄當路人？幼賢聽了方曉得，原來兄有這般心。左公當下回身轉，與同致德等三人前後屋宇來細看，盡皆倒塌不成形。這般房屋如何住，難遮風雨怎棲身？必欲從頭來修理，三百餘金始可新。二爺聽說言正是一番看罷到廳門，幼賢便請三人入奉茶寬坐片時辰。左公便道：「不消了，賢妹今朝聽我論你的境况，吾已曉算來一刻也難存。我今即便回去了，遣人打轎到來迎。且到兄家來住下，先葬三棺入土墳。然後將屋來修理，議其長策始相應。兄必使你有安頓，那時方可轉回程。萬般兄等來料理，妹但寬懷放下心。即與甥女來收拾，少刻來人便起身。」幼賢聽說心大喜，但稱多感長兄情。二人當下辭出，門前上馬自回程。淑芳小姐開言說：「母舅爲人沒處尋，昨日孩兒原說過，借貸還到左家門。族中借貸中何用白白叫人惹厭憎？」大娘聽說言正是，早知不合告他人。

當時將帶來物都交與宋榮夫妻所管。

收拾被篋剛已畢，左家轎子到門庭。兩個家人兩僕婦，入房叩見大娘身。主命來接姑奶奶，請同上轎面前行。幼賢扶起家人婦，便同小姐到門。隨身行李裝轎底，小素丫環隨轎行。宋榮妻子來送出，上街那用半時辰。遙已見左相府，旗竿一帶似麻林。狀元榜眼坊兩座，還有一坊貞烈名。幼賢心下來思想，居垣苑中狀元身。榜眼一坊爲大姪，這貞烈牌坊是甚人。難道就是申氏媳，他身照例合題旌。心中甚是多感嘆，當年家產一般分。大房便是多興旺，二房敗落不成形。又不知我父爲官多作孽，又不知祖坟風水這般生。思想之間來到了，門軍閃路兩邊分。轎子抬到二廳上，夫人妯娌盡相迎。更有舜娥諸小姐，一齊接到二廳門。母女下轎俱問慰，大娘申氏更相親。一同邀請朝內走，諸多小姐後隨跟。叢中笑壞了三小姐，原來這等兩窮人。頭上並無釵，共戴藍絹衫兒白。

絹裙也。自值得稱姑母，尊敬他身爲上賓，衆多小姐低言道：「如何說出這般聲？」一齊來到中堂上，尊卑長幼禮完成。侍兒僕婦俱叩見，各分賓主坐安身。左右侍兒將茶獻，茶過之時備點心。二十四盤排兩桌，互相遜讓禮殷勤。用罷之時收拾去，須臾筵席又排成。水陸具呈多豐盛，至誠款待敘衷情。言談笑語傳杯盞，席散之時日漸沉。夫人吩咐諸婦女，打掃西廳樓閣門。相送姑娘樓上住，蘭湯浴罷又黃昏。相請娘兒來中院，用其晚膳又完成。正然奉得香茶到，左公兄弟入中門。二夫人即起來辭別，先同永孝轉東廳。二人來到中堂上，各皆坐位就安身。左公細問堂妹子，雲南任所許多情。甥兒甥女兩個，可曾扳對那家親。幼賢說與從前事，一雙兒女未聯姻。言罷也問兄和弟，京中多少事和因。妹子纔自門前見，貞烈牌坊是甚人。左公亦與言其事，便說牌坊一段事。長女刺賊蒙恩賜，幼賢聽了甚奇驚。不勝贊嘆開言道：「原來這等女中英，如何一位大姪女，作此驚人奇事情。倒要與他來會會，兄當兩日接回程。」左公便乃開言道：「向來常住在家庭，端陽時節方回轉，如今姑母到來臨。禮應接回來拜見，明朝遣轎去相迎。」言論一回方散去，各皆辭別起抬身。二房婦女歸東院，大娘姑嫂轉西廳。三小姐等房中，去公子抬身後院行。左公夫婦歸房歇，各人收拾盡安身。迢迢良夜更漏絕，三唱金雞天又明。合宅起身梳洗畢，左公吩咐四家人。桓王兩家接小姐，見其姑母速回程。家人奉命忙去了，左公又說與夫人，妹兒母女人兩個衣飾全然無一星。夫人檢點衣幾套，送他穿戴始相應。夫人聽說言稱是，起身即便轉房門。

檢取四季衣裳釵環等物，登做一箱送到樓上去。二夫人知了，也照大房一般相贈。

幼賢母女多感謝，兩房嫂嫂盡賢人。莫言家內來等候，且言轎子到桓門。告言來接大小姐，老爺之命速回程。雲南來了姑奶奶，回家拜見禮來行。楚卿聽了心不悅，剛到家中一月春。如何又要來接去，夫妻難道掛空名。當時來到香閣內，說與儀貞小姐聽。夫人休得回家轉，且到秋涼再轉程。姑母總然家中住，慢慢相逢把禮行。小姐道言使不得，既然父命來相迎。豈可回覆來人去，必然就要怒生曠。須當作急來回轉，見其姑母禮該應。言罷了

時抬身起，傳叫侍女取衣裙。楚卿見了微微哂，夫人何乃太無情？郎心眷戀全不念，父命爲尊立奉行。枉自成婚三兩載，那有夫妻半點情？儀貞聽說言如此，開言便叫相公身。妾非有意家中去，父命來迎却怎生？如何教我不同去，你今見怪出言論。

楚卿道：『有心不去，只消托病便了。』小姐道：『說了有病，父母就要說來探望，却如何使得？』楚卿道：『今日決不放夫人回去，我自去回他便了。』

言罷之時忙出外，便對家人說事。因小姐剛剛回轉方一月，如何又復轉回程？姑娘既在冢中住，有朝拜見禮來行。此時且自休慌急，秋涼時分再回程。汝等依言回復去，不消再遣轎來迎。家人聽了齊答應，回身只得出門。一程來到家門內，依言回復主人聽。左公聽了心大怒，有此無知妮子身。父母遣人來相接，公然逆命不回程。開言說與家人道，卽今再去到桓門。

『問大小姐可是桓氏所生？若是生長桓家，便秋涼時分也不必回來了。若不是桓氏所生，還要作左家之女，便着他自已備轎回來。』

此番若再不回轉，今生不許上門庭。依然而說休更改，家人奉命又行程。夫人也是心不悅，因何不肯轉家門？正在說時人來報，二小姐轎子到門庭。衆多小姐忙出接，德貞小姐入中廳。拜見父母來安候，欲與姑娘把禮行。左公止住言稱慢，待姊歸來共禮行。幼賢觀看二小姐，一聲稱贊羨不停。且說家人來桓府，一程竟到後中庭。正值楚卿亦在內，就把方纔所說情。依言直告大小姐，儀貞聽了這般聲。埋怨桓郎都是我，我原說道要回程。你偏回却家人去，至于惱了父親身。登時傳語來責備，真是無端來害人。楚卿聽了無言答，小姐當時便起身。忙將首飾衣衫換，侍兒隨卽出中廳。前邊來告翁姑曉，姑母回家要轉程。二人聽說稱當得，衆人送出小夫人。小姐出外呼打轎，楚卿攜手說原因。夫人回去來見過，務須今晚便回程。桓郎在此專等候，莫叫又住在家庭。小姐聽了微

微笑，若得歸來必定行，恐防姐妹扳留住，不能放我便回程。相公休得來如此，莫作閨中兒女形。百年夫婦時正久，情深那更厭離羣。桓郎聽說惟默默，只得親身送出門。兩個侍兒乘小轎，家人隨了便行程。上南落北行得快，須臾早到自家門。轎子擡到二廳上，衆人通報入中廳。諸多小姐擡身起，大家要去接儀貞。左公止住稱莫去，待他自己進中廳。衆人只得廊前候，儀貞下轎內中行。廊前見了諸姊妹，各相問候到中廳。移步上前安父母，夫人悅色應兒聲。左公便乃開言說：遠方姑母轉回程，禮當回轉來拜見，因而遣轎到來迎。妹子聞命登時到你，却如何竟不行？反使家人來回我，說到家中一月春。因何又遣人來接，拜見姑娘且慢停。秋涼時分方回轉，便違父命不遵行。汝須不是桓門出，此身終是左家人。因何一旦來忘本，嫁到桓門變了心。只有丈夫無父母，難道口在桓門吃草根。胸中竟自茅塞了，一些理路不分明。身從父母來生長，那有呼來不動身。休言回去已一月，便隨去隨來也要行。敢于這等來放肆，問你身從何處生。儀貞此際真無奈，頓口無言不出聲。良久之間方說道：爹爹遣轎到來迎。孩兒即欲來回轉，都是楚卿出外復來人。念兒怎敢爲斯語，父命來呼敢不行。爹爹今日來責備，算來錯怪做兒身。

『左公道楚卿傳語，原說大小姐着他回覆的。』小姐急道：『孩兒並無此話，楚卿爲何這等妄言？爹爹不信時，即刻叫他到來，當面對問便了。』左公冷笑道：『女婿是個懼內之人，汝若要行，他怎敢攔阻？如今接你回來，不過拜見姑母，見過之後，即刻回去便了。』

命把拜毡來鋪地，兩位千金移步行，並肩而立深深拜，幼賢扶起兩千金。挽住儀貞大小姐，看得雙睛定了神。吾姪真乃天仙降，豈是凡間世上人？才貌二字稱雙絕，智烈俱全冠古今。自是家門多有幸，故教出此女中英。左公笑道：承謬獎，這般妮子豈成人言罷說與大小姐？桓家轎子在門庭。汝可急速回家去，秋涼時分再登門。遂令左右諸僕婦，送其小姐出中廳。玉人聽了微微哂，楚卿這等亂談論。與兒有甚相干處？况且方纔有令行。自備轎

來身姓左，兒今原是左家人。如何不許家中住。立時就要逐出門。眼前姊妹多，人人個個住家門。孩兒還是親生女，反不容留一刻停。只怕世間無此理，難以今朝趕出人。

左公笑道：『你自不肯回家，如何反道我等趕逐到秋涼時分方來，原是你自家說的。』小姐笑道：『孩兒此來，直到十月初旬，方可回去，此時怎得便行。』夫人笑道：『十月初旬，是分娩之期了。這等想必守胎教，故迴避女婿，果是前言，非出儀貞之謀也。』

言論一回俱就坐，左公便向外邊行。儀貞說與娘親道：『諸多姐妹在家庭，何不接到黃家姐，留住盤桓數日辰。夫人聽說言甚好，着人打轎去相迎。須臾接到黃小姐，各皆相見喜歡心。左右忙便排朝膳，合家歡聚在中庭。膳後小姐人一衆，盡歸西院去談心。』

諸小姐因見淑芳貧困，盡脫釵鉗贈他，惟有婉貞一毛不拔，藐視窮人，全然不答。晚來桓王杜三家遣轎來接，左公着人傳話入內，問三位小姐或去或留，任從尊意。諸小姐相聚，怎肯分離。盡回了轎子而去。至次日，左公着人喚到工匠，一面替幼賢收拾屋子，一面擇日，着元生母子去舉柩殯葬。數日之後，黃小姐辭別回家，儀德二貞決不肯去。兩位東牀無可奈何，只得聽之而已。若桃等六人，因見儀德二貞及淑芳等都住在家，婉貞有了同伴，也都辭別而去。

幼賢母子兄家住，錦衣玉粒過光陰。家中破屋從頭整，三代靈棺入土墳。一天大事無牽掛，十分感激長兄情。元生住在書房內，朝朝寒食夜清明。面上退了風塵色，一表人材英俊英。左公兄弟多親愛，歷試文章書史情。對答如流才學好，心中甚愛宋元生。此時六月廿五日，晚間就說與夫人。婉貞三女年十六，未有門當戶對親。今看外甥人一個，不弱桓王二婿身。才貌二字堪稱美，禮度安詳性又溫。將來若得功名就，自然金馬玉堂人。我欲與彼聯姻事，夫人之意若何能。夫人見說回言道：『若論才貌儘堪稱，只嫌家貧多鄙薄，嫁他難以過光陰。』左公聽了。

便笑道：「若還以女許他身，自然我等來照顧，厚贈粧奩與婉貞，如何使他身受苦，自然安享過光陰。且元生豈得長貧賤，必然早發得功名。此親相度多相稱，夫人聽了又言云：「婚姻之事從父命，相公眼力不差分。既然看得元生好，任從尊意許他身。」

因此次日左公飯後，着人請幼賢到宏道堂來，說與他三女聯姻之事。幼賢道：「多承兄長錯愛，一者家世寒微，恐仰扳不起；二則一貧如洗，缺少聘財；三來還恐三姪女鄙薄寒門，未必情愿。」左公笑道：「我與你本是兄妹，何必作此套言？若說聘財，古人曾以一絲爲定。至于三姪女尚在幼年，未諳閨訓，婚姻大事，自隨父命，何必慮他？倒只怕賢妹心中不欲三姪女爲婦，故此推託。」

幼賢聽了稱豈敢多承兄長大施恩。小妹那有推託意，但只家寒少聘金，昔年原有釵環物，奈何典賣一無存。祇有玉指環一對，還是粧奩裏面珍，既承兄長多錯愛，便將此物聘千金。言罷手上來除下，將來奉上長兄身。左公接了言甚好，妹子今爲兒女親。當時言論多一會，幼賢辭別轉西廳。左公入內言其事，玉環交付與夫人。休言兩下聯姻，單說千金五個人。大家同聚西廳內，六月炎天暑氣清。孝貞說與諸妹子，大家同去到園亭。河亭水閣堪避暑，儀貞便道甚相應。德貞小姐開言說，約其嫂嫂一同行。

婉貞道：「嫂嫂只因身重，母親使他在房休息，莫去喚他了。」

當時俱各抬身起，四五丫環隨侍行。一程早到花園內，盡行移步上河亭。亭子造在池心內，週迴都是綠楊陰。池蓮朶朶清風細，暑氣全消性心清。五人倚靠欄杆上，看那鴛鴦戲有緣。言來語去閑談論，淑芳便問孝貞身。二房表姐人兩個，怎不同來玩耍行。孝貞見問回言道，想因有事在家門。婉貞立在欄杆首，見他二個共談論。斜眸以視左小姐，微微冷笑自思尋。

「這等一個窮人，也要混入我們一隊，公然言談笑語，自以爲他是小姐一般。我想他渾身穿戴的，無一不

是他人之物，頭上一對金釵，併這白紗衫子，是母親與他的。耳上金環，與月白紗裙，是嫡母與他的。手內詩扇，及玉魚扇墜，是前日父親與他的。戒子金釧及鞋子膝褲，都是幾個姐妹相贈。可笑他現有衣服在身，公然撒去，就這般打扮起來。論起來，該穿他的藍絹襖兒，白絹裙子纔是。此所謂貧人乍富，連夜穿戴起來了。仔細思量，氣他不過。且待我尋幾句話兒，譏誚他一番，看他知也不知。

想罷，便叫大姊姊：「今朝玩耍在園亭，妹今有個評論語，試把花來比喻人。不知可還切當否？」儀貞便問怎言論？妹且說出來共議。」婉貞帶笑便言云：

「我想世間有幾種花卉，可比得這般人物。桂花牡丹芍藥荷花芙蓉等類，開得穠花艷麗，就比得那千金小姐一般。居于香閨綉閣之中，一團富貴景象。那雞冠鳳仙茉莉等，倚牆靠壁，猶如人間小家女子一般。不時開得幾朵紅紫的花，又如叨惠得別人幾件衣服首飾，光鮮一時之狀。若把他移在盆中，就是抬舉小家女子，亦在香閨綉閣之中了。」

婉貞說罷，微笑。秋波斜視淑芳身。宋家小姐聞此語，低頭不覺面紅。生孝貞小姐亦冷笑，儀貞回首聽其情。便對婉貞開言道：「不知胡說甚言論。小小年紀無厚道，口輕舌薄，誚誰人？」婉貞未及回言答，孝貞冷笑說原因。自然譏誚貧家女，自然說着我們身。叔父收留家內住，抬舉在香閨綉閣門，辱了三妹千金女，野花來並牡丹春。婉貞聽了通紅面，就叫大姊大多心。何曾有意來說你，爲甚無端攪事情？」

德貞冷笑道：「不說姊姊，敢是說宋家表姊麼？」

你休口頭多輕薄，貧富誰人保一生。表姐也是官家女，不是平常小戶人。爹爹接取家中住，姑表須知是至親。如何這等來輕看，亂言胡語得罪人。若被爹娘知道了，豈非又要動雷霆。儀貞小姐稱奇事，到因情性欠和溫。累被爹娘來責罰，也該改悔二三分。誰知過後全不記，依然原是這般形。無非自己求責罰，爹娘知了怎容情。婉貞

聽了多少話，不禁滿面起紅雲。一聲冷笑開言道：開口爹娘來壓人，曉得你們爹娘愛，我是三朝就出門。你們生長家門內，向來獨霸占乾坤，想因恨我回來了，分你乾坤幾座城。所以個個都惱我，同心欺滅我當身。開言就招人責備，盡是高堂老母親，無非仗着爹娘勢，不容我住在家門。思量把我重趕出，所以無端把事尋。只怕婉貞雖出繼，到底同胞一母生。未必還能來趕出，休叫今日想痴心。二人聽了他的話，不禁失笑叫奇文。良言好意來相勸，他身倒反亂談論。我們已是都出嫁，怎生說個占乾坤？如何恨你家中住？今朝說出這般聲，與你同到中堂去，告與爹娘二大人。可該譏諛宋表妹？我們言語可差分？婉貞聽了心大怒，快些前去告雙親。立時把我來殺了，暢你亭中四個人。二人未及開言說，淑芳小姐便言云：二位姊妹休爭了，也莫叫惹起是非門。雞冠鳳仙閑花草，只該倚靠在牆根。都是母舅來抬舉，忽將移種在金盆。貽笑小姐三表妹，何顏還在府中存？不如仍舊移根去，倚牆靠壁始相應。尊駕不必鬧爭鬧，傷了同胞姊妹情。儀貞小姐聽此語，正待開言來出聲。只見侍兒來亭上，說姑爺來到在西廳。奉命來請大小姐，玉人見說便回身一程先下亭去了。婉貞氣得淚雙傾，一班都是妖嬈賤，個個欺壓我一人。便叫說與爹爹曉，我身也有話談論。德貞聽了心大怒，如何出口就傷人？若依這等來說起，必然要去告雙親。孝貞扯了淑芳女口稱，即速下亭行。不必與他閑鬪口，無禮之人何足論。言罷了時，齊舉步，下了涼亭往內行。婉貞口內連連罵，見衆人已是出園門。他方慢慢將亭下，侍兒隨了轉中廳。堂前不見生身母，問之說是到中廳。且表德貞二小姐，前來要告母。知聞誰知不在中堂坐，便入書房告父親。三妹這般情性劣，出口傷人少禮文。左公聽了微微哂，小子無知十二分。姊妹相爭猶自可，如何譏諛宋家人？少時入內將他問，因何只喜與人爭？言罷命坐三小姐，閑談良久始方行。看看日暮天色晚，夫人方始轉回程。大小姐也來中院，左公父子內中行。侍兒便把銀燈掌，婉貞小姐出房門。左公一見來喚過，開言使問婉貞身。因何今日花園去？你把言詞譏諛人。再把諸姐來毀罵，是何道理亂談論？婉貞見問容失色，只得開言告父親。兒本戲語評花卉，何嘗指說甚何人？不想姊

姊多心去，大家就與我爭論。明曉爹娘不愛我，開言就是告雙親。無非害我來打罵，言罷之時兩淚傾。左公聽了微笑道：你每時常亂罵人，德貞豈有虛言告本該責罰你當身。只說姊姊來害你，又爲說父有偏心。但你要譏誚宋表妹，可知你終身已許宋元生。姑娘纔自書房內，玉環一對定婚姻。元生腹內多才學，與兒一對甚相應。婉貞忽聽言如此，姻緣竟許這貧生。呆呆立定難開口，掩面悲啼哭失聲。左公再四來相勸，總來煩惱不歡欣。少時晚膳來排上，按下中堂且慢論。再說淑芳宋小姐，自從日午轉西廳。直待母女歸樓上，方纔告訴許多情。如何譏誚如何罵，婉貞三妹太欺人。母親不若回去罷，免叫在此被人輕。幼賢聽了方知道，開言便叫我兒身。婉貞三妹年還幼，莫把他言認作真。受他父母多恩惠，如何反而就回程。況且舅母多美意，已將此女許元生。將來就是親嫂，必當和睦始相應。豈因戲語存怨怒，凡事之間要耐心。淑芳聽了微微笑，原來已是結婚姻。

『但他是千金小姐，如何嫁于窮人。這等說，却是牡丹芍藥，也來倚牆靠壁了。』

慢提母子樓中語，單說元生日用心。監工收拾房屋事，七月將旬已告成。左公兄弟來觀看，宅中處處煥然新。傢伙什物俱全好，歸家說與幼賢聽。

兄弟二人議定，每月送與白米三擔，山柴六百斤，白銀五兩，言定初十日送妹回家。候元生滿服之後，便與畢姻。二夫人又將油鹽醬醋小菜什物等，一一全備相送。幼賢母子感謝不盡。至期設筵送行，夫人等俱親送過宅。

一家照顧俱全好，安安穩穩過光陰。有穿有吃無憂慮，這般兄長世難尋。元生茹苦攻書史，候其服滿取功名。剛剛送出同堂妹，韓家二壻又登門。要接小姐回家轉，擇其十二日行程。各房備盒多豐盛，東廳設席餞行程。兩位小姐來拜別，母女分離兩淚傾。諸多姊妹情難捨，一回送到二廳門。看他上轎出去了，方纔各自轉回程。

是晚小夫人腹痛，夫人知得，忙至房中看覷，命家人等速喚穩婆。至三更時分，分娩一兒。左公夫婦十分歡。

喜東西二院盡來稱賀，各使侍女入房問候，三朝熱鬧，自不必說。取名啓宗，號爲承先，就立于申氏大娘名下爲孫。趙公夫婦及夢魁等，俱到來看問。

富貴之家人趨奉，賀禮如潮，數不清。朝朝遣使來稱賀，夕夕筵宴待嘉賓。過了數日，方寧靜，選其乳媪到來臨。吩咐房中諸婦女，小心服侍少夫人。公子書房來宿夜，日間問候到房門。兩位小姐家中住，父母堂前早晚親看。官且自消停待奇文，下回再詳明。

第五十一回 左丞相怒毀隆仁祠 金妖道計除館驛亭

話說魏忠賢賊臣，權傾中外，威震乾坤，又以邊關之勝，引功歸己，遂於天下各府州縣建造生祠，各督撫諂媚忠賢，盡建詞于學宮之右，如崇仁懷德報功元報茂德照德感德德馨諸詞，都是生祠名色。因此湖北巡撫姚宗文，巡按溫臯謨，趨奉忠賢，也捐俸與他建造一祠于學宮之右，祠名隆仁，極其華麗。

左公知其情後，痛罵宗文是小人，趨奉奸璫廉恥，喪生祠建造號隆仁。他與我爲同年友，八月十六是生辰。我應先日登程路，拜壽爲名到省城。去問宗文一人，建祠之意爲何？因看他把甚言對我，怎許奸祠造得成？想罷來到中堂上，說與夫人這椿情。但言前去爲拜壽，打點行裝莫暫停。更點四十名家將，喚船來日早行程。二爺等衆開言道：不過拜壽武昌行。許多家將何所去？左公道你不知聞，或者有事也用着，無非預備護身行。當晚收拾都停當，不日天明早起身。作別家們人一衆，二爺叔姪共行程。看他上船開了去，方纔與衆轉家門。單說左公來上路，半月程期到省城。合省官員文共武，盡皆出郭遠相迎。只因他是百僚首，誰敢今朝慢此人。當時進延賓館，衆官參拜廟堂。左公一來辭謝，宗文相見兩分賓。

左公道及拜壽來意，姚巡撫稱謝不已，作別回衙，忙送下程，十分豐盛，吩咐驛丞小心供奉。次日兄中秋佳

節，左公先使人送去壽禮，至十六日姚巡撫生辰。

合省官員都拜壽，大堂參賀姓姚人，送其壽禮如山集，衆官退去始封門。左公方始來到了，中軍傳報與宗文，慌忙迎出轅門外，連稱不敢迎躬身，接入大堂回禮罷。宗文連稱不停聲，多承厚禮來見賜，又蒙大駕自親臨，却叫小弟當不起，丞相年兄太屈尊。左公聽說微微笑，姚兄何出這般聲，我與你本同年友，莫將爵位論卑尊。些微薄禮真堪愧，拜壽來遲恕罪名。宗文但只躬身謝，相邀入進二堂門分賓坐定茶來到，茶罷收杯欲語論。忽然聽得屏門響，左公回首看分明。只見一人來走出，仙家打扮道玄門。身披鶴氅朱紅履，頭戴華陽一字巾。身林矮小剛四尺，口歪鼻斜眼如星。正思舉步朝外走，擡頭忽見左公身。悚然一詭忙轉步，宗文椅上便擡身。

止住那道人道：「此位是敝年兄左閣下，老師乃世外之人，何妨出來相見。」那人躬身答道：「大人在座，小道不便出來，且迴避了罷。」

說完忙就來關去，左公心下自思尋此人看去多邪氣，形容不似善良人。宗文這等來尊重，開言閉口把師稱。當時便問姚巡撫方才道者是何人？

宗文道：「此江南金劍仙，小弟敬他神術。」左公道：「原來如此，但小弟特到省中，非此一事，一者與兄祝賀生辰，二則聞得兄與魏忠賢建一生祠，取名隆仁二字，因此心下不明，故要請教年兄，解此二字之意，何謂隆仁？」宗文忽聽此一言，吃了一詭，不覺滿面通紅，呆了半晌，說道：「隆乃高大尊崇之意，仁便是個仁德之仁，兄豈不解？」左公道：「隆仁二字之意豈不知，但魏忠賢何人，你與他題這祠額？」宗文道：「廠臣功德巍巍，不在伊周之下，這祠額有甚不當？」

左公聽了連連笑，便對宗文說作聲。你道奸賊多功德，敢當祠額號隆仁。我且歷數他奸惡，你但無言側耳聽。他本市井之無賴，中年淨體入宮門。自從皇上登基後，逢迎上意得君心。圖謀東廠司禮監，且謀殺王安內老臣。

私通乳媪連一黨，復生人道亂宮庭；開演內操懷異志，皇子初生被震驚。裕妃有喜剛封號，矯旨宮中賜自經。昭陽方見流虹慶，下胎一藥墮前程。走馬上前多傲慢，殺害忠良無數人。奇刑酷法追賊款，矯行駕帖目無君。高攀龍自盡投池死，周順昌囊首進牢門。楊璉諫本方才上，登時矯詔就來擒。士囊壓首釘貫耳，慘害忠良御史臣。正人君子都害盡，殺了東林五百人。邊廷奏捷功歸己，蔭封獎賞濫邀恩。廟堂之上皆乳臭，生祠造得徧乾坤。雕龍鏤鳳傷民力，糜費錢糧當土塵。自從逆宦居東廠，總來雞犬不安寧。滔天萬惡奸刁賊，古今無此賊權臣。南山之竹書難盡，北海之波洗不清。提起奸黨拳透甲，道着權閹齒沒根。這般一個奸頑豎，有何功德稱隆仁。你這趨奉權門下，生祠建造武昌城。我與你本同年友，今以良言勸你身。苟有三分男子氣，即今發令便施行。立時毀了奸祠宇，還算衣冠隊裏人。若還不把奸祠毀，怕你筆管敲舌落罵名。當時說得姚巡撫，頓口無言難出聲。良久方纔重開口，生祠不獨武昌城。算來各省都建造，不是宗文獨創新。物成不毀從來說，如何道出這般聲。左公聽了心中怒，勃然變色起擡身。

『各省建祠，獨湖廣不容。』宗文道：『丞相若不容，只消請旨拆毀便了。』左公大怒道：『難道這座生祠，是奉旨建造的麼？且待我去拆了奸祠，再行請旨。』

說罷一聲回步走，不別宗文往外行。巡撫也不來相送，左公上馬疾忙行。四十名將跟隨後，滔滔擁定盡行程。一直不往他方去，竟投文廟學宮臨。驚動教諭來忙接，馬前參見掌朝人。左公便乃開言問：隆仁祠在那方存。學官指點那文廟右首的，就是隆仁祠了。左公道：『何物閹奴敢褻瀆先聖，我今立毀奸祠，不知你等意下以爲何如。』學官四顧無人，方近前低低說道：『這乃是姚溫兩位捐俸所造，軍民等無不恨之，丞相果能毀去，不獨暢人心，下尊先師也。』

左公聽了微微哂，那學官退去轉衙門。自與一班家將等，竟赴隆仁祠宇門。馬上擡頭來一看，鏤鳳雕龍造得

精。上橫二匾描金字，兩邊對句更奇新。

左邊是德被萬方齊孔孟，右邊是功高千古並伊周，盡是姚宗文親筆。左公下馬，與衆家將擠門而入。且說魏忠賢造立一處生祠，便打發兩個小太監任下，侍奉香火。他見多人入內，慌忙迎下殿來，厲聲說道：「這是千歲爺爺的宮殿，聖像在此，你們何等之人，敢這般放肆？竟往裏邊直闖，難道不怕砍頭？」原來那小太監不認得左公，對了他，摔頭晃胸，一頓吆喝。

左公聽了心大怒，便不開言與語論，便將小監只一推，跌去塵埃五尺臨。兩邊家將開言說：「你知此位是何人？乃是朝中左丞相，怎敢胡言亂出聲？」小監聽了方知道，諛得渾身汗直淋，不敢開言忙縮退。左公上殿細觀，只見雕樑畫棟，窮工巧，白石欄干曲折新。紫檀香案當中擺，地下磨磚鏡面平。碧玉爐中烟裊裊，黃金燭照焰瑩瑩。神厨上掛黃綾帳，權璫好像內中存。王者衣冠檀琢就，髮眉畢肖宛如生。兩邊幔帳垂綉帶，一行小字甚分明。

寫着不肖男姝宗文溫臯謨奉祀。

暨頑左右排儀仗，週圍樑上掛金燈。金灼碧煌光輝耀，不亞朝中寶殿門。左公看罷連冷笑：無恥奸奴賊佞臣。諂媚閹宦尊作父，衣冠掃地不堪論。回身喝叫諸家將，先破權監奸邪形。然後拆毀奸祠宇，即忙動手莫消停。一聲令下齊答應，擎衣撩袖上殿門。人人腰下刀抽出，個個霜鋒手內明。砍了紫檀香案桌，摔碎白玉黃金瓶。扭去龍鳳黃綾幔，拿出權監奸像形。王者衣冠都剝下，亂刀砍得碎紛紛。四十餘個齊動手，刀破斧砍那容情。金門朱格丟滿地，白石欄干段段分。斜砌方磚都起動，金階玉檻盡離塵。一班家將多豪興，聳身跳上屋中存。揭光上面琉璃瓦，畫棟雕樑四下分。拆毀隆仁冠一座，登時哄動武昌城。軍民百姓都來看，一片歡呼暢快聲。擁擠上前齊助力，拔磚起石喊連聲。推倒墻垣並屋宇，奸祠頃刻無影形。枉費撫按心一片，那消三個小時辰。登時拆得乾乾淨淨，快煞軍民一衆人。盡言好個左丞相，如此這般暢人心。一時說得香火盞，抱頭鼠竄進衙門。府縣各官知道了，

飛報溫姚兩個人。二奸一聽魂不在，連忙飛馬來臨。不敢近前來沖撞，遙遙觀瞧，驗假真。果然拆了個平地，此賊胡爲了不成。全然不怕魏千歲，這般放肆欺人。

且說左公見拆了奸祠，轉到學宮，吩咐木料、磚石，取入學宮，以備將來修理文廟。

言罷，領衆回馬去，齊赴襄王王府門。却值襄王朝覲去，世子忙迎入內廳。左公參畢，來賜坐，告知拆毀廟隆仁十分暢快。王世子、先生忠直是良臣，坐談留飯，方辭出，依舊回歸館驛庭。

且說溫姚兩個，見左公拆了奸祠，真個氣得目瞪口呆，束手無策。兩個回入衙門，商議道：『這是那裏說起？我兩個捐萬金，造這一所生祠，要討厥公歡喜，保守這一頂紗帽。誰知被他走來，三個時辰，拆成一塊平地。這口惡氣，叫我怎樣能出？』溫泉謨道：『如今只消連夜差人上京報知此事，請厥公處治他便了。』宗文搖頭道：『此賊不比別人，他這等敢作敢爲，分明要與厥公做個硬對，只怕千歲也沒奈何他。想昔年方鄭二公何等之人，也敵他不過，反遭他幾番挫滅，有氣難伸。此賊若說明裏害他，斷使不得，必須設個計謀，暗暗殺他方好。』泉謨道：『這樣說，却用何計害他？』

兩人商議，思良策，外邊來了姓金人，將身進了書房內，聽聽二人要害左維明。思來想去，無良策，怎生殺却那仇人？劍仙聽了微微笑，良久之間，叫大人要殺左賊，何難事，算來不用費清心。只消小道一口劍，飛去延賓館驛庭。任教多少左丞相，取他首級用籬盛。立時就可將仇報，不消一個小時辰。二人聽了俱猛省，拍手連將妙字稱。眼前現有神仙在，飛劍立殺這仇人。如何還要思別計，枉費躊躇多少心。便對劍仙連作謝，老師果若把功成。厥公知道了心大喜，定然提拔上青雲。這段功勞非小可，大家報答你深恩。劍仙但只言不敢效勞，犬馬分該應。當時議就多歡喜，傳叫書院掌銀燈。吩咐速備華筵席，三人歡飲共談論。酒過三巡，菜十碗，門樓早又是初更。

宗文道：『如今好行事了。』劍仙道：『且待二更時分，飛去不遲。』當時又飲了良久，已是月上東山，初更。

將盡劍仙起身走入內室中，就口中吐出一道白光，託在手中，化成一劍。思想今日之用，非比等閒，必須加意些方纔妥當。便取朱筆在劍柄上，寫了兩行小字，往窗外一丟，化作一道白光，昇空而去。

出來說與人兩個，專等飛回驗血腥。莫言妖道施詭術，館中再表左公身王府回來身坐定，口中不語自思尋。拆了隆仁祠一座，氣煞溫姚兩個人，怎不與我來爭競？寂然無語轉衙門。料然回去商其事，豈少陰謀來害人？我今豈可無防備？說與諸多家將身。你等莫把腰刀去，大家今夜要留心。守到五鼓方出去，下船即便轉襄城。衆人聽了都遵命。左公言罷起擡身，雙劍懸在腰下帶，須臾日暮點銀燈。早將晚膳來送上，衆人服侍用完成。收拾已畢回身轉，盡皆吃飯後邊行。左公獨自前邊坐，起身閑步下階心。一輪明月清如水，仰視瑤天夜氣清。凝眸無語觀星象，帝星慘淡不分明。算來國運應難久，再看權璫本命星。瑩瑩反覺多光亮，不覺長吁歎一聲。大明養士多隆重，救出忠良多數人。今遭此賊都殘害，三百餘年旺氣傾。誰知奸黨星光照，天叫逆氣亂乾坤。我總歸朝何所用，難將人力挽天心。從今終老林泉下，他日捐軀報國恩。左公正在思量起，忽見大邊武曲星。有一小星東角至，形如侵犯又還停。左公不覺心中訝，何處飛來一小星？犯吾本命多危急，定有飛災禍及身。止自思量回目過，只見白光一道亮如銀。灣灣嬈嬈長一尺，飛自東南角上臨。心思如此何物件，忽然一想大心驚。

『呀！且住，我聞劍仙之術，能將寶劍煉作一道白光，藏在腹中，可吞可吐，善於飛行殺人。今早在姚宗文衙中，見那妖道金劍仙滿面邪氣，必是劍客無疑。大抵這光，即是那厮弄的元虛，要來害我性命。』

此時手握腰間劍，把白光覷定不回睛。只見他漸奔館驛庭中，到灣灣嬈嬈到天心。覷定左公頭頂上，三轉三旋往下沉。刷的一聲斜刺下，煞當朝一品臣。側身一閃剛讓過，應手霜鋒往上迎。白光一道如人使，裹定多謀足智人。飛來射去光閃閃，不離左右前後心。左公劍法家傳授，使動雙花妙入神。滿身解數無破綻，把劍抵住不沾身。月光之下三口劍，一派叮嚕響亮聲。鬪了一個時辰後，白光漸漸慢騰騰。不似從前明亮色，漸低漸下暗昏。

昏。左公一劍揮將去，叮噹砍落在埃塵。方纔低首觀仔細，三尺龍泉劍下橫。上前拾起拿在手，收將雙股鞘中盛。把劍拿向燈前看，奪目寒光冷氣森。

却是絕好一口寶劍，反覆觀看，忽見那劍柄上有兩行朱字，寫道：用汝一朝力，煉到千日久。公署館驛中，疾取維明首。

左公見了微微笑，果然劍術害吾身。若非佩有防身器，穩穩身軀兩段分。

看官，你道何爲劍術？原來將一口寶劍，依古方法，煉成一道白氣，吞在腹中，能隨意飛去殺人。一得人血，分外光明，能去能返，也只趁着本人一般罡氣而行。不想左公與他鬥了半晌，氣漸冷了，復還本原，落在塵埃，仍爲一劍。

燈前正在來看玩，諸多家將盡來臨。左公便爲言其事，一班家將盡心驚，幸而老爺先防備，不然管教被他坑。當時左公將那劍柄上抹去十字，仿他字跡，改了兩句，把劍插入鞘中，且看他可還飛去。

此時不敢安身睡，衆人謹定坐廊門。言來語去閑談笑，二更鼓罷又三更。取來寶劍全不動，安安穩穩鞘中盛。看看候到交五更，更無動靜半毫分。

少時天色早又黎明，左公命一家將，把這劍去了柄，擲入巡撫衙中，就此下船，出城饋路。

家將奉命來擲劍，一行上馬出城門。不說左公回鄉去，且表宗文衙內情。三人聚坐書房內，專專只等劍回程。等到譙樓更二鼓，沉沉玉漏轉三更。白光不見飛來到，宗文便乃說緣因。寶劍飛去時已久，如何還不見回程。劍仙道這真奇事，殺人那用幾時辰。算來早又該回了，因何遲留在外停。泉諱聽說便笑道：想要殺盡他家多少人。劍仙心下多疑慮，倚着窗兒往外睜。看了天邊晴不轉，因何寶物不回程。難道維明有異術，收去青鋒劍一根。還是他身不在館，寶劍退到別處尋。因何一去多時久，此事蹊蹺好不明。看看等到天明亮，宗文便遣兩家人速到。

館驛亭中去，打聽左相若何能？家人奉命忙去，須臾回報主人聞：

驛丞說：『左丞相黎明時分，即動身而去。』正說之際，却見一個家人，拿着一口寶劍，走入書房道：『小的纔自後園解手，忽見草中有一口利劍，因此拾來與老爺觀看。』宗文接過，見那柄上有兩行朱字，寫道：用汝一朝力，煉到千日久，忙飛巡撫衙，疾取宗文首。姚公看罷，未及開言，金劍仙一見，心中大喜，原來昨夜不曾飛去，反落在後園，想必數年來不曾殺人，所以精神薄了。忙對寶劍呵了三口熱氣，化作一道光華，吞入腹中而去。

宗文一見重重怒，妖道連連罵幾聲。怎敢這般來弄鬼？思量要害我殘生。劍鋒柄上書名好，要來衙中殺宗文。惟恐破了來看見，忙將吞入腹中存。言罷說與臬謨道，劍中駐寫這般文。可知老左不曾殺妖道，生心反害人。他必與老左曾有舊，見我們商量害他身。所以故作虛言語，只言放劍殺他身。寬緩我們生惡計，却從劍上暗書名。囑他竟取宗文首，想因吾命不該傾。因此寶劍來落地，因此破出這椿情。方知妖道良心喪，不然此事怎分明？言罷一聲呼左右，速將刑具到書廳。拿下妖道來審問，劍仙聽語更驚心。忙道大人言差矣，小道蒙恩待不輕。只爲感恩來效力，如何反道有奸心。昨宵劍上書名姓，明明囑殺左維明。何曾敢寫尊名字，實然不解這椿情。正當分辯還未了，中軍傳話進衙門。外有府縣官來見，要請升堂理事情。

宗文便對臬謨道：『今以金劍仙付兄帶去，衙門嚴審，他若不招，便試家公新造的奇刑便了。』

溫臬謨起身稱曉，得作別宗文回署門。劍仙帶去收監禁，立時究問這椿情。不說衙門多事務，單言牢內姓金人。脚鐐手拷用囚禁，細思此事好難明。自從煉就神仙術，百發百中到如今。因何昨夜來運用，這般變化不隨心。難道左公有異術，破吾劍法改其文。左右思來全不解，又怕衙門提審情。要用奇刑來拷打，此時叫人怎理論。心頭亂跳耽驚恐，看看早又夜黃昏。

『不見有人來喚，今日定必不審了，我想此事如何是好？倘然一旦來提，就要非刑拷問，叫我如何當得？仔細思量，無法可解，不若下個毒手，就把這口劍，趁晚斷送了他二人，越牆而走罷了。』

劍仙打算多定當，專等二更要殺人。時間早又初更動，健兒獄卒進監門，就把罪犯開枷鎖，盡將上入匣床門。劍仙看見心慌了，即忙腰內取花銀，兩錠真紋拿在手，禁長哥哥叫幾聲，送你兩錠花銀子，望求莫上匣床門。須知我是真冤屈，不比他們死犯人。禁子得銀心大喜，慌忙接口說緣因。既是先生如此說，必行方便你當身。何必匣床來禁你？任你帶鎖坐牢門。說罷了時回身轉，劍仙方始得寬心。牢中坐到交三鼓，滿監人盡睡沉沉。梆鈴漸漸無聲息，此際妖人把法行。口中吐出傷人劍，白光一道亮如銀。用手託住低低說，與我巡撫衙門去一行。把宗文一劍揮兩段，疾來疾去莫遲停。望空說畢來放去，灣灣嬈嬈出牢門。劍仙坐定來等待，去無一刻小時辰。白光嬈嬈天窗進，劍仙見了心歡欣。忙把劍光來接住，聞一聞來有血腥。必然殺却宗文了，對着低低又囑云：還有一事來勞你，再與我巡按衙門去一行。把謨皋一劍刺殺了，殺訖登時回轉程。那劍聽言重又起，依然飛出禁牢門。早又一盞茶時候，白光嬈嬈轉回程。比前更覺光明亮，必然已殺姓溫人。

又對他說道：『寶貝，你可將我身上三條鎖鍊砍斷，以便脫身。』那白光聽得，飛近劍仙。

繞身三度叮嚀響，鎖鍊三條落在塵。劍仙立起吞了劍，抖抖衣衫望外行。輕輕摸出牢門外，飛身一縱上牆行。無人之處來跳下，脫身逃去慢談論。

且說姚宗文當晚正與羣姬夜飲，忽有一道白氣近身來，宗文大叫一聲，頭已落地。溫泉謨已經就寢，飛劍從窗而入，將他斬在床中。處處飛報各衙門知道，滿城官員一時齊集，正不知如何，談論紛紛。忽又見獄官來報說：金道人越獄而逃，衆官俱悟巡撫按之死，必是妖人毒手。當時布政司等一面題本奏聞，一面畫影圖形，捉拿妖道。兩個小太監見溫姚已死，只得連夜回京報魏監拆祠之事，俱按下不題。

單說左公人一衆，自從離了武昌城，舟行正到湘江內，天邊日色墜西沉，便叫就此來停泊，艚公奉命那消停，收篷索落將船歇，各皆買物上岸行。左相憑窗來看玩，湘江景色甚幽清，夕陽反照千層碧，艚公遮萬疊雲。正當看得徘徊處，岸上行來一個人，慌慌急急快快走，只往深林密處行。左公見了心思想，好生眼熟這行人。

仔細看去，此人好似金劍仙一般模樣，他在巡撫衙中如何得到此處了！

多是中吾反間計，宗文看劍起疑心。妖人料必行兇惡，自然飛劍又傷人。聽得他身來越獄，偏偏被我見分明。當時便對家將道：你們即速上岸行，把那行人來喚到，這般如此好言論。着他上前來見我，家將聞言即便行。兩入岸忙趕去，把劍仙抓住叫先生。我主在船來相請，妖道聞言吃一驚。開言便叫家將道：你主原來是甚人？

家將道：「家主左丞相在此泊船，他認得先生，道號金劍仙，所以着我們來請上船一會。」劍仙聽說，心中思想，原來就是左公停泊於此，我正不知飛劍的緣故，他來相請，料無惡意，且上船看他如何？

當時即便回身轉，與同家將上船門。引他來到中艙內，叩見當朝一品臣。左公便乃開言問：你身就是姓金人。向在巡撫衙門內，因何今日此間行？

劍仙見問，心中暗想，他恨溫姚兩個，我若說出，殺了二人，他必歡喜了。

想罷了時開口道：大人有事未知聞，只爲姚溫人兩個，尊奉貂璫魏監臣。丞相毀了他祠宇，兩人仇恨進衙門。務量比較來陷害，如何肯與一條心？他見小道心不肯，即將囚禁在衙門。要逼小道來飛劍，極情處治不容情。因此小道心中恨，轉將飛劍殺他們。溫姚兩個都斷送，事關重大不非輕。昨宵只得來越獄，思量向轉故鄉城。所以在此來經過，大人重問直言明。左公聽了微微哂，原來殺了二奸臣。

「他倆自取其死，與我無干。但昨夜我在館驛庭中，忽見一道白光飛來，我知是你劍術，即時收住觀看，那劍柄上有四行小字，如此這般，明明要害我性命，如何說不從他命？以此看來，飛劍是誰人放的？」劍仙聽說，

滿面通紅，只得又言道：『是小道被他兩個苦逼不過，只得吐出。姚宗文填寫名字，却與小道無干。原來大人也能取劍，這等看來，那裏後園之劍，想是擲遠的了？』左公笑道：『我已經取了，怎肯再還？只因我自幼煉成劍術，也有一劍藏在胸中。』

當時取了你的劍，即將揮在鞘中，盛却將自己飛劍出，亦寫宗文真姓名。飛入衙門將彼殺，誰知落在後園門？可知不見回身轉，原來未殺姓姚人。想因是我精神晦，劍光無力落埃塵。我正心下多不解，無從打聽這莊情。豈知恰恰來遇着，故喚前來問個明。方知是劍落於後，如今却在那方存。宗文可曾來拾取，劍仙聽了始知聞。

『我道那劍如何了字跡？原來丞相亦能此術，却是小道錯認了自家寶物，已將他吞入腹中藏了。』左公道：『物各有主，你的寶劍在我處，可將劍吐出來與你換正了罷。』

也是劍仙該倒運，竟把虛言信了真。一時冒失全不察，口中吐出白光明。化成一劍雙手捧，獻上當朝一品臣。左公接了妖人劍，按定純鈎喝一聲。把妖道拿下來，網住兩旁家將應齊聲。登時拿下金妖道，劍仙說得失三魂。腹中寶劍今取去，有法今朝無物行。罷了罷了真罷了，落其圈套命難存。左公當下抬頭起，劍指妖人說事因。你敢大膽行邪術，連殺封疆兩大人。尙思漏網來逃命，誰知天地不容情。却從此處來遇我，安能饒你命殘生。劍仙默默無言語，懊悔嫌遲恨自身。

左公命家將道：『將金劍仙抬到船頭上。』按定了身子，手起一劍，那顆頭即落在江心，一陣鮮紅，盡洒江水之內，船頭之上，更無半點血跡。然後那口寶劍，仍向他頭中插入，笑道：『還你寶劍，好生去罷。』

家將鬆手尸投水，齊言殺得果然精。乾乾淨淨無痕跡，左公當下轉艙門。思量他日尸浮起，地方官守不分明。便將此事書一紙，樹林黏帖示軍民。只言路遇金妖道，鬥敵身亡赴水濱。歇了一宵解纜去，且言此地衆軍民。過往之人，看了告示，飛報城中。官府喚了漁船，到來撈得尸首，檢驗果是金劍仙不錯。兇徒已死，無庸再議。

捕捉之事也就完了。

且言丞相回鄉轉月初方始抵家門。二爺公子俱來接，一衆家人盡遠迎。到家來到中堂上，夫妻相見問殷勤。三位小姐來見父，大娘母女到中廳。二夫人遣使來問候，各敘寒溫坐定身。左公備說多少事，拆毀奸祠妖術情。細細從頭談一遍，衆人聽了甚心驚。只說去拜宗文壽，誰知爲此武昌行。忙把奸祠來拆了，權璫勢焰振乾坤。既然告退歸林下，何須又去惹他身。拆了隆仁祠一座，權闖奸賊得知聞。必然大怒非小可，定惹非災禍及門。此事做得真無味，定然開禍太多文。可知吳郡周銓部，罵了奸祠尙殺身。况于今日將祠拆，權璫知了怎饒人。左公見衆言如此，不禁冷笑兩三聲。拆了貂璫祠一座，算甚飛天大事情。你等唬得如此樣，盡都埋怨我當身。豈不知我生平性，向來慣要惹奸臣。也曾惹過方從哲，也曾惹過鄭皇親。難道今朝魏奸賊，我偏不敢惹他身。爲因害了周銓部，故令人心更不平。罵了奸祠便如此，拆了奸祠待怎生。每恨奸賊人一個，害了忠良無數人。我也與他仇不多，他倒忘懷不在心。偏偏不見來害我，因而反去惹他身。逗他使個奸謀計，看我施爲與衆睜。以示天下忠義士，莫將性命送權臣。汝等不必多着急，但請寬懷放下心。保無什麼飛天禍，何懼權璫闖監門。衆人聽了俱默默，心中俱各鬼胎橫。

次日諸親友知得左公回鄉，都來拜望。桓王二塔，因兩位小姐將要分娩，都接回家。儀貞於九月初七日生下一子，德貞初十生下一女，大小平安，合門歡慶不題。

單表小監人二個，九月中旬趕到京，見其魏監來哭訴，拆毀生祠一段情。溫姚兩個妖人殺，不能復仇冤氣伸。忠賢聽了心大怒，原來老左又胡行。想彼在朝爲相時，幾次生心害我身。冤仇結得深似海，我每思量把氣伸。只恨他身多智術，恐防硬遇對頭人。所以隱忍而不報，今日你又損我身。

『既來得，我也不饒他，即今打發校尉拿他到京，嚴打拷，立斃獄中便了。』

思量正欲抬身起，忽然一想又還停。且住，此人不比諸腐儒，若還矯詔去拿人，渾身本事兼有胆，未必將他拿得成。即使到京亦不妙，必到朝中去面君。趕到東廠來問我，拿住區區了不成。此事斷然行不得，再思良策始相應。

「也罷，我聞得他自從告假回鄉，在襄陽城內張掛榜文，廣行好事，週濟合郡貧民。如今就這題目假傳一道旨意，只說他邀結民心，圖謀不軌，竟封一口劍，賜他自盡，而將那首級來見我，便了。」於是忠賢便着書記，寫了駕帖，封了寶劍，就差去周逮順昌兩名校尉，張能李幹去走一遭。

奸臣算計多停當，便傳校尉速登程。兩日併爲一日走，星夜奔馳那暫停。早已十月中旬內，到了襄陽古郡城。先報府縣官知道，合城文武遠相迎。接到大堂來問起，方知要殺左維明。衆官聽了俱吃說，如何聖旨這般行。左相有功而罪小，今朝賜死爲何因？想必拆了奸祠宇，惱了權璫魏賊臣。今若奸計來陷害，定然此詔假非真。奈何他口稱聖旨，只得相同共起身。捧了寶劍同駕帖，一齊來到左家門。門上問明飛報入，合家聽了甚心驚。是何聖旨前來到？左公心下早分明。定是貂璫傳假詔，故差校尉到襄城。只得起身來換服，安排香案在廳門。

此時儀德二貞生產彌月，夫人接轉在家，合門女婿聽得朝廷校尉來到，無不驚訝。大家都擁塞在大廳屏後觀看。

左公向闕來拜罷，襄陽知府上前行。捧過駕帖來宣讀，衆皆側耳聽分明。

知府讀道：「奉上諭，左維明告假歸鄉，朕聞其廣散財帛，外託濟貧民爲名，實陰招亡命。大抵邀結人心，圖謀不軌，本應扭解來京，付法司嚴訊。姑念係先朝舊臣，免其拿問，賜劍令其自裁。卽着襄陽府以首級呈朝，欽此。凜遵。」

一道駕帖來讀罷，謊壞全家大小人。人人頂上三魂出，個個渾身冷汗淋。只見校尉捧過皇封劍，拿來送上左

公身。速速自裁休遲誤，解首回京復聖君。左公接了龍泉劍，神色怡然更不驚。傳叫左右移香案，方始開案說事因。

對襄陽衆文武道：『我左維明歷事三朝，有功無罪。今居林下，雖週濟貧民，并非違條犯法。謀逆必有證據，方可指實，豈有聖明天子，捉影捕風，擅殺顧命大臣之禮？吾料今上雖爲奸臣蒙蔽，尙不至此。方今魏闡國賊，欺君玩主，矯殺忠良，毒流海內。我左氏祖父受國恩，果是皇上賜死，焉敢不遵？但不知道道駕帖，出於何人？兩位欽差，誰來校尉？必須說明了，方可自裁。』

衆官聽了一席話，俱各無言不則聲。張能李幹聞斯語，一齊作怒厲聲云：『煌煌聖旨，誰敢假親付龍泉駕帖行？如何閣下來逆旨，猜疑東廠妄言論？既不奉詔來自盡，圖謀不軌是真情。便將寶劍來還我，府縣諸官作證明。同到京都回旨去，衆官聽了這般聲。盡向左公來說道：雖然莫辨假和真，但既稱聖旨前來，難以今朝不奉行。丞相還須來忖度，保全貴族一家門。左公聽了微微笑，兩位欽差莫怒噴。襄陽文武休驚恐，聖旨何能不奉遵？但是維明實無能，既然賜令自裁行。豈敢惜命來逆旨，但有微忱達聖聽。』

且請襄陽文武回署，兩位欽差居寒舍，候我連夜寫表入朝，乞恩寬緩一月，料理家事停妥，然後自解京便了。衆官俱道：『丞相既有此意，便請速上本章，料想聖恩必然准納。』兩個校尉道：『聖旨着立賜自盡，誰敢遲挨？左閣下如今施爲，莫非這一月之中，就要起兵舉事？』左公道：『汝二人與我何仇？口口稱謀道逆，既是這等，即着游擊等點兵三千圍我宅門，莫容一人出進等一月之後，聖旨下來，然後將首級解京何如？』言罷取了皇封劍，懸挂腰間，玉帶橫張，李二人無可奈，廠公駕帖慣拿人，欽差一到俱就逮，到京盡喪命殘生。未見此人多奸詐，公然說道假非真。賜他自盡偏不肯，反加上本要寬恩。此情非出于聖旨，本上機謀敗到根。除非廠公來料理，莫教他本達朝廷再加一帖來行下，方能害殺此人身。當時衆人俱各來告退，欽差送入靜怡廳。

游擊教場傳軍令，點齊三千鐵騎兵，一聲炮響，軍齊到，團團圍了左家門。

左公便令人將欽差四個從人，關入後園居住，莫放他出來，然後回入內堂。此時舉家男女圍住左公，都問事出非常，怎生計較？左公道：『必因毀了奸祠，權璫啣恨，欲將此二人拿下密問，却未即見分曉。且待我修表一道，打發二名家將，騎了千里神駒，星夜上京，將本章速去通政司掛號，竟投御史左光斗私宅，請他轉達天庭。一得聖旨，真偽便能立辨。』致德道：『雖然如此，難道本章竟說乞恩寬緩不成？』左公道：『不便說破，我只寫個請安表章，去探一探聖意便了。』當時回入書房，忙忙修本，差了兩名少壯家將，點選兩匹千里名駒，付與盤纏，令其星夜上京，限一月回家復命。家將領了本章，出來說與軍台，驗明搜檢，方始放行。左公又使致德與永正兩個，早晚陪侍欽差，莫使他出外閒走。

一月之期回轉後，便知此事假和真，若還是真駕帖，須知生死數該應。吾家世代傳忠孝，豈敢胸中有異心？便將此劍來自殺，首級歸朝見聖君。若還不是真駕帖，自然有以答奸臣。終朝安坐書房內，靜候京中真假音。夜間悄悄窺天象，見光彩非常本命星。心中早已多明白，不把傍人來語半分。惶惶舉室耽驚恐，桓氏夫人愁十分。眉頭不解下眉結，忘餐廢寢夢魂驚。若還是真駕帖，先赴黃泉把命傾。二爺終日長吁氣，吾兄若是命難存。我也何用生人世，也吞一劍共歸陰。公子小姐人四個，愁眉相對淚紛紛。父親果有差池處，同赴黃泉一路行。申氏母女愁千萬，死了恩多義重人。我們何用還存活，盡許一命去歸陰。二夫人也耽驚恐，但願駕帖假非真。少夫人終日心志恹，倘倒長城怎處分。左書老僕惟哭泣，大爺若是命難存。我也相從泉下去，合家男婦許多人。倒有大半思從死，只為平日恩義深。你也嘆來我也哭，反叫難安左公身。愁殺無法無門處，再三安慰衆多人。誰能解得眉間縐，只望人回報好音。兩個欽差書室住，雖然供給甚豐盈。心中也甚耽驚恐，不知此事若何能。厥公料理方纔妥，倘敗機關了不成。此公反而非小可，安能性命轉回京。此時圍了丞相府，襄陽合郡盡知聞。許多親族渾驚

駭，要來探望進無門。幼賢母子朝天哭，桓氏二壻失三魂。合城百姓紛紛議，若還駕帖果然真？大家同到京中去，保留賢相擊鼓聞。可恨奸賊來矯詔，全然不怕半毫分。他今敢殺賢宰相，叫他試試我襄陽胡廣民。齊心殺到京師去，拿住權璫萬段分。豈比蘇州人五個，反將性命送奸臣。慢說合城人談論，單言破困左門。前門後戶俱封鎖，進來不能出不能。幸而諸物家中有，儘堪坐食不勞心。看看十月來過盡，又值隆冬寒色深。正當十一月十九，送本家人回轉程。軍士驗明來放入，合家正坐在中廳。一聞傳報心忐忑，只見他二人喜氣生。左公命喚家人入，兩人忙忙進中廳。只見他一天喜氣朝內走，笑逐顏開往內行。衆人方覺心稍放，兩個家將到廳門。叩見左相平身立，稟告京中一段情。

『小的門星夜躡路，十二日趕到京師，先投御史，將本請他入奏，聖心大悅，言限期已滿，應當復命回朝。就使左御史賚詔，並詔五位翰林，兼賜蟒袍玉帶。』

皇恩隆重多眷顧，可知前詔尙非真。左御史也道無此事，奸璫矯詔亂胡行。小的們先走兩三日，他身後也兼程。大抵不出三五日，詔書必定到襄城。家將說罷前後話，合家大小盡安心。幸而當先有主意，未將性命送奸臣。左公聽了微微笑，吩咐家中大小人。此情莫被欽差曉，詔書到了再區分。重賞家人兩個，令其歇息去安甯。看看過了五六日，欽差御史到襄城。合城文武俱來到，府衙相見大堂門。說起詔復當朝相，方知前詔假非真。當時即速忙傳令，撤轉三千鐵騎兵。族中親戚都知了，個個歡喜盡放心。桓王趙杜忙來到，親房近族也登門。一一相見俱問慰，安插香案接綸音。少停一衆官員到，詔書奉進大廳門。左都御史來開讀，各皆跪聽聖綸音。

奉上諭，左維于去秋告假回鄉，今已限滿。合應復命來朝，特賜蟒衣二件，玉帶一圍，星夜束裝，以副朕望。再勅翰林院修撰桓楚卿、左永正、杜順卿、廣吉士、王禮乾、趙夢魁及刑部侍郎左維政，來朝供職。欽此。一道綸音來宣畢，七人望闕謝皇恩。拜罷了時，香案撤，欽差相見坐分賓。左御史便開言道：閣下歸鄉一載零。

聖心每常思念，見公本到甚歡心。特差左某來賚詔，應當復命早回京。左公聽了開言說：「多感皇恩，眷顧深微。臣理合躬身報，奈何已作病中人。精神血氣俱耗竭，心病惶惶日不寧。難與皇家來出力，只堪臥病在家門。吾當具本來恭謁，欽差帶了見明君。光斗衆官聞此語，俱各躬身說事因。皇恩深重難辭却，閣下尊庚無六旬。况朝中奸臣來當道，四海蒼生受害深。公如託病而不起，誰理陰陽治萬民。左公見說重又道：「若說權璫魏賊臣，吾非不欲來除去，爭奈君皇寵愛深。也曾累累來苦諫，幾次三番白用心。不能去此權奸賊，有愧身為顧命臣。然而也是天之數，誰將人力挽天心。諸君不必重相勸，自當進本奏明君。衆官看見言難入，當時又問二爺身。」

『丞相既不肯出，小司寇尙在壯年，自當復命了。』致德躬身道：「小弟近來亦多疾病，且朝廷閣官專權，順生逆死，此等時勢，其實不願爲官。」

無能爲國來除害，袖手旁觀作甚臣。食君之祿亦可恥，安能復命再歸京。當聯名拜本來謝聖，乞恩終老在林泉。斗聽了便笑道：「二公俱不赴朝門，五位翰林如何說。可能應詔復歸京，本來是二月奉闈內。房考諸官要用，人左公等便開言道：「正堪出仕來起用，皇家効力報君恩。自當復命歸朝去，言罷之時又問云：「

『御史在朝，可知前月皇上差兩名校尉，喚做張能李幹，賚一道聖帖併寶劍到來，要賜我自盡，取首級入朝呈遞，這道旨意麼？』光斗道：「那有此事？皇上若有賜死之意，則今日也不來詔用了。且校尉之中，並不聞有個張能李幹，這想必是魏忠賢的聖帖，吏廠的校尉了。」左公笑道：「兩位欽差現居寒舍，已經一月了。只因吾欲乞恩寬緩一月，料理家事，故耽擱至今，尙未復旨。如今且喚他出來，回了魏忠賢的旨意去便了。」言罷之時呼左右，請出欽差兩大人。左公一見欽差到，便乃開言說事因：「你等日前所奉詔，奉誰旨意到襄城。二人見問如此語，昂然而答說高聲：我自奉的君皇旨，閣下如何不曉聞？」

左公笑道：「既是皇上有旨，賜我自盡，如何又差左脚史到來相詔入朝？御筆親題的聖書駕帖現在，這一

位方是真正的欽差，既有了真的，自然要現出假的了。汝二人機關已露，尚不自招，難道還要假冒欽差，取我的首級去麼？」

二人聽了心大怒，俱各高聲說事因：欽差豈可來假冒？煌煌天詔聖綸音，怎生問個誰人旨？幾多天子坐朝廷。公家本是謀叛逆，自然今日目無君。既然聖旨全是假，還我龍泉轉帝京。衆官聽了俱冷笑，他今猶作這般形。左公喝令諸家將，拿下二人來夾起。不動刑來怎說明？家將應聲忙取到，扯了欽差兩個人。脚下烏靴都扯下，套其夾棍就收繩。二人對頭一夾棍，登時昏倒在埃塵。更噴冷水重甦醒，痛得三魂失二魂。連聲叫道休夾了，且容我等直言明。左公方令鬆刑具，押上欽差跪在塵。此詔實非天子下，廠公矯詔自書成。只因拆毀生祠事，因而大怒發雷霆。所以要害公一命，特差我們到襄城。那知丞相非比別，見其詔旨起疑心。寬緩到今權謀敗，皇恩來詔見虛真。自是我等多晦氣，前番矯詔到蘇城。被人打折雙臂膊，今朝又夾斷腿中筋。所招都是真情話，望求丞相早開恩。奉命差遣不由己，並非我等亂胡行。左公聽了一席話，當時離座起抬身。我想你等人兩個，慣做欽差去拿人。前番奉了君王命，雷厲風行到我們。幸吾預識奸謀計，緩到如今一月春。

『料他在北已懸望極了，這道旨意，該復他纔是。但廠公叫你等取了首級回去呈驗，如今既要復旨，必須得個人頭，與他方好。但細想襄陽城內，並無可殺之人，只有你二人假冒欽差，僞傳篤帖，却是個遇赦不赦的死罪。如今就以封來之劍，梟汝二人之首，去報他之旨，赴朝呈驗便了。』衆官員及諸親友俱哄然大笑道：『此法大妙！』

二人聽了心中訝，一齊頓首地埃塵。盡言丞相言差矣！既然旨意假非真，何須還要人首級？斷然不可這般行。左公聽了微微笑，廠公懸望到如今。既然封劍來到此，豈可無頭去驗明？言罷掣出腰間劍，付與廳前家將門。拿下張能併李幹，一齊簇擁到塔心。一聲吆喝鋼刀起，兩個人頭手中擎。

左公令人將尸骸扛去埋葬，打掃塔庭，將首級用石灰醃了，盛在木匣之中，吩咐備酒，款待欽差。華筵盛席忙擺出，個個歡然盡快心。清茶一道俱辭別，殷勤相送出城門。

第五十二回

魏闢設計害忠良

左公定策誅奸黨

且表左公回來寫一諭帖，着人放在木匣之中，吩咐如此這般，交付他去。家人將木匣釘了，來到後邊，喚出四個從人道：「這木匣中是我老爺首級在內，兩個校尉昨晚得了魏千歲諭帖，道有要緊事，連夜起身去了。着把這木匣交你四人，隨後趕上同行，不可遲誤。」四個從人向來住在後園，左府家人終日送茶送飯，不放手出外，因此外邊之事，影也不知。見左家人把木匣交他，這般言語，全不知些頭緒，只得打拴包裹，加備馬匹，帶了木匣起身。

慢表從人回去了，詞中單說左家門。子壻三人都入內，中堂議論這樁情。大家不願朝中去，不如辭旨遊林泉。左公便乃開言說：「且行復命入朝門。堂堂丈夫男子漢，豈怕權璫奸宦臣？放心前去休憂慮，萬般還有我當心。雖然身坐襄陽地，心到都京佑你們。五人良久齊聲說：「止可單身到帝京，算來家眷休帶去，留在家中侍二親。做得一年併二載，告其終養便回程。」左公聽說言深是，最為高見不差分。當時議定無他說，留其夜膳始回程。

左公等回入書房，寫就表章，稱疾不起。兩位小姐俱告別回家，打點丈夫出門之事，擇本月二十六日，五翰林一同起身。

曉行夜住，休題表，再說京師魏賊臣。自從校尉差去了，早又看上兩月春。算來已往襄陽去，料已百般命歸陰。記得他在朝中日，兩次三番害我身。一般今日遭我手，賜你龍泉了此生。使盡威風今日倒，可笑當今天啓君。聞知日前來下詔，前往襄陽召此人。昏君好像來做夢，人間那有左維明。奸臣正在心思想，忽見衆人報事因。寶詔

之人回來了，忠賢一聽喜歡心，忙叫快快來喚入，四人聞命到廳門，手捧木匣朝內走，權璫遠遠已觀明，不禁拍手哈哈大笑，望其木匣叫連聲。早知丞相來到了，我該遠遠出城迎，你乃蓋世英雄漢，不想身躲匣中存。如何這等成何樣？令人不曉相公身。一面說來一面笑，四人走上叩埃塵。

忠賢問道：「你四個回來了，張、李、幹如何不見？」四人聽說，大驚道：「左家人如此如此說來，小的只道久已回京，難道他兩個還不會到麼？」忠賢大驚道：「這就奇了！我何曾有旨喚他？你且說到襄陽如何開讀，可曾見左維明奉詔自刎麼？」從人遂把到襄陽之事，細述了一遍。

忠賢聽了一席話，心中驚訝叫奇文，他竟不肯來自殺，反加上本乞寬恩。此事豈可聞于上？君皇那曉半毫分？這等說來不得了，必定密摺進宮門，可知有旨將他召，好個刁心奸惡人。

「既是這說如何等木匣之中，又是左維明的首級只該一個，如此有兩個人頭，還蓋著一個帖子？」把木匣打開一看，大驚道：「左維明的首級只該一個，如此有兩個人頭，還蓋著一個帖子？」

從人兩個來攜起，忠賢親自看分明。石灰醃了全不壞，認得張能李幹身。快把帖子拿來看，連真帶草一篇文。那字是有茶鍾大，轉呼書記讀其文。上寫字諭權奸賊，爾本無知市井民。中歲淨身來入侍，謀告東廠得受恩。欺君誑上爲不法，殺害忠良多少人。說起奸賊彌天罪，揮髮猶然數不清。汝害別人還罷了，如何來害我當身？汝遣私人充校尉，果然矯詔到襄城。我豈中汝奸謀計，立時拿下汝私人。即將逆賊封來劍，代汝抵罪名。斬了張能併李幹，擲還首級示奸臣。閣奸看來當自諒，若還不服再胡行。吾當傳檄天下曉，糾合忠良起義兵。拿住權璫分萬段，漢朝袁術一般行。奸賊見諭宜俛首，凜遵吾教謹存心。後書天啓連國號，年月日時丞相行。書記朗朗來讀罷，奸臣一一盡聽明。挺身上交椅上，氣得呆呆如失魂。良久忽然飛跳起，大叫一聲氣煞人。面前案桌推翻，倒諭單扯得碎紛紛。高聲大罵奸逆賊，如此欺人了不成。竟敢這般來放肆，必須立刻奏當今。忽然一想停脚步，

默默無言立定身。此情是我來矯詔，我奏君王怎說明？仔細思量行不得，怎樣方能把氣伸？沉吟良久長吁氣，如何遇著這般人？罷了真罷了！只好將來耐在心。打算一回難以動，喝令從人護衛們。

還怕左維明入朝，要啟奏前事，終日坐立不安。過了數日，左御史及五位翰林等復命來朝，進上左公奏本。天子看了，心中不悅。魏忠賢聞得左公不起，心中大喜，恐天子又要下詔忙諫道：『此人入朝，要挾制天子，諸事不能趁意。况又有病，也不能爲國效力呢。』天子遂將這五個翰林，都陞授了奉坊等職。五人謝恩出朝，著人尋取私宅，恰好先時徐大戶那所房子，只因鬼祟作鬧，仍沒人敢住，尙在空著。一個花園劃了出去，以便遊人玩耍，取些小利。因此五人各出銀兩，仍典那屋而居。

宛如兄弟同炊爨，意合情投五個人。早又殘年來過了，時當天啟四年春，各辦會場多少事，房考諸官點五人。時當千歲廿二日，五人日暮出朝門，同行正欲回私宅，忽聽得一派笙歌仙樂鳴。朝外衆官齊止步，各皆避路兩邊分。都說奉聖夫人回私宅，喊道休得胡亂行。五人只得勒住馬，一傍立定看他們。但見紗燈數百光燦爛，綉服宮娥俊馬乘。容氏高坐鸞鳳輦，滿身珠玉貌如神。三班鼓樂齊聲奏，家人遞接到街心。男一班來女一起，車前跪拜如參君。齊呼千歲千歲，迤邐隨行進府門。五人不覺長吁嘆，何許之人如此行。朝臣竟要來避道，乳媪全如母后尊。嘆息一番回馬走，便問長班一衆人。客氏家中三個女，可曾出嫁有夫君？選了甚樣乘龍婿？長班回語說分明。

『他三女先時原會着實選擇，因在先關了三位老爺之事，左丞相殺了他的兒子，那奉聖夫人生氣，後來就不選了。聞得說，去年正月內招了三個山西大漢，入贅家中，近來兒子都生了。』說笑一回回私第，用了晚膳各安身。慢言五個京中事，襄陽且說左公身。雖然子婿朝中去，一心只慮魏奸臣。與我冤仇深似海，見吾子婿在朝門。奸黨豈少陰謀事，未必能饒五個人。我雖坐在襄陽地，須當照會始相應。

因此正月內，密差兩名家將，喚邵秀程芳，付與千里馬二匹，吩咐他星夜趕到京師，就近公子們寓所，尋個幽僻處住下，終日留心打聽他們與何等之人來往，怎生辦事，起居動作，稍有可疑，即寫稟飛報。兩個家人奉命，星夜到京，會著自己家人，說知其故，只瞞公子五人。二月間一稟到家，說公子們都點了房考諸官，有黃立極許顯仁兩個到來，要打合公子們做買通關節之事，五位公子俱各不從。左公看了，細想許黃二個，都是奸宦一黨之人，必是他使來，要誘五人入套，幸而諸子不從，也還無事。

因此回諭家將等，愈加打聽，要留心。不說左公來防備，單表春闈多少情。三千舉子來會考，詞中只說傳中人。二黃一日回鄉井，苦志攻書日用心。去秋秋闈俱中舉，今春會試盡來京。三場文字俱得意，並于虎榜得標名。

恰好中在永正房中，二黃來謝，要以師生相見。

永正忙止稱不必，舊交切勿論師生。又見乾禮人一個，郎舅相逢更覺親。願卿公子亦郎舅，各人問姊可安身。二黃回說二姊好，各懷六甲未曾生。願卿回說黃小姐，已生一女甚安寧。山遙水遠阻隔，未知何日再相親。五人留二黃同居，殿試後兩黃俱用爲部屬，候缺補官，因此二黃回家祭祖，五翰林設筵餞別而去。場事之後，五人俱授經筵侍讀學士，在朝供職，家中音信，日月來往。

慢題學士人五個，設中再說魏奸臣。啣恨左公人一個，想起之時氣不平。欲待施謀來陷害，怕他傳檄動刀兵。老左冤仇也罷了，眼前還有一樁情。他的子婿人五個，盡爲學士佐朝廷。自從復官歸朝後，徧拜官員多少人。獨有我處他不到，公然不理半毫分。思量尋事將他害，無奈全無事可尋。因而終日躊躇想，悶悶昏昏病上身。

正當六月炎天，奸賊心煩，不起視事，驚動家氏及魏鵬等，蔭姪二十四人，還有崔呈秀、程廣徵、許仁顯、黃立極等一班奸黨，到牀前問疾。

患賢見問長吁嘆，只爲仇家左姓人。三番五次尋我事，不留餘地太欺人。難除此賊猶輕可，還有經筵五個人。

都是賊兒并賊婿，一同供職在朝門。眼中也是全無我，已到京師半載春。東廠衙門偏不到，禮物全然無一星。因是越想心越氣，氣來不覺病纏身。

「幾個賊子，又兢兢業業，毫無差錯。前日使許黃二公，打合禮科場作弊，他又抵死不從。欲待冤屈他些罪過，擊個真賊，又恐他老子知道，趕到京師，非同小可，只得做暗計害他。」

因而鬱鬱心不快，至令疾病不安寧。除非害了人五個，我心稍得氣和平。

黃立極道：「暗計卻也不難，這五個後生，都在少年，又未帶家眷，只消使一個美人計去害他，再無不中。」客氏道：「未必能够，當先我的三個少女在花園中，看中選婿，把他們哄進，來在樓上，而且兩夜困於女陣之中，他也不曾動念罷了！這美人計如何害得倒？」魏鵬道：「今非昔比，前者他們當日都有妻子在京，正在新婚的時候，二來三個妹子容貌平常，所以他不動念。如今若尋得一個佳人，去引誘他，包管立時中計，只是沒有上等美人，倒是椿難事呢。」崔呈秀道：「我家有兩個小妾，喚巫娥月妹，原是兩個妓女。我因見他美貌，故不惜千金，買來爲妾，不是小官自誇，他兩個不但貌比王嬙，而且才如謝女，談諧談笑，無一不能，絲竹管絃，件件都會。若叫他等來朝，引誘五人，包管就落圈套。」忠賢笑道：「只是崔侍郎的小夫人，却怎好褻瀆？」呈秀道：「怎說？只千歲要用時，小官就出妻子，亦所不辭，何況于兩個小妾？如今立刻喚來便了。」

忠賢聽了心歡喜，忙使家人去接迎。不多一刻來到了，牀前叩見魏奸臣。衆人俱各來觀看，果是無雙二美人。飄飄風緞如仙子，令人一見就消魂。盡皆稱贊真個好，走遍天涯沒處尋。

美人倒有了，只是如何計較。忠賢道：「待我來使個計策，他們住宅側首，有個花園，與他內中止一牆之隔。如今著這兩個美人，扮做妓女，去在園中，使我這頂小的，仁義禮智信排行五個姪兒，扮做書生模樣，日日到園中去，與這美人吹彈歌唱，飲酒作樂。若引動他們來看，五個姪兒便與他爲朋友，誘他入套，却埋伏多人，哄

然而起，說是崔侍郎的小夫人，何處棍徒，敢來行姦賣俏？登時拿下，押到刑部牢中，著潘倫結果了五條性命。皇上查問起來，是他自己姦人妻妾，被人處治死了。只當他是無籍棍徒，誰識他是翰林學士？就是老左知了，怪他子婿等不肖，與我無干。」

你道此計妙不妙？衆人聽了贊齊聲。果然自個奇妙計，如此神謀沒處尋。議論一回都告別，呈秀回家不暫停。打發巫娥並月妹，帶領丫環四個人，兩個家人隨了去，賃他園內去安身。臨機應變須巧計，若還害死五人身。千歲必然來重賞，我的官兒也陞幾層。慢言奸黨施謀計，單說經筵五個人。同居一宅如手足，意合情投勝啼親。雖然朋友情義好，奈何盡少枕邊人。半年夫婦分離別，人人心內憶佳人。日間朋友言談笑，晚歸紙帳嘆淒清。別人還覺消耐得，禮乾更覺不安寧。

禮乾每從二廳側，銜花牆洞內，張望些游春婦女消遣。

此時七月初旬內，午間無事到來臨。又到牆邊來探望，正對吟風嘯月亭。望他園內靜悄悄，半個游人不見影。心中暗道何緣故，今日園內少游人。想必關却園門了，正自猜疑暗忖論。忽聞花下環珮響，急急回頭觀看明。只見陰深綠樹枝搖動，笑語盈盈走出人。飄然一對神仙女，舞袖宮衣翠帶新。年紀約來十六七，落雁沉魚貌十分。手中各展湘妃扇，笑掩櫻桃一點脣。仰面看那花亭上，口吐妓音聽得清。

念道：『吟風嘯月之亭，好個名色，我等何不上去玩耍一回？』

美人言罷移蓮步，轉出垂髻四個人。相隨同把亭來上，一對無雙玉美人。看呆一個王公子，渺渺三魂不在身。看了婦女多不少，自春至夏到如今。誰家有此神仙眷，看他不像在閨門。只見美人含笑閒觀看，一個回頭把妹稱。今日閒暇無客至，既在吟風嘯月時。

『何不唱一套曲兒消遣？』那一個笑道：『姐姐唱曲，我將紫玉簫來和你。』侍兒見說，忙下亭子，取簫管。

到來，一個吹簫，一個唱曲。聽他唱了一套月下佳期，方一笑而起，下了花亭，飄飄拂拂，都往柳陰中去了。禮乾立在牆兒下，站得腿酸腰也疼。耳內不聞環珮響，方纔慢慢轉回家。走入慎思堂內去，四人都在內中存。一見禮乾齊立起，笑問王兄那裏行，想必又到園牆內，看望游春婦女們？

用九笑道：『這是做慣的規矩，何消說得？但是小弟今日却看見了一對月闌姮娥，瑤台仙子，叫我如何是好？』四人聽得，一齊笑道：『兄終日去看婦女，不想今日竟看見了仙姬。』禮乾遂把美人情態，備細說了一遍。四人道：『這等說來，想是平康妓女，豈有良家婦女，這般舉動。』

禮乾聽說言正是，看來不像是良人，想來是個青樓妓，他今還在那園門。大家都去來細看，四人一笑起抬身。來到牆邊望了一回，不見動靜，想是美人去了。過了一日，次早五人公事已畢，俱各回家。禮乾又到牆邊窺望，恰好昨日的兩位美人，都坐在花亭之上，亭上鋪設桌椅，好似擺酒一般。王公子大喜，忙來約會了四人，都到牆邊窺看。

各贊佳人生得好，果然無雙美麗人。香肩並倚閒談笑，亭下傳呼喝一聲。道五位公子俱來到，美人一聽盡擡身。立於亭上含笑接，五人舉目着分明。只見五個少年朝上走，飄巾豔服俊書生。挽手美人多親密，同上花亭坐定身。

美人道：『昨日公子們遣尊价來說，要下顧蓬茅，故賤妾等掃徑烹茶，茶候久矣。如何大駕直到此刻方來？』五人笑道：『本擬早來，只因候一朋友，故此耽擱，竟失信於二位芳卿，幸勿介意。』

五人聽得言如此，的是平康里內人，只見他談笑一回俱坐定，侍兒奉酒進花亭。美人各把金杯舉，殷勤奉上年人。酒過三巡菜五味，取將樂器席前呈。四個侍女來吹合，二個佳人展妙音。

唱了一個時曲五個大贊不絕。一個少年道：『我每聞得美人精於吟咏，今日要請教一詩。』二人笑道：『

雕蟲小技，怎好便獻醜？」

五人笑道：「休謙遜，要看妙筆賞佳文。侍兒進上文房寶，美人執筆細吟哦。半晌之間詩已就，將來獻上少年人。五個接詩來共看，高聲朗朗誦其文。」

詠荷花

好趁春時著意栽，亭亭出水映紅腮。綠萍魚躍不知迴。曉風吹，一半兒含香，一半兒閒。右調憶玉孫

詠秋月

滿目新秋雨乍晴，梧桐葉落夜風輕。一枝斜影小窗橫。月窺人，一半兒雲遮，一半兒明。前調

五人看畢，齊聲贊道：「如今時下盛作這一半兒詞，不意美人亦能詠此。」

真是掌書仙子臨凡世，勝過當年劉彩春。佳人謙遜真獻醜，起身又復進金樽。隔牆五個人聽得，嘖嘖連聲贊嘆頻。

真個貌如仙子，才似班姬，不意風塵中有這般人物。此時七人在亭上，雖則飲酒作樂，却隱隱見牆洞內有人窺望，耳邊又聞得贊嘆之聲。情知是五位翰林在內，他却只當不知，愈加與兩位美人百般戲謔，直飲到黃昏時分。

方纔散席抬身起，勾挽香肩二美人。口稱良夜休辜負，海棠軒內去安身。丫環忙把紗燈點，下了花亭慢慢行。綠陰深處穿行走，牆邊五個始回身。大贊來到書房內，盡贊佳人貌出羣。新詞做得令人愛，談笑謔更有情。快叫家人前去探，何處平康在此停？

禮乾忙使家人快去打聽，若是妓女，即忙回報，我們也就要去走一遭。家人們奉命前去，訪問一回，轉來復命，說：「隔牆園中是兩個妓女，自浙江來僑寓在此，方得三日。他那有別人做主，都是自接客人，身價不貴，都

要王孫公子，自來求他。」五人道：「原來自浙江到的，我道從來不見有此名妓，但可會曉得那五個少年，是何等人物？」家人道：「也曾問來，說是魏忠賢的頂小五個姪兒，包定他二個，不許招接別人，每月送他三百銀子。因此除了他，再無別人來往。」五人聽說是魏忠賢的姪兒，包定妓女。

登時心下如冰冷，一團高興化爲塵。

自此桓杜左三人，也就丟開，不去看他了。惟有王趙二個，不肯死心，終日無事，便到牆邊望那美人，許多情態，萬種風流，只恨不能過牆，但自垂涎而已。

看看早又不數日，此時七月十三辰。王趙公子回私第，又來窺望立牆門。正見二個如花女，同坐吟風嘯月亭。見他眼兒望著花牆內，睜睜看了半時辰。

喚過一個丫環，附耳低言，與他說了幾句。那侍兒便下亭來，隔牆問道：「你們是甚人？立在此間，窺探我家姐姐。」二個見說，吃了一驚，夢魁把禮乾一扯道：「被他知道了，如今怎樣回答？」禮乾道：「待我回答他。」遂高聲應道：「我們都是經筵侍讀學士，住在這邊。一向這所花園，原是通連的，不想今年你那邊把門隔斷，我們不得過來。因愛這園中風景，所以只得在牆洞中窺望一回。」

那丫環聽了微微笑，轉身去復稟佳人。少時又復來亭下，走近牆邊說事。因我家姐姐道，原來學士老爺居隔壁，向來竟未得知聞，只得叫人來窺探，十分得罪老爺們。既然愛看園中景，此門原舊可通行。就待小婢來開了，歡迎老爺這邊行。

夢魁見說，便道：「多承美意，只是聞得那邊有五位魏公子往來，恐防不便。」丫環道：「魏公子朋友人家去了，只怕今晚未必到來。」禮乾對夢魁說道：「既請我們過去，竟去便了，管什麼魏公子來與不來？」便對丫環道：「既是這等，你就開了門罷。」

丫環忙把拴來去，開了花園內角門。學士即忙朝內走，美人忙便下花亭。輕移蓮步飄然到，含笑相迎說事因。妾等到此纔半月，那知學士私衙在比鄰。反蒙學士垂青目，妾們知道始來迎。且請學士亭中坐，二人見說便言云。久知園內名花艷，渴思一見賞先知。知有花主將同伴，有此心來未敢行。一面說得同移步，上得花亭分主賓。美人喚婢將茶至，禮乾接盞問芳卿。青春十幾何尊處，可是京師本地人？

美人答道：「學士不知，妾等原是杭州人氏，只因自幼爲奸人所賣，落在風塵。後來長成，多蒙王孫公子青盼，頗有賤名。不想今年義母死了，那些光棍，都來欺凌妾等，因此沒奈何，只得來京師地面。妾喚巫娥，今年十九，妹名月仙，方交十八。雖說爲魏公子所占，他們都是豪傑之士，若遇了學士們，只怕說得投機，未必相妬，以後只顧過來玩耍便了。」

二人聽說心歡喜，二位芳卿綽有情。我等慕卿時已久，朝朝賞鑑盡知明。真個容如西子重生世，才若班姬又出塵。閒暇還要來請教，嘗鑑佳章字字金。美人聽說齊笑道：塗鴉小技豈成文？不想學士都聽得，想必都教笑破唇。二人笑說休謙遜，古今名妓不如卿。言來語去茶飲過，忽見丫環報一聲。五位公子來到了，王趙聞言吃一驚。起身急欲來迴避，五人早已上亭門。一見二人齊拱手，回問青樓是甚人？

二妓答言：「就是隔壁住的五位翰林學士，因愛園亭風景，故此走過一遭。」五人聽說，慌忙道：「原來是學士尊足，小弟們仰之久矣！快請入內奉茶。」兩個只得躬身道：「茶已領過，還有小事未完，可容別去，改日再來奉候罷。」五人攔住，決不放行，兩個立定，苦苦告辭。魏仁不覺焦躁起來，大聲說道：「二位學士，你莫非道我們是閹宦的姪兒，所以鄙薄，不肯與我們相與麼？」夢魁等笑道：「怎好鄙薄，其實我等雖在京師，俱却不會趨入廠公門下，所以不便與公子等相交。」魏公子聽了哈哈大笑道：「你不在廠公門下，難道我們又在廠公門下麼？」

美人見說微微笑。二位學士不知聞。雖說公子人五個，與千歲稱爲骨肉親。忠佞從來如水火，那知其中就裏情。五位公子說明了，自然學士就安身。魏信聽說言正是，二公暫住且稍停。王趙只好重歸座，魏仁當下把言論。便道：「二位學士，你不知我等雖是魏忠賢的兒子，卻與那奸黨甚不投合。他去年冒濫軍功，蔭了十四個指揮，我等亦在其內。只因見他欺君誣上，殺害忠良，所以苦勸切諫，不想他竟惱了，說我們不與他道合志同，就將指揮奪去，把與別個姪兒，剔出我等，不認爲親。」

因此結下冤仇，恨提起奸黨切齒恨。常思手刃奸逆賊，恨無力量殺難行。又見他如此來作惡，豈得將來保子孫。有朝一日時運到，不遺唾顏不留根。所以我等也罷了，全身遠避由相應。寄情花酒爲高士，坐看奸臣敗倒根。想他去年來矯詔，打發張能李幹到。賜他一口龍泉劍，要思殺害左公身。反被他斬首來梟示，實令他心腸十分驚。

「他害了多少忠良，惟有左公是個漢子，我等每每歎羨，恨不瞻仰尊容。今聞得五位學士，都是左公子壻，雖在京師供職，又不趨附權門，真令人忻仰。久思一會，不敢造次登門。幸學士們屈駕過園，恰好遇著，正可抵掌談心。如何反把小弟們當做奸黨，推而遠之，豈不令小弟們不平極了！」

二人聽了一席話，不勝嗟嘆。始言云：「原來五位尊兄長，不附權門是正人。反是弟們多得罪，休怪唐突莫存心。當時五人忙喚茶來獻，言來語去共談論。不覺漸漸投機了，坐到天邊日已沉。二人方起身告別，大家相送下門亭。五個賊子躬身道：「園門與府可通行。弟們胡日來奉候，一番送到始回身。」

兩個回到書房，只見左桓杜三個自外來，便問二位去看美人，怎看得這般長久。我等因幾個朋友在外，不得脫身。兄等在外邊看了多少清歌妙舞，兩個遂把美人遣使請他過園，遇見五人之事，備細說了一遍。永正心中不悅道：「知他是真是假？兄等這般孟浪，萬一惹起是非，我等豈是好臣敵手？且被家中大小知道，只

說是色迷心，相與了奸臣子姪。『禮乾笑道：『兄也太覺小心。自古道：『一樹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愚有賢。』他五個雖是奸臣子姪，却另有一個心腸，倒有些忠肝義胆。他說明日來會我們，兄等與他談說起來就知道了。』

三人聽了無言語，當晚無詞不必論。用其晚膳來安息，一宵已過。又天明，五人入朝公事畢，剛剛回轉到廳門。見裏邊忽走出人五個，二廳之上到來臨。一見翰林齊拱手，五個學士也躬身。知是隔壁奸宦姪與他只得坐分賓。兩邊俱各通名姓，書童便上獻香茗。五個賊子裝豪傑，高談闊論快人心。提起權璫專政事，盡皆切齒咬牙根。握拳頓足情激烈，恨不得立把奸臣萬段分。永正等不覺都相信，果是忠肝義胆人。

論一番時事，又談一會古今。五個賊子對答如流，說得十分投合，只恨相見之晚，都情願交結起來。永正遂吩咐家人備酒款待，席間又說起園內美人的好處多少，爭奈他身價高貴，不肯遷就別人，難以喚來奉酒。改日兄等若閒，何不過來賞鑑賞鑑，永正等笑道：

名花雖則堪寓，日奈有花魁獨占人。等閒蜂蝶難窺探，怎生與你共爭春。五人聽了齊大笑。名花原待賞花人。任教蜂蝶都有主，弟等如何獨占春。改日我等閒無事，做個名園花主人。與兄一路同賞玩，方見忘形知己心。說罷十人齊大笑，傳杯直飲到初更。方才散席抬身起，清茶一道始辭行。殷勤送到二廳上，街中門內入園亭。五個學士回身轉，只皆稱贊魏家人。果然是個忠誠士，英豪不類魏奸臣。儘堪結個忘形友，可爲知己共談心。家人聽得言如此，都上前來見主人。他們到底奸臣姪，知他言語假和真。公子莫被他哄騙，切休相與這般人。客居在此當留意，設有奸謀事不輕。老爺等又相離遠，叫呼不應沒區分。凡事自是宜謹慎，只該杜絕不該親。五人聽了稱胡說，你等奴才識甚人。

『難道魏忠賢一個做了奸臣，是姓魏的都算奸黨了？我等觀人，自然不錯。』衆家人聽了，俱不敢再說，自

此與五個賊子時常相聚，因是魏仁等要做主人。那五個主人約他到八月中秋過園玩耍，且按下不題。單說兩個坐京家將，備將此事飛稟襄陽左公拆開一看，不覺大驚。

如何五人多孟浪，竟然相與魏家人什麼妓女園內住，禮乾輕薄亂胡行。分明是個美人計，做成圈套害他們。以此看來真不好，吾子京師危十分。我今雖住家中了，必須連夜上京城，忙請致德來書院，與他商議說其情。二爺也道明是計，那聞賊子做好人，况他與我仇如海，料必時時存歹心，斷無不害人五個，定蓄陰謀暗殺人。

左公道：『是非奸計，必須我到京師，方知虛實。』忙入內中說與夫人快收拾隨身行李，點十二名家將，都是彪形大漢，盡付名騎坐馬，收拾已畢，吩咐二爺及留下家人，『隨時好生照管門戶，有人問及，只說我到宜城去了。』

率衆出城連夜走，二程併做一程行。日行千里龍駒馬，疾如羽箭快如雲。只因子婿採花色，可憐跑壞老嚴尊。此時八月十三日，來到京師一座城。家將邵秀來引路，竟到程芬寓內臨。叩見主人來說起，五公子相與魏家人情投意合如兄弟，三朝五個過來臨。兩個妓女多高貴，不須嫖客自登門。因此約定中秋夜，魏仁兄弟設筵樽。相請公子人五個，過他園內飲杯巡。公子等俱應允了，至期須要去陶情。左公點首低言道，我身暗暗到京城。住在此間休漏泄，莫漏風聲與一人。且待後日中秋夜，看他五個去陶情。一班家將都遵命，潛身不出外邊行。過了一日中秋到，單說風流五翰林。時逢令節閒無事，朝罷回歸私室門。專等魏賊來相請，閒談笑語聚書廳。恨不得金烏快入西山去，捧出東邊玉兔明。午膳過後多一會，天邊紅日漸西沉。厨中酒肴來排上，剛剛吃罷起擡身。只見書童來報說，那邊兩個侍兒臨。五人便着來喚進，丫環叩首說緣因。

『小婢奉了魏公子之命，請五位老爺過園小飲，共賞中秋。』

五人點首知道了，吩咐書童入內門，取出三兩花銀子賞與丫環兩個人。你等先去來回覆，我等隨後過園門。

侍兒叩謝回去了，五人當下便擡身。各將冠帶來脫去，書生巾服著其身。要與魏家同一樣，莫作官腔俗氣形。止帶一童名小福，二廳街內到來臨。見園門半掩來推入，五人齊步入園門。早見賊子同二妓，殷勤相笑共來迎。團團揖罷手攜手，請上吟風嘯月亭。各分賓主茶來到，言談笑語半時辰。五個賊子擡身揖，拱手開言說事因。弟們有個相知友，早間約定會他們，失陪立刻當回轉，美人陪坐五兄身。言罷說與巫娥等，久經齊備酒筵樽。二卿代我來爲主，慶賞中秋玩月明。說罷一聲卽別去，匆匆俱各下花亭。此間七個亭中坐，日沉東海已天昏。東山月色微微上，晚煙籠樹稍橫。美人吩咐排筵宴，永正開言說事因。且待五位公子到，大家同玩月華明。巫娥姊妹微微笑，若言今日這筵樽。是魏公子特備合歡酒，使奴相陪五翰林。所以自己來閃出，他又怎肯轉回程。學士不消來等待，今宵便住在園亭。五人聽說心歡喜，這般義重令人欽。當時美人忙捧華筵上，點起雙枝畫燭明。相請翰林齊入座，美人親手捧瑤尊。四名侍女皆執樂，韻合梁州遏彩雲。佳人筵上歌新曲，敬獻風流五翰林。且將此話略一按，單言店內左公身。

打發邵秀等前去探聽公子。可曾過去？邵秀便到門前問衆家人。知公子們已過去了，急忙回報左公。左公到點燭時分，著十二名家將，換了衣帽，都充校尉模樣。自己亦穿武士巾服，各跨腰刀，暗帶繩索。只聽得四面八方脚步響，蘇園豪強數十人。燈毬火明如白晝，蘇繩鐵索手中擎。擁出打個圈子陣，圍住風流五翰林。齊聲叫道：『了不得了，了不得了！這是崔侍郎小夫人，寄居於此。那裏的一班光棍，敢到園內強奸，快快拿下！送入邢部獄中收禁，明日去當官審問口供。』

說聲來了哄然上，唬煞坡心五翰林。三魂七魄都飛去，目定神呆冷汗淋。轉眼美人都不見，情知落在套中身。此時插翅無頭走，地網天羅縛定身。早被衆人來按住，練條套上就行程。紛紛簇擁都去了，押歸禁獄付潘倫。吩咐好生來看守，東廠衙門請旨臨。不說衆人歸復命，單言園內左家人。埋伏山坳都聽得，衆人捉去翰林們。正待

探身來出外，又見月光之中有人行。五人冠帶年少子，低低言語叫芳卿。柳陰轉出紅裙女，併及丫環四個人。

五人攜手笑道：「計已做成，明日崔侍郎自然要接你們回去，只是我等正在情濃，如何捨得？算將來只得一夜夫妻，快到海棠軒內睡去罷。」

攜手同行朝內走，一回笑說進軒門。此地左公方出外，吩咐一衆家將們。各掣腰刀來走出，一行竟步進軒門。男女正在情深處，猛地擡頭吃一驚。趕進十數彪形漢，人人手內執刀明。呵呀一聲不好了，抱頭鼠竄沒頭奔。一齊跪倒地埃塵，大王饒命叫連聲。左公喝令都擎下，用繩捆住莫消停。十二名家將齊動手，捆了軒中十一人。左公劍指五賊子，好生招出這椿情。誰人使的如斯計，陷害朝中五翰林。拿彼到監何法處，說得分明饒你生。五人唬得索索抖，三魂七魄不在身。只得細把真情事，一一從頭說過明。都是家叔行奸計，與左姓冤仇結得深。所以要害他子壻，不關我事半毫分。不知好漢何方至，望求饒恕命殘生。左相聽他來說罷，低頭一想計生心。

命家人將桌上的紅硃黑墨取過，將他面上都塗花了，然後拔出小刀，將那五人舌頭盡行割去，使他有口難言。又寫一個諭帖，著六人押了，送到刑部獄中，立着他監斃了，便換出五位翰林，一並送回私第。我與六人，在此結果了幾個婦女去，汝等竟來寓所復命便了。

六人押了人五個，回身一徑出園門。守門面前崔家僕，正後開言問事因。家將上前刀起處，滾下人頭尸倒塵。竟奔刑部監去了，單言園內左公身。回看兩個娉婷女，唬得癡呆半死人。便對家將六人道，把他兩個解了繩。佳人不可將刀殺，賜他絲帶有兩根。桂花枝上來縊死，侍兒且去下池心。家將奉命都奔出，齊來動手那消停。正如一陣狂風雨，催散園林錦綉春。香消粉散都棄命，月魄花魂化鬼隣。幾條性命都了畢，方才又命衆家人。

把那亭中的文房四寶，剩酒殘飯，及詩詞等，盡數丟入池中。又把園內門拴了，正待回身，只聽得樹脚下有人抖顫之聲。家將把燈一照，却是一個童子，唬倒在那廂發抖，扯出來定睛認得是杜家小福。左公道：「這孩

子認得我們，不可留他在此，恐小兒口滑，泄滿機關，竟帶他回去罷。」

家將抱起童小福，一行俱各出園門。見兩個無頭屍在地，必然家將斬他們。七人不顧一直走，回歸寓所慢談論。且說翰林人五個，遭擒被縛入監門，驚動獄官忙來看，認得朝中五翰林。見魏家一衆人去了，方始開言問事。因五位學士何罪過一齊今夜入監門。

『方纔那些人是魏千歲府中校騎，說是請旨去了，有甚令旨？不過要結果五位翰林，這等所在，連年以來，監斃了多少忠良，如汗文言趙南星楊漣楊惠世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周維璉王之來周順昌等，都喪此中，但有進來，再無出去，五位學士，爲何也遭毒手？』

五人見說長吁嘆，獄官不必問其情。我等誤落圈和套，算來也是數該應。正說之間人到了，諭單一個付他身。潘倫接看無別話，著他結果五人身。只得連聲稱曉得，尙容人靜好施行。

那人道：『做得乾淨些，不可壞事，少刻千歲還夢著人來驗看哩。』說罷一聲先去了，潘倫長嘆兩三聲。昔日左公爲刑部十分優待，官們我等受惠無其數，如今子墜受災星，恨無力量將他救，做了忘恩負義人。正然在此躊躇想，又聽監門來了人。

慌忙走出一看，只是六個彪形大漢，都像校尉一班。把捆的五人往內一丟。對潘倫說道：『方纔下監的五人，是緹騎們拿錯了，這五人纔是千歲的仇人。現有諭單在此，著我們監看著，了他性命快些動手，不可遲挨，卽把那五人交與我們帶去。』

潘倫驚訝來觀看，見五人捆得像銀錠。口中流出鮮紅血，面上圖花認不清。身上無衣頭少帽，不能言語瞪雙睛。潘倫見了渾不解，不知却是甚何人。看了諭帖紅硃寫，着他立送五人生。只得忙喚諸獄卒，取布囊五個及麻繩。將他一一來解縛，連頭套住就抽繩。兩個獄卒勒一個聲，如數隻老牛疇。卽立拍六來掙跳，六人立定看他們。

約有一盞茶時候，把五人放倒地埃塵。禁子坐在他腹上，二便齊流送了生。潘倫轉身入內，放出迷花五翰林。六人扯了回頭走，吩咐潘倫鎖了門。屍骸不可來移動，千歲差人要驗明。說完走出監門外，恐怕人來識破情。背起翰林人五個，穿街越巷走如雲。登時私宅門首到，六人放下說緣因。

『公子們請進，我等回話去了。』

忙忙轉身休提起，五人此刻更昏沉。還是真來還是夢，這椿詫事好驚人。只得移步朝內走，家人都守候在二廳門。一見公子回來了，方纔個個盡安心。

都上前說道：『原來公子們都在前門轉來，小的等在這邊，忽聞得園中一片呼喝之聲，十分驚訝。欲待過來，却又登時不見動靜，方才去看時，他那邊又把門拴了。正在商量要從前門進去，却好公子回來。』五人見說，把園中之事，一一說與他們，我等今日死裏逃生，萬千之幸，永正道：『魏賊之計，還不爲奇，只見方纔那六人，我甚是面善，却像是襄陽的家將一般，又稱我們爲公子，真是怪事。』

家將怎得來京內，令人疑惑好難明。還有監斃人五個，不知都是甚何人，還有一個童小福，料應說煞在園亭。紛紛議論無頭緒，天明打聽始知聞。大家不敢安心睡，防備奸謀再害人。按下此言且慢表，話中單說魏奸臣。與崔呈秀等諸奸黨，賞玩中秋飲酒巡。報聞已捉仇人去，忙催諭帖付潘倫。奸臣好不心歡喜，我的奇謀沒處尋。五個賊子監中去，千條性命也難生。老左止此兒一個，被我今宵割斷根。孤魂野魄無依靠，誰做坟前拜掃人。兩個女婿俱完結，猶如殺盡一家門。暢哉妙哉真奇計，賽過張良與孔明。一班奸黨齊稱贊，這條妙計世難尋。如今千歲仇冤報，想來貴體已安甯。奸臣歡喜連飲酒，非但身輕骨也輕。歡喜飲到三更鼓，魏賊停盃說事因。

『那五位姪兒不來，想是在園中與美人作樂，這五賊已死，如何還不報來快著人去查問。』

家人去不多一會，同了潘倫來到門。叩見廠公來稟告，這般如此細言明。前到五人已放了，六名校尉帶他行。

後來五個俱囊首，尸骸猶自在監門。兩個諭單齊繳上，小官奉命盡遵行，忠賢見說心大訝，呆了一班奸黨們。人個個稱奇絕，後邊一諭是誰人？六人校尉何來者？囊首之人何姓名？我等並無如此事，是誰大胆亂胡行？反將五人來放了，何人替代到監門？潘倫回道：真奇事，校尉拿來五個人，個個蓬頭裸體無衣帽，口不能言，半死人，滿面塗花全不識，六名校尉更驚人。彪形大漢，雄糾糾，各帶腰刀，胯下橫，立逼小官來動手，要眼看復旨，不容情。五個人死他方去，忠賢不住叫奇文。即時忙命多人去，快到園中去看。五位爺及美人等，再到監中驗分清。死的五位果認識，面貌形容要辨真。衆人忙忙分路去，此間一衆議紛紛。盡言怪事渾不解，無心飲酒等回音。少時園內人來了，筵前跪稟告新文。剛剛走進園門內，兩個尸骸地下橫。血流滿地分身首，驗之崔府二家人。海棠軒滿地都流血，五套衣裳撒在塵。荷花池內了環喪，木樨枝上美人傾。內園門又牢拴好，小爺們五個影無形。不知却是何緣故？是誰殺了許多人？一處家人剛說罷，監內家人又到門。來稟驗看尸首事，洗清花面認分明。就是少爺人五個，舌頭盡去不留根。不知誰施毒手，一齊害了命殘生。忠賢一來聽罷，氣得三尸走了神。雙手拍案雙脚跳，何處強人下狠心？十三條人命同時喪，潑天怪事好奇文。呈秀聽得佳人死，放聲大哭痛傷心。忠賢也是號啕哭，魏鵬等盡放悲聲。

哭了一回，一面着人買棺木，到兩處收尸，一面四門挨訪，要拏著兇手，且按下不表。單說左府家將，送了公子等回歸寓所，回復左公公笑道：『盡殺他了！但五位公子在京，如居虎口，我有字在此，著邵程二人，天明了送與五人觀看，汝等說明此事，勸他們飛速回家，就留你二人保護公子等行。此時五鼓已絕，我即行程，倘奸賊知風，又費一番手脚。』

忙忙收拾俱上馬，出城天色已黎明。不說左公回鄉，且說家將送書音。五人猶在廳前坐，邵秀程芬往內行。叩頭已罷書呈上，秉衡接過看分明。

封條寫着五學士親拆，認得是父親手筆，如何這等稱呼？拆開一看，却是一幅小箋，寫的是三首詞兒。其詞曰：

只道隔園春色多，誰知好事忽成訛。星橋剛波正鳴珂。起風波，一半兒繩索，一半兒鎖。就裏玄機君莫參，眼前去處是波瀾。切休誤認好姻緣。難全命，一半兒幾希，一半兒免。錦帳佳人貌似蓮，何須別戀野花妍。高堂父子錦衣還。再俄延，一半兒充軍，一半兒斬。

五人看了俱稱異，如何却是三首一半兒詞？又且說的都是昨日之事，難道父親竟在京師親見的？還問二人是何緣故？兩個家將方把前後事一一說明。老爺已起身去了，說勸五位公子及早辭歸要緊。

五人聽了多感激，永正交流涕淚淋漓。自是我等多不肖，却把嚴親又費心。及早辭歸故里，五人同路共回程。於是五人回入書房內，表章草就奏君聽。君王准奏，遠鄉里學士忙忙收拾行，出了京都城一座，看看來到涿州城。忽然生出希奇事，下回之中再表明。

第五十三回

五學士設謀賺閹宦

假觀音懷恨攝嬌娃

說罷一聲忙告別，上馬如飛趕路程。此番也是兼程走，單說馮英見主人備言公子多少事，如今已出涿州城。左公聽了心歡喜，吾兒智謀頗相應。既有此事無憂慮，放心快快趕回程。從此起身星夜走，十月初旬抵故城。依然密密回家轉，二爺知道了喜歡心。忙到門前來接進，相逢問慰共同行。來到二廳身歸座，左公細說二爺聞。這般如此從頭說，若遲兩日到京城。五人俱送奸權手，莫想留他半個存。二爺聽了多驚異，幸而兄長有深心。不然五命俱休矣，殺子冤仇何處伸。左公又說涿州事，秉衡計算也稱能。從此奸賊心中懼，未必還來謀害人。大抵不出今句內，他們齊到故鄉城。二爺聽了心歡喜，大姪英賢像父親。也是奸賊該倒運，兩番挫滅活遭瘟。

「但秉衡如此作爲，也是有心之輩，爲何又落在圈套之中？」左公道：「那一事本因用計引誘而成，我本欲待不肯回家，重加責罰。今有此天齊廟一事，也可將功折罪矣。」致德笑道：「既往勿咎，兄切勿記懷。」左公言罷，來入內，相見夫人桓氏身，却好小姐們都在，一齊拜見父親身。二夫人遣使來通候，大娘母女到中庭。各人相見皆坐定，又說京中一段情。盡言虧得親身去，不然此事怎區分。

當下左公著家人把兩個小童速還王杜二家，兩家都各驚奇，問其緣故，細細告知。方才曉得左公月來稱病，密到京師，救出他們兒子，真個感激萬分。忙約同桓趙二公，親來左府，再三稱謝，維明款留，至暮方還。早又過了五六日，五位公子到襄城，城中文武來迎接家人，先報到家門，各家父母俱歡喜，打發孫兒去接迎。作謝衆官齊上馬，先來左府謝恩人。然後回家朝父母，一年不見掌中珍，居於虎口，耽驚恐，幸賴恩人暗救生，各人又訴京中事，又差人打轎接夫人。佳人才子重相見，各慰相思兩地心。各家擺下團圓酒，骨肉相親再不分。酒闌人散皆歸寢，各人房內語中論。

楚卿被儀貞小姐數說一番，但泥首謝罪。黃小姐亦說起孝不該如此，起孝默默無言。德貞煩惱，不敢詰問禮乾。桓小姐惟問夢魁近日身體平安，並無埋怨。

各家表過都不說，單單詳說左家情。洗塵擺列中堂宴，歡騰談笑到更深。酒闌人散俱告別，夫人命子轉家門。且言次日天明亮，回家學士各抽身。行客每先看坐客，偏望鄉中親友們。文武官員多往返，人人答拜上門庭。接風請酒多多少，辭了東家西又臨。應酬半月方寧靜，此時安穩在家庭。父子俱尋林下樂，骨肉團圓永不分。金章紫綬俱拋撇，功名富貴盡灰心。歸田李相非無故，專用韓王有苦情。邦無道穀真可恥，此輩纔當君子稱。昔日齊人歸女樂，三日辭朝孔子行。四方濁亂難匡弼，高蹈何方去潔身。在朝不得清君側，在野還堪重典刑。

當時天下盜賊蜂起，水旱頻仍，左桓諸公常論及大明氣數將終不久，刀兵四起。諸子年俱少壯，文章詩賦，

無所用之，只應學習武事，以紓國難而保身家。因此諸公子皆喜拜門庭，講論六韜，嫻習弓馬。

棄文就武，非無益，用之亂世最相應。五位公子多勤學，左公盡意教他們。按下此事徐徐表，再說素香居士老狐精。當年割下狐狸尾，付與王家父子身。山東創立開香教，煽惑愚民起歹心。他身辭別回山去，安頓山中老小們。直到歲底重臨世，要來扶助姓王人。比及到了山東地，方知事敗盡亡身。素香居士心驚訝，說之始得曉分明。又是左賊行奸計，破我機關事不成。

歎恨一回無法可處，暗想大明氣數雖盡，天生真命帝主，來掌江山，此等妖言，作之無益。我已修煉數百年，躲過一番雷火，無奈不脫毛軀，除非享受些人世香烟，方得地仙身分，脫此皮毛。但受香煙，必化神佛仙真說些禍福，說些過去未來。

狐精打算多停當，搖身變化即行程。城中寺院不敢去，鄉村寺院便留停。或化如來三世佛，或化神仙呂洞賓。文殊普賢都變得，金身法像變來精。每到一處居三月，不敢停留久住身。數年廣受人香火，其時天啟五年春。狐精游到襄陽府，水門城外白楊村。

那村中有一所尼庵，庵中多生紫竹，故名紫竹庵。內有女僧兩個，專奉觀音，十分清靜。

妖狐看見心歡喜，此間正好我停身。捻訣念咒搖身變，化作南無觀世音。紫竹籃兒提在手，兜頭赤足進庵門。尼姑正在將經誦，擡起頭來吃一驚。起身正要來相問，老狐開口說緣因。

『二位比尼可識吾否？』二尼心下驚疑，看他模樣，宛然與殿上魚籃觀音一般無二，難道是菩薩臨凡？那妖精笑道：『二位不必驚疑，吾乃南海觀世音是也。下世度人到此，止停駕三月便去。』

今朝來到襄陽地，因見紫竹庵中清氣深。低下雲頭來一見，見你修行兩個人。虔誠奉我真難得，借你佛殿居三月。眼前七正月初旬，十月初旬吾去矣。汝當普告世人來者，但受香一炷，說些過去未來因。不受香花並供

果，夜宿觀音閣上存。須當打掃多潔淨，鎖門不許擅登臨。妖狐說罷一席話，兩個尼姑驚又驚。慌得倒身便下拜，齊念南無觀世音。小尼不識菩薩降肉眼，凡胎得罪深。伏惟菩薩來超度，脫離凡世上青雲。

妖精道：「汝二人信心奉我，待我回山之日，度汝二人爲執香侍者，可去開了佛殿，待我升殿，汝等瞻仰一番。」

尼姑驚喜忙不住，開了當中佛殿門。菩薩金身忙請過，焚香點燭現花燈。出來敬請菩薩進，妖狐屏退二尼僧。將身走進觀音殿，昇其寶座法來行。變成美貌觀音像，纓絡垂珠掛滿身。頂上舍利珠一粒，毫光五色起祥雲。紫竹魚籃提在手，右手楊枝玉淨瓶。金蓮寶座盤雙膝，莊嚴色相活觀音。輕輕搖動狐狸尾，馥郁奇香到處聞。取出草蛇並木虎，念咒畫符法水噴。化作青龍盤在柱，一邊柱上白虎更驚人。殿中四面金光現，梁間鐘鼓自然鳴。驚起二尼忙來到，口呆目瞪戰兢兢。果然菩薩臨凡世，無邊法力活觀音。叩頭好似雞啄米，準備明朝告世人。

次早二尼果然出外沿村告訴，說南海活菩薩降臨紫竹庵中，衆人不信，都來觀看。未到庵中，早聞異香撲鼻，及到佛殿，看了這般迷眼，個個皈依。

合村男婦都哄動，人人來看把香焚。問災問福都靈驗，庵門擠軋擁如雲。在村早又一個月，城中百姓也知聞。男男女女都要去，燒香齊赴白楊村。大家小戶人千萬，都來瞻仰活觀音。香燭店中生意旺，險些踏倒白楊村。按下此事重伸表，城中再說左公門。此日八月初三日，午間閒坐二廳門。

致德告訴維問道：「此月初六日，乃韓親翁五十大壽，不知兄長去否？」左公道：「理當親往。」遂令家人速備壽禮，來日起身。

家人奉命忙齊備，水禮珍饈色色精。壽禮壽軸金字緞，次日天明早起身。偕同永正大公子，作別家人便出門。隨了家童七八個，行期一日到宣城。韓家父子殷勤接，開筵做戲待尊親。過了生辰初六日，三人作別要回程。老

韓父子焉肯放？還有小姐一雙人，懇留要過中秋節，三人只得住安身。莫談三人宜城住，再說襄陽桓府情。單說儀貞大小姐，八月初九是生辰。青春正當念三歲，出拜翁姑二大人。桓公夫婦心歡喜，珠花四朵送佳人。小姐拜受翁姑賜，早見家人報進廳。有黃家小姐來到了，儀貞小姐喜歡心。與夫人同到廳前接，靜英下轎話殷勤。特與大妹來拜壽，併將禮物上前呈。夫人姑媳俱稱謝，又見家人通報迎。來了左府二小姐，廳前下轎共相迎。姊妹相逢多歡喜，殷勤相勸進中廳。各人禮畢分賓主，王家禮物也豐盈。夫人吩咐擺筵宴，併喚梨園到府門。且說家中三小姐，早晨出外候娘親。今乃八月初九日，桓家大姊是生辰。料黃家姊與二姊姊，今朝必定到桓門。孩兒要去親拜壽，夫人便乃說緣因。

『黃小姐等乃出嫁之女，向來生日，彼此往來，你未出閨門，何可去拜壽？』

若還禮上缺不得，往年父必使兒行。年年並未曾拜壽，何必今年要上門？婉貞小姐開言道：自家姊妹拜生辰，父親不合多拘管，活像書房禁學生。幸得他今來遠出，母親休學父親身。且我回家經二載，從來未識舅家門。今趁父親不在此，巧逢姊姊慶生辰。母親再不教兒去，兒再何時到舅門？夫人聽了無言語，良久開言說事因。既是我兒必要去，至暮須當速轉程。恐怕父親回家轉，必然說你不該應。婉貞答應心歡喜，回房即忙換衣裙。簪花帶朶都完備，出房告別母親身。

夫人吩咐打轎着，家人左升夫婦，及兩個侍兒跟他前去。

前廳上轎離門去，轉灣抹角往前行。一程早已來桓府，家人通報進中廳。儀貞小姐驚又喜，今年三妹也來臨。桓夫人使開言說，三甥女從未到門庭。想必姑夫不在家，姑娘使彼拜生辰。慌忙出外來迎接，殷勤相見進中廳。五人重復來見禮，再把香茶奉一巡。

此時四位小姐相逢，不勝歡喜，外邊順卿也來上壽，父子二人在外相陪。惟婉容小姐，因生子未曾滿月，故

不得回來。內外筵宴笙歌，至暮方歇，各各起身辭別。桓夫人留住三位小姐，不肯放還。

算來都是外甥女，舅母家中是至親。又有自己同胞姊，過了中秋再轉程。婉德、二貞無推託，黃家小姐要辭行。夫人携手微笑，爲何小姐決回程？既以左家爲父母，我們看你外孫身。若還這樣來客氣，除非不認舅家親。儀貞小姐微笑，姊姊今朝倘轉程，非是舅家親不認，併連不認左家親。雖然不是親身養，算來也可抵親生。靜英小姐聞此語，慌忙陪笑說緣因。舅母如此來教訓，甥女難於再出聲。謹當奉命來陪侍，只嫌打擾不相應。於是命轎先回去，靜英不便轉回門。

左夫人因日間家人自宣城回來，知韓家留過中秋始返，因此任從婉貞留住舅家，也就不來相接了。

且說桓府諸小姐，都住夫人房內。桓公自住書房內，晚來夜膳在中廳。膳完散席，香茶獻，四位姣娃進內門。桓公父子來入內，同坐中堂閑話。紛。楚卿公子將言說：母親可曉一奇文？夫人便問何奇事？公子將言說與聞。

『今日見友說起，鄉間白楊村紫竹庵中，忽然降下一尊觀音菩薩，活現金身，因此哄動一方，不分男婦，但去瞻仰者，止取清香一炷。那菩薩便與人談些過去未來，言言道着，倘有人問災問福，無不立驗。』

在庵已有一月久，如今城內亦知聞。大家小戶誰不去拜活觀音？此情兒等全不信，多分尼姑假騙人。愚夫愚婦都不解，人人相信把香焚。夫人聽了心驚喜，問道孩兒可是真？回言個個如此說，孩兒也未見其情。

桓公子道：『此是尼姑騙人，問他做甚？』夫人道：『若說尼姑假言，安能靈驗？』

果然非假來瞻仰，自然真是活觀音。你等年輕休作孽，開言就說佛無靈。此月十二來掃墓，祖坟正在白楊村。此身必要來瞻仰，看看慈悲觀世音。公子聽說微微笑，各皆閑話半時辰。桓公子作別書房去，夫人也進內房門。四位小姐都來到，夫人便與說談論。說起方纔一段話，此月十二上秋坟。三位小姐一同往，大家去看活觀音。婉貞靜英皆允諾，儀貞開言說笑因。料來那有如此事，觀音怎肯降凡塵。自然就是尼姑計，要誑錢財哄騙人。

夫人笑道：『原來媳婦也不信，却好配對楚卿。』黃小姐笑道：『即使尼姑假冒，便去看看，却也何妨？』尼姑原是清修地，鄉村誰識我當身？跟隨舅母燒香去，看看慈悲觀世音。五人議論多停當，譙樓早又二更深。大小姐告別歸房去，各人收拾睡安身。銅壺玉漏報曉箭，更雞一唱又天明。東方日出人俱起，各皆梳洗到中廳。用罷早膳閑無事，言談笑語共談心。早又十二來到了，祭品香儀盡備成。早間諸事多完畢，合門老小下船行。一行出了東門外，午間方抵白楊村。

桓公夫婦及楚卿夫婦，孫兒鶴齡，俱到坟拜畢，回到坟堂，與諸小姐用過午膳，衆婦女簇擁出來閒玩一回。早又未時光景，桓公催促夫人早回，夫人道：『前日說過要到紫竹庵中瞻仰觀音菩薩，如何便說早回？』桓公遂問左右，此處離庵多遠？家人說：『一里之遙，但庵中十分熱鬧，燒香婦女，擁擠如雲，怎生去得？』夫人道：『你等且去看那庵中怎生樣的菩薩，再來回復。』

家人奉命忙忙去，楚卿公子也行程。看了一回忙便轉，從細備說稟夫人。果然此事真奇怪，不像尼姑哄弄人。未曾望見庵一座，異樣奇香世罕聞。大家挨擠來入內，果然一位活觀音。渾身霞彩毫光現，纓絡垂珠美十分。青龍白虎分左右，擺尾搖頭不害人。燒香婦女來問事，說來句句盡通靈。又不要人花與果，一炷清香獻世尊。真的像個觀音佛，楚卿也道實奇文。令人難說真和假，景象奇希果希聞。說得五人心越動，定然要去把香焚。

楚卿道：『只是男女衆多份紛擁擠，直到上燈時，方纔清淨。只可母親一往，表姊表妹及媳婦未便同行，將來者被岳父得知，又說昇把妻子送與別人當鑑了。』夫人道：『如此同來，豈可不去？』

既然到晚人方散，今宵便住不回程。候他庵內多清淨，月明之下再行程。桓公只道餘事幹，夫人堅執不依聽。吩咐衆人備晚膳，安擺香燭待黃昏。大家坐坐坟堂內，一班婦女喜歡心。輪流都去來觀看，央請家童引路行。回來說與夫人曉，愈加說得味津津。引得夫人心似火，人人盡盼月東升。桓公也覺熬不住，要向庵中看一巡。果然

真是希奇事，難道觀音竟是真紛紛議論多一會，看看紅日已西沉。夫人忙使家人去，香金一兩送尼僧。待等衆人都散去，庵堂寂靜好來臨。家人奉命忙忙去，滿弦明月便東升。松陰滿地皆明月，似水澄清荇藻橫。佳人連袂齊步月，看看又等半時辰。家人回轉來復命，香金已送與尼僧。此際燒香人已盡，只有尼姑少別人。家人便請前行去，少時菩薩上青雲。桓夫人聽心歡喜，便叫打轎進來臨。五人各上肩輿坐，桓公父子也同行。一般男婦且隨去，行了半里路途程。漸覺異樣香撲鼻，個個聞得欲醉心。人人一意多誠信，默誦南無觀世音。一程多到庵門外，兩個尼僧出來迎。

便向轎前舉手道：『請各位夫人下轎，步行進殿，菩薩還在殿上未收法。』

五人聽了齊下轎，輕移蓮步一同行。侍兒僕婦齊隨後，竟上觀音寶殿門。人人舉目心驚訝，景象非凡果是真。陳氏夫人忙移步，手捧名香近案呈。紫金爐內燒焚起，倒身下拜活觀音。口中默誦南無佛，要問終身休咎情。夫人拜跪平身立，妖狐開口出聲言：

『善哉善哉！一位是狀元之母，侍郎之妻，桓門陳氏。好一個貴人，一生福壽雙全，無災無難，皆因前世修來，不是人生種就。信心好佛，佛必佑之，階前蘭玉森森，堂上椿萱並茂，壽過古稀，並無災悔，此天下之第一等福人也。有甚說得？』夫人聽了，吐舌驚奇，暗想：『不曾通名道姓，說來半點不差，真個活佛。』便着儀貞小姐上前參拜，試問菩薩一生之事若何？小姐心下將信將疑，暗想：『真人不露相，那有這等活現之事？』細思半晌，只得上前道：『個萬福。願菩薩試言我過去未來之事。』那妖狐定睛往下一看，暗想：『原來是左維明的親生三女，併一義女。如何他等都來到，更兼暮夜進麻門，想起他父親人一個，與我冤仇結得深。杭州殺我親生女，破我法寶太欺人。我女借屍還魂轉，又被他身害了生。觀他兵馬遭暗箭，害我聞香教主身。此番欲要將他害，奈何他是一天星。如今他女都在此，我報前仇易事情。爭奈對天常發願，欲成正果不傷人。今朝若害天星女，一生道行化爲塵。但』

是既已來相遇，如何空放轉回程？待我略施小法，須要臨凡武曲星。待他信心來謝罪，那時還彼女親生。妖狐想罷微笑，善哉連叫兩三聲。你身本是丞相女，左家小姐喚儀貞。狀元正室皇封誥，節烈夫人衆所欽。娥眉魁首人難及，巾幗英雄冠古今。一生事業吾盡曉，拱手虛心聽我論。

左儀貞聽我言，根由始末。你本是天仙女，降謫凡塵。你與那武曲星，生爲長女。性聰明，心智慧，不比凡人。你父親雖有那三花一果，獨把你鍾愛似掌上奇珍。通二酉，讀五車，才真富有識。九流知三教，貌占天人。有奸臣鄭國泰，慕你才貌，與汝父爲仇敵，禍及佳人。遣多人到你家用強搶劫，全靠盤龍劍，不怕奸臣金鑾殿，假受封昭陽掌印。蓄奇謀，懷烈志，計勝良平。昭陽宮侍華筵，淺斟低唱，九龍床，拔白刃，血濺屍橫。當此際，覩殘生，輕如鴻羽。似這等，貞烈女，鬼怕神驚，幸虧着，貌如花，動人憐愛。鄭有權，不忍殺，貶入宮門。在金鑾點宮沙，表明名節。大明君親封贈，節烈夫人。方得個，再團圓，災消福長。年十九，紅鸞照，琴瑟和鳴。這姻緣，天配匹，金童玉女。享盡了，人間福，忘了前生。你若肯，猛回頭，超凡入聖。歸本位，升天界，正果金門。我慈航，今日裏，一番點悟，親送你，還月闕，脫此沉淪。

妖狐說了一席話，人人聽了盡心驚。果然半字無差錯，儀貞疑信不開聲。旁邊轉過黃小姐，近前拜倒地埃塵。弟子敢問生平事，伏惟菩薩示分明。妖狐見了微微笑，此是御史孩兒叫靜英。探花正室夫人位，也是仙娥降下塵。說你當年辛苦事，果然死裏得逃生。黃家小姐平身起，聽我從頭細表明。

黃靜英聽我言，根由始末。你也是天仙女，降謫凡塵。本應投武曲星，家中爲女。只爲着，迷失路，誤入黃門。因此上，父子情，毫無恩義。但一見，如仇寇，眼內之釘。母與女，受悽惶，有誰憐念。黃御史，惟寵妾正室，無恩偏遇着。杜夫人，生辰壽誕，兩姨娘，應來往，拜壽同行。杜公子，慕佳人，花容玉貌，題一紙香奩，俊逸清新。你愛他，欲細看，納歸羅袖。又誰知，遺忘了，帶轉家庭。偶然間，落塵埃，蕭牆禍起。巧蓮妾，生毒氣，要害佳人。激你父，怒雷霆，天

倫義絕。刀藥繩，三般物，送你殘生。幸逢着左御史，片言解釋，賺汝父，將親女，沉下河心。他却去，暗藏舟，救你性命。真個是重生父，義重恩深。又與你，使機謀，遂心滿願。杜公子，身及第，出閣完姻。你如今，享榮華，夫妻美滿。怎免得，他日裏，樂極悲生。須勸你，早回頭，身登彼岸。也送你，歸天界，復轉金門。

衆人聽了他言語，皆稱佛語果通靈。靜英小姐難回答，將信將疑不則聲。二小姐與三小姐，一同行上拜埃塵。我等二人平日事，伏維菩薩也言明。妖狐看了回言答，你是左門次女兩千金。一歸王氏一宋氏，果然一脈出閨門。前生都是天仙女，星官不育世凡人。一生無甚驚人，事家庭小事不堪論。人人都受皇封誥，盡是夫榮子貴人。但是榮華極樂當想退，趁早回頭復金身。我看你這四仙女，應該目下脫凡身。因此有緣來遇我，可肯今朝便起身。四位小姐聞此語，一齊開口說緣因。雖然菩薩如此說，有何明證可爲憑？

狐精道：『我以慧眼觀之，自然明白，你等不可執迷，沉淪苦海。夫妻兒女，皆有宿世冤牽。及皈依我，當以香風雲彩，送你四人立上瑤池。』靜英等皆猶豫不決，儀真笑道：『你便慧眼看我，我等並無證據，那見得仙女臨凡？若說送上天庭，我等知你如何施行？』

痴心正是難憑信，不能奉命擅專承。妖狐聽了微微笑，四女如何不信心。想我當初得道日，本是妙莊皇帝女親生。皇宮富貴吾不愛，立心要做出家人。吾父何等來，磨難幾番押赴法場門。弓絃施綵來放出，數載陰司度衆生。重歸陽世不心變，香山修道九年春。肉身成聖爲菩薩，號正慈悲觀世音。無邊法力同天壽，潮音殿裏樂天真。一般也是凡胎骨，志心修道便通神。人間富貴安能久，一旦無常化作塵。你等四人當猛省，脫離苦海赴天庭。四人皆道難證信，桓公父子在階心。聞得許多言和語，喝令徬徨衆婦人。快請夫人與小姊，出來上轎轉回程。衆人聽了齊聲應，老狐在後笑言云：『縱教你等不肯去，我也不放天仙在世塵。言來語去多一會，一陣香風遠殿門。眼迷黑氣雲和霧，梁間鐘鼓似雷鳴。龍吟虎嘯張牙爪，唬殺桓家衆婦人。抱頭鼠竄東西躲，夫人跌倒地埃塵。桓公』

子他驚呆了，一衆家人戰戰兢兢。霎時風息收煙霧，現出觀音寶殿門。但見菩薩龍虎多不見，佳人四個影無形。只存一盞光明燭，殿前寂靜悄無人。衆人扶得夫人起，道言小姊那方存。四面找尋全不見，高聲叫喚沒回言。這回唬殺桓門母，神凝目瞪似呆人。黃河兩岸俱崩塌，華岳三峯倒在塵。潑天怪事從天降，意外飛災沒地尋。半句語言難出口，只叫如何是怎生。老桓父子雙頓足，快叫家人到處尋。燈籠火把齊點起，菴前菴後細追尋。那來千金左小姊，只有尼姑兩個人。桓公此際心中怒，喝聲拿下兩尼僧。甚厭觀音來活現，想必妖尼訪世人。劫去千金四位女，怎肯干休要說明。

尼姑虎得戰戰兢兢說道：『小尼等自幼出家，在菴中三十餘年，合村男婦皆知，從不曾妖言惑衆。這觀音菩薩，是七月初三日降靈，此地燒香老少千千萬，非止一人，並不曾干犯世人。偏偏今日老爺府上，到此燒香，就不見了四位小姊。』

方纔菩薩分明說，却是天仙降世塵。觀音度去歸本位，香風相送上天庭。小尼怎得知其事，老爺屈問不分明。桓公聽了無理會，見那尼姑兩個人。忠厚老實非妖妄，難以今朝屈問人。便令家人來放了，頓足捶胸恨恨聲。只言此事如何處，楚卿嚇得失了魂。領了家童人一衆，菴中菴外再找尋。夫人只道菩薩度，自然好處能安身。但是別姓兒和女，叫我如今怎理論。桓公劈面連連唾，罪魁禍首你當身上。坟已罷回去了，偏偏要拜活觀音。領引四女來到此，平空弄出只椿情。

『我也不管你，你自己去賠還人家女兒媳婦便了。』

夫人頓口無言語，看看亂到鼓三更。杳然不知踪和跡，束手全無半策行。桓公嘆恨心如結，只得傳言且轉程。如癡如醉魂魄喪，回轉坟庄一座門。三人坐定來議論，或猜狐鬼或妖精。斷然不是菩薩度，四女殘生不可論。這椿事便如何了，偏偏老左在宣城。女兒三個齊失去，有何面目見他身。還有靜英黃氏女，杜氏聞知是怎生。王家

父子如何好？做出這等蹊蹺怪事情。夫人但只如啞子，更無半句話談論。眼前不見親媳婦，那禁腮邊兩淚傾。又見鶴齡公子將娘叫，哭哭啼啼不住聲。夫人不覺號啕哭，頓足捶胸悔恨深。楚卿不住偷彈淚，勸母親且自放寬心。一班婦女皆流淚，大家袖手待天明。夜宴空設無人坐，千思萬想沒法行。

等到天明，忙著家人，再到紫竹庵，看那菩薩在不在？家人速去，回說菩薩仍在殿中，燒香者往來不絕。三人商議，快報與王杜左三家，速來斟酌。桓夫人道：『且慢去報，此是我惹出來，且待我特矢誠心，再去焚香哀求菩薩，倘得放還四女，亦未可知。』

那時太平歡喜回家轉，遮瞞此事莫談論。若然菩薩難寬放，再爲報與各家聞。桓公聽了連連笑，真算痴愚蠢婦人。楚卿便道真無奈，母親且自到庵行。只得忙使家人去，備其香燭不稍停。夫人上了金鑲轎，楚卿在母後面跟。一里之程來得快，早到庵門把轎停。此時紅日猶未出，焚香男女已紛紛。夫人下轎登佛殿，金爐再把寶香焚。深深拜倒蒲團上，兩淚交流訴事因。弟子桓門陳氏女，再奉焚香告世尊。昨蒙菩薩施法，送吾四女上天庭。身歸極樂蒙超度，奈何不是我親生。三人左相親生女，義女名叫黃靜英。弟子與他同到此，如何失去別家人？伏求菩薩慈悲念，放還四女感恩深。夫人說罷重稽首，菩薩聞言笑說因。

『桓夫人差矣！四仙女已歸天界，玉皇上帝收入金闕瑤池，復其本來班位，豈能重下凡塵？』

夫人不必多求告，煩瀆神明不耐聽。更宜速去無耽擱，恐青龍白虎要傷人。言罷之時將手指，虎嘯龍吟盡作聲。張牙舞爪驚人怕，一班婦女失三魂。慌忙扶起夫人走，奔出庵堂一座門。燒香男婦皆驚訝，不知就裏爲何因？夫人說與親生子，這般如此怎區分？只得上轎忙忙走，回轉坟堂胆戰驚。桓公問悉重埋怨，是你無端惹悽清。

『只得差人進城，飛報各家，速即下鄉商議此事。』

衆人火速分頭去，各家並去報知聞。杜府一門驚駭倒，王家上下失三魂。幼賢母子俱驚絕，唬壞相國夫人桓。

姓人。如何出此蹊蹺事？有甚觀音降世塵？嫂嫂何故來多事？引了四女把香焚。齊齊四個多失去，潑天怪事好奇。文申氏大娘渾呆了，周氏夫人大吃驚。孝貞小姐多駭異，齊赴中庭問此情。都言怪事真怪事，這便如何怎議論？

夫人道：「這樣禍事，那裏說起？都是家嫂惹出來的，偏偏他的父親又不在家。」遂一面打發家人，飛往宜城報信，叫老爺等快回，一面打轎，待我趕到白楊村去。此時王公夫人及禮乾杜氏夫人，及順卿並宋元生等，大家乘轎並騎馬，一齊同赴白楊村。午間陸續都來到，齊集墳堂內外分。老桓夫婦多慚愧，誰知惹出這般情。罪魁禍首愚夫婦，此事今朝待怎生？

當時衆人內外坐定，都道事已如此，埋怨無用，只如今怎生計較，救此四人？不知菩薩爲何物，還是假來還是真？或是鬼魅妖邪變，莫能測試半毫分。四人杳渺無踪跡，或在陽間或在陰。存亡生死全未卜，却無頭緒怎區分？

各人議論紛紛不一，內邊夫人等要去善求，外邊衆人等要去硬討。

議來議去無定準，且行先禮後加兵。四位夫人齊上轎，四位公子馬隨行。腰間各各懸弓矢，帶領家人數十名。紛紛一衆行來快，紫竹庵前到來臨。分開香客人多少，四位夫人上殿門。觀其景象多奇異，只得焚香跪在塵。同聲異口齊哀懇，望求放女轉回程。妖狐照舊來回答，已到天庭難轉程。惱了公子人四個，甚麼觀音降世塵。分明是個妖狐變，青天白日敢欺人。傳教請出夫人等，各把雕弓手內掄。寶瓶法水望空噴，喝聲道疾真奇怪，金爐插滿雕翎箭。四位公子渾呆了，狐精開口說緣因。杜王桓宋諸學士，今朝不必枉用心。近前聽我來吩咐，並無傷犯放寬心。

四人只得走到殿上問道：「有甚說話？」狐精道：「我因受人香烟，已在塵世三年。人間信佛者多，謗佛者少。惟左丞相不信虛無，專謗佛教，說我等寂滅門中，分毫不值。論起來，應把他拿赴陰曹，貶入酆都地獄。只因

左相忠義無雙，又是佛家慈悲爲本，故未施行。昨見他四女頗有根器，勸他皈依法教，四女不從，故而一陣神風。」

而今四個全無恙，斷然不害命殘生。若要他們重下世，須當說與左維明。要他皈依口念彌陀佛，僧服裝袈裟。在身步行來到香壇上，拜我慈悲觀世音。九叩頭來三頂禮，登時還彼女親生。他如不肯皈依教，休想仙娥再下塵。只此一言無別說，任從爾等去評論。言罷用手只一指，青龍白虎霎飛騰。四人見了心驚怕，慌忙急走便回身。燒香男婦尤信服，果然謗佛不該應。衆人只得回身轉，都聚坟堂議此情。是真是假難取信，必須岳父快回程。

左夫人道：「已差人連夜報信，自然明早便回，我且在此等候。」桓應徵忙令人到家多取供應，幸坟堂室宇頗多，內外可住。趙小姐因住母家，得知此事，也遣人問信。當時四位夫人悲悲切切，一夜不得安眠，外面幾家父子，都坐以待旦。次早天明，早又八月十四日，早膳後家人通報左府，二爺公子俱來了。

七人聽了忙出接乘，衡致德到堂門。相見之際重問起，桓公父子再申明。總是內人來多事，憑空惹出這般情。真個我家慚愧死，毋庸再見我兄身。今因二位又來了，致德開言說事因。弟等正在韓家住，家人二鼓到宜城。來報這件蹊蹺事，氣倒家兄一個人。深怒姪女不守禮，燒香禮佛出閨門。置之不問，全不管，是弟們勸他轉家門。三鼓起身連夜走，東方日出抵襄城。到家問嫂亦在此，愈加大怒火冲天。故使弟等來到此，立叫家嫂轉回程。譬如四女身亡了，守在坟堂做甚情。衆人聽了如此語，一瓢冷水沒頭淋。望他回家來計較，知他忽變一條心。

「這等說起來，方纔那菩薩的語言，一字也是不差了。」二人忙問甚語楚卿等，遂述了一遍。致德說道：「這是難題，你令岳如何依允？」

永正公子來入內，傳言父命請娘親。母親作速回城去，爹爹大怒不非輕。夫人好個無理會，便是回家待。公子道：「母親便住坟堂，也無計較，還是回家與父親商議。」夫人無奈，只得入內作別，三位夫人王夫人

等，也說在此無益，還是回去商議。正在議論，恰好王公等都著人進來，請夫人們回去。

第五十四回 紫竹庵妖狐伏法 靜思堂左公訓女

衆人只得抬身起，各乘轎馬進城。家人擁擠紛紛走，進城分路各回程。別人回去且慢表，詞中單說左夫人。轎進二廳來歇息，申周二位早相迎。大都問起這件事，夫人一一說其情。疾忙回到中庭上，左公一見起抬身。開言便問夫人道，却因何故去鄉村？夫人便說君知道，明知再問爲何因？

左公笑道：『四女已承觀音度去，身到瑤池，你本凡人下鄉何幹？』夫人道：『相公所言是真是假？據家兄等皆說不像真佛，疑是妖邪攝去四女。』

不知生死虛和實，人人急斷肚腸根。惟有你身不在意，掌上明珠太看輕。全無半句商量話，冰言冷語好奇情。左公聽了心中怒，怎生商議這般情？你等弄出非常事，又要栽埋到我身。

夫人道：『他們弄出事來，于我甚事？我亦未曾去燒香拜佛。』左公道：『還我儀貞，便不干你事。』

小小未嫁閨中女，諸凡要與母同行。如何任使他出去，你做娘親管甚情？夫人道：我原不肯，他言未識舅家門。又聞諸姊都前去，因而要去散心情。算來却也無妨礙，母舅從來是至親。

左公笑道：『這等沒正經的母舅舅母，便不到他家，却也無礙。』致德道：『事如此矣，兄嫂埋怨無益；爲今且計，急速商量，以救四女。』夫人道：『聽得那菩薩說道，女兒現在，只因怪你平日不信佛教，說道要你。』

僧衣僧帽來打扮，飯依合掌誦佛經。九叩頭來三頂禮，拜謝南無觀世音。那時放女重見面，你不飯依事不成。左公聽了如此語，怒而且笑說緣因。我與菩薩何仇恨，因何獨難我當身？此等妖言誰個說，理合敲牙斷舌根。夫人答道菩薩語，別人誰敢難你身？永正公子開言說，甚麼慈悲觀世音？應是個妖邪物，不知諸妹若何能。說罷

秉衡長嘆息，夫人悽慘淚雙淋。申氏母女皆垂淚，叔叔如今怎樣行？須當算計來救女，與他閒談無益情。左公聽了，吁嗟嘆生女皆爲不肖人，不如失去多清靜，我今不管這椿情。夫人正要重開口，外邊傳報進中廳。姑爺父子俱來到，維明兄弟起抬身。永正公子同出接，一行來到二廳門。兩邊禮罷分賓主，書童左右獻茶巡。應徵含愧深，深謝總是寒門起禍根。平空釀此非常事，失去吾兄掌上珍。實然無面重相見，恨無地洞可藏身。千思萬想無計較，此事教人怎理論。左公聽了微微笑，自是寒門不幸深。生此三人俱不肖，不守閨門胡亂行。桓兄何必來引過，切休提記這椿情。王杜二公開言道，吾兄不必怒生噴。燒香拜佛雖非實，木已成舟說不清。如今須要生計較，伏乞諸兄教我行。三人便乃開言道，弟們也未到庵門。但內人等去來求告，他言已送上天門。再三再四堅不放，急得諸子怒生噴。各將亂箭來相射，誰知法術果驚人。枝枝箭插金爐內，反向他們有話論。左公便問如何說，楚卿只得告分明。他道岳父不信佛，故教搆去四千金。要勸岳父人一個，叩首皈依教門。那時方肯來放，若不皈依斷不能。左公聽了微微笑，此真放屁亂談論。我生不信虛無事，豈獨南無觀世音。五百羅漢三千佛，盡是虛無寂滅人。爲何不把冤仇報，獨有觀音要理論。不通可笑真可笑，想是不讀諸書觀世音。

『是了，如今諸兄及四位東床來此，想是要我去出家祝髮，求放這幾個女子麼？』
衆人聽了難開口，良久桓王說緣因。

『四人雖是我等媳婦，却是左兄令愛，兄既不肯救，叫奴等也無法回處。』

又不要我等來謝罪，單單指的左兄名。若要我等歸法教，也肯低頭拜世尊。宏仁聽了微微笑，鬼邪原知怕惡人。
一個觀音古怪，專處人間萬惡人。

『老左平日專要捉弄他人玩耍，譬如當日在京師，拿了孫國英兒子，要他兩個扮作婦人，上門謝罪，要得兩個無地置身。誰知今日輪到自己，平空走出個觀世音來，要你扮作和尚，去上門謝罪。』

一還一報真不差。你今謝罪正該應。他們當日扮女子，今日你身扮僧人。論事還是便宜事，和尙終須勝女人。快些裝扮前行去，放還四位令千金。左公笑笑休胡說，便對東床四個人。四位賢婿聽我說，若說他們四個人，乃是觀音來度去，送到瑤台金闕門。與天同壽爲仙女，長生不老做神人。迥異死亡傷痛事，算來不必掛在心。

「況且他四個說是仙女臨凡，你四人說仙童轉世，只消也去求拜觀音把你等一同送上天庭，便得夫妻完聚了，有何難事？」

此情不比孫公子，吾兒好處去安身。逍遙快樂登天界，乃尊還不及他身。如何反要他回轉？父做僧人拜世尊。此事在我決不肯，諸公不必枉勞心。衆人聽了俱默默，致德聞言說事因。兄今休作如此話，知他果是活觀音。若還是個妖邪變，四人豈不送殘生？

左公笑道：「此語更奇。你又不曾看見活觀音面貌，何以見他真假？若說他是妖邪，則四女攝去，已兩日一夜，早被吃完，還有何法相救他們？」

此情盡付東流水，我今無計可施行。算來也是天之數，成仙成鬼任他們。言罷之時長嘆息，應徵便乃說緣因。兄今既是無方法，只得江西走一巡。前往龍虎山一座，去請天師到來臨。是神是鬼分明判，不然此事怎分明？左公聽說言深是，桓兄此策最堪行。四位東床說自往，束裝連夜便行程。衆人都道無別法，算來怎得這般行。議論一回都作別，三人送罷便回身。仍向二廳來坐下，左公便乃說其情。可恨四個不肖女，慣出閨門惹事情。可怪楚卿真可殺，妻子渾如祖母尊。百般趨奉無違拗，大壞吾家禮法門。有心置之於度外，奈何此事不分明。如今我且來一往，白楊村內訪其情。致德聽說言正是，弟們也共兄同行。三人正要擡身起，報說少夫人到家門。只因聞得家中事，因此忙忙回轉程。二廳上面來出轎，問安常禮左公身。相見已畢來入內，三人當下出門行。各皆上馬揮鞭疾，家人隨從出東門。日落西山方到了，要向庵中看假真。但見男女紛紛成羣走，都是燒香轉回程。三人按轡

疾行走，鼻中只覺異香馨。便問道：「傍燒香客，是何香氣這般深？」回言自到活菩薩，異香里許盡皆聞。左公細嗅其香味，一聳眉頭計上心。原是那厮重出現，便叫兄弟快回程。致德問：「兄何速？」回言且慢問其情。

說聲速去，各放轡頭，一口氣趕下三十里路，早到城門，急急回家，已是上燈時候，下馬離鞍，進廳坐下。左公便問致德道：「方纔那種香味，吾弟嗅來，可還記得？」致德道：「那裏省得？」

左公聽了微微笑，果然吾弟沒探心。你可記得青州府，拿住聞香主人，搜出一段狐狸尾，燒時香烟一樣馨。狐精乃是香狸怪，城隍山上道元門。素香居士爲其號，可知與我結仇深。若是此怪真容易，管叫除之但放心。二爺聽了方猛省，果然半點不差分。

「但雖是狐狸，吾兄何能擒捉？」永正道：「若是妖怪，四人性命休矣。」左公道：「此怪是個得道狐狸，不致傷人命，或者無事，但慮他却是個雄狐，恐防迷戀囚女。如今事不宜遲，看一衆家人，快宰殺烏雞黑狗之血，及污穢之物，安擺噴筒，多牽獵犬，出其不意，乘夜下鄉，打進庵門，擒縛此怪便了。」

一聲令下，齊應遵，人人個個去當心。霎時諸將俱物備，家將傳齊三十名。牽了獵犬七八隻，人人都上馬飛行。左公腰下懸雙劍，二爺叔姪也藏兵。一程出了東門外，依然飛馬到鄉村。燈籠火把明如晝，初更已抵白楊村。民已是都安睡，家家寂靜掩柴門。籬中犬吠聲不絕，吩咐諸人密密行。早到紫竹庵門外，喝令一聲打進門。一班家將齊動手，打開門扇喊齊聲。先將獵犬朝內放，一擁紛紛趕進門。遙見佛殿輝煌，各將穢物一齊噴。獵犬聞得狐狸氣，攛跳齊奔佛殿門。妖狐見了慌張了，跳下蓮台要把法行。不防穢物雞犬血，疾雨噴來滿面門。要行妖法來不及，八條獵犬一齊奔。團團圍住狐狸怪，趕上多謀足智人。一把上前來捉住，拿出霜鋒下絕情。兩手寸關齊捏斷，狐狸不覺現原形。哀哀求告饒性命，冒犯天星大貴人。左公捉住狐狸怪，劍尖指定問其情。

「你這逆畜，何物毛團，怎敢屢次與妖作怪，陷害良民？前在山東青州設開香教，幸而漏網，只該隱跡潛踪，

何敢大胆變假觀音，妖言惑衆，且把我家小姐擄到那裏去了？」

妖狐點首哀哀告，貴人連叫兩三聲。小姐並未來傷犯，隱在觀音閣上存。小狐修道多年久，不傷生命不迷人。只爲屢被貴人來挫折，頗覺心中結怨心。恰逢四位佳人到，得知都是貴千金。因此大胆來冒犯，那知反惹禍臨身。未曾傷犯四小姐，望求饒了小狐精。

著家人扯住，看他現出甚本相。左公手起一劍，將狐頭斬落。再說桓王杜三公子，二次到庵。

抬頭先看蓮花座，不見南無觀世音。但有死狐狸一隻，毛如錠墨首身分。回見尼姑人兩個，三人忙上問其情。

尼姑就把狐精吃了四位小姐，惱了左爺。左爺遂將狐狸殺死之故，對衆說明。

桓杜二人一聽得，那曉佳人盡喪身。登時滿腹似刀割，酸眸刺針淚似傾。一句話言俱不出，禮乾呆了半時辰。

開言又問尼姑道：妖狐吃了左千金，可有剩了些形跡？回言並未見分明。此是左爺如此語，小尼就彼口中論。

禮乾道：「二公且勿悲傷，或者岳父故意虛言唬唬我等，亦未可知。」

即今快快回城去，左家訪問始分明。言罷三人忙出外，上馬加鞭去似雲。午後進城忙走去，一程到了左家門。

門軍一見忙閃路，家人垂手兩邊分。三位姑爺齊下馬，進門便問這椿情。

衆家人因聞說，娶秘密其事，不敢妄言都回說道：「小的門不曾隨去，未得其詳，不敢亂話。」

三人即便朝內走，二廳來到說家人。即往內堂來報入，家人回話說原因。老爺二位並公子，只因兩夜下鄉村。

今晚安睡難驚動，又問夫人可起身？回言現在中堂內，便言通報見夫人。家人奉命忙傳報，夫人命請進中廳。順

卿只爲黃小姐，數年也當岳家門。因此三人齊入內，上前揖見夫人身。順卿公子稱伯母，夫人命坐各安身。侍兒

就把茶來獻，三人接在手。中存抬頭觀看夫人貌，滿面春風少泪痕。全然不見容淒慘，大抵其情不像真。岳母何

等深愛女，若是姣娃果喪身。不知哭得如何了，怎得中堂坐太平。禮乾便乃開言問：岳父爲何不起身？夫人見說

回言答，只因兩夜未安身，疲倦已多，沉睡去，未便催他早起。楚卿公子連忙問：「聞知昨去白楊村，尼庵除了狐狸怪，怎奈千金已喪身？塔裡唬得魂飛散，故此慌忙趕進城。要知此信真和假，伏求岳父示分明。」夫人見問無回，答笑顏滿面，不聞聲。順卿遂即重重問，求伯母說分明。

夫人道：「那有此事？乃你岳父虛言唬人，四女現已救回，安然無恙。」

三人聽了，心大喜，頃刻眉間解皺痕。夫人便問東床客，尊尊可曉這椿情？答言尙未回家說，恐防驚壞大人們。中堂正在言談論，左公床上已翻身。一切言語都聽得，我本思量玩耍人。夫人卻與分明說，便宜發放此三人。當時即便抽身起，整束衣冠走出門。三人一見忙離座，一齊作揖盡躬身。左公遠禮皆命坐，開言即便問三人。江西之往還確否準，於何日起身？行三人聽了齊聲笑，岳父緣何出此論？四位小姐今救回，妖精現已現原形。不用施符並法水，遠勝天師張道人。塔們感謝真無盡，若無岳父怎區分？

左公笑道：「賢婿等但知感我。」

觀我一身似草木，兼之當做牛馬身。思想那年京闕事，客家園內玩花辰。使我費盡心一片，始得東床回轉程。後來又惹江湖盜，漢陽江邊劫佳人。使我費盡孫吳策，始得完全返故庭。縱容妻子花園去，無端打了姓袁人。使我受盡虛氣，始得無言還轉程。去年又中奸賊計，費我三毛七孔心。乃又容婦女燒香出，庵中惹了妖邪精。使我再費無窮力，乃得安然再轉程。兩夜未曾寧一刻，精神不比少年春。此身甚覺多疲困，各位還須念幾分。少教妻子來惹事，莫容婦女出閨門。惹出事來無別個，總之只苦我當身。奉勸三位東床客，此後還須戒幾分。王杜二人開言道，因他桓府拜生辰。桓家伯母來留住，算來卻也無妨情。因此任從來住下，至於十二到鄉村。塔們其實全不曉，直至失去始知聞。

左公道：「此一事不與杜王二位相干，今日是中秋佳節，月合團圓，少時送德貞及靜美回家便了。但我所

惡者惟儀貞那妮子。今日自有處他之法。」
他身崇信虛無事，娶往尼庵拜世尊。我今鎖閉在閨房內，使彼參禪悟道深。鎖閉三年並五載，試他見性與明心。

『此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

衆人聽了皆無語，急煞旁邊桓楚卿。低頭坐定難開口，後邊來了秉衡身。三人立起來相見，左公便乃說原因。可請起孝與用九，宏道堂中少坐身。用了午膳同回去，楚卿且住在中廳。言罷又叫丫環女，請將大小姐來臨。禮乾聽了微微笑，又要作耍楚卿身。這位泰山真厲害，做他女婿活遭瘟。楚卿妻子渾如命，不比他人看得輕。豈可關別三五年，定染想思一命傾。

『去請大小姐出來，不知如何說話？可惜不得在此觀之。』

三人只得來出外，桓郎一似矢心人。侍兒奉命來西院，傳言就請大千金。便將左相方才語，從頭告稟四人聽。儀貞小姐心煩惱，又來借我說他們。大家都到庵中去，而今只罪一儀貞。爹爹但曉搜尋我，那世冤仇結得深。便對侍兒來說道，你今回復老爺身。我今不到中堂去，看他今日怎施行。徒流斬絞憑他定，譬如妖狐一口吞。三位小姐都煩惱，爲人這等不公平。便要與威與作福，爲甚單單罪一人。小姐坐定身不動，侍兒只得轉回身。剛剛兩個丫環去，又見青衣兩個臨。傳說老爺請小姐，何故遲延不動身。小姐未及回言答，大娘相勸說原因。姪女且自來出外，父命傳呼要一行。你本性情多孝順，忽然違拗不相應。小姐聽了無言語，只得抬身往外行。大娘並及諸小姐，一同隨了到中廳。大家都在屏門後，佳人移步上前行。楚卿一見忙立起，小姐低頭眼不睜。默默立定不言語，不來開口叫爹尊。左公見了微微笑，想他妖氣尚迷心。無言無語渾似啞，便叫儀貞走近身。勃然變色開言道：汝違家教胡亂行。吾門祖代傳家訓，那許婦女燒香寺院門。因何你獨來創始，遽然前去拜觀音。儀貞小姐聽此

語，一聲冷笑便開聲。八人個個違家教，不獨儀貞一個人。左公聽了心中怒，他人皆可恕三分。靜英生性不謹慎，未聞閨學出黃門。德貞愚魯無學問，婉貞年少不須論。因此我今俱寬恕，但究儀貞一個人。你本不比庸脂粉，經史之中自立身。如何也效庸愚婦，知法違之罪更深。不思伏罪猶挺撞，言罷之時叱跪塵。儀貞小姐微微笑，強將罪坐一人身。雖然帶罪該當跪，今朝膝下有黃金。左公大怒呼左右，取將家法到來臨。楚卿一聽驚呆了，夫人便乃叫兒身。爲何與父來違拗，忽然今日這般行。小姐便把娘親叫，前日原因去上坟。只爲舅母多高興，頑去尼庵拜世尊。姑嫜之命難違拗，兒本心中不願行。爹爹今日來責備，理應舅母去當承。若責舅母無此理，現有孩兒桓楚卿。要罰與他同受罰，要跪還須共跪塵。如何但責兒一個，這般處理不公平。佳人說罷心煩惱，掩面悲啼哭失聲。楚卿聽說坐不穩，只得前來說事因。原因家母傳慈命，並非小姐自家行。今朝岳父來責備，小婿應當代領刑。

左公笑道：「豈有此理？若叫你跪時，他這利口，便說我責備你令堂。遂叫儀貞不消啼哭，跪與不跪，是極小事，你不肯時，我亦不強。但是你等去拜觀音，請問這觀音是那方出處？姓甚名誰？你等拜他，自然曉得，把他根由始末說來。」小姐道：「孩兒那知觀音甚處出處？當時聽得舅母等說，有什麼香山卷上，是觀音菩薩出處。他本是妙莊王的公主，只因不貪富貴苦志修行，是以肉身成聖。」左公笑道：「妙莊王出在那朝？香山卷出于誰手？」

小姐聽了心煩惱，爹爹當日做先生。但教聖賢經史本，未教孩兒念佛經。那識妙莊王某代，豈曉香山撰某人？左公聽說來，嗚呼！既然教你聖賢文，爲何崇信虛無事。燒香念佛拜觀音？

罷了你愛學禪門，有何難處？汝父平生深明此理，我如今再教你一番便了。今就將觀音自在菩薩的出處，作一偈與你去參，以綉房改作禪關，參得透放你回去，夫妻完聚，參不透，休想再見天日之光。」便說偈道：

一彎斜月照三星，便是慈航觀世音。世人欲識觀音貌，只在人間寸地尋。

言罷便對儀貞道：『可去參透觀音甚出身？』小姐道：『言兒不曉，不做參禪學道人。』左公便道：『真胡說，快進禪關悟性靈。』

『且待你回房，我來鎖門便了。』

言罷之時離座起，口稱賢塔外邊行。楚卿不覺心煩惱，此事今朝怎理論？團圓明日中秋節，個個回家喜不輕。單單不放大小姐，分明作難我當身。其麼參禪與學道，這般捉弄窄傳聞。垂頭喪氣同出外，宏道堂中又到臨。三人見了齊立起，抬頭都看楚卿身。雙眉緊鎖無歡色，滿面憂容氣不伸。心中個個都暗笑，內中午膳早來臨。傳請二爺同用膳，書童左右奉金樽。膳罷之時日過午，左公即便命家人。

『打進轎來，送黃小姐與二小姐回去。』

家人聽了連答應，左公便入內堂門。禮乾猜破疑難事，笑問多情桓楚卿。方纔怎樣來發落，如何作難大姨身？果然不回家去，桓兄今日怎區分？楚卿便說真堪笑，便告方纔一段情。

致德道：『原來他又深明禪理，我等一向不知，只是這四句偈語，如何參透？』順卿禮乾都笑道：『待我等大家參禪。』

於是數人都默坐，各把禪機去究明。人人無語沉吟想，看看想了半時辰。楚卿忽然稱是了，我今參透此中情。衆人忙問如何說，他即對衆便言云：

『頭一句，一灣斜月照三星。據我看來，乃是個心之形。末句道，只在人間寸地尋。人稱心爲寸地，大抵說觀音者，乃是心也。並未真有其人。不過道禪家之底，只是個明心見性，非燒香念佛之謂耳。』

據我參來如此說，我兄評論若何能？衆人聽了齊稱是，果然不差半毫分。

致德笑道：『賢姪塔一片誠心，故能立悟。』順卿禮乾也笑道：『兄既參透禪機，少刻岳父出來，待我等說』

過人情，放了大姨回去罷。」

衆人正在來言笑，左公又復到書廳。二爺笑向維明說：「姪女禪機可參明？」左公笑道：「他違拗，全然不對半毫分。姊妹五人同一處，反向花園玩耍行。順卿禮乾都笑道：「桓兄參透這禪文。岳父念他能解悟，放了大姨轉家門。左公便問如何解楚卿一一說分明。」

左公笑道：「既是替他參透，放他回去便了；只是以後，切不可再使妻子輕出閨門，招殃惹禍。」

楚卿聽了，心歡喜，左公使又命家人，即將轎子來抬進，三位千金回府門。三位東床齊作別，書童傳話到中廳。小姐拜別雙親，出一齊上轎出門庭。三乘轎子途中去，片刻俱各轉家門。拜見舅姑言此事，個個歡喜盡放心。感激左公人一個，真是天星降世塵。但願此人常在世，做個世間救星人。

次日桓杜王三公都到左家作謝，按下不題。單說孫國英自從正法籍沒家私，只因左相當年的寬仁，奏請妻子免戍。那尤氏收殮丈夫之後，就在京師賃一小屋棲身，家人男婦皆散，惟同幼女痴兒，難以過活。幸丈夫在日，有幾個相知，見他苦惱，年年湊贈米銀。尤氏做些針黹，苦不盡言，勉強度日。不覺到了天啓五年，女年十七，名喚玉仙，生得天仙一樣，聰明賢淑，與其兄繼賢，不像一母所出，每日幫着母親針指度日。惟痴公子一事無能，終日在家坐吃。尤氏見女年長，想起幼年曾許與李翰林之子李士龍爲妻。

他長女兒年三歲，今年二十整年庚。聞他家內多豪富，爹娘已故更儉勤。越比從前興旺好，但自從夫主喪亡後，他身從不通聞問，想來不認岳家親。如今我女年十七，耽擱青春是怎生。今日收拾忙回去，與士龍女婿好完姻。

尤氏打算停當，湊起盤川，趁船而走，竟往襄陽而去。

七月起身歸故里，九月初旬始抵城。要知尤氏回鄉去，玉仙怎入李家門。此回難以明其事，再到下卷表分明。

第五十五回

呆公子窮途賣泥丸

僧郎君設計欺孤寡

接上前文重說起，單說孫家三個人。九月初旬歸故里，離了舟船上岸行。飄流淪落如乞丐，襤褸衣衫改舊形。繼賢扶了母與妹，步進襄陽一座城。路人看了皆不識，只道逃荒乞丐們。

尤氏一門無親族，那些孫氏尤氏等人，皆斷了十數年，各不相認。後又聞得國英正法，俱不認親，故尤氏母子三人回鄉，無可依庇。當下玉仙小姐道：『我如今到何處棲身？』夫人道：『我面上只有一個同胞妹子，嫁錦榮鄉財主人家，其人姓烏，十分豪富。』繼賢聽了笑道：『這等說，正好到他家去。』尤氏道：『雖則骨肉至親，也久斷絕，只因有一年，他在街上看燈，我留他入內，誰知你父親見他比我標緻，竟與捻手捻腳，調戲起來。被我看見，趕上前，將你父親劈面兩掌，直跑到街坊上叫喊，又把妹子淫婦賤人一場大罵，立刻逐回，因此他恨入骨髓。如今若來去，只怕未必照應。』小姐道：『似此奈何？』尤氏道：『如今只有一處，可以暫住些時，城中南門街上，有個興善尼庵，庵中尼慧光老師太，同兩個徒弟修行，昔日我家也是檀越，如今前去，或者肯留。』玉仙道：『言既如此，即今便去到南門。』

三人問路前行去，轉灣抹角，步行。勉強挨到南門去，尼庵一座面前存。匾額興善庵三字，尤氏前來輕叩門。聽得內中稱來了，走出尼姑兩個人，呀的一聲開戶處，驚見三人門外停。尼姑問道：『誰來到？』尤氏開言叫一聲：『師父，你難道不認得我了？』那尼姑聽說，把他仔細一看道：『你好似孫侍郎夫人。』尤氏道：『正是。』尼姑聽說他便是，口念彌陀嘆一聲。當年何等多榮耀，誰知今日這般形。記得那年京邑去，算來不見六年春。後聞孫老爺亡了，家私抄藉沒分文。小尼常自來思想，不識夫人怎樣形。誰知今日方回轉，且請庵中暫住停。三人聽了齊入內，二尼報與慧光聞。原來孫府夫人到，老尼忙出外相迎。相見已畢，俱歸座，老尼即便問原因。想是

令郎與令愛，數年光陰盡長成。夫人聽說言正是，遂訴流離辛苦。回鄉里少棲身處，特來相見老師身。借與一間房屋住，乞念從前已往情。

老尼道：『阿彌陀佛，夫人不知小尼近日手中，也甚艱難，不比從前。』

夫人現在人三位恐防供應不能承。夫人便說非如此，但思借屋許棲身。怎可老師來供應？暫息些時自起身。老尼道言既如此，內無空屋裏灣存。止有門前一小屋，夫人不棄且安身。尤氏聽說連稱謝，開言又問小尼身。

『師父可曉得西門李翰林公子，近日在家如何景況？』老尼道：『李翰林前年夫婦雙亡，他公子已經孝滿，如今家事大不相同，比前十分豪富。李公子還未娶妻，今在外邊，徧託親朋訪求姻事。』

老尼常向他家去，果然豪富好驚人。家童男婦七八十，倉滿黃金庫滿銀。夫人聽了連嗟嘆，原來要想另攀親。多因嫌我家事敗，竟然悔了這婚姻。便對尼姑重說道：我這小姐玉仙身，曾許李士龍公子，八歲連姻定下親。可知絕不通音問，原來他要賴婚姻。我千辛萬苦回家轉，單單爲了這椿情。似此說來將抵賴，怎生完此一椿情。

老尼道：『原來如此這等說，只怕如今不相干了！他家何等富貴，你如今何等落拓，怎肯認親？』夫人道：『認與不認，來日要煩師父討一的音。』老尼點頭應允，老尼遂留了一餐薄粥，指引他到山門下一間小屋內，借他一束稻草棲身。

次日九月初八日，母子三人早起身。尤氏摸索錢搭袂，止剩銅錢六十文。交與老尼人一個，且度今朝一日晨。煩向李家親問訊，老尼應允接錢文。燒茶煎飯來供應，出庵便住李家門。無多一刻來到了，不消通報內中行。廳前正見李公子，尼姑善言問寒溫。公子便請分賓坐，慧光就把話來論。備言尤氏回鄉轉，特遣小尼到此議婚姻。未知公子如何意，應當商酌怎生行？

士龍道：『原來是孫夫人回來了，我當年雖聘其女，不料他父親做叛臣，我李門世代明臣，怎娶叛賊之女，』

所以此事已置之度外。況他母子在京乞丐，女年十七，其子又呆，今惟尤氏中年婦人，千山萬水，領了一個小女回行，怎識其中曖昧？怎肯要這女子？你便去回絕孫夫人。」

婚姻二事休提起，忠佞如何肯對親？當年白費金珠寶，論理應該還我們。今既這般身落拓，不來取討聘和金。女兒另去攀親事，今生不與李家人。老屈聽罷一席話，默默連連應幾聲。辭別公子身出外，一程回轉到庵門。就把士龍多少話，從頭說與姓何人。夫人聽罷雙流淚，默默無言不則聲。可恨士龍良心喪，官却前盟不認親。我今欲待當官告，奈子痴呆不懂人。自家面上無親眷，誰人幫襯半毫分。止堪付與東流水，譬如未對李家親。玉仙小姐心中苦，暗裏偷彈珠淚傾。纒賢全不知就裏，還問娘親爲甚因？

尤氏道：「閑話休題，如今半文也沒，明日生計如何？」

算來算去無別法，要往烏家姨母門。向他借貸些銀兩，可念同胞姊妹情。但是你身多體懂，枉然活到廿三齡。一些用處全沒有，諸煩總要我親身。幸得金蓮無三寸，不然叫我怎區分？但是到鄉難獨去，相煩庵內道婆身。小姐便乃開言說，到鄉多少路途程。母親那裏堪此苦，須喚舟船始可行。

夫人道：「此刻那有船錢待我慢慢行走便了。」小姐道：「衣包中孩兒還有一件棉衣可典，若得姨母肯借，再行取贖便了。」

便請道婆爲典當，果然當了二錢銀，一日過了無詞說，次日天明早起身。貼與尼姑錢三十，其餘盤費下鄉行。午末未初方到了，請問姓烏財主門。鄉民指點前村去，烏家門第面前存。尤氏道婆來走近，看那門內有幾人。便把名姓來說着，相煩報進主人間。門內一衆聞斯語，哈哈大笑叫奇文。何方乞丐前來到，胡言假語亂談論。我家主母千金女，那有乞婆姊姊外邊存。我家雖在鄉間住，不是無名小姓人。你敢到此來胡說，快快拿住報主人。爲何在此來吡喝，內中走出個婦人。此婦年有四十外，看官你道是何人？

原來就是十福姐，本居住錦榮鄉下，後來陶安夫妻死了，他與丈夫不種田地，便投靠烏家，甚爲得用。今日恰好出來，聽得衆人嚷說忙問甚事，衆人道：「真好笑，不知何處來一乞婆，自稱孫侍郎夫人尤府大小姐，與我家院君同胞姊妹，竟要進見，好不稀奇！」王氏道：「這等說，就是那孫奶奶了，你等莫嚷，我認得他，待我一看就知道。」

言罷，王氏前來，細認孫家奶奶身，不覺拍手哈哈笑，果然正是姓尤人。雖然改了當初貌，鼻梁青記上邊存。就叫一聲孫奶奶，可還認得我當身？尤氏聽了全不解，你是誰人，識我名？我竟全然不識你，姓甚名誰？那裏人？王氏聽了又笑道：「原來忘了那樁情。可知陶安五斗斛，我當年准麥人。」

「孫奶奶，我想你當初何等勢利，爲何今日這般模樣？」

「你的加五斗斛何方去？女字良田不存，牛皮鞭子存何處？買妾文書可在身？可有薄粥充此腹？可有柴房棲此身？只道太陽影子常常午，誰知黑夜淒涼少月星。請看奶奶容未改，錦綉衣粧那裏存？前呼後擁歸何處？脚舟獨步苦伶仃。可惜可憐還可笑，不及我柴房受罪人。王氏說罷，重重笑，尤氏聽之如死人。誰知就是王福姐，自被公子拘喝行。只道城隍拿了去，誰知還在世間存？不知到底緣何故？至今還是不分明。何其今日重相遇，被他奚落這般行。回頭一想當初事，我夫妻不做善良人。使盡威風行刻薄，弄到今朝這等形。」

只得說道：「你原來就是王福姐，你認得我的，須知不是假冒的了，可煩你進去與三小姐說聲。」王氏聽了，看了轉覺可憐，便走入內中，見了院君，細知其事。尤三姐一聽此言，想起前情，十分生氣道：「不要喚他進來，待我出去。」

喚了四丫環，併叫福姊一同行。早已到了牆門首，家人立起，盡抬頭。尤二小姐來走出，觀看同响共母人。青布衫兒千百結，腰間束了破襠裙。烏雲不整包頭罩，滿面風塵改舊形。同着道道人一個，靠在門旁立定身。院

君當下來走近便，乃開言問一聲。

『你就是孫國英的妻子麼？』那尤氏看見妹子渾身羅綺，面闊頤豐，絕不似當年行徑，只得說道：『妹妹，你爲何作此稱呼？』

我與你同胞共母爲姊妹，難道今朝不認人？只因窮困來投你，還該憐惜我看承。院君聽說哈哈笑：今日你方把妹稱，只怕連夜認來嫌遲了，何不想當年一段情？你的丈夫調戲我，不干是我有私心。把我娼根淫婦來辱罵，喊破街坊鄰里聞，使我渾身是口難分辯，偏體排牙說不清。立時趕出孫家府，笑壞襄陽一府人。爲因如此聲名敗，城內鄉紳不對親。方才到一鄉村地，蹉跎就擱誤青春。與你冤仇深似海，二十餘年不認親。你身今日貧窮倒，始來想起妹兒身。昔日威風何處去？爲甚因由這等形？那好色丈夫何處去？醋瓶醋甕那方存？我只道風帆使盡，休歇撐了篷兒只管行。誰知也要風不順，落了篷兒岸口停。今日你想親妹子，我那有同爹共母親？誥命夫人攀不起，免勞下問請回程。二小姐說罷多言語，尤氏羞慚莫理論。開言又叫賢妹妹：當初是我不該應。望你寬宏休記恨，今朝救救難中人。或米或錢爲借貸，留得殘生感你恩。院君聽了雙眉縐，你今還思這般情。我家那有銀和米，只有你的家私勝別人。

『雖然田地房產都抄滅，難道醋瓶醋甕也搜清了？』

只消盡以來沽賣，夠你盤川過此生。衆人聽了俱大笑，方才喝令便關門。衆人答應將門閉，外邊呆了姓尤人。思想不覺號啕哭，此事教人怎理論？典了棉衣來到此，他身竟不認親情。白討一場閑氣惱，分毫不助米和銀。道婆見哭長嘆息，口稱苦惱叫夫人。他既關門全不理，不如早早轉回程。夫人只得回身走，手指烏家罵賤人。誰人保得千年富，我當初也是好家門。只因作惡行不善，意施爲刻薄人。不曾想到如今日，那曉皇天有眼睛。看你今日多豪興，肉骨之情沒半分。有朝一日家私敗，與我今朝一樣形。自家不好爲善事，那得將來遇好人？一頭罵

着回身走，下船只得趕路程。西山日落方回轉，離船上岸到庵門。子女二人忙接着，上前來問是何因？

孫夫人見問，兩淚交流，就把其事哭訴一番。尼姑等皆嘆息不已，只得貼賠幾日粥飯，與他母子度命，却去人家攬些針指來，與玉仙小姐度活。那繼賢公子一事無能，尼姑便叫他搨些黃土，搨成彈丸，賣與那些王孫公子，一文錢十個，倒也終日紛紛，有人來買。

看看延度將半月，詞中再表禮乾身。家距尼庵剛咫尺，若還有事外邊行，必行與善庵面過，見許多泥彈晒山門。開言便問書童道：何來彈子此門存？書童便與分明說，大爺有事不知聞。

『還是半月前，有逃荒的母子三人，借庵內房間居住，一子痴呆，只會搓這彈子，十文百枚。還有一女十六七歲，却生得標緻異常，不像小家之女，紮出花樣甚是精工。』

三人靠此來活命，做來幫貼與尼僧。不知他是何名姓，問之不肯告於人。禮乾聽了心歡喜，聽說女子姣容便動心。當就要來觀，離鞍下馬上前行。立時踱進山門內，側邊却有一房門，一個後生席地坐，手搓泥彈不會停。禮乾便問如何賣，回言百個彈丸賣十文。王公子便抬頭看，屋中還有兩釵裙，一個乃是中年婦，少年想是女兒身。內中並沒床與鋪，一堆稻草地塵埃。二人席地抽針線，細看佳人果出羣。身雖檻褸無束裝，態度嫣然美十分。明珠無價如沉水，美玉無瑕似掩塵。可惜好個娉婷女，定然不像小家人。後生子與中年婦，也異貧家小戶人。何處逃荒來到此，令人疑惑不分明。

當下便問：『你這彈子現有多少，可賣與我？』尤氏聽得，起身答應道：『現有七百，不知相公要買多少？』禮乾便書童取一貫青錢，與他母子，收了這七百彈丸回去。書童忙忙回去，向管帳家人取錢一貫，拿來付與尤氏。尤氏驚訝道：『七百彈丸，如何要錢一貫，相公敢是要買一萬麼？』禮乾道：『不是此說，我因見你貧窮，因此多給錢買你的，不必疑心，收去便了。』

尤氏好不心歡喜，口中稱謝不停聲。禮乾公子朝內走，驚動尼姑三個人。知他乃是王學士，急忙迎接上前行。口叫老爺忙稽首，怎能下降小庵門。請到雲堂來坐定，道婆忙上奉茶巡。禮乾便即開言問，門前所住是何人？尼姑聽了回言答，王爺諒必也知聞。就是孫侍郎妻子，皇封誥命姓尤人。小姐玉仙年十七，痴呆公子繼賢身。只因孫侍郎亡後，家私籍沒盡勞軍。田地房產當官賣，向來流落北京城。近日方纔回故里，苦於無地可棲身。只因到我庵來過，所以將他在此存。禮乾聽了方知道，不禁嗟嘆說原因。

『原來是孫國英妻子，可憐如此落拓家。籍沒難道孫尤兩姓，沒個親人，却住尼庵之內。』尼姑道：『不要說起，孫夫人原爲這小姐姻事，北地回鄉，誰知不能如願。』遂將李公子賴婚，尤二姐逐出之事，細細說明。禮乾聽了連嗟嘆，心中想起一事情。方才看那孫小姐，姿態姣容最可人。雖這般作賤來狼籍，一朵名花不減春。好個女子多柔媚，令人不捨挂於心。開言遂問尼姑道：『既然李賊賴婚姻，夫人何不重婚配眼前，也可濟家貧。』尼姑聽說言正，是自然小姐另攀親。只嫌如此家落拓難，鄉紳富貴人。

禮乾道：『要個正室，自當煩難，若肯偏房，怕沒有人娶。』休說他家，他肯時，我願出百金厚聘，做一位次室。夫人明日便娶他過去。』尼姑道：『既是王爺願聘，則小尼即去爲媒。』禮乾道：『你若說成，送銀十兩。』尼姑聽了心歡喜，連聲答應滿擔承。禮乾別來出外，頻看孫家美貌人。玉仙小姐如不見，低頭只顧自拈針。禮乾出外回程轉，見其父母到房門。夫妻相見俱歸坐，用九開言說事因。方才我身出外去，經過尼庵一座門。看見孫國英家，眷可笑孫家公子身。一朝落拓無所事，做些泥彈賣錢文。衣衫襤褸如乞丐，借住尼庵小屋門。我見他身真苦惱，一貫青與此人賣。他彈子七百個，母子二人喜不勝。可憐宦室名家子，只爲孫門作孽深。貽累子孫，今到此言罷之時，嗟嘆聲。德貞小姐亦嘆息，誰知落拓這般形。幾時回轉襄陽地，怎向尼庵棲此身。禮乾遂把方纔老尼之言，一一說與德貞知道。

言罷又叫夫人道：「那孫家女子玉仙身，容顏甚是多姣俏，態度溫柔中我心。我欲買他爲偏妾，已使尼姑與說起。未知你可相容納？你允之時便進門。」德貞小姐聞此語，半晌開言說事因：「相公欲置偏房輩，我今有甚不情。但須買個民家女，若說當年孫國英與尊大人爲朋友，世代通家年誼情，他身雖則多落拓，也是官家小姐身。比起老輩無高下，不過如今落拓形，豈可便買他爲妾？壓良爲賤不該應，相公本可來爲此，只該周濟此人身。禮乾聽了微微笑，若說孫家小姐身，他還不及貧家女，何等艱難併苦辛。此時九月深，後身單衣繫破裙，又無床帳開鋪蓋，草內安身着地蹲。若把他收作妾，分明提拔此人身。如何說把良爲賤？夫人出語欠分明，莫非意內難容納。到底撻酸倒醋瓶，小姐聽了微微笑，我今本是好言論。你反這等多疑忌，任君聘此姓孫人，我也喜歡多好伴，只怕高堂有話論。」

禮乾道：「若肯相容，只消瞞着父母，待我納了他，然後說知，生米煮成熟飯，還有什麼推求？」德貞只得來依允。禮乾公子始歡心，且說老尼人一個，送出王公子一人，娶賺十兩花銀子，竟做媒人來說親。來到尤氏房兒內，見其草鋪有錢文。尼姑見了哈哈笑，發財恭喜口中稱。

夫人道：「休得取笑，正有一言要問，方纔那少年是何等樣人？看他衣冠，却是縉紳打扮，他買我七百彈子，倒與一貫銅錢，這樣好人難得。」尼姑道：「夫人原來不知，方纔那一位，便是王華伯老爺公子，號稱用九，曾做過翰林學士的。」尤氏道：「這等說，是王正芳的兒子。」

尼姑聽說身正是王爺，正是好心人，因見夫人多窮苦，疎財仗義，贈錢文進來，又行將言問，只老尼一一告他身。他便連聲來嘆息，可憐不住口中稱。又道好個孫小姐，李家公子喪良心。道他既是無情意，該將小姐另攀親。

老尼說：「人情勢利，眼前不比從前。」他道：「若肯降格屈尊，怕沒好人家娶取？」

夫人若肯爲次室，他身願聘令千金，花銀百兩衣和飾，娶回做個二夫人。今日說成門日娶，托老尼來此做媒。

人不知夫人之意應承否？尤氏聞他此語論沉吟良久開言道：師父今朝何語論？別的鄉紳也罷了，若說王都御史身與我老爺人一個幼年相與有交情，與他祖父皆世誼職無高下在朝門，如今我等雖落拓銀盆破了數還存，我女與他稱世妹怎做偏房下乘人，屏前背後難存立，疊被鋪床怎樣行，算來此事難成就，叫我如何允此親？老尼聽了微微笑，夫人今日聽原因，你今既是貧窮了，又做心高氣傲人，雖是夫人與小姐，眼前不及一貧民，不是老尼當面笑，你比乞丐看來差幾分？今朝遇了王公子，算來娘兒進福星，甚麼通家與世誼？一朝落拓不由人，我勸夫人休執見，極該早允這姻親，現得紋銀一百兩，眼前濟急甚相應，尋個房屋來居住，做件棉衣穿在身，糴些米糧來過活，安安穩穩度冬春，小姐嫁與王公子，雖然名說二夫人，自然重重看承好，綉閣香閨住此身，金珠翡翠綾羅服，海錯山珍奉身，有甚低微並下賤，算來平同上青雲，夫人倘若來應允，老尼便去報他們，孫夫人但頻搖首，我今雖是難中人，止此一兒併一女，將他當作掌中珍，怎肯賣他爲僕妾，師父何須再出聲，尼姑聽了難再說，面容頓沉冷如水，一聲冷笑來出外，洋洋慢步自言論，乞寒裝甚腔和板，好個夫人小姐身，尼庵那有閑房屋，爲甚平空挨住身，來朝趕早來搬去，要住庵堂萬不能，一路嘮叨來入內，小姐開言叫母親，可惡尼姑多放肆，眼中何常有我們，有此一貫銅錢在，另尋他屋去安身，我等做些針指來過活，也堪苦苦度光陰。

『如今住在此間，沒鍋沒灶，每日貼與尼姑六分銀子，還只是半飽半飢，且不時冷言冷語，好似那白吃的一般。』

與其這等來受氣，不如搬去耳根清。夫人聽說言正是，他道明朝趕出門來，日趕時即便去，免在他家受氣深。慢言母女言和語，且說王公子一人一心牽掛如花女，絕早抽身便出門，走入興善庵堂內，尼姑見了急忙迎禮，乾便乃開言問，媒人做得若何能聘財，我已多停當，說成即便送來門，老尼便道休提起，真是無從抬舉人，遂將尤氏夫人語，從頭說與禮乾聽，禮乾聽了如此語，默默無言不則聲，沉吟良久開言道，且將商量慢理論，言罷之

時來送出，尼姑送罷自回身。

心中欲將孫夫人送出，只因禮乾說道：「還要商量。」故此按下。且說王公子回入書房，心中思想，說道：「看不出這等窮人倒有志氣，他的女兒竟不肯與人作妾。但我已愛他，必須到手。」

左思右想，多一會，忽然眉頭一縐，計上心。便着書童去喚尼姑到後門來，到這書廳有人泄漏機關事，定然處死不留情。書童奉命忙忙去喚了尼姑進後門。

只因王公子爲人厲害，家人畏懼，都不敢言。且說尼姑來到書房，禮乾屏退左右，說道：「我少時喚繼賢來，與他十兩銀子，你若拿去，你可卽於今晚偷了他的那間屋房，又無窗格，又無門扇，甚好入脚，偷了便算送你。媒錢待孫小姐與我成親，再還他聘金便了。」

尼姑聽了心歡喜，口稱此事卽遵行。公子便喚書童進，相送尼姑出後門。一程回轉庵中去，禮乾待到日西沉。出門徐步山門外，向買泥彈處移步上前行。用手挽定孫公子，開言兄可識吾身？賢聽了吃了一諱，抬頭看見姓王人，連忙搖手不認得，用九微微笑說云：「你我父親爲朋友，與你通家兄弟稱。我因見你多窮苦，昨曾與你一文，買你泥彈七百個，與你便宜盡我情。」繼賢聽了方知道，原來就是你常身。你今扯我何緣？故怎又將錢與我們？禮乾聽了重含笑，但將銀與你們。有好話和你說，到我家中吃點心。言罷挽手隨同去，繼賢舉步便同行。走到王府無路，進門一徑到書廳。繼賢公子抬頭看，口稱齊整贊連聲。

「當初我家爹爹在日，也住着這般齊整的房子，後來爹爹死了，就沒有這般好房子。」禮乾笑道：「閑話休提，我今日同你到來，並無別事，只因你的母親爲少衣無吃，難過日子，故此把你的妹子賣與我做小星，講定十兩銀子，着與你拿回家去，這一包就是了。」

言罷遞與孫公子，痴呆公子那知聞，打開看看真銀子，便將塞入袖中。禮乾忙使書童去，快到街坊買點心。

書童答應忙去了，須臾買就到書廳。饅頭糕餅二三十，就把茶盤滿滿盛，奉與繼賢稱請了，喜壞癡呆懵懂人。一連吃了三四個，天色不覺沉沉。繼賢便道：「天色晚，我從何處轉回程？」

禮乾便着書童把那點心都放他懷內，好好扶了孫公子，送他回去。

書童即便相攜手，同他一徑出牆門，送他與善庵門外，方才放手轉回程。禮乾吩咐門來閉，一概不許人登門。門前家人齊應諾，且說癡呆公子身進門來見生身母，夫人一見叫兒身，你從何處回家轉？幾乎唬煞我娘親。忽然一霎無尋處，叫我何處不泊尋？初到人生路不熟，叫尼姑不肯行，出來進去頻頻望，你身此刻始回程。繼賢便把娘親叫，就是昨朝買彈人。他攜我手家中去，說母賣了妹兒身。一包銀子來與我，留我書房吃點心。我身吃了三四個，餘多揣入我懷衿。銀子點心都在此，一一拿來獻母親，呆了一個尤氏女，玉仙小姐去三魂。夫人急得雙頓足，大罵癡呆懵懂人。我幾時賣你白肥妹，畜生擅自取他銀，欺騙這等癡呆子，可要將來長子孫分。分明謀定施奸計，畜生這等喪良心。玉仙氣得雙流淚，夫人忙便取花銀，快些與我還他去，餓死今朝不賣身。繼賢見了來着急，唬得紛紛兩淚傾。街坊此際皆黑暗，我身雖欲到他們，不知那個牆門是，叫我如今怎樣行。尤氏劈面連連睡，急得心頭似火焚。除下壁中竹燈盞，手提忙遽出庵門。

正見一個尼姑出來關門，孫夫人慌忙道：「師父且慢關門，我還有事出去。」尼姑便問何事？夫人遂將其事備細告知，我此刻要去還他銀子。尼姑笑道：「你這人真是個癡呆，那王御史府門，有執戟門軍把守，此時黃昏時分，怎容你一個婦人前去？且我等出家人的門戶，那有夜來不閉之理？你要還他，明早去罷，我這門是決要關的。」

言罷之後將門鎖，尤氏夫人難出。只得依然來走進，不由珠淚落紛紛。前生有甚冤和孽？生此癡呆懵懂人。一些世事全不曉，我身到老靠何人？有心欲待尋一死，隨泉下丈夫身。一雙兒女難存活，愈加淚流苦難禁。左

思右想心轉苦。玉仙相勸母親身。尤氏只得抬身起，取了銀包手內存。顛顛約有十來兩，藏于草鋪枕邊存。繼賢便到尼姑處，持將薄粥到來臨。母女兩個無心吃，繼賢草鋪坐其身。點心薄粥來吃罷，倒頭便自睡沉沉。娘兒獨對孤燈坐，玉仙便叫母親身。他將銀子攜歸了，明朝必有話談論。分明使的牢籠計，倘來訛詐怎區分？

尤氏道：『我來日絕早拿了銀子，問到他家，還他便了他若不收，我自丟他門內，還有甚說得？』

小姐聽說言正，且言談不覺起初更。只得吃了些飲食，寬衣就鋪睡安身。二人一日拈針指，精神疲倦困沉沉。倒頭便自來酣睡，初更盡處二更深。誰知早又交三鼓，來了尼姑做賊人。伏在門旁聽一聽，三人俱各睡沉沉。酣聲吼叫孫公子，娘兒鼻響不翻身。賊尼此時心歡喜，輕移脚步進房門。悠悠慢慢摸將去，草鋪之時立定身。

再聽一歇不見翻身，便灣倒腰去。孫夫人枕邊茅柴下，輕探入枕下一得了手，疾便回身。

娘兒到曉方纔醒，睜眼看之。室明披衣即便抬起身，尤氏心牽昨夜情。就把包頭了髻，穿好衣裙回轉身。枕邊來取花銀子，一看之時大吃驚。一包銀子何處去，如何不在枕邊存。便問小姐曾收否，回道孩兒不曉聞。尤氏只叫完帳了，快來幫我細搜尋。娘兒兩個忙不住，柴草取開到處尋。那會見一些銀子，這便如何怎理論。必是夜來竊去了，這樁苦事怎區分。無銀還那王公子，必然來要女兒身。那個狠心施毒手，偷了花銀喪良心。繼賢兄妹渾呆了，急煞夫人尤氏身。捶胸頓足號啕哭，叫天叫地叫神明。繼賢兄妹皆啼哭，走進尼姑兩個人。

只因他出來開那山門，聽聽他三人在房啼哭，明知此事，假意問道：『有甚苦情，哭得這般熱鬧？』孫夫人便把此事，他尼姑假意失驚道：『有這等事，』就叫：『孫夫人，這間房子沒門沒戶，又且臨街，最是不謹，你昨日那包銀子，該付與我替你收。誰知不信任人，自放枕下，以至被偷，這是自不小心，歸怨那個？』

十兩銀子非輕，可王家公子不饒人。你們這等貧窮輩，那得還他十兩銀。若無銀子還他去，怎能留住女兒身？百金為聘初不肯，十兩虛銀反賣身。人財兩失真可笑，算來也是命該應。說完不住連嘆氣，洋洋慢步出房門。三

人哭了多一會，萬想千思無計行。小姐拭淚將娘叫，兒今細想這椿情。多因乾禮行詭計，着人偷去這宗銀。賊人料想非別個，就是尼姑三個人。少時他必來要我，母親不必與他爭。一時着了圈和套，待兒便去到他們。我拚一命全名節，不嫁狼心狗肺人。看他使盡牢籠計，終于何益自家身。夫人聽了重號哭，我兒若是這般行。我生于世何倚靠，先赴黃泉見你親。必不得已無奈何，汝且相從狗畜。母親還有終身靠，你若身亡斷命根。玉仙小姐惟吁氣，且說王家公子身。暗使書童來庵內，悄問尼姑昨夜情。尼姑便與分明說，書童回報主人聞。禮乾頓覺心歡喜，進來便說與夫人。孫家納聘成其事，晚間卽使到家門。夫人與我來料理，瞞了雙親兩大人。謝你大賢併大德，成人之美感恩深。德貞只得來應諾，禮乾心急盼昏黃。行來走去頻打算，今夜佳人來到門。倩他烏雲巧挽盤龍髻，翠鈿珠釵兩邊分。梨花面上重施粉，張郎親畫遠山春。綺羅錦綉薰蘭麝，金屋銀屏貯玉人。纖纖手捧蓮花盞，盈盈笑吐俏鶯聲。筵前敬酒殷勤意，酒闌人散捧郎君。玉仙醉到扶紅袖，共入羅幃翡翠衾。姣妻美妾偃仙玉，不枉生爲學士身。

『想起當初桃花院中兩人，都是老左作惡，煞了風景。如今我自娶妾，他還好奪去不成？』禮乾甚是心歡喜，看看日過未時辰，須臾早又沉西去。禮乾忙使外邊行，喚家人打轎前行去。叮囑休教洩漏人，自己書童隨在後一程。早已到庵門，先着書童前去說，王府迎親轎在門。快請小姐來上轎，休叫錯了吉時辰。尤氏聽言忙不住，走出門來問一聲：

『你們是王府來的，你家公子可在此？』禮乾聽得，走近上前道：『孫夫人，晚生奉揖了，昨日令郎收我十兩聘金，玉仙胞妹與我爲妾，說定今日酉時過門。故此自來迎娶。夫人料想定當快着令愛上轎，待成親之後，再補送百金過來。』尤氏道：『阿喲王公子，那有此事？我的孩兒，是個呆子，晚間是你騙他到家中，把銀子塞他懷內，他不知就裏，帶了回來，那曾把妹子賣與你爲妾？你今日竟來圖詐我們。』

我家雖則來落拓，不若無名小姓人。怎肯賣女爲人妾？你身体得想癡心。做成這樣圈和套，捉弄癡呆懵懂人。良心天理都喪盡，舉頭三尺有神明。禮乾聽了言如此，哈哈大笑兩三聲。原來昨日這樁事，夫人還自不知聞。

『這等說起來，想是令郎瞞你罷罷，既是夫人不願，我怎好強求？快把原銀還我，即便開交。』

尤氏夫人劈面唾，好個鷓鴣心雁爪人。你將銀子來欺我，三更半夜起謀心。又使人來偷竊去，今日如何反要銀？那有銀子來還你？須知我是難中人。尤氏說罷回頭走，禮乾一聽此言論。不禁掇起心頭火，七竅生煙大發噴。

『放屁胡說，你家兒子明明拿了銀子回來，如何反說我着人偷去？』

還是男來還是女？還我偷賊做賊人。希圖一樣來胡賴，平空刁詐賴花銀。難道世間無王法，你今把我當何人？未曾舉意先打聽，我禮乾不是省油燈。令郎親付襄陽府，夾斷娘兒手指筋。言罷喝令家童等，拿下他們三個人。家童聽了齊聲應，勒袖擦衣要進門。尤氏一見驚呆了，癡呆公子失三魂。尼姑三個旁看了，一齊開口說原因。

『呀！孫夫人你這樁事，是賴不去的。昨日聘金，我們眼見在你手中，如何說被人偷去？既被偷去，也是你自不小心，怎好與王爺混賴？既不還銀，又不與人。』

如何兩樣都抵賴，他爲甚平空送你們？情理上邊說不去，還須酌量怎生行。若被他拿去當官告，包你輸來不。得贏依了我們愚見識，只該小姐嫁他身。尤氏聽了多少說，全無理會半毫分。思量不覺號啕哭，小姐開言叫母親。已經落了圈和套，今朝跳不出掌中心。我等孤孩併寡婦，怎敵炎炎豪貴門。當官若斃填溝壑，那夠豪強一口吞。不如苦我來拚命，母兄還得保安寧。卽今便到王家去，前生冤孽數該應。小姐說罷扭身起，尤氏夫人欲斷魂。上前抱住親生女，都是孫門作孽深。遺害子孫爲下賤，一朝落難不由人。你身若到王家去，且自低頭順此人。不可尋死與覓活，螻蟻尙且要貪生。我兒留得殘生，我還存陽間過幾春。你今若有長和短，我也追隨一路行。玉仙兩淚如泉湧，母心不必念兒身。孫門世代簪纓族，不過父親失志順奸臣。以至家門多敗落，不是無名小姓人。

今朝怎肯爲人妾？孩兒命比似鵝毛輕。母親不必將兒勸，匹夫立志不能更。萬般自己來保重，聽天由命度光陰。孩兒若是身亡了，陰魂頃刻出王門，仍來侍奉生身母，三更魂夢也相親。小姐說罷肚腸裂，尤氏夫人哭痛心。繼賢也是號啕哭，口中只叫妹兒身禮乾。喝令家人等快快叫他上轎行，家人上前來吆喝少若遲行動手行。孫氏夫人此刻無可奈，只得送了孩兒出山門。畏財畏勢真無法，生離骨肉好傷心。娘兒兩個來分手，寸腸千斷欲銷魂。小姐上前聲作別，尤氏號啕不住聲。家人抬起忙忙走，出了尼庵一座門。

前門不進，一直抬進後門。禮乾夫婦居于後進，便着人入內喚出兩個侍兒，扶這孫小姐進去，請夫人替他梳粧打扮，收拾後房，安排筵宴。

吩咐已罷，前堂去，雙親命話談論。且說侍兒人兩個，前來扶出玉仙身。合家男婦吩咐過，誰敢開言問一聲。只好隨了來看看，暗稱好個女佳人。可惜衣衫多襤褸，也是千金小姐身。與少夫人等同班輩，只因落難不如人。紛紛議論相從入一程，扶到後堂門。侍兒來稟夫人道，孫家小姐到來臨。

德貞一想他是孫國英之女，與王左都有年誼，不便輕慢，便着侍兒請他進來。

侍兒出外來傳請，玉仙小姐進中廳。德貞小姐來立起，玉仙看見不相親。低頭作禮深四福，德貞還禮立旁存。回身拱請佳人坐，口呼侍婢看茶臨。玉仙就位歸旁坐，德貞舉目看佳人。見他烏雲散亂粧未整，襤褸衣衫百結裙。雖然憔悴偏多綴，竟是花容月貌人。見他雙蛾緊鎖無歡色，滿面愁容有淚痕。德貞便乃從頭問，小姐年庚十幾春？怎能回轉襄陽地？借住尼庵爲甚因？令堂何事多失志？賣你人家做小星。玉仙聽雙流淚，夫人不曉許多情。既蒙今日來垂問，容我從頭細訴聞。就把禮乾圖詐事，備細從頭說分明。我身也是官家女，怎肯爲人做小星。今日到來無別意，誓拼一命了殘生。不能從順王學士，鋪床疊被辱先人。伏望夫人憫念先君，與王府有交情。好言相勸王公子，放妾回家感你恩。王仙說罷多悲切，德貞聽了好心驚。誰知用九良心喪，這等陰謀算計人。

不存天理多作孽，這怕也要將來害子孫。

便想道：原來有此情節！便道：『孫小姐，你不知我相公最是情性不好，前日他說起此事，我亦再三勸他，不可以良爲賤。他反道我吃醋。這因他心愛你，費了多少心思，方得到手，怎肯放回？我又個懦弱之人，凡事不能作主。』

勸你不如來從順，令尊與我父親身，也是自幼爲朋友，又且鄉親住對門。你我便是親姐妹，決然相敬不相輕。接你母兄同一處，儘堪歡樂過今生。你今若不從他意，用九生來狂暴人，恐防被彼加凌辱，我便如何可解分？玉仙見說重流淚，既殘生赴火坑。三軍可以來奪帥，匹夫立志不能更。誓拼一命無他說，算來也是命。應德貞聽了無言語，半晌之間喚衆人。

『後房已經鋪設齊整，首飾衣衫，一切停當；你等即扶孫小姐進去，替他梳粧，不要被大爺多話。』
一衆侍兒齊應是，前來簇擁女佳人。玉仙已得抬身走，與同一衆到房門。房中雖則多齊整，全然不把眼來睜。
便從椅子來坐了，侍兒即便轉回身。粧粧移過菱花鏡，上前便要整烏雲。

玉仙小姐將手推開道：『我梳甚頭？你等莫擾。』侍兒道：『如何不要梳頭？大爺進見，連累我們。』玉仙道：『我自不梳，于你們甚事？』侍兒道：『小姐便不梳頭，此間有錦裙綉襖，可換衣服。況且深秋時分，着這一件單衣衫兒，難道不冷？』小姐道：『我等數年貧困，慣受飢寒，換他做甚？』衆侍兒見他不換，只得出來，告稟少夫人。德貞道：『我是諸般停當了，他不肯時却也無奈，待你大爺進來，自家理會罷。』

侍兒聽說皆言是，譙樓將次起初。厨中晚膳來送進，禮乾在外奉雙。所生小女能行步，一同用膳到中廳。
另將一桌房中去，玉仙怎肯用毫分。衆人再四來相勸，佳人危坐不開聲。德貞相勸亦不聽，良久譙樓轉二更。王公夫婦多安寢，禮乾方始內中行。見夫人自己歸房去，進房便問德貞身。孫家女子如何樣，此時想和後房門。小

姐便乃開言說：「你道他家願此情？孫夫人賣女爲你妾，百兩紋銀作聘金。誰知都是虛言語，方纔此女細言明。原來你使陰謀計，這般算計難中人。此情好不傷天地，使他人財兩失不該應。孫家小姐多懷恨，進門啼哭到如今。不肯梳頭與打扮，送其晚膳不沾唇。聲聲只要來尋死，怕這偏房納不成。禮乾聽了微微笑，何曾把甚計來行？是他兄長多情願，親手交他十兩銀，自不小心來失。與我何干笑煞人！況且與他會說過成親再補聘金銀。如何此女心懷恨，鐵落爐中要打釘？夫人且恕其規矩，我今自去後門。言罷了時回身轉，走出房門往後行。用九疾忙來入內，侍兒都說大爺臨。」玉仙小姐如不見，禮乾走進看分明。見孫家小姐全不動，便作色開言問衆人。

「這是孫小姐麼？」衆人道：「正是。」禮乾道：「既是孫小姐，如何進了門，直到此刻，你等還不伏侍梳妝，作此囚頭垢面成甚模樣？規矩！」衆侍兒道：「小婢等屢勸梳妝無奈，孫小姐再三不肯。」禮乾大喝道：「胡說，梳妝有什麼不肯？爾等賤人躲懶罷了！」

喝令取過皮鞭子，打死一般狗賤人。丫環一聽渾呆了，大家都跪地埃塵。婢們再四來相勸，奈何小姐不依聽。算來不是丫環罪，大爺饒恕莫加刑。禮乾方始威顏霽，叱起塵埃四五人。速速上前來伏侍，梳妝打扮及時新。衆人應諾都立起，忙向妝台刻不停。菱花寶鏡重移過，牙梳妝盒盡來臨。銀盆滿貯香湯水，上前爭擁女釵裙。玉仙此際心似火，推翻交椅便抽身。用手指定王公子，剔起蛾眉星眼睜。厲聲大罵王奸賊，廉恥全無狗畜生。吾家祖父與你父，三代通家年誼深。只爲父親行事錯，入於奸黨喪亡身。以至家小淪落，豈是無名小姓人？你敢這等無廉恥，要我前來做小星。央請賊尼來說合，不從即使使謀心。通同奸計來圖詐，哄騙癡呆懵懂人。母親無力來敵你，我拚一命到你門。怎肯與你爲妻妾，賊徒休得起奸心。厲言厲色誰怕你？作福作威唬何人？我覩一死如草芥，今朝與你命來拚。玉仙說罷忙動手，搶過菱花鏡一輪，便往禮乾飛擲去。唬煞王公子一人，側身一跳剛閃過，乒乓響亮落埃塵。才欲開言還未出，又撇牙梳向面門鏡臺粉盒梳妝匣，壹瓶碗蓋似星。搶一件來擲一件，只

打王家公子身。禮乾不住東西閃，抱頭鼠竄，喝高聲：「快快與我來拿！」下衆人誰敢近其身？玉仙是物都擲盡，膏粉香油滿地淋。禮乾着了兩三下，怒氣冲霄，破五雲拽開大步來趕上。玉仙小姐急回身，銀盆湯水忙掇起，兜頭就擲禮乾身。用九一擋盆落地，渾身俱是水淋漓。愈加火冒二千丈，玉仙見不中他身，回身就往蕭牆跳。禮乾急趕到來臨，一把青絲提在手，拖來跌倒地埃塵。喝令取過繩索，即忙網起賤人身。衆人只得來動手，不顧花容月貌人。禮乾手執皮鞭子，指定佳人罵賤人：「你敢這樣來放肆！你可銅包鐵裹身？打得你筋開並肉綻，老爺叫得振天鳴。連聲情願爲小妾，那時饒你賤人身。」小姐大罵王奸賊：「那怕鋼刀加我身？誰來求你王奸賊？禮乾公子即施刑。一鞭抽去連聲罵，兩鞭抽去罵連聲。打得急來罵得快，罵得多來打得頻。打如暴雨隨風下，罵如串上勒錢文。佳人拼命全不怕，狂徒氣斷肚腸根。揮鞭不顧頭和面，那有憐香惜玉心。偏身傷損流鮮血，咬緊銀牙悶絕塵。落紅滿地胭脂染，雨打梨花一霎傾。狂風零落花顏謝，杜宇聲啼斷送春。一衆丫環渾呆了，都道佳人喪命根。禮乾方始心驚駭，低對玉人姓孫人。寂然不動無聲息，這便如何怎理論？用九心下都慌急，回頭看見德貞臨。」

原來他在上房，已經解衣就寢，聞得侍兒報知此事，甚是心驚，只得重復起身入內。德貞生平性慢，等他穿衣起來，此處人已打死。禮乾見夫人進來，然後丟了皮鞭，挺在椅上，默默無言。

夫人一見如此景，不驚心處也驚心。忙問衆人孫小姐，回言打死地埃塵。德貞方殘心大訝，快取燈來看個明。丫環秉燭忙忙到，細看佳人實慘心。鞭痕滿面流鮮血，白布衫兒染血腥。春纖玉手皆赤紫，銀牙咬定下垂睛。德貞一見連恨嘆，喝令丫環急解繩。速取姜湯來灌救，阿呀王用九啊！你如此行爲了不成，良心天理全喪盡，虧你如何做翰林衆人忙把繩解了，扶起嬌嬌落難人。姜湯灌入櫻桃口，徐徐下咽半時辰。方才氣透重甦醒，兩行珠淚落衣衿。阿育我那爺爺阿！你陰靈若有三分曉，此事應該怎樣行？禮乾看見佳人活，飛去三魂又轉身。上前指定孫小姐，今宵不從再施刑。不過使你知消息，若還不願大爺身。每日三百皮鞭子，打斷你妖嬈骨節筋。孫國英

是個無頭鬼，泉路茫茫不可行。他敢到我王府，替他妖嬈把氣伸。德貞小姐劈面唾，狂徒快走出房門。禮乾冷笑連聲出，吩咐房中婦女們。索然敗興無好氣，倒便去睡沉沉。

第五十六回

王探花搶親行霸

左丞相念死安生

且說德貞忙着人扶孫小姐上床眠臥，再三相勸，堅執不從。德貞無主意，只得着人看守，自己回到房中，見禮乾和衣而眠，也只得和衣睡倒。直至天曉，禮乾便問夫人，孫玉仙可能回心轉意。小姐道：『我苦苦相勸，決不回心，他既如此，相公何必相求世間不少佳人，不若放他回去。』禮乾道：『若不相從，活活取死那賤人，休想饒他性命。』

言罷起身忙梳洗，衣冠整肅出房門。德貞一起來梳洗，思量此事怎區分？欲將告與翁姑曉，必然責備丈夫身。他必大怒來追究，傷了夫妻面上情。若不告與翁姑曉，終朝強逼姓孫人。必然害了他性命，造其冤孽不非輕。左思右想無別法，須這般如此始相應。當時梳洗都完畢，到堂前安候舅姑身。消停良久回入內，便着了環去喚人。喚家人左壽進來，小姐與他說知此事，你可前去引孫夫人到來，告知老爺求討其女，那怕姑爺不放。左壽道：『小姐不知，姑爺吩咐門上，十分厲害，誰敢放他進來，除非說與孫夫人，等候老爺出外，攔馬頭高喊方好。』小姐道：『老爺如今在家，不大出門，且日來又覺身子不快，那得出門？況孫玉仙已十分狼狽，可還禁得起再三威逼麼？』左壽道：『這等不若叫二夫人，反去我們那裏，告知丞相老爺，必然救拔。況姑爺畏老爺，更勝于王大老爺，知道不怕不放手。』

孫小姐聽了言甚好，你今速去教他行。左壽告退忙出外，依命而行走一巡。孫夫人傷痛無從說，一一依從喜救星。尤氏便帶癡呆子，瞞了尼姑即便行。幸而自幼常出外，看花玩月識途程。走過幾條街與巷，擡頭看見自家

門。此屋已口當官賣，不知住了甚何人？再往對河來一看，左府門前氣象新。我家作惡都敗落，他家積德這般興。娘兒走過橫橋去，看看相近左家門。正是事有一湊巧，恰好左公自外轉回身。永正致德俱聯騎，到門下馬正留停。

只因維明向與英來往，尤氏常向後屏窺探，認得左公。

慌忙扯着親生子，趕來雙膝跪塵埃。放聲大哭稱冤屈，求左爺救救殘生！左右家人吃一驚，齊聲吆喝是何情。尤氏便乃回言答我是孫家尤氏身。向在對河為鄰里，我老爺在日有交情。左公聽了心驚散，慌忙下馬問冤情。

維明定睛一看，果是孫國英之妻子，便道：「夫人快快請起，原來你母子回鄉，今為何事這般狼狽。」

夫人聽說忙立起，兩淚交流告大人說我悽惶辛苦事，一言難盡許多情。左公聽說開言道：街心未便話談論，尊嫂且請寒家坐，有甚冤情細剖明？三人當下忙入內，並着孫夫人淮門。母子同往朝內走，二廳上面到來臨。左公便着傳言進，快請夫人出外臨。左夫人聞報多奇異，慌忙來到二廳門。抬頭看見尤氏，可憐落拓這般行。當下齊請夫人坐，尤氏含羞說事因。夫人等俱榮八座，我今是個難中人。此間站立猶慚愧，如何還敢坐安身？

左公笑道：「豈有此理，尊夫在日係我故交，後因附入橫門，陷為逆黨正法，我等無可奈何。今夫人公子，雖然落魄，世誼豈能不敘且請入坐。」

尤氏夫人聽此語，慚滿面坐安身。未曾開口先流淚，細訴從前苦況。又說回鄉顛沛事，住此尼菴苦更深。李家公子將媽賴，王家公子強求婚。不從便設陰毒計，這般如此詐貧人。把我女兒來搶去，我兒不肯辱先人。百般凌賤來威逼，只存一息在他。我若去告王華伯門軍，攔路不容行。只為聞是公愛婿，所以前來訴此情。孫夫人細細從頭說，衆人驚詫恨連聲。

左公道：「孫兄還有一令愛，我等一向不知，只是禮乾那厮，安敢這般放肆。既此事，尊嫂莫憂，我今作書致華伯立將令愛請來。」

孫夫人聽說重重謝大人高義世無論，只是亡夫多不是，當初詭計害公身，寬宏大量全不記，反加救拔難中人。左公聽了便笑道：「前情何必再題，因他雖設計來害我，那得便宜自己身？夫人不必來介意，我今不是記仇人。觀你孤寡今如此，我心不忍重交情，但請放心休苦切權在寒家住此身。朋友之妻如我嫂，又是年家及緊鄰，令郎令愛歸於一，還應棲托樂終身，尤氏聽了心感激。」左公當下速抬身。

忙到書房，草書一字，着家人打轎二乘，速去王府將字與王爺觀看，把孫小姐與二小姐及二姑爺一起接來。

家人領了忙忙去，此情內裏說知聞。申氏母女三小姐，大家到二廳門，舜娥周氏屏後看，左公等並坐廳門。此時觀看孫公子，癡呆還是舊時形，不禁笑而稱賢姪。你今可識我當身，公子搖頭亦不答，秉衡叔姪笑齊聲。左公便道：「忘懷了，我與你鄉斜對門，如何見了忘拱揖，常禮還該行一行。癡呆公子全不解，那還記得昔年情？」

左夫人等笑道：「孫夫人之苦，也只爲這公子忒忠厚了些，所以一無依靠。」尤氏道：「正是前生孽障，命裏所招，若是個伶俐之人，此事就不用我自己出頭了。」

衆人談話多一會，差去家人回轉程。左公忙問如何說，家人告稟便言論。王爺只爲身不快，書房閑臥在床心。小的送字來看過，十分大怒喚家人，立把姑爺來喚到，問他何故這般行。姑爺道言非勉強，孫公子願賣受花銀。
『王爺道：「要買世妹爲妾，已經不該。」又喚出孫小姐來，已經打得十分狼狽，愈加大怒要把姑爺懲責。』

小的說道：「老爺立等姑爺前去。」王爺道：「且待夫了回來，再議此事。」
衆人正在來回說，便報姑爺到來臨。匆匆走進王公子，婉貞等避入屏門。禮乾來見岳父母，抬頭看見姓尤人。

原來是他來此告，我道如何得曉聞？左公正待開言間，兩乘轎子到廳門。侍兒僕婦忙來到，開簾扶出兩佳人。德貞小姐見父母，孫夫人見自親生。傷痕滿面多血跡，衣衫處處染紅腥。尤氏一見心如割，抱住嬌娃大放聲。玉仙哭倒娘懷內，母親到此問存。

尤氏道：『我兒虧得告知左年伯，方得母女重逢，你可來拜謝。』

玉仙忙上稱年伯，倒身下拜謝恩人。左公忙令來扶起，細看孫家小姐身。

不想老孫到生得這般一女，與繼賢竟隔天淵，因見他滿面傷痕，不勝大怒，便喝道：『用九這厮，竟敢如此狂暴！』

當時便問王公子，如何背理亂胡行？孫門世代皆年誼，名分攸關事不輕。如何謀算孫小姐，爲偏作妾肆欺凌？虧你如何來下手，竟把非刑加此人。可還算你衣冠類，也道登瀛入翰林。

『人所異於禽獸者，不過禮義廉恥，若無四字，禽獸何殊！』

想你王門非小戶，不應出了這般行。做得好個蹊蹺事，吾心不解半毫分。說得禮乾難開口，左公又問德貞身。女婿作此非常禍，汝無一語諫他身。看他毒打孫小姐，袖手旁觀作啞啞。不然何至於如此？小姐回言答覆：孩兒已是安身睡，他在旁邊亂打人。侍兒報與忙忙起，已經悶絕地埃塵。幸虧兒去方救醒，不然早已送殘生。左公聽了劈面唾，白日青天作夢魂。

『你這妮子，只是一個死人，我也不消責之，只是懊悔當初，不把你許與孫繼賢罷了。』

言罷叱退二小姐，衆人失笑不開聲。德貞抱愧旁邊立，左公便喚繼賢臨。你賣妹子銀多少？繼賢搖頭說緣因。

『我不知多少，他喚我到家，把一包塞我袖中，還有許多點心，也揣在我懷內的。』禮乾聽了，在旁冷笑道：『不想一個呆子，也會說話。此一事我亦無從分辨。只是昨夜我也曾說與尤氏，若還不願，便把銀子相還，並』

不強求聘娶，爲何尤氏不還？希圖狡賴。孫國英妻子窮困，須不是我王家累及，爲何白白要我周濟起來？」左公使問孫夫人，何不還他銀子？夫人道：「原要還他，只因尼姑鎖上山門，不容出去，我便藏在枕邊，打將明早去還。誰知起來看時就不見了。那一間房子，無門可閉，想必被賊偷去。」

禮乾要我還賤子，不還銀子便還人。銀已失何從有？只得任從抬去女兒身。左公使問孫小姐，令兄銀子袖回程，可曾有其人看見？往來響動可曾臨？小姐聽聞，回道：「只有尼姑得曉聞，夜來只爲都沉睡，並無知覺半毫分。左公聽了微微笑，便着家人即速行。立拿三司尼姑到，與你今朝剖此情。家人答應如飛去，左公觀看禮乾身。滿面通紅多恹恹，暗想狂生不是人。左夫人看德貞立，使叫孩兒且坐身。致德便乃稱姪女，姪婿胡爲恁麼行？你何不告翁姑曉？不然亦可告雙親，如何一味來瞞隱，聽他如此不開聲？」

德貞道：「本欲告知，爭奈姪婿粗暴，故此忍耐於心。」左公冷笑一聲道：「他怕用九皮鞭厲害，怎敢開言？若告知翁姑，也要做玉仙了。」

德貞小姐心中惱，爹爹之語好奇文。女婿作此非理事，豈關兒事半毫分？如何吧我來責備？冷言冷語這般行。曉得孩兒無用輩，不該匹配這般人。他強我弱明知曉，何必今朝作此論？

左公笑道：「你不聽，我已方才懊悔，不會把你許配孫公子，這般一個女婿，方是你的對頭。真看你這妮子，近來你做效儀，直挺撞乃父。」

但學他口中何用學，他才調始相應。他因口惡常遭責，有何相益自己身？難道你身全不曉，今朝也要這般行？德貞煩惱抽身起，回頭便走入屏門。嬌母姊妹同嫂嫂，各家問慰意慇懃。大家都立屏後看，外面家人回轉程。稟說尼姑拿到了，傳叫速喚上廳門。尼姑三個心驚顫，抬頭看見上邊人。見孫家母子多在座，王爺反立在傍橫。必然就爲這椿事，只得低頭望上行。到廳朝上齊跪下，戰戰兢兢不則聲。

左公道道：『爾等是興善菴中的女僧麼？』三人道：『是。』左公道：『我今日拿你到來，並無別事，只因孫夫人住你菴中，昨夜失了十兩銀子。那銀子是孫公子袖回，並沒他人知覺，只你三人見之，因甚夜間被賊？若說孫公子露人眼目，招賊進來，門不會開，因何竊去？且使竊賊進菴，何以不竊菴中別物，巧巧獨偷那孫夫人之銀，此事據我看來，即你三人作賊。』

好生從實招供出，饒你尼姑三個人，稍有半字胡抵賴，用刑拷問賊尼身。三尼見問驚呆了，面如土色，強言云：『阿彌陀佛！小尼出家了，修行念佛，五戒二除，七情六慾，都是沒有的，如何冤尼做起賊來？老爺們的富貴，都是前來修身，今生若這般枉口作孽，只怕再一世去不用了。』

左公一聽心大怒，喝取皮鞭到來臨。家人答應忙拿到，喝打尼姑三個人。開言喚過王用九，你善用皮鞭會打人。

『三個賊尼，不肯招出，你可與我上前，將每人重打皮鞭一百。』禮乾道：『小婿又非皂隸，爲何岳父與我這差？况出家之人，打他作甚？』左公道：『孫玉仙是個通家世妹，尙可打得這尼姑非親非眷，倒打不得。你若不肯用刑，大抵那銀子，是你着尼姑偷的了。』

禮乾聽了通紅面，惱羞變怒，就回身一直正向廳外走。左公喝道：『那方行，禮乾只得立住脚，維明離座就抽身。一手執住王公子，你今可與我施刑。尙敢這般來達傲，可記從前多少情？禮乾一見驚呆了，唬得心頭小鹿奔。一隻左臂，被他捻得疼痛難熬，只得說道：『岳父放手，待小婿去打便了。』

左公聽說來，鬆手，尼姑網得像銀鮑。禮乾滿肚骯髒氣，撈過皮鞭，手內掄，就向尼姑三人，亂抽亂打，儘平生。賊尼被打高聲叫：『王爺吩咐小尼偷他十兩花銀，如何倒反自施刑？』廳前一衆聞此語，人人俱各笑齊聲。暗贊左公真妙計，這般審事果奇文。禮乾聽得心如火，滿面通紅徹老根。恨不得一鞭打死人三個，力使皮鞭向面。

門。三個尼姑齊哭叫，左公喝住禮乾身。

『他已招了，何用再打？』

你這條計策雖然好，然而不似正人行。禮乾帶笑回道：岳父曾欺孫國英，繼賢曾被拿回府，逼得孫公扮婦人。

『小婿因見岳父捉弄痴漢，不免效尤，半子肖親，略得些泰山之教而已。』

衆人聽了那好笑，用九刁鑽十二分。左公聽了連冷笑，原來做效丈人行。

便喚用九上來：『你既要學我行計，如何學不到家？我生平捉弄奸惡，救度善良，不似你欺人孤寡，壓良爲賤，威逼節烈，閨門。此等所爲，皆禽獸畜生之事，你還說得了泰山之教，乃岳生平，在你歷數，可有一件與你今日之事相同？』

問得禮乾無可答，默默低頭不則聲。左公便道：無他說，這般不肖畜生，必須今朝加重責，命叫左右取鞭臨。你揮鞭只把他人打，自己何嘗知覺疼？我今使你來到曉，將來或可戒胡行。禮乾聽說渾呆，家人捧鞭上前呈。無奈只得開言道：小婿言差負罪深，伏惟岳父來寬恕，尙容懺悔戒其心。禮乾說罷來退後，夫人相勸說緣因。女婿本是稱姣客，相公息怒恕他身。

左公道：『此事若告到公庭，其罪不小，便是侍讀學士，與百姓一同科罪，不差毫分。因孫夫人畏懼不敢告他，故來訴我。這畜生尙不受教，反出巧言。』

既然半子來打得，打他還未報冤情。即令解送襄臨府，通詳到部告堂。今任從國法來問罪，自然輕重就知聞。夫人聽了難開口，禮乾低首紬思尋。果然此事來行錯，不該抵觸亂語言。無奈只得重行上，低頭下跪屈黃金。小婿知罪深知罪，惟求岳父恕三分。致德永正皆立起，一齊開口與求情。左公道說既知罪，看衆人之面暫容輕。汝

可向他賢母子，謝罪廳前把禮行。公子只得來唯諾，禮乾拜罷抽身起，滿面羞慚退後行。永正近前來携手，妹夫且請到書房。

禮乾道：『小弟告辭回去罷。』永正道：『兄使回去，王年伯亦無好氣，且在此少避，慢慢回家。』

二人便入書房去，左公當下命家人解放尼姑人三個，立驅出外莫留停。賊尼解脫忙忙去，左公細看玉仙身。開言說與尤氏道：憶昔當年一件事，陶安少了三斗麥，捉他養媳到家門。孫兄要占爲姬妾，勒寫文書勢壓人。尊嫂不容施刑法，鞭撲鄉間女子身。那時我見王福姐，傷痕亦是這般行。今朝令愛遭凌辱，尊嫂猶如刀刺心。想起當年王福姐，陶安夫婦也心驚。言罷了時長嘆息，天道循環可畏人。尤氏聽了心驚訝，他卻如何知此情？

『問大人從何處見那王福姐？』左公一笑，遂以前事告知。尤氏將到鄉一節訴說，論說自己前非。左公道：『皇天不罪悔過尊嫂，若能知非，自然轉禍爲福。』便着夫人請孫夫人母女梳洗，更衣入內款待，暫住西樓。孫公子延入閒房居住，夫人即請尤氏玉仙入內，請他沐浴更衣，梳洗打扮，盛席款待，一日送入西樓。尤氏母子感激不盡。

左公至暮方入內，說與夫人桓氏聽。可惜老孫身亡了，妻兒流落這般形。方才細問痴公子，借住尼菴苦萬分。母女二人爲針指，他搓泥彈賣錢文。這般逆境安能過，必須救度此人身。

夫人道：『昔年孫國英暗藏毒藥，險害相公性命，不想今日反仇將恩報起來。』左公笑道：『國英與我幼交，原無仇隙，皆因我等鄙其爲人，每每冷淡。至于留春園王福姐之事，本是我去要他，他因此懷恨。後到京師會試，捉弄吾弟，又被我挫辱一番。從此便十分畏我，不敢放肆。至於毒酒之事，乃鄭有權之計，非出老孫之意。又被我作樂取笑，並不會得便宜。他今慘死，我但念昔日之情，何忍他妻兒流落？路人尙且周濟，况朋友之妻，必要與他恢復家園，方才稱我心意。』夫人笑道：『若要復他舊業，應該多少金銀？昔日老夫人遺言，相公不』

記憶否？不可把家私這般蕩費。」左公笑道：「我怎肯浪費家資？自然有個算計。」夫人道：「計將安出？」左公道：「他女婿李士龍，他家資巨富，比我等略遜一籌，可怪他悔賴婚姻，待我去耍他去，與孫夫人恢復家園便了。」

夫人便云如何耍？左公道且莫言論。你看我來行事，自然做出便分明。德貞小姐微微笑，今日他們遇救星，論起還該深謝我。左公便道爲何因？難道不會來打死，虧你救得轉還魂。

夫人笑道：「相公不知，尤氏來此控告，原是德貞着人指教他來。適因女婿在廳，不好說出，故受你責備，他不甘心。」左公笑道：「這等說，也只好將功折罪。」閑說一回，王公子進來告別，夫人留下女兒，禮乾回到家，又被王公夫婦痛責一番。到次日，永正等數人相聚，言及此事，因此桓杜兩家盡知，儀貞與靜英都回家，要認孫小姐。故人相聚，甚是投機，惟有婉貞鄙薄窮人，暗中竊笑，說父親是一個艷都城內鬼，王專一收留餓鬼。不時九月來過了，左家一切事完成。此日十月初二日，左公早起在書廳，一班子女來安候，開言便問秉衡身。你可知士龍人一個，誰人與彼訂交深？永正公子回言答：兒等都皆識此人。若說與他深相與，惟趙家公子最情深。王妹夫也與他來往，元生也識此人身。

左公便叫永正：「你可與步青說，我有個小女，向來承繼在外，近始接回，年方十七，美絕無雙，現在待字，可使李公子來此求親。」永正道：「這等說，爹爹却把三妹許他了。」左公笑道：「三妹是前歲回來，此妹是近日來的，你但依計而行便了。」

公子應了無詞說，飯後之時便出門。去會夢魁人一個，說知此事與他聞。夢魁公子心歡喜，李兄一向訪良姻。既然年伯還有女，他心必定願求親。

夢魁忙到李家，說知其事。士龍大喜，若是左家有女，我便罄家聘求，也心足情願。

一來左相聞天下，二者門楣重省城。出則閨房整肅人人曉，十宅完全無比倫。

『我聞得桓侍郎王御史，都是左門之壻。左門小姐，無不才貌兼全，素常羨慕。今既還有小女，豈肯不去求親？』

就請趙兄爲媒酌，左府求親便一行。夢魁公子多應諾，初三吉日去求親。

次日來見左公，說了一番，回復士龍。『左年伯說起，兄家欣然應允。道他生性厭煩，兄要求親，不用酒禮花紅，只要乾乾淨淨折紫金一千兩，明珠一百粒，他也不用回聘禮儀，就此月完姻。』李士龍聽了，心中大喜，便道：『我這家私，原打算千金爲聘，他既不要繁文，更加省便，就這般便了。』夢魁道：『還有一說，這位小姐，只因自幼繼出，直至今歲方歸，雖然出閣，却不捨遠離，不是對門，便是隔壁，方好爭奈李兄家在西門，不便朝夕往來。要親須贖了對河孫家的宅子，李兄搬來相就，方得朝夕相逢。』士龍笑道：『這也何難？我又無父母，便贖了那屋，得與三公朝夕盤桓，亦生平之願，但不知那屋要多少銀子去贖？』夢魁道：『聞說當年官估，只得千兩白金。』李公子道：『一千銀子，甚麼大事？我明日先贖屋去便了，煩兄回復左公，一一遵命。』

夢魁公子來允諾，士龍款待禮慇懃。直到初更方別去，來朝左府候維。備說士龍多情願，諸般之事盡應承。左公笑諾無辭說，令他初六禮來行。夢魁回覆李公子，士龍歡喜不非輕。到了初六良時日，族中尊長請來臨。兌足紫金一千兩，對對紅絲結得精。紫檀拜匣來封鎖，串就明珠照眼明。上等家人差十二，押聘一同行。

到了左家，左公款待諸人，着夫人去問了孫小姐八字，寫一年庚，答還李公子。約他此月十六日完姻，快贖房屋，收拾整齊，莫待臨期忙亂。李公子大喜，忙以千金贖房，即使收拾打掃，將什物搬移。

兩家打點完姻事，且說宋家探得這椿情。幼賢小姐吃一驚，便對元生說事因。母舅還有甚小女，將來許配李家婚。只有婉貞三小姐，已經許了我兒身。宏道堂中親訂約，玉環一對聘他身。如何母舅來悔聘，今又許與李家

元生道：「便是如此，孩兒就到他家，問及其事，母舅聽了，反哈哈大笑，便道：『我家之女，承繼在外者甚多，怎見得便是三小姐一人？或者這一人是四小姐，也不可，你何消這等疑惑。』」因此孩兒便訪問諸人，皆說道：「果然還有一位小姐，新近回來，排行第四，却與三小姐無干。」

幼賢聽了方知道，原來還身一親生。幾時待我閑暇了，回家去認四千金。不表元生母子話，看看十二日來臨。左公使人命李士龍，至期請些現任官員，我等也要過去同看結親大禮。士龍應諾。左公使入書房，替尤氏寫一張狀子，着人入內，請孫夫人出來。

侍兒奉命來相請，孫夫人即便到中廳。左公夫婦忙立起，幾位小姐盡抬身。尤氏上前求作禮，玉仙下拜大恩人。左公還禮忙請坐，侍兒即上獻茶茗。

看彼母女二人，此時鮮衣華服，在左家將養了二十餘日，面上退了風塵，比前大不相同。那玉仙小姐本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暗想好個女子。那李士龍多因不知他有此美色耳。當時便對孫夫人道：「半月以來，代尊嫂經營，如今令婿已將孫兄故宅贖回，又送黃金一千明珠一百，我已付家人，至各家代尊嫂取贖田產明珠百粒，今可收去，妝飾令愛。這一紙狀子，可于十六日，李公子在尊居安寓之時，闖進前廳，呼冤號泣，呈告於襄陽府前。其時我亦在座，自然與尊嫂公斷，即將令愛與他成親。」尤氏聞言，一一領諾。夫人笑道：「與其如此，何不將孫小姐假充己女嫁去，待成親之後，再與說明。」左公笑道：「若是如此，恐士龍不肯死心，且道我戲弄晚輩，不若此正大光明，他便輸服。」

孫夫人母女多感激，起身告退轉西廳。夜眠早起容易過，十六佳期早到臨。士龍絕早抽身起，諸般停當事完成。門庭結彩張鼓樂，尊卑族姓候媒人。紛紛車馬都來到，文武官員盡到門。士龍接到高廳上，兩旁列座奉香茗。

人人口內稱恭喜，吩咐催妝禮盒行。打發去時人報到，左家丞相到門庭。還有二爺並公子，衆人問之急抬身。爲何左相同來到，丈人親到實奇文。

士龍道：『家岳曾說過，要親自過來看行大禮。』此時忙與衆人迎到高廳，行禮已過。衆人遜左公首位。士龍便鋪下紅毡，恭敬行禮。

左公立起忙，禮携手東床觀看明。好個手神俊雅佳公子，配得孫家小姐身。當時笑語稱賢壻，多承厚賞到寒門。只爲日期多局促，妝奩猶未置完成。完姻之後來送過，勿嫌草率太無文。只爲對門相近處，故此前來看結親。士龍好不心歡喜，口稱岳父鞠躬身。多承不棄寒微子，俯賜良緣感大恩。言罷又拜二叔父，秉衡大舅禮完成。華筵盛席多齊備，正思散席去迎親。忽聽得外邊一片聲，吆喝大叫呼冤婦女聲。在廳人衆無不訝，門外喧嘩爲甚因。正待使人前去問，只見府中人役上廳行。上前告稟襄陽府，有一中年貧婦人。口稱到府來告狀，因太爺出外此間存。特特趕來喊枉屈，再四驅之不肯行。太守與衆皆奇異，何事婦女甚冤情？

『今日是李公子吉日，且本府又不在衙門，汝等但趕開便了。』左公道：『此婦既經尋到，必有奇冤，公祖須喚來一問。』

太守躬身連說是，但叫喚進婦人臨。左右應聲忙出外，登時擁進姓尤人。孫夫人走上當前跪，手中高舉狀詞文。口說婦人孫尤氏，告的是女壻停妻再娶親。李公子一聽驚呆了，太守傳教接狀文。扯開便就從頭看，狀詞上面寫何情。

告狀婦孫尤氏，告爲

悔棄前盟，停妻再娶，滅絕倫常事。竊氏係已故侍郎孫國英之妻，生女玉仙氏。夫存日，女甫七齡，卽憑媒說合，許與同鄉李翰林之子士龍爲妻。曾受花紅銀百兩金釵一雙爲聘。不幸氏夫陷入逆黨正法，家產籍沒勞

軍氏等蒙恩免戍，流落京師五載，近因小女長成，勉力回鄉，轉托興善菴的女僧，向李士龍議完姻事。詎士龍因氏家落魄，悔賴前盟，堅不完娶。氏瑯瑯孤弱，難與理伸。緣女守貞，誓不再適，希李士龍悔過自新，得以重圓破鏡。何期劣婿棄絕，父母聘妻，竟託侍讀學士趙夢魁爲媒人，另聘左丞相幼女於今日完姻。竊李士龍雖恃富棄妻，左相國決難恃勢許嫁。氏敢冒死，瀝陳於

憲天大老爺台前，乞賜執法公訊，斷李士龍與氏女完姻，改正綱常，以存倫紀。氏不勝泣血哀鳴之至，激切上呈。太守看罷冤詞狀，默默無語，不則聲。左公即便開言問婦人所告甚何情？

太守道：『原來此婦乃叛黨孫侍郎夫人，所告即係李公子停妻再娶。』說罷，就立起來把狀子奉上。維明接過，展開細看一遍，故意改色，回問士龍道：『果有此事麼？』

士龍見問難回答，默默低頭不則聲。良久只得開言道：『雖然幼聘姓孫人，不料其父爲叛逆，李家世代是明臣。怎與叛逆爲姻眷，因而棄絕這門親。又不要他還聘禮，任其女子再從人。誰知他反來告我，伏乞父母今朝詳此情。襄陽知府聞此語，得其所聘左家婚，話分兩頭難以說，偷睛要看左公形。但見左相容顏怒，果是停妻再娶親。便叫：『李士龍，你果然幼聘孫氏，如何賴親，却去誑騙吾女。難道趙步青，也不知此事麼？』趙步青忙欠身

道：『小姪其實不知。』左公道：『律載謀叛族誅者，其已字之女，尙遣歸不殺。何況孫國英，並非首逆，罪不族誅。那得因此便行休棄其女，停妻再娶李公子之罪明矣。』

襄陽知府聞此語，丞相之言公且平。今朝之事如何處，相府千金禮已成。孫夫人又要完姻事，還該成就那家婚？卑府未便輕決斷，還求示下怎生行。左公道言何難斷，公祖公平斷此情。士龍幼聘孫家女，猶幸吾兒未過門。我身怎與他爭論，奪人之姻絕人婚。

即令便把左家名帖年庚，李家聘禮，各各歸還改正便了。此時李公子灰心，口呆目瞪，在廳親友，及一衆官

員公同妥議。如今花燭之禮既成，不如趁此良辰，就與孫小姐成親罷。左公道：「我爲李公子所賺，外人都說左府嫁女，依我決斷不若以李公子聘吾女之金珠，轉送與孫夫人爲聘，使他改日治辦妝奩，即今便與其女，竟到寒家。李公子即以花燭綵轎迎娶而來，外人見了豈不仍像我家嫁女一般？且孫國英本我舊日世代通廳，其女即吾女，李公子即吾婿也，諸公以爲何如？」

在廳一衆聞斯聲，人人稱善，盡心欽士龍聽了心歡悅，慌忙作禮謝連聲。大人如此包涵我，豈不甘爲半子身？當時便問尤氏女，小姐如今何處存？答言轎歇于門外，左公即便命家人快請孫夫人母子家中去，着夫人接待內閨門。好生妝束孫小姐，以待吾家小姐身。左右家人齊答應，孫夫人深謝出廳門。上其轎子歸左府，此間仍復飲盃巡。土龍向太守深謝罪，免究停妻再娶情。欣然飲到紅日落，方才席散去迎親。花團錦簇多熱鬧，笙簫鼓樂遇行雲。迎娶嫦娥離月殿，三請神仙下綵雲。參夫拜地成雙立，轉拜襄陽府縣尊。又拜左公人一個，便移花燭洞房門。坐床撒帳都已畢，土龍出外謝諸親。衆人皆各來辭別，慇懃送客出牆門。惟有左公心歡喜，一樁美事做完成。合家個個都心服，這等機謀妙煞人。

且說李士龍送客事完，回入洞房，見孫小姐似玉如花，心中大喜。我早知這等一位佳人，當初爲何悔其親事？此時對孫小姐再三謝罪，挽入鴛幃，成其夫婦。至次日忙着人去左府接了孫夫人母子過來，三朝款待新婦，請齊許多女親，及左府各夫人小姐。

盈盈喜喜多熱鬧，僞觴待客到黃昏。新人入內諸賓散，夫妻恩愛洞房春。夜來枕畔閑談論，不知議出甚何情？話文至此權停止，再將下回接分明。

第五十七回

左相用計逼死親生

儀貞仗義暗救胞妹

且說李公子完姻之後，問及孫小姐京師之事，及回到襄陽苦情，玉仙但說些經歷艱難，至于禮乾威逼左相機謀，一字不露。士龍聽了，嘆息不已，又道：「我既不取左家之女，也不住他對河，待滿月後，仍回故宅。這所房屋，我已贖還，送與岳母大舅住了罷。至那一千紫金，小姐也不消置備什物，現在岳母大舅這般貧苦，將去用度如何？」

小姐聽了心歡喜，暗想夫君本好人，未免將言來作謝，不卑不亢敬如賓。次日說與娘親曉，尤氏夫人喜十分。一心感激維明德，看看滿月到來臨。依然諸客來稱賀，擇吉搬回故宅門。

左公見李士龍搬去，方把孫夫人贖田的字號細賬文書契紙，着永正三人送來。又想那孫公子之呆，皆因心氣不通，痰迷七竅，即合了兩料孔聖枕中丹，送與他吃。又勸孫夫人延師教讀，孫夫人感萬分。此時家業如故，依然婢僕如雲，女兒女婿，時常來往。孫公子服了枕中丹，福至心靈，漸漸伶俐。尤氏與他娶個媳婦，從此好善積德，盡改前非，併接烏家妹子，不記前仇，依然和好。連王福姐也常來往，都是後話，按下不題。

且說幼賢人一個，自聞左女到孫門，心中甚是多疑惑，特別兄家問此情。聞之方曉其中意，皆因前語爲訛傳。深贊我兄心地厚，竟是慈悲善度人。左公留妹居數日，八月中旬始轉程。半月時光容易過，殘年過了又新春。過了新年休論說，且說元生姓宋人，三年服滿年廿一年紀，相當應結親幼賢，便與兄來說。左公夫婦便應承，婉貞今已年十九，吉時上好早完姻，擇了四月廿三日，元生入贅到家門，過了三朝，回侍奉維明夫婦，議其情。

「我等四房各生三女一子，每人贈奩田三百畝，不幸秀貞夭亡，此女自幼出繼，最自公中，不意歸宗，要增添奩贈，此項妝奩，決不動支公項，奩田百畝，可將老夫人昔年分授之物，以充此女奩資，每事當倍豐于兩姊。非是親心有厚薄，只爲元生家道貧，多贈金銀寶珍物，令伊置產過光陰。夫人無不來應允，忙忙料理許多情。」

惱壞婉貞三小姐，終日長吁短嘆。爹娘這等多偏向，我家兩姊嫁名門，姊夫都是名公子，早年發達做公卿。皇封誥命多榮貴，金榜題名始結親。獨將我許貧家子，門第低微不配稱。監生兒子何足道，一個窮人白丁。又且奩田止與一百畝，丫環僕婦沒一人。仔細思量真可恨，終日心中氣不平。看看不覺佳期到，門庭燈綵酌盈盈。

到了吉期，不過花燈綵轎，鼓樂笙簫一派繁華，十分熱鬧。元生入贅進門，三朝之後，幼賢準備花轎來接媳婦過門。

左公夫婦同送女，叮囑姪娃到宋門。孝敬孀姑宜盡孝，尊崇夫子做賢人。和睦小姑寬馭下，不比家庭要小心。婉貞口內雖應答，心中深怪二雙親。我左婉貞乃是個相門小姐，千金貴，安能屈節事窮人。當下兩旁諸尊長，併同姊妹至親人，齊送婉貞歸宋宅。高廳拜見禮完成，大開筵宴來款待。婉貞送進洞房門。

到次日左府送到隨書侍劍夫妻兩房，併兩個侍兒，妝奩等物，盡數送來。幼賢千歡萬喜，感謝兄嫂不盡，將婉貞視如珍寶，時刻殷勤。又因他是相門之女，享用久慣，難受清貧，且受維明大恩，怎敢將婉貞怠慢。只因左家月柴月米送來，幼賢吃用不盡，都聚集起來。如今娶了媳婦，進口添了，終日五鼎大烹，加意款待左家。又添女挾厚費，往時常例，也不便送。婉貞大姐鄙薄寒門，十分驕傲，怎能認什麼姑嫂。高興時叫他一聲姑母，晨昏也不定省。至于小姑淑芳，把他看不上眼，不叫小姑，不稱小妹，有事相用，叫一聲老芳。若說元生開口閉口，總是窮囚，先時還是取笑，後來覺得順口，便竟作渾名了。

幼賢供給將一月，銀錢用盡沒分文。只得典當來用度，婉貞只當不知聞。終朝高坐閨房內，三殮茶飯要董腥。左家相贈衣和飾，剝得依然光打精。幼賢當盡心無怨，淑芳小姐不安心。將言說與娘親道，嫂嫂箱中無數銀。何不借貸些來用，單單刻苦自家身。我等衣飾全去盡，有誰看顧半毫分。

幼賢道：「我兒不必着急，嫂嫂還是新婦，怎好與他借銀。他見我等典當完了，自然取來用度，那時少不得。」

盡數贖回。

淑芳聽了真好笑，母親實實是癡人，這般一位賢媳婦，他今全不管毫分。且看婉貞如何樣？將來怎樣待他身？此時六月炎天到，左家接女轉回程，住了數日重回轉，幼賢竭力苦支撐。元生見母多艱窘，立不安時坐不寧。明知妻子多金寶，那知這等不賢人，眼看母親多窘迫，他今不吐半分文。欲待開言來索取，又恐窮因亂罵聲。終朝悶悶心不快，早又時光一月春。炎天已過秋風動，七月新涼暑氣清。正當十五中元節，要從家廟祭先靈。幼賢此時無可奈，有何物件當錢銀？

只得母子三人尋出幾件夏衣，當銀五錢，置辦祭品，到手一空。

勉強用度支一日，來朝用度怎區分？晚來說與親生子，我們典當已無存。明日開門七件事，並無一件在家門。算來真是無法處，眼前上下十三人。一日七升糧不少，又連供給要錢銀。我兒無處尋錢鈔，母妹須知是女人。坐吃山空無可奈，實爲無法過光陰。我見媳婦妝奩厚，上邊開載許多珍。鋪箱銀子三千兩，墊底黃金五百金。如今事出於無奈，你可去到房門向他挪借銀二十度，到交冬有救星。奩出自必收糧米，此時且濟眼前貧。元生聽說深言是孩兒幾次要開聲，爭奈媳婦多驕傲，開言閉口笑窮人。因此孩兒來忍耐，難將甘苦告他聽。母親今既如此說，兒便回房與彼論。言罷之時忙走出，一程來到自房門。但見婉貞三小姐，坐在窗前玩月明。兩個使女傍邊立，輪番打扇納涼陰。真個幽閒自在無心事，手把香茶飲又停。元生也到窗前坐，默默無言不出聲。婉貞舉眼來看見，不禁失笑問原因。你看這個窮囚樣，分明好似求誰人？元生聽了微含笑，窮人處處帶窮形。

便道：「小姐，其實不瞞你說，我等窮人，手頭有限，自娶小姐過門，添了隨從人口，我母親苦苦支持，過了兩月有餘，首飾衣裳，典當已盡，來日柴米俱無，因此母親沒法，要向你暫借二十金用度。一真交冬，奩出收米，便好過日子了，不知小姐之意如何？」婉貞聽了此言，不住點頭冷笑道：「要問我借銀二十兩，却也忒說得體面。」

些料拿着一對金耳圈，便要定媳婦的主見，只怕也還不起這二十兩銀子，要娶了媳婦來家，不滿一月，倒把人家都吃攤了，轉要我嘔起食來，那有此理？就是百畝畝田，也是我的，收了米糧，你們就公然享用？」元生道：「小姐休出此言，你既嫁我爲妻，便是一家，何分你我？且岳父說明，厚贈妝奩，原爲周濟母子，小姐若一手把定，不吐分毫，豈不辜負了父母一片好心？」婉貞答道：「人家嫁女，都有妝奩，難道因夫家貧困而設？」你今貧寒無出息，我一時命薄嫁窮夫，妝奩田地皆吾有，你家未出銀和金，一對石環何物件賣來足值三文。誰道相府千金女，三個銅錢便賣身？還要奉獻妝奩物，只怕世間無此好營生。誰有家私誰作主，權柄安能付別人？你們休得癡心想，借甚金來借甚銀？我身既已來嫁你，前世冤仇難撇身。你們既是將餓死，看來也覺可憐。人不消乞借來增醜，明朝待我掌家門。做我不着多晦氣，養你窮囚三個人。妹子快些來打發，老僕夫妻遣出門，寧添一斗無添口，少個人來好個人。元生聽了這般話，愛而兼畏，應連聲。

原來婉貞輕薄聲口，元生時常聽慣，所以不足爲奇，見他慨然自養，倒也歡喜。

便謝婉貞來出外，進房說與母親聞。他願當家供養父母，算來倒也甚相應。幼賢聽了，歡喜，難得賢明媳婦身。只有淑芳心暗笑，母親兩個竟癡人，且自看他來安享，不消一日就頭疼。我身越發難存活，不知要受幾多辛，自是生來多命苦，父母貧寒難稱心。

次日三小姐梳洗已畢，乘轎回家，拜見父母，備稱夫家艱窘，現在斷糧。如今是孩兒掌管家事，養膳他們，因此特來告與爹娘，要幾擔白米。左公道：「要米何難？只你年輕新嫁，尙未諳宋門之事，曉得甚麼當家？只該把奩資取出，交付婆婆女婿，令其置產，方爲上着。」夫人道：「還是待婆婆執掌家事，你也樂得清閑，如何反願當家勞碌？」小姐道：「孩兒也自不願，爭奈婆婆之命，難以推辭。」左公道：「既是姑命，只得遵依。」遂命公子前去廩房，着家人出米十擔，山柴五百斤，送與姑母家中，留下婉貞用晚膳回去。

將言說與親生女，我兒今既掌家門，當務寬來休務刻，日供甘旨要當心。切休面上存德色，莫使他們心不寧。小姐但只連聲應，將身又到二房門。見罷叔婦回中院，又來嫂嫂後邊存。閑談幾句家常話，再到西廳走一巡。一日已過天色暮，用其晚膳告辭行。衆人送到二廳上，家人打轎送回程。幼賢接着心歡喜，口中只叫我兒身。又承你到家中去，挑將柴米到來臨。婉貞聽了微微哂，中堂略坐轉房門。自此婉貞當家計，有刻心薄宋家人。菜蔬不堪皆草具，不以肥甘奉大人。自家獨在房中吃，另具珍饈百味精。宋榮夫妻併小素，刻其飯食餓他們。自己家人俱得飽，收來饋饌與他吞。大娘母子人三個，肚腸熬得碧波清。每每菜腐無油汁，一見之時腦也疼。拿到口邊難下咽，看看消瘦不成形。

元生心下好生難過，進來說與妻子：『我等三人，不想吃你好飯。但母親却不慣藜藿之餐，你每日自膳甚豐，何不移一色供給母親？也是你的賢孝。』婉貞聽了冷笑道：『你等窮到這般光景，便有這碗現成茶飯吃着，也儘夠了！如何還不知足，反要怪嫌我？我等生長豪門，不會窮慣，你們乃積慣窮囚，不吃藜藿，吃什麼東西？』常言道：穿衣吃飯量家業，你們家業那方存？全無生計來過日，幸而娶得我來臨，還能吃碗清菜飯，不然溝壑早填身。如何還自不知足，尙想葷腥魚肉吞？百畝畝田多少利，夠甚花消備膳銀？若依這樣來看起，晉門袁氏又來臨，我須不是淑婉姊，你們休得想痴心。只好這般將就過，娶吃葷腥自忖論。

元生道：『只爲小姐過門，把我姊妹衣飾，剝得精光，連我窮囚棉衣，也都典盡。目今已交八月，天氣初寒，尙不知如何度去？那裏還有閒錢，自備甚麼？』小姐若決定這般養我母親，說不得依舊待我去覓一書館，將東脩銀兩養膳母妹，不吃你的便了。』

婉貞聽了心中怒，連罵窮囚兩三聲。現現成成來養你，不思上進攻書文。反思出外教村館，討飯營生豈是人？我相門豈有村館堵，你今若是這般行，笑壞姊夫人二個。我有何顏在世存？元生聽了無言語，婉貞又復說原因。

『你一身飢寒，我會照顧你的，寒衣到其時，我自來贖出。若要吃葷菜，我原爲你寬備下些，你自到房中來陪我吃飯便了。』元生冷笑道：『足見盛情，老母尚且熬清受淡，若爲人子者，反在房中與妻享用，真所謂狗彘不如了！』

言罷之時，抬身起，短嘆長吁，往外行。婉貞小姐全不理，只照常時不改更。苦壞幼賢人一個，形枯色槁，減精神。元生日日長吁嘆，時常憂悶淚紛紛。更兼還受他閒氣，時常打罵使奴傭。指鷄罵壁多借影，口口聲聲小賤人。茶來伸手飯張口，那有人見這現成是我祖來是。我母爲何該我養，閑人每每這樣嘮叨話。淑芳小姐怎爲情，當時說與娘親道：孩兒不願領他情，寧拚十指爲生計，縱然餓死也甘心。更兼嫂嫂多瑣碎，大娘解勸女兒身。且自耐心來苦守，你兄一日得成名。誰還要他來養膳，且我兒有日出閨門。從夫而去心安樂，料不從他吃一生。你今若與他淘氣，針指安能養一生。但我思想多懊悔，貧門只有對貧門。不該貪戀妝奩厚，賢德之人勝萬金。如今他便多富足，我們難享半毫分。若還娶了賢良婦，便沒妝奩有孝心。勤勞紡績供甘旨，一門和氣勝多金。敬重丈夫無交誼，順事高堂有孝心。同甘共苦多和順，那有今朝這等形。從今奉勸人擇婦，莫擇錢財但擇人。有錢無德毫無益，有德無錢值萬金。母兒每常嗟嘆，元生搔手走無門。

常到左府去候安，又不好說及苦。反是隨書等夫婦旁觀不平，都說小姐不賢，不特把婆婆這等薄待。每自在廚房安排飯食，欲將房中的菜蔬勻些，送到中堂，爭奈三小姐自以爲勤儉持家，每到飯時，畢竟親來監看。因此他們見大娘等吃不下咽，私買些魚肉安排，送到中堂，小素等飯食，都是他們貼補，婉貞真不知道。早又八月來過了，九月深秋寒氣深，婉貞贖取元生服，不管婆婆母女們，二人尙着單裙襖，終朝只悔自痴心。且將此事來一按，單言左相一椿情。菊花開盛園亭內，接回親女賞花辰。儀德二貞都回轉，留住家中共叙情。來朝九月十六日，二貞小姐告雙親，何不接回三妹子。左公夫婦說緣因，只因他自當家計，算來兩月未回程。

兩位小姐笑道：『三妹出嫁未及半年，他倒掌管家事。兒等嫁出四年，尚不知柴米之價，真個羞慚。』夫人笑道：『他名說當家，也不知如何過日。元生日常到家，却也不會相問。』左公道：『今兩女俱轉，豈可獨撇婉貞。我自六月間，去看妹子一面，直到如今，待我少刻親去走遭，接回婉貞，兼看幼賢妹子不知媳婦供養，可能稱心。』

夫人聽說言稱是，早又廚中送點臨。各皆入座來用罷，左公便往外邊行。問二爺可在家中？回言去到五房門。便叫公子同前去，槽頭備馬出門行。二人上馬離門去，四個家僮隨後跟。過了兩條街巷去，宋家門第到來臨。離鞍下馬前來，消通報內中行。小素見了忙通報，三人用膳在中廳。聞言急急身離座，一齊迎出到塔心。五人彼此都問候，同進中廳常禮行。見完之後分賓坐，左公便乃說緣因。多時只爲無閑暇，不會來看妹兒身。起居近日平順否？因何久不到兄門？幼賢使道承垂問，家中無事頗清寧。數日以來心正想，候安兄嫂欲登門。左公當下抬頭看，見幼賢不似向時形。面黃肌瘦多衰邁，身著單衣寒凜深。又見案上碗箸來擺列，原來朝膳在中廳。開言又問賢妹子，婉貞小女那方存？如何不在中堂上，回言用膳在房門。左公聽了稱奇怪，你等連他止四人，有何不可同一席，一面言來立起身。走近案邊來一看，有何美品果奇珍？

只見上下三面三副碗箸，盛着二碗粗糙飯，當中擺着一碗湯水，青菜上浮，略有幾片豆腐，沒油沒醬，猶如青草一般。此外別無他物。左公一看，不識，便問幼賢答道：『這是青菜豆腐，兄長何不識之？』左公笑道：『青菜豆腐，我等常吃，却不是這等模樣。此想必是唐詩所云：「時挑野菜和根煮了。」幼賢笑道：『大兄不知，蔬菜總是一樣，調和之中，却種種各別。兄等食品廚房等安排，那得這般模樣？若此等煮法，乃我貧家風味，你等如何得知？』左公道：『今是婉貞供養，吾妹何致這般打發？』幼賢道：『我等是窮人，董腥不會吃慣，自然只好這般打發了。』左公道：『此是何言，難道賢妹愛吃此物，故命他這般供奉麼？』幼賢又笑道：『天下之

口相同，人生在世，誰不欲錦衣美食，只爲家貧，自己無力，沒奈何，也得任從令愛打發了。」左公道：「如此說來，却是婉貞之意了。」三人聽得，俱各含忍不言。永正便問元生道：「還是每日如此，還是偶然一遭？」元生笑道：「不瞞兄說，自七月十七到今，整整兩月如此。」

左公聽了，非常怒，問聲他在那方存？回言房中來用膳，二人當下便回身。元生陪了轎內走，小姐房中到來臨。兩個使女來報入，小姐房中吃一驚，慌忙攔著來迎接，問安嚴父長兄身。左公父子來入內，見案上盤盃羅列存。二人且不來就坐，上前一一看分明。一碗海參與彩鴨，一碗鮮魚一膳羹。一盤乃是糟鵝肉，蝦腐鮮湯熱氣騰。還有小菜三四色，飯如玉粒碗中盛。左公一見心大怒，公子觀之笑失聲。維明也不來就坐，開言便對婉貞云：「兩姊回轉家中住，我特親來接汝身。汝可速把衣裳換，少時打轎便來迎。」言罷了時，回步出，婉貞小姐甚心驚。爹爹何故加惱怒，莫不是宋源攬掇甚言論？因此着我回家去，到房也不暫消停。只得回步來送出，左公作別幼賢身。母子再三留不住，元生相送出門庭。維明執手稱賢婿，飯後速來到我門。元生聽說稱曉得，二人上馬竟回程。不多一刻回家轉，來到中堂上面存。相見夫人歸座位，問言三女可回程。左公道言已說過，少時打轎去他門。言罷便把方纔事，說與夫人桓氏聽。可惡妮子多不孝，所爲所作不成人。可憐母子人三個，消瘦容顏改舊形。反遭妮子來磨難，不敢開言說一聲。我已吩咐元生到，問他詳細便知聞。夫人聽了連嗟嘆，果然本性最難更。回家久已多教訓，誰知仍是這般行？二人言論多一會，來報三姑爺到臨。二貞小姐欲迴避，左公止住莫容行。元生乃是姑表弟，大姨可見妹夫身。同座在斯來聽話，見不言而內思心。二貞只得同立定，外邊走進宋元生。揖見夫人稱岳母，又同表姊禮來行。左公夫婦亦命坐，侍兒忙捧上香茗。一巡茶罷收盃去，左公即便問元生：

「你與婉貞完娶後，於四月廿六日，回到家中，今已及半年，不知婉貞待你令堂，可遵婦道，否？相待賢甥，可能恭敬否？表姊妹可能和睦否？我等一向不曾問及，今你與我細言之。」元生聽了，默默不敢回言。夫人窺他

情形便道：『賢婿爲何不語？』元生道：『多承兩大人垂問，小婿怎敢不告？似恐說出之後，萬一三小姐得知，如何是好？』左公見說，不覺失聲笑道：『原來元生又是一個懼內村夫，這等看來，竟是左氏的門風了。』便道：『賢甥但說何妨，萬事有我在，此三小姐知之，諒亦不敢放肆。』

元生方始來細說，自從小姐過寒門，母親甚是多歡喜，看待一似掌中珍，爲承母舅多恩惠，又兼小姐出豪門，料想菲食難款待，恐怕小姐不歡飲，每日加意來供給，典衣賣飾苦支撐。五鼎大烹來供奉，費盡慇懃一片心。

『在外甥之意，我母親既這般尊敬，媳婦該親近他些纔是。爭奈三小姐相門貴質，眼中竟看不上貧姑，休說昏定晨省的禮數，半點全無，便叫他一聲姑娘，却也難逢難遇。或房中或下人之前，但稱以宋婆，後來供養到七月半後。』

我母衣釵都典盡，斷柴絕米沒分文。左右算來無可奈，只得向小姐權移二十金。外甥恭敬爲求告，反遭笑罵許多聲。遂將婉貞前次語，從頭說與衆人聽。承小姐慨然中饋事，養膳寒家一滿門。自從七月十七日，總來齋戒到如今。三月未曾知肉味，菜羹腐片作饗食。宋榮夫婦同小素，忍餓吞飢吃不勻。五鼎大烹供自己，便餘也賞自家人。母親雖則家貧薄，出身原是貴家人。先祖雖則官卑小，穿衣吃飯也還勻。粗糲之食從未慣，這般供給怎相應。因而漸漸精神減，白髮衰顏沒舊形。

『小婿無奈仍思覓一書館，養膳母親。不意小姐又不容，恐辱了相府門楣，又怕襟兄見笑，勸他稍分下筋之餘，以供老母，非但不肯，屢受嘲譏，且今日深秋，單衣無絮，正不知何法禦冬。』左公長嘆道：『原來婉貞竟至如此，但你何不早言？』元生道：『養母爲子職，本不該栽埋婦人，小婿愧且不勝，如何還敢來稟告？今爲岳父窮計，方始敢言。』左公道：『我只因與汝母同氣，見你家無恒產，所以聯姻，厚贈小女金銀，原是使你置產過活，並不爲婉貞一人，此事不消說得。但平日之待賢婿，卻又何如？』元生笑道：『小婿是一個貧夫，又且門』

第卑微，怎敢當小姐禮敬？那些喝去呼來，言之不盡，大抵窮因二字，是外甥的名號便了。有時高興起來，還要打之罵之，搯之咬之。小婿愛惜父母遺體，不敢毀傷，惟有逃避而已。逃避不及，也受了許多，就將手臂與維明看驗。」左公道：「他每日自具美食，不與他人則可在賢婿乃是夫妻，自必共牢而食。」元生道：「雖承小姐屢欲分甘，爭奈小婿不忍背母，實未遵命相陪。」夫人道：「婆婆丈夫待得如此，但小姑乃是姐妹，同來一處玩耍，不知一向如何相待？」

元生恨恨休提起，更是常指丫頭罵賤人。妹子每每難承受，要背人之下，了殘生。左公夫婦來聽罷，尙然未及出言論。永正便問元生道：「說來可盡是真情？」元生便說：「何敢假？只因窮詰始言明，不問之時誰敢說？半年到此未開聲。維明立起傳言出，着家人押轎宋家門。火速接回三小姐，左書妻等外邊行。氣壞爹娘人兩個，誰知養出這般人？反是我等聯姻錯，害了元生母子們。那樣窮門爲媳婦，直比禁子守監門。愛女此番成怪物，窮人真個是窮民。只因爲好反成惡，如何無甚語談論？喚回妮子加嚴訓，如其不改禁終身。元生另置姬妾媵，改過回家完娶情。元生聽了無言語，秉衡兄妹盡驚心。暗想喚回三妹子，必然責罰要施刑。元生却也無情義，傾囊倒篋這般言。語之間多尖利，挑動爹爹火直昇。當時一衆俱無話，專專只候婉貞臨。看看早又日過午，報稱三小姐回程。幾個侍兒待外出，相迎小姐進中門。兄妹三人廊下立，見面都皆問候身。元生也是來走出，小姐抬頭吃一驚。如何他也身在此，定然有甚話談論？移步忙進中堂上，抬頭觀見二雙親。盡皆面帶重重怒，只得前來安候身。輕提翠袖常禮罷，左公喝令跪塵埃。婉貞一聽容失色，青天霹靂好驚人。立定身來忙啓口，孩兒何罪這般行？左公一聽心大怒，手指嬌娃罵畜生。你今尙說無罪過，我且從頭問你明。你到宋家爲媳婦，姑嫌當作甚何人？百般作逆無道理，婦德閨儀沒半分。宋婆兩字將誰叫？你今且說我知聞。婉貞見問通紅面，孩兒那有這般情。」

左公道：「這兩字賴了，且問你。」

輕賤丈夫如奴隸，喝去呼來不當人，恭敬如賓全沒有，還把窮囚當渾名。

「此事有麼？」小姐道：「孩兒並不會如此，爹爹休聽女婿謔言。」左公道：「又沒有的，再問你。」
「左公聽了連冷笑，盡是元生屈你身。」

「養婆婆齋淡飯，養自己五鼎大烹，這是我眼見的了，可有此事麼？」

婉貞聽了難開口，左公便令侍兒們取將戒尺前來，到婉貞大怒火心生，回身走近宋公子，一把箠箠抓面門。大罵窮囚無義賊，今朝嚼爛舌頭根。待你有甚差池處，養了窮囚一滿門。宋公現吃誰人食，老小潑賤靠何人。你反這等來害我，胡言亂語父親聞。害我今朝來受氣，與你窮囚把命拚。迎頭撇面連連睡，元生屏氣不開聲。將袖掩面連退步，左公喝道：「是何形氣壞左公人一個，移步前來近婉貞，將他肩上一點橫身跌倒地埃塵。還說女婿來屈你，口口將人罵出名，不賢不孝兼潑悍，三年閨訓那方存。左門那有如斯女，怎生養你這般人。言罷轉身歸座位，開言便說與夫人：你今想必如鬻子，端坐安然不動身，親眼看女今如此。全然不管半毫分，可知此女無德性，皆你平時姑息深。夫人氣得難開口，聞語方纔問一聲：這般劣性真少見，你叫我如何管此人。左公道：言惟責罰，尚有何言。」彼論夫人道：言他不服，又要將人推倒塵。左公冷笑抽身起，自將戒尺欲施刑。夫人上前來奪過，轉身便責婉貞身。小姐跌倒塵埃地，謔得三魂走二魂。此時被責心如醉，開言即便訴說告娘親。這般凌辱真難受，依然當我小兒身。何不立刻來處死，不然便把首身分。剝人顏面今如此，留此殘生做甚人。婉貞說罷號號痛哭，以頭撞地不欲生。夫人嚇得忙住手，這般妮子怎區分。小姐解出香羅帕，要勒咽喉畢命生。唬壞兄姐人幾個，上前欲住不容行。齊叫妹妹休如此，氣倒雙親兩大人。如何這等不受教，難道容你如此行。爹娘教訓家家有，那有凌辱你當身。左公道：言無甚說，既然妮子不求生，斃於杖下容易事，便令夫人退後行，便將戒尺來取過，前來

舉手要施刑。姐姐幾人忙扯住，齊聲哀告父親身。一時三妹如此性，爹爹息怒慢施刑。還須緩緩將他勸，左公喝退莫多論。婉貞此際渾呆了，不敢開言再出聲。永正便與元生道：妹丈看看怎爲情？我等有言難以進，你是東床可解情。半年也有夫婦義，難道看他送命？元生只爲驚住了，不知所措，戰心驚。今聞永正言如此，方才移步向前行。便向左公深一揖，伏維母舅恕千金。皆因外甥來多口，害那小姐怎安寧？左公聽了便說道：這般潑悍不成人。我今代你來處死，少罵窮凶千萬聲。賢婿既是來回護，且看汝面暫饒生。言罷之時歸坐位，便叫丫環左右人。上前扶起三小姐，近來聽我一言論。你若改悔從前事，盡力供養宋家門。孝姑敬夫和同輩，賞罰分明待下人。我方容你夫家去，完聚夫妻百歲姻。若還其性心不改，冷房幽禁在家門。元生再娶賢媳婦，我今言定不移更。須當及早思改過，他時懊悔便無門。婉貞低首惟垂淚，默默無言不則聲。良久之間回步轉，羞慚走進母房門。左公說與元生道：賢甥歸語令堂身。

婉貞奩中有白銀三千，赤金五百，即可置千畝良田。至於他要另用，我另與之，不勞此項。有恆產始有恆心，賢甥正宜努力用功，以圖上進。處館非賢婿之事，我至十月內送婉貞回來便了。

元生唯唯來應諾，告辭一衆出中廳。永正送到大門外，元生一徑轉回程。且表中堂兩小姐，都房中看婉貞。大家都把言相勸，爹娘嚴厲這般能。這般非禮行不得，妹兒何苦自家尋。此番須要來自省，將來切莫照前行。婉貞小姐銀牙挫，恨煞冤家一尊長。但西廳母女間，知得都來相勸婉貞身。自此留在家中住，個個良言勸婉貞。婉貞口內雖答應，心中懷恨不能平。且說宋乾回去後，從頭說與母親聽。如此這般言一遍，他今留住舅家門。舅舅之命休違拗，取銀置產莫消停。大娘聽了連聲嘆，少有居垣這好人。

當時母子取出金銀，託人置產。旬日間，竟得了良田九百，連婉貞百畝，共成一千。此時已十月中旬，學院考到襄陽，元生一考取中案首，報到家中。

喜壞大娘左氏女，淑芳小姐也歡心。重賞報人回身轉，報單報到左家門。左公夫婦心歡喜，都來致賀妹兒身。幼賢母子重重謝，要迎媳婦轉回程。

左公應允幼賢次日即打發元生親來迎接，請出小姐，常禮相見。左公對元生道：「此番回去，他若以非禮加入，速來告我，切勿隱瞞。若能改過自新，汝母子亦當加意愛惜，不可以前事介意。我生平處事，至公無私，若輕賤了仙，晉家母子即可爲戒。」夫人道：「賢婿如今有了產業，且得功名，家中自必較前興旺，一切作家，還該令堂執掌方是。吾女年纔十九，還似小兒一般，當家非所宜也。」元生唯唯應諾。婉貞只得拜辭父母而行，同時儀德亦皆回去，又向東西兩院辭別衆人，上轎而去。

夫妻兩個回家轉，中堂拜見大娘身。幼賢見媳心歡喜，慇懃問慰把兒稱。淑芳小姐來相見，暗笑威風倒幾分。婉貞見能回房去，滿胸毒氣不能伸。故態不敢重萌出，怕他告稟二雙親。只得勉強修禮貌，晨昏定省假慇懃。見了淑芳稱表妹，好好先生無話論。元生這次身入泮，頗加敬禮二三分。窮囚二字不罵了，恩情慚覺比前深。此時千畝良田產，竟成發迹好家門。舊日男婦都來到，添了進口鬧盈盈。大娘掌管家中事，錦衣玉食過光陰。愛惜婉貞如親女，一生慈心待不輕。那曉婉貞心內恨，爲他吃飯少葷菜。娘爺將我來責罰，富場出剛好傷心。多少金銀拿了去，分明遇着賊強人。買田置地也罷了，還該讓我掌家門。誰知一手來把住，公然諸事是他行。大家自辦衣和飾，娘兒裝得簇簇新。我的家私他作主，此事叫人恨怎平。又恨家中兇惡父，把宋婆相待是娘親。女兒已是身出嫁，相待全然不改更。管頭管脚真可恨，依然有過要施刑。爺娘做得如大大，不留體面半毫分。使人無奈來委曲，這般恥辱怎當承。恨煞爹娘人一個，着我慇懃孝此人。婉貞終日心怨恨，看看十一月初臨。初三乃是迎學日，入泮之家興十分。元生案首先熱鬧，賀禮填門喜氣盈。掛紅結綵鳴樂器，左府衣巾送到門。備來賀禮多豐厚，迎罷回來待衆賓。外堂內室人無數，老家合族盡登門。見了元生多利市，今日三日長精神。鬧筵做戲多熱鬧，接連

數日始完成。

那知幼賢只爲兒子迎學，早起遲眠，受些風寒勞碌，此日十一月十一日，夜來竟頭痛身熱，生起病來。元生兄妹服侍了一夜，天色微明，使打發家人延請醫生到來，說是傷寒症候，病勢甚重，子女二人十分着急。左家知得，兄弟二人，並永正公子，每日輪流到他家問候。

合家人衆心惶恐，只有婉貞歡喜十三分。果然今日天開眼，這般大病定難生。終朝也到婆房內，糕湯吃藥，假當心。看看調治五六日，幼賢病體始安寧。元生見娘心稍放，煩惱房中左婉貞。

這婉貞只道婆婆身故，自己執了家私，誰知醫藥有靈，漸致痊可。暗想長久受制婆婆，將左氏資財，反與宋門受用，心下十分不甘。便在房中私行咒詛，出言狀不可聽聞。適遇左公閑暇無事，立在外間聞其咒詛，心中深恨，只當不知而出。暗想婉貞自幼失教，性情乖張，將來夫妻姑媳之間，必有意外之事。聞其咒詛元生，保不住將幼賢毒害，他現在恨少砒礮投毒，雖係一時忿語，不可不防。若不將他九死一生，以爲重戒，恐將來萬一真有此情，王法天倫，無從隱庇。但假意取死之時，必得儀貞從旁作救，但只可對儀貞單說喚他看樣，却好從旁挽回，方得婉貞收情換性。此刻不露聲色，祕密其情，因此左維明移到宋家居住，正守到幼賢全愈，方始回家，即叫人打轎請儀貞二貞立時回程。此時桓夫人恰好去到桓門，維明步入花園獨坐稍候。

却說儀貞回左府，舜娥嫂嫂出堂迎，殷勤問候同歸內，中堂常禮坐分賓。小姐便問親嫂嫂，父親想必在書廳。回言今到園亭內請姑娘回步那廂行。小姐聽了便笑道：「隆冬天氣冷如冰，無花無柳寒威烈，爹爹何故在園亭？」趙氏夫人言止是，令兄可在府中存。回言現在書房內，留其夜膳始回程。閑談數語擡身起，便辭嫂嫂出中廳。裁紅暈碧來隨去，竟赴花園過角亭。着一侍兒前去看，老爺却在那處存。丫環看了來回覆，老爺身坐在荷亭，小姐聽了尤奇異，即忙移步到來臨。侍兒扶了將亭上，近前安候叫爹親。欲行常禮稱罷了，命坐儀貞不語論。小姐此

際擡頭看，看他滿面威嚴，殺氣深，並無半點歡娛色，暗想今朝甚事，因開言便問爹爹道：「此時風冷宛如冰，因甚父親來到此，更兼身坐在荷亭四面欄杆，無格扇受此寒冷，要小心。」

左公道：「我今日要在此處結果一條人命，所以到來，非爲游玩，叫你來並無別意，只因你這妮子實不是個安本分之人，所以着命在此看個榜樣。」儀貞聽了，心下大驚，忙問爹爹要結果誰人之性命？左公未及回言，只見裁紅說道：「亭下三小姐來了。」

大小姐慕聽重一唬，莫不是妹兒又有甚奇文？只見婉貞小姐來亭上，隨了蘭奴一個人，上前便把爹爹叫，儀貞見妹問殷勤，左公喚過三小姐，便乃開言問一聲：

「婉貞，你前日說得好虧心言語，姑母與你何仇，要下這般毒手害他，我只問你，那砒霜可會備辦？」

數言唬了三小姐，登時呆了不開聲。半個字兒也說不出，而如土色一般。儀貞小姐多驚訝，忙問爹爹說甚因？左公不答儀貞話，開言又問婉貞身。此情今日招成否？婉貞只得告嚴親，孩兒不曉其情事，爹爹問我大奇文。

左公道：「這要抵賴，你前日身坐西窗榻上，兩足頓地，用手指點，毒罵宋婆，說他要死不死，恨少砒霜，送他

上路，不施毒手，不算婉貞，我親耳聽聞，你何從抵賴？」

婉貞語塞難回答，左公喝問快言明。可會得砒霜毒，因甚謀姑起歹心？畜生若有一字假，用刑問訊這椿情。

婉貞又把頭低了，滿面通紅難理論。儀貞小姐渾呆了，又把爹爹問一聲：究竟三妹因何事，孩兒不懂半毫分？左公道言你不曉，我今說與你知聞。就把從前親聽語，從頭重復告儀貞。便叫果有砒霜毒，做出彌天大事情。被他下毒非小可，登時姑就命歸陰。死後七孔流鮮血，中毒而亡可驗明。宋家怎肯了休罷，必然發告到公庭。應該拋累人多少，究訊誰爲煎藥人？你這妮子能避否？不免當官問此情。謀殺婆婆天大罪，凌遲取死碎分身。這些利害知道否？擅開惡口不思尋。那時我好冲天怒，今尙虛言不認明。速速將情來告我，還能饒你眼前刑。儀貞小姐來

聽罷，不覺渾身汗直淋。誰知咒詛言如此，暗室欺心記鬼神。倘然做出彌天罪，此事怎可亂胡行？言罷便叫三妹子，因何失口亂談。既已說來難抵賴，又是爹爹走到自聽聞。虛言遮飾終何用，倘動嚴刑你怎禁？婉貞此際真無奈，不覺腮邊兩淚傾。自悔孩兒失言了，大胆胡言信口輕。幸而不過爹爹曉，聽到旁人播逆名，就使砒霜真個來相付，怎敢胡爲下絕情。虛言洩忿原非禮，伏望爹爹恕罪深。休說至親姑姪關天性，又以姑媳之間名分爭。不過忿言非實事，如今懊悔已無門。爹爹今且容追悔，饒恕孩兒重罪名。婉貞說罷，重悲泣。左公聽罷，又開聲。我今縱悔當年錯，不該繼汝出家門。自幼三房多失教，縱不驕性不成人。回來已及三年久，爹娘爲你費盡心。屢次威儀非歹意，無非願你做成人。誰知執拗偏不改，愈加性情不堪論。而今出話如禽獸，勢不容你再做人。喚你歸家無別事，本該把你身首分。謀即未行皆斬罪，大明法律不饒人。我今姑念天倫義，許你全尸了此生。眼前亭下清波水，與我投池莫暫停。言罷之時，離座起，一言說壞兩佳人。悠悠頂上真魂冒，婉貞冷汗直淋身。啊呀爹爹吓！如今就要孩兒死，可能饒恕二三分？說罷之時，雙膝跪，兩淚如泉哭失聲。儀貞小姐連忙勸，爹爹今且聽緣因。三妹只爲年輕幼，不知輕重亂談論。還望爹爹原諒，彼饒他死罪送殘生。重責一番堪償抵，自然心中盡和平。左公喝道：休胡說，安能饒恕半毫分？今朝決要來取死，斷難留孽障根。言罷，扯起三小姐，畜生不必苦求情。早些投入池中，去免我今朝動手行。若說責打償此罪，你身禁得幾多刑？只怕到頭還是死，安能留得命殘生。不若投池來爽快，毫無痛楚死安寧。吾心已決無回挽，你今枉自費精神。若還要多一語，一劍揮倒兩段分。婉貞此際號陶哭，爹爹饒了我當身。從今立個洪天誓，盡改前非做好人。再不敢違爹媽訓，蒼天不罪悔心人。父是天來母是地，好生之德廣施恩。留得殘生甘受責，不當留屍當放生。婉貞說罷，重跪下，哭倒亭中不起身。左公但只頻搖首，此言不信半毫分。你幾次認罪願改過，未曾見你改毫分。此時臨死多言語，決不能留速速行。儀貞小姐雙流淚，掩面悲啼勸父親。他今苦苦言改過，自然一片出真心。爹爹且自權饒恕，再犯之時可立行。左公冷笑稱放屁，他言

未必有真情？你這妮子休胡說，不關你事半毫分。只要看了三妹樣，小心謹慎在樞門。若還有甚非禮事，我也如伊一樣行。言罷又喝三小姐，尙自延挨待怎生？婉貞涕泣重哀告，乞念天倫父子情。孩兒也是爹娘養，何忍今朝絕我生。虛言又未真，下毒爹爹法外略施仁。左公道言休說了，誰還認你是親生。天倫之事今朝絕，只得從權暫忍心。

小姐道：『父命兒死，兒命難逃，但臨死見母親一面，死亦甘心。』左公想到此處，心中不忍，暗想這妮子這般惜命，只得說道：『你這不孝母親，也不見你了，不必多言，早些死罷。』婉貞道：『既不容見母親，還望爹爹喚女塔到來，與之一言。』左公道：『此等事，豈可還與女塔知之？』

上前扯起親生女，快些速速下池心。天邊紅日將西墜，莫叫就攔到黃昏。婉貞立起號陶哭，雙頓金蓮急。千求萬告全不應，自我今朝怎理論？惱了儀貞大小姐，世間有此狠心人。看定維明高說道：『爹爹當日有言論。黃公逼死親生女，分明勝過虎狼心。那知今日亦如此，單單有口說他人。他遠道是邪淫事，三妹今朝爲甚因？不過年輕多口過，那曾投毒有真情？門庭論法惟杖責，不至今朝絕命生。居家竟要行國法，幾時卽位坐龍庭。常言虎毒不食子，人而不及虎狼心。天性之恩全沒有，堪笑爹爹枉做人。總叫逼死三妹子，別個孩兒也冷心。』左公聽了儀貞話，不禁失笑兩三聲。這般放肆真堪笑，不知口內罵何人。此刻無暇來及你，婉貞死了再談論。言罷又推三小姐，你今挨到幾時辰？好意與你全屍死，倒返延挨不肯行。咳！那死生本是天之數，你應此刻命歸陰。安能還得殘生命，須知數定不饒人。但看當年黃小姐，何其決心肯輕生。數本盡來終有救，救星已伏候他。身你今快快投池心，自然也有救星人。若還再復延一刻，不得叫你全首身。言罷袖中抽出劍，喝令速卽下池心。婉貞說得魂飛散，儀貞冷笑兩三聲。

第五十八回 逼投河左公訓女 畫丹青儀貞贖罪

『爹爹既這等忍心害理，必要逼死三妹，外人不容見面，家中的叔伯姊妹等，難道也不許見一面，送他』

言罷便叫丫環女，快往東西兩院行。裁紅暈碧蘭奴輩，三人已唬得似呆人。只在旁邊索索抖，今聞此語欲行。左公喝道：『誰敢去？』手指儀貞罵畜生，莫非你也來取死，再出胡言一併行。此時無奈三小姐，回身抱住姊儀貞，放聲大哭，雙足頓，啊呀！姊姊吓好叫我上天入地兩無門，爲何當日投胎錯天性，全無做父親。這樣哀求全不轉，狠心何至這般。儀貞也抱三妹子，這是前世冤仇結得深。爹爹吓，務求發個仁慈念，饒恕三妹命，殘生待他盡了天年罷。冷房幽禁了終身，難道不足償其罪？伏乞爹爹准此行。

『求到這般地步，爹爹若不同心，孩兒也只得同他一死，手足之誼，何忍獨生？』左公冷笑道：『正汝所言，不是救他，反要害他了。若是幽禁終身，則生不如死耳。兩人不消扭結，就此永訣分開。』

就把儀貞來扯過，喝聲：『妮子快歸陰。』婉貞看見終如此，不覺心頭烈焰騰。呀！豺狼虎豹不愛此，枉將人話苦他身。用手指定生身父，吓爹爹呀！你今逼死我當身。冤魂啣恨難饒你，有日前來討命生。自食自肉人倫變，衣冠穿在虎狼身。枉教屈氣來求告，你的仁心那裏存？

左公道：『人心在，不過暫時忍起，你這妮子，把父親這般辱罵，難道不覺礙口麼？』婉貞道：『你這般狠毒，還是我什麼父親罷了罷了！』

轉身走出雕欄外，急煞儀貞小姐身。急忙要趕前來扯，左公扯住不能行。要掙之時掙不脫，頓足連將罷了稱。婉貞來到荷亭口，低頭一望好驚心。一油碧水凝浮凍，陣陣寒風冷似冰。傷心後悔從前事，自恨生來太枉心。連叫繼父併繼母，你害孩兒誤此身。因何百般來驕縱，致我輕狂信口噴。想當初打死年幼婢，何等悲啼婉轉形。我身毫不爲之動，可憐一夕便亡身。誰知今日輪到我，一般也遇狠心人。今日枉自投父母，一事無成枉做人。嫁到

宋門無一載，幾番淘氣不安寧。姑娘待我無差錯，爲甚胡言喪了心？

咳！爹爹吓我也不恨你了。」

苦只苦娘親今世難一見，更兼未訣宋元生。兄弟三人難再聚，言罷悲傷欲斷魂。左公聽了多般語，此時方見是真心。從今之後俱已服，此後重生是好人。只見他將衣扯起蒙頭而騰身，一簣出荷亭。風吹衣袖空中舞，玉碎香消往下沉。但聽池中一聲響，斷送了青春二九人。水合波平沉到底，玉質香肌不見形。花殘月缺明珠碎，此際刀挖老左心。眼看荷池波浪湧，一粒明珠覆掌傾。非是汝父心腸毒，也是出於無奈情。

「罷了！既已投池，料他必死，且去着家人買棺，至明早起屍便了。」

此時丟了儀貞手，回身火速下荷亭。匆匆一徑來出去，哭倒儀貞小姐身。

疾忙立起趕到池邊，往下一看。

只見水星亂冒，波旋轉料。他人在半浮沉。思想這等心刻毒，他今已是命歸陰。我身啼哭終何用？須當作急救。他身捐身取義，我之願捨死成仁，是本心。不怕庭前很惡父，且教救生再理論。

便着裁紅趕快與我出去，喚兩名家人到來。蘭奴速到西院，將滾水熱湯取一壺來，都莫聲張，休被一人知道。

兩個侍兒飛去了，儀貞速急下荷亭。池邊看定眼不轉，看定池中冒水星。叩首禱天來保佑，莫教我妹喪殘生。立時來了人兩個，左安左德兩家人。池邊來見大小姐，儀貞立起對他云：

「我等在此玩耍，誰知三小姐忽然失足落水，你兩個快快救起，不可有誤！二人大驚，忙脫衣裳，顧不得水冷，一齊跳下荷池，趕到冒水星的去處，一把撈着衣裳，扯洩過來，直擁到河邊上岸，把三小姐抱了上來。只見面皮紫赤雙睛定，咬緊銀牙氣不伸。腹如鼓脹身挺直，手捻雙拳緊抱心。口漾清泉衣濕透，儀貞小姐痛

傷心。探手胸前摸一摸，猶自梭梭跳不停。

便着家人把婉貞抱起，倒控清泉，口鼻之中，清水長流，有一個時辰，胸腹方才軟下。恰好蘭奴提一壺滾水到來，儀貞親自動手，灌下一碗熱湯，方覺得口中微微透氣，眼珠放了下來。

小姐連叫三妹子，婉貞因目不開聲。儀貞按口重度氣，腹內吁吁略動聲。氣轉三關三嘆息，兩淚如泉往下傾。小姐一見心歎息，便對二人說此情。老爺逼死三小姐，我今暗暗救他身。你等切勿來輕泄，必當重賞不非輕。二人聽了方知道，連忙應諾便回身。各取衣裳來穿了，一齊告退出園門。小姐便着三侍女，抱起妹子一同行。悄然回到西院內，暗叫申氏大娘身，並與孝貞同走出，見了其情大吃驚。摸頭不着忙問故，儀貞道且慢談論。

一行人忙到申氏房中，急急取了乾衣，與婉貞換了，與他到火爐邊坐下。一回燒起姜湯，熱氣燒酒，連吃數杯，方才不抖戰，一言不發，淚下如泉。儀貞方把其事，細細說與二人。大娘與孝貞聽罷了，方才知道，誰知大叔叔竟這等很心！幸大姪女在園登時撈救，不然時，一命休矣。儀貞道：「救便救了，却與爹爹知道不得，他的心腸，已同蛇蝎，必然還要取死，連我不得開交，今須囑咐衆人，切勿泄漏，待母親回來，方好說明其事，作個調停。」

太娘聽說連稱是，吩咐西廳婦女們，衆人聞命稱曉得。此時日暮掌銀燈，大小姐臥房來開了，舖床收拾放香衾。婉貞小姐歸床臥，只將熱酒與他吞。大娘母女都相勸，將來切莫這般行。婉貞泣悔從前過，而今重活復天真。心中不怨生身父，皆因自己做錯情。儀貞賞與家人等，每人四兩雪花銀。且將按下西廳事，再表維明出外行。一程回到書房內，窗前坐定暗傷心。未識儀貞能救否？此時天氣冷如冰。若未淹死亦凍死，莫非此女不能生。如何去探真消息，難以將言去問人。只等儀貞來見我，看他光景就知聞。呆呆坐定心疑惑，日已沉西天漸昏。來了二爺人一個，進門便叫大兄身。聞得接回三姪女，緣何不見在中廳間之說到花園去。道言兄也在園門，兄弟到園已問明，姪女如今那裏存。左公嘆道休提起，我已將他了殘生。遂將一段稀奇事，始終說與弟知聞。致德聽了心

大訝，果然兄意實般行。他本年輕胡亂說，須知還是小兒生。出言無狀來相咒，真個非爲無此心。只該喚彼回家轉，細細將言開導明。重責一場也罷了，如何竟送命殘生。處之太重真大過，天性之恩了不存。好個狠心虧你做，自殘骨肉投親生。二爺說罷連嘆恨，回身就往外邊行。左公扯住稱何往，回言我且去園亭。快快把他來撈起，或能救活使重生。維明笑道且慢去，已有家人救婉貞。致德立往忙來問，誰去園中救此人？

左公道：「吾弟不知這妮子頑劣，非薄責輕懲，所能改悔。此等盈盈弱質，又不可以重杖加之。我再四思量，只得這等取他一取，却接得大女回來，使他做個救星。那妮子有膽而又重義，竟肯從井救人。他見我出來，必去喚人撈救，再不看他致死。」致德笑道：「原來如此。儀貞若在園中，再無不救之理。他當年爲了假秀貞，尚且那般關切，何況自家胞妹。這等說可放心矣。」左公道：「話雖如此，但此時天氣寒冷，那妮子投入水池，不知活否。果然沉死，亦無足惜也。」致德道：「身上寒衣厚重，若得急救，只怕也還不妨。」維明道：「待喚儀貞到來，看他光景，即便曉得。但此意吾弟切不可與他說明，也好使這些小輩，各有各畏法。」

至若儀貞人一個，也有些些任性行。他若心中來激惱，目中竟沒甚何人。方才見逼伊妹子，幾番求告不相應。公然把我來毀罵，出言無狀亂談論。致德笑容言正是，儀貞的是這般人。左公便着書童去，請將大小姐來。臨書童奉命西廳去，儀貞聞命便抬身。侍兒隨了進書院，見其父叔候安寧。欲行常禮回不必，轉身見父問緣因。呼喚孩兒因甚事，左公且不與言論。燈前觀看儀貞女，見他氣色甚和平。玉容舒暢無凄慘，柳黛含春少皺痕。揣到婉貞已救起，此際維明暗放心。開言便問儀貞道：方才我便出園門，你身還在荷亭上，可曾見尸骸浮起。小姊聽了回言，答孩兒也即出園亭。自家骨肉非仇寇，何忍看他水而橫言罷暗罵生身父。誰人像你虎狼心，二爺命坐大姪女。誰知你父這般行，我等只爲全不曉。你在園亭見此情，怎不作急來撈救。眼前同胞喪了身，當日紅雲來假冒。直到法場供辨明，那般關切忘生身。自行愧悔轉家門，而今却是同胞妹。爲何你反不關情，你今不救何道理。

反撇他身走出門。小姐聽了稱叔父，難將此事責儀貞。

「叔父方才不曾看見父親很毒光景，便豺狼虎豹，亦不至此！逼他跳入池中，姪女已諱得魂飛魄散，爹爹出外，我痛哭一番，也就入內，怎敢使人打撈父親爲人，今更非昔比，慢說人心，便獸心也沒有了！殺人如殺蟻，虱，姪女怎敢惹禍臨身？」

言罷了時長嘆息，假作愁眉淚欲傾。左公又氣又好笑，開言便問儀貞。

「胸中若有獸心，還可較于禽獸，若獸心都沒，便連禽獸都不如了。」

逼死婉貞，非逼你惡口相傷罵父親。妮子不應爲此語，你是今朝失了心。小姐聽了微微哂，止于譬喻這般論。一道孩兒來罵父，容易將人定罪名。大明律下諸多例，看來要問徧一家門。左公道我無閑暇，今宵不與你談論。稍停幾日來定罪，戒方三十不容情。管教你手肌並膚裂，一下求饒也不能。

小姐冷笑道：「孩兒也是打慣的了，身體髮膚，都是爹娘所生，豈但我兩手，便打三萬三千，悉聽爹爹之意，要事求饒一下何爲？譬如三妹方才那等來求，也不會饒他一線生路，白白出醜，其實替他氣忿不過。」致德道：「姪女休得如此！父母天命，豈可這般抵對？」左公道：「我不與這畜生回口，憑他自言自說。」

言罷便叫書童等，畫箱顏料取來臨。一一擺在書案上，只評顏料可鮮明。二爺便乃開言問，大兄要爲甚丹青？左公道：「吾弟不知，前日襄王世子求我丹青，寄一部白綾冊頁，求畫西湖十景之圖。」

此情真是多煩厭，我今那有這門心。且終朝諸子來纏擾，郊原騎射與談兵。安能手捻纖毫管，有此丹青閑寫情。回他却又多不便，此事真真難煞人。

致德道：「叫畫工畫完，鐫上大兄名號，搪塞還他罷了。」左公答道：「昔襄王在京，見我親筆，索去一圖，故此世子求我，若請捉刀，豈不識破？只說賞畫賤人了，如何使得？」

言罷目視儀貞女，小姐低頭不則聲。暗思你若心慈善，我今願代這丹青。專怪他身多刻毒，今朝休想代勞心。當下起身來告退，左公便止慢行程。用了晚膳，西廳去，玉人只得把身停。心煩不願談閑話，默默無言惱十分。勸待膳完辭出外，二爺說笑與兄聽。皆應逼死親生女，惹得親生盡冷心。儀貞姪女多懷恨，視父如同狼虎心。左公笑道由他去，慢慢與他細理論。二人閑話多一會，致德辭歸東院門。說與夫人連嘆息，大伯原來怎狠心。趙氏夫人知此事，嚇得驚呆兩淚傾。那曉三姑遭逼死，可憐年少便亡身。

忙着侍兒秉燭，來到西廳，嚮向大小姐問其端的。來到書房，方知婉貞救出，甚是喜歡。看覷一會，吩咐衆人切勿泄漏。初更時候，公子回來，左公遂與細談其事。冰正大驚，不敢開言，回到自己房中。趙小姐告知，方才曉得，忙到西院而來。此時孝貞等都在大小姐房中聚坐。

見是兄來齊立起，此時婉貞眠臥在床心。秉衡啟帳來看問，細問儀貞這段情。說起方才亭上事，萬告千求不轉心。生生立逼投池下，果然好個狠心人。平時每言兇惡，厲聲不過口頭論。誰知真個行得出，勝過豺狼虎豹心。我等做他男與女，其實恨心透骨冰。今雖救了三妹子，不知曉得怎區分。母親又是身懦弱，安能爭得過他身。不知把我如何樣，三妹將來可得生。兩人彼此來嘆息，婉貞含淚說原因。姊姊六恩來救我，若還累及你當身。妹子情願來替代，斬絞流徒任父行。同胞聽了心傷慘，言談不覺到三更。方才散去俱歸寢，一宵已過又天明。左公絕早抽身起，喚進家童三四人。一同來到花園內，親到池邊看事因。先將池面來一望，不見屍骸水上橫。但見岸邊泥土濕，便着家人動手行。長戈攪徧荷池底，並無影跡半毫分。左公一笑回身轉，妮子雖寫狡惡人。有用之材原可愛，只嫌其性少和溫。唯他與我真放肆，恨時竟可命來拼。當時命衆家人出，自回中堂坐定身。便使侍女西廳去，快叫大小姐來臨。侍童奉命忙忙去，西園方才開了門。小姐大娘俱未起，僕婦丫環始起身。中院侍兒傳話進，小姐聞言吃一驚。多因他到花園去，不見屍骸問我聲。

遂問侍兒，老爺可會到園中去麼？侍童一一說明。小姐無奈，只得起身，不及梳頭，用包頭籠髻，來到中堂。左公問道：「我方才到園中打撈婉貞尸首，影跡全無，好生奇怪。昨日之事，未曾驚動他人，唯有你在亭中，一同看見，如今他的尸首那裡去了？」

此情須要來問你，尸骸着落那方存？好生還我真實語，有何弊端快言明。小姐聽了真奇怪，此言真個不通情。究竟是爹爹親逼死，尸在園中池底沉。孩兒雖是從旁見，難道藏匿尸骸不見形。左公聽了連冷笑，便叫儀貞且住聲。你此時賴得多乾淨，將來破出若何能。人非比物藏得過，終須有日要分明。昨朝我使先出外，你身猶自在園亭。若非是你來作弊，算來還有甚何人。不如好好來明說，或獻尸骸或獻人。犯罪脫逃加等論，安能饒恕命殘生。說了還可從輕責，若還今日不言明。非但此時來拷問，將來破出罪難輕。儀貞聽了心中惱，果然事事盡新文。三妹只爲行錯事，咒詛狂言犯罪名。因此很心來逼死，儀貞未犯甚何情。好好與母家中在，特地差人接轉程。接到家中觀榜樣，施威于我太兇狠。無端把我同剝削，分明陪赴法場上。昨宵又說我罵父，口口聲聲受重刑。今宵尸首撈不着，又復平空冤屈人。只言拷打並分取，儀貞何罪這般行。爹爹便做人中虎，也合去山中要吃人。不應居坐家門內，兼之但吃自親生。兒等兄妹人四個，那般爹爹幾次吞。大小姐說罷連冷笑，左公見說許多論，不禁失聲稱奇事，爲人子者這般行。果然半點無忌諱，乃尊寬量太慈仁。累次被你來毀罵，不還一字任你身。自然落得無忌憚，且圖爽快一時心。

小姐道：「孩兒怎敢罵父？只是爹爹扭住儀貞尋事，覺得可笑耳。」花園年久，安知池內不出精靈？吃去三妹屍骸，亦未可料。怎見得儀貞作弊？今日要拷問起。來左公笑道：「此論甚是有理，家中自出了那精靈，到今已二十四歲。奈我一向知他神通廣大，法術多端。婉貞的尸首一定是他攝去，窩藏在巢穴之中了，還有甚說得。且待我閑暇之時，決乾河水，搜出婉貞，然後打煞那精靈便了。」

快回西院梳粧罷，不干你事半毫分。小姐冷笑回身轉，這般喬說誰人聽？且待母回明此事，眼前難破這椿情。與他混賴胡遮掩，事到臨頭再處分。當時回步歸西院，左公暗笑自思尋枉稱他是聰明女，這樣機關辨不明。只恨父親心狠毒，出言挺撞亂談論。此時且與朦朧下看他藏到幾時辰？

『此事原是我暗暗用他，其功不少，但只怪他出言無狀，只自取罪名。』

少時永正前來到，上前見父候安寧。孝貞也從西廳至，內房來了少夫人。永孝裕宗人二個，麟兒兄弟盡來臨。一一問安都已畢，左公看見甚歡心。着將果點給諸人，衆人見罷盡回身。大家又到西廳去，都來看問婉貞身。小姐已起來梳洗，安然無恙在房門。盡囑小兒人四個，切休告與老嚴尊。少年早膳來用罷，各家公子到來臨。約同永正公子去，郊原射獵共游行。左公自坐一房內，窗前樂得畫丹青。儀貞小姐聞知得，看他畫圖到書廳。案傍看了多一會，左公便叫女儀貞：『想你幼年從我學，深得真傳你一人。孝貞姊妹全不像，汝兄筆意也差分。我于當日來教你，頗費殷勤一片心。如今已是年將晚，那有閑心作此情？又難回却王世子，兒今閑住在家門。可肯代勞此一事，酬謝重潤筆珍。』小姐聽了微微哂，向爲代筆內西賓。那來這等閒心緒，寒天臘月畫丹青。况且說道停幾日，戒方三十不饒輕。要將兒身肌膚裂，怎捻纖毫作畫文。十幅圖畫非一日，半途而廢不能成。潤筆之資無福受，免勞下顧這椿情。言罷小姐回身轉，飄然竟出內書廳。左公連說真好笑，可惡無知妮子身。好意將他來抬舉，他今既是這般論，我且盡將收拾去，偏看他來了此身。偏要儀貞來認了，將功折罪恕他身。誰知這般來逆拗，怎肯輕輕饒他身。便着書童收拾去，左公隨即出門行。直到晚間方回轉，儀貞不接見爹親。左公也不來理論，婉貞之事不題。早又過了三四日，傳叫打轎接夫人。四個家人忙去了，少時回報轉家門。衆人聽了都接出，小姐行私計議論。三妹且住四廳內，只說河中喪了身。母親必與爹爹鬧，從旁觀之甚開心。此時來了左夫人，各各相安同走進。中堂相見命坐下，儀貞小姐來相見，維明自入內書廳。只存兄妹人二個，儀貞告母如此情，可憐三妹已亡。

身。我父狠心來逼死，遠比豺狼勝幾分。三妹哀告真傷慘，欲求一見母親身。他偏不肯容一刻，拔劍就要斬他身。立時逼下荷池去，臨亡猶自叫娘親。如今尸掩荷池底，不把他來棺殮盛。小姐說罷一席話，呆了夫人桓氏身。豈知那有如此事，轉思不覺痛傷心。桓氏大哭淚泉湧，果然送了我兒身。放聲大哭肝腸斷，雙頓金蓮叫婉貞。你怎說出砒霜毒，狠心惡父絕天倫。下其毒手將兒殺，我今影響不知聞。呵呀左居垣，呀那枉叫做了當朝相。如何自己害親生，竟把親生來逼死。這樣狠心那裏存，痛我姪兒遭慘死。何時再見我親生，兄妹二人心傷慘。夫人哭倒半時辰，無明火冒抬身起。我今去問左維明，還我婉貞親生女。誓與今朝把命拚，起身忙移朝外走。秉衡姊弟緊隨跟，一程直到書房內。左公正在看丹青，夫人帶哭來走進，扯住維明大放聲。爲何把我兒逼死，爲何瞞我害親生。今朝還我孩兒身，好個狠心狗肺人。虎毒尚然不吃子，你比豺狼幾分。自己孩兒親骨肉，忍心一至這般能。我來撞死你身上，同赴黃泉把命拚。夫人此刻號啕哭，左公立起說緣因。婉貞娶毒謀姑命，依律還該身首分。謀卽未行皆斬罪，我今只爲自親生。所以與他全尸死，泯其形迹在園亭。論來還是多便宜，你反前來亂出聲。因何縱女無教訓，三載閨中做甚情。教出這等虎狼性，謀殺婆婆犯罪名。十惡大罪傷天理，難道還該留此人。夫人一面連連睡，你家妹子未亡身。甚麼依律遠依法，誰人告你到衙門。婉貞不過年輕幼，輕重無知信口噴。可曾拿住砒霜毒，背後聞言要逼死人。況且你把親生害，也合通知我一聲。阿呀左維明呀，你今活變成狼虎，枉把衣冠着在身。還要看甚書和史，夫人說罷搶書文。便向左公劈面擲，書中講說甚何情。維明接得書在手，此際心中起怒噴。目視夫人顏色變，爲何無理這般形。婉貞是我來逼死，你却今朝要怎生。夫人道言拚了命，一同來在這書廳。左公冷笑真可哂，誰將命把婦人拚。我今無此閒氣力，與你鬪口在家門。孩兒已死黃泉下，儘你吵鬧不回生。任你自去嘮叨罵，權作吞聲忍氣人。言罷之時回身轉，忙出書廳往外行。氣倒夫人桓氏女，我今打碎這書廳。喝令衆人齊動手，書史文房毀個盡。秉衡兄妹忙相勸，母親未可這般行。爹爹既是來退讓，母親也請內中行。再三相

勸同扶進回轉房中哭不停，秉衡欲把真情告，儀貞道且慢談論。可惱爹爹心狠毒，受些閑氣也相應。說罷自轉西廳去，看看日落掌銀燈。夫人方始來入內，自向中堂坐定身。公子小姐都不在，夫人哭得好傷心。日恨生來多命苦，嫁了豺狼虎豹人。不該養這兒和女，爲了傳宗接代人。當時他要來譴責，忍盡心疼是我身。天祐個個都長大，男婚女嫁一宗成。止望老年歸陰去，整整齊齊送我行。可恨婉貞三小姐，死于非命好傷心。可憐自幼來繼出，母子分離不得親。天幸後來回家轉，又因頑劣不成人。後來出嫁歸宋宅，只說如今可太平。可恨此女全無教，立喚回家責罰輕。他臨亡猶自頻呼我，可憐一旦訣今生。來朝我必花園去，趕向荷池喪此身。鬼門關上追尋你，母女相逢訴苦情。夫人哭得真淒慘，左公一聽分明瞬息如年悲傷切，他還不曉救還生。儀貞爲甚緣何故，不把真情告母親？

『我還以爲夫人故意出來，與我吵鬧，誰知他竟隱起！』

我知婉子心中意，無非追恨乃尊身。激跳他母人一個，終朝吵鬧不安寧。待我心中生覺悟，方始乘機救婉貞。秉衡之意全無識，總聽言來說婉貞。可恨此女真愚魯，始終未識父親心。自家反以爲得計，我今若不說明白，責之可也心不服，必至傷殘天性恩。開言便着丫環去，可請三小姐來臨。侍兒奉命西廳去，傳言主人請千金。幾人聽了多吃嚇，必然訪明這椿情。孝婉二貞併申氏，都共儀貞小姐行。一齊悄立迴廊下，儀貞小姐進中廳。見了父親我好氣，開言呼喚爲何因。左公道言無他事，止因爲救婉貞身。

『你把他撈起，藏在西廳，你自瞞着父親也罷了，爲何母親回來，也不同他說明，却賺他這等傷苦，却是何心？』夫人在房中，忽聽此言，慌忙走了出外來，只見小姐說道：『孩兒並不會暗救婉貞。』左公冷笑道：『接你之事，本是我着你撈救他的。婉貞來，我已伏定你作一救星，如何愚魯不知，還要隱瞞不說？』儀貞忽聽如斯語，默默低頭不則聲。左公見了微微哂，枉教妮子還聰明。誰知心地多朦昧，茅塞胸中理不清。

我如不接你回轉，怎向其中救婉貞？前日婉貞投水去，我如監坐在荷亭，待他死了方走出，你有何策可救人？這點機關參不透，但只胸懷恨毒心，毀罵父親多罪過，隱瞞遮掩這椿情，真人面前說假話，掩耳偷鈴助甚人？不告我身也罷了，如何也不告娘親？想你心中所存意，母親吵鬧不安寧，今朝說破從前事，問你心內可分明？婉貞到底如何了？好把明言告我聞。儀貞聽了一番話，心中猛省自思尋原來逼死三妹子，爹爹不是出真心。大抵只是空中實，因此接我回來作救星。我怎一人想不透，與他使性到如今？細思不學多少事，低頭但不開聲。廊外幾人聞此語，方才個個低頭聽。只道他身多狠心，原來以假作真行。夫人便問大小姐：可真救活妹子身？

小姐只得說道：「救是救了，只是何以見得孩兒必救三妹子？特地叫我回來，只怕此言還不是！」左公笑道：「你爲人作事在我意中，我有所爲，不在你意中也罷，如今此一事放過一磅，不消再說。」你且過來休遠立，尙有他言要問明。小姐只得來走近，左公即便問緣因。你今要救三妹子，手足之情理所應，違我無言亦不怪，只問個罵父該當甚罪名？小姐見問，回道：孩兒怎敢罵父親？

左公道：「說我變成虎豹，不及豺狼胸中連獸心，再沒有了。此等語言，不算罵罷？」小姐聽了，滿面通紅，其實無言可答。左公笑道：「若依律問罪，毀罵父母，便該絞決；你又道我做了皇帝，在家庭之內，將國法來行。」今朝但只依法，前日書房已斷明。戒尺責你三十下，只將雙手領吾刑。言罷自己拿戒尺，桓氏夫人吃一驚。小姐案傍低首立，思量此事怎處分？婉貞小姐廊外立，孝貞併及大娘身。見他要責儀貞女，大家都走進中廳。左公見嫂忙迎接，桓氏夫人急起身，口稱伯母忙請坐。婉貞便見父親身，近前雙膝來跪地，孩兒不肖罪千斤。多蒙慈父從輕論，心中深愛深憐痛，死後重逢也悔心。近前曳起三小姐，不干你事半毫分。非爲救你將他責，自家取罪自當身不消。要你來替代，逕行去慰母親身。婉貞只得來立起，上前安候叫娘親。左公扯出儀貞手，置於案上便施刑。戒尺起時止一下，尖月剗了掌中心。疼煞儀貞大小姐，冷汗淋身不可禁。見他再要來打下，要脫身時難。

脫身忙將左袖遮右手，孩兒知罪乞饒刑。左公笑道：「言差矣！前日書房有談論三萬三千憑父責，再不開言求一聲。三千之數猶不告，況于三十怎開聲？」

小姐道：「爹爹說求饒一下，故此斗胆說道，求他做甚？如今求告要一概豁免，非止免打。」左公道：「婦女之罪，折贖者多，決杖者少。你今既要求免，也該折贖，那有這等白白出罪之理？」小姐道：「就待孩兒備米銀到來贖罪便了。」左公笑道：「米銀二物，家中頗有，要他何用？如何將來贖罪？」小姐道：「律上贖罪，都是米銀，不載他物。」左公又笑道：「我若依律法決杖，汝方可依律折贖，今日所行乃家法也，你如何倒行起國法來？既備米銀贖罪，便不是這般打法。」小姐道：「爹爹且放容孩兒再思其次。」

左公一笑來鬆手，且容你去自思尋。若還不中吾心意，再加一十不饒刑。小姐退身低首立，雙手如焚痛不勝。可恨這等奸心父，實實虛虛難辨真。分明與我來取笑，遊戲談諧責打人。不知要我何物件，又使參詳不說明。左思右想多一會，忽然想着叫父親。

「仔細思量無他物，現在爹爹要畫西湖十景圖，求與孩兒代勞了，不知可好贖罪？」左公大笑道：「前日央你代勞幾幅，還送筆資，尚然不肯，誰知今日倒做了贖罪之品，但十幅畫圖，止可贖免十下，還有二十，若此時打你，只怕傷了手，難以執筆，權且記下，看你用心，倘有差忽絲毫，再打便了。」

佳人此際無言語，看來只爲這椿情。把我這等來捉弄，好心捉弄空驚人。從今以後嚴自禁，再莫輕言惹此人。當時退步歸坐下，孝貞暗暗笑難言。雙親再勸三小姐，萬語千言開導明。婉貞頓然深悔過，誓改前非做好人。

自此三小姐留住家中，吩咐衆人不許泄漏，與人知道。若漏風聲，立把其人取死。合家遵命誰敢說，又過三朝兩日辰。幼賢病體真全愈，元生來接婉貞身。小姐告別回家去，果然改過復天真。祕密投池一段事，恩愛元生到十分。時常細想從前錯，柔順溫良做好人。孝姑敬夫多循禮，和睦姑娘今異心。看

待下人多寬厚，合門好不喜欣欣！只說左門多教法，那知有此一椿情。家中父母聞知得，萬分快活放其心。且表儀貞大小姐，終朝書院畫丹青。夫妻相見同歸坐，楚卿便即問夫人。丹青之事曾完否，何時方得轉回程？

小姐道：「回去還在其次，只是這等寒天，與我如此苦差，真個被他磨死。」

金爐空設難向火，窗外兩手冷如冰。寒風吹面無溫氣，凍管難開顏色凝。多年不作煩心事，真個頭疼腦也疼。楚卿聽了雙眉鎖，這般却是怎處分？

「夫人目下還有幾幅未完。」小姐道：「已有七幅成功，我畫的是三潭印月，還有雷峯夕明，屏南及晚鐘，爹爹已與我起了稿，只少着色鈎染之工。」楚卿道：「夫人勞苦太甚，這兩幅我替你看點顏色成功罷。」儀貞道：「相公丹青之事，雖則精工，却另是一家筆意，不類父親。若被他看出，又是我晦氣了。」楚卿笑道：「待我做他筆意，一樣畫來，夫人不必說破，只說是自家畫的。」常言道：「名下好題詩，他一時未必看出，早一日告成，早一日回家。」小姐畫了半月有餘，好不心煩意惱，見他肯替，豈有推辭？忙將兩幅畫取出，楚卿只要夫人回去，但圖了事，那裏去做他筆意，只照自家手段，粗粗草草，畫到日色沉西，早已完了。小姐也完一幅，夫妻二人互相比看，皆稱去得。

猶如卸下千斤擔，好不寬鬆爽快心。桓郎告別回家去，明朝準備接夫人。左公父子俱在外，盡于日暮始回程。乘衡公子回房去，左公先到內書廳。小姐正在來收拾，維明便即問兒身。三潭印月曾完否，黃昏歇息莫勞神。小姐道言都完了，今朝一日把工成。左公驚駭稱奇事，安能迅速這般能？

小姐笑道：「孩兒一日總未起身，故此一起畫來。只等爹爹來看過，方好入內。」左公笑道：「却是虧你，便吩咐多點畫燭數枝。」

左右應聲忙秉燭，燈前細細玩丹青。看到楚卿兩幅畫，不覺心中惱十分。便問儀貞大小姐，兩幅誰人所畫成？

小姐道：「都是孩兒所畫，只因急于完工，故甚潦草，爹爹只是將就罷。」左公道：「非爲潦草，兩邊筆意，大相懸殊，必有他人代筆。欲圖了事，胡亂完工。」小姐道：「委實孩兒自畫，並非央請他人。」左公道：「若果然，是你所畫，前日記打二十，今日便須結案。」

好好十幅西湖景，何等空靈筆意精。內添此等塗鴉筆，難道父親無眼力。你今搪塞甚何人？言罷起身拿戒尺，小姐心中吃一驚。只望這些胡混過，誰知到眼甚分明。此時只得開言說，不是孩兒自畫文。楚卿與我來代筆，他還希圖了事情。左公聽了心越惱，可笑無知桓楚卿。未得真傳無筆法，爲何這等亂胡行？將他冊頁來塗壞，妮子如何不出聲。小姐道言他好意，因念天寒冷似冰。所以代我完此事，孩兒難以拂他情。左公便道無他說，你今捉弄自當身。將此兩幅重糊裱，依然着你畫完成。每每弄巧反成拙，你身再不照初心。便令書童將畫出，着裱匠重新糊素綾。連夜裱成休得誤，書童奉命往外行。儀貞小姐多懊悔，楚卿捉弄我當身。只得告退回人內，相伴夫人閑話論。次日起身無別事，依然書院作丹青。

連那黑底也不許他填了，小姐萬分無奈，只得自家摹倣，午間楚卿自押轎來要接小姐回去。左公笑道：「還有兩幅丹青未完，賢婿再與他代勞，便可回去。」楚卿不知就裏，來到書房，說起情由，方得知道，反被小姐埋怨許多，只得告辭而去。早又過了五日，却好王世子遣人到來取丹青，又送與左公名馬兩匹，異錦十端，以爲酬勞之意。小姐圖畫恰好完工，付與來人而去。

左公當下心中想，却將何物與儀貞？金珠翡翠他不受，玉帛綾羅不賞心。常觀此女心所好，最愛文房古玩珍。遂取銅元雀硯一方，瓊玉水池一座，玉管毫筆一枝，並王世子異錦十端。

着侍兒去喚大小小姐，儀貞聞命到中廳。左公便乃開言說，代勞圖畫已完成，與你此物爲潤筆，未知可中我兒心？若還不喜重更換，小姐問言近案臨。一看玩真古器，盡皆得用盡歡心。當時笑受嚴親賜，夫人便笑說原因。

四般物件非輕小，看來可值一千金。與父代勞無錯誤，果然值得做西賓。小姐笑而無言語，閑聚中堂談笑論。次日桓府差人接，左家送女轉回程。一切閑文都不說，殘年過了又新春。

第五十九回 新君登位魏闡伏誅 黃女探母左相提兵

是爲天啓六年，且說元生自從入汴後，愈加刻苦用功。淑芳小姐年已十八，只因左四房永桓公子斷絃，他比永正長一歲，今年廿六，前科已舉孝廉。左公等與淑芳爲媒，幼賢甚喜，遂以女許之。是年出閣。至次年天啓七年，歲在丁卯，又是科場。元生赴考，高中解元，報到家中，萬千之喜，自不必說。且說朝中熹宗天子駕崩，因無皇儲可立，羣臣卽奉皇后懿旨，擁信王登基，改元崇禎。至十一月，客魏伏誅，崔呈秀、魏廣徵等，俱分別治罪。此時元凶已滅，朝野肅清，天下望治，累次下詔徵辟。左公稱疾不起。至次年爲崇禎元年，乃戊辰，料會試。元生赴考，以探花及第。永桓亦成二甲進士，都點詞林，在京供職。此時雖然天子聖明，爭奈大明氣數已終，流寇起于山陝，騷擾中原，蔓延秦晉楚豫之郊。以陳奇瑜、左良玉等總督各省軍務，到處飢荒之民，附盜賊，賊首李自成號闖王，張獻忠自稱大王，手下有老回回一隻虎，獨行狼，小紅狼，曹操，革兒眼，滿天星等，紛紛不一，不及細言。到處攻城掠地，所破城池，金帛子女，擄掠一空，慘殺人民無數。官兵一到，卽棄城而逃，既散復合，流走不定。兵軍官將，又不盡心剿滅，反有以盜爲奇貨。此亦是大明該絕，故遭遇這般官盜。因此元生等見天下大亂，也不敢接家眷入京。亦且婉貞小姐生子，尙未滿月。且說左公常觀天象，久知大明氣數已終，非人力可挽。又且楚地受害不少，因魏忠賢矯詔害他之後，便把濟貧的榜文取消，將家財集聚，以爲保護襄陽之用。此時出財招募民兵，練習武備，打造重城，又使宣城韓氏亦搬到襄陽居住，諸公子盡皆習武。襄陽文武軍民，皆倚左公爲長城之靠，怎肯放他入朝？

且說二房永孝小公子，年長於今已七齡。孝貞之子年十二，小女瓊瑤已十春。永孝公子也上學，陳瑤坐館教三人。

其時崇禎三年，且說趙舜娥數年之內，又生二子一女。左公將次孫裕先，立于維恭名下，裕宗年已七歲，也。使上學攻書。儀貞小姐單生一子，德貞也。止子女二人，黃小姐亦生二子，婉貞但只一兒。元生不在家中，夫妻離隔。桓婉容生三男一女，敬順二貞亦各人生子女數人，大抵婦女美貌聰明者，再不能多得生育。

此時三月春光候，說起山西邢縣人，當年御史黃持正，自從退職轉家門。教子攻書身登第，官爲部屬在京時。只嫌女嫁襄陽地，關山迢隔不能親。音書雖則常來往，夫人每憶女兒身。每每要接回家轉，老黃攔阻不容行。老黃每每多憂慮，年高衰邁病纏身。崇禎二年秋九月，回首西歸一命傾。二子丁憂回故里，居喪守孝在家門。黃夫人苦痛夫君死，朝朝悲切病來侵。崇禎三年正月內，上了床眠不起身。一心只想親生女，到來一見死甘心。日使二黃前去接，接回一見慰娘親。黃威兄弟無可奈，此事叫人怎理論。亂離世界多盜寇，怎叫姊姊路途行。自家守母難離去，寫封書信寄襄城。

料想杜家也未肯放姊姊回家，遂打發兩個健軍，送去一封家信。却好三月初五日，黃小姐接了此信。折開封皮來看罷，方知母病在家門。一心思念親生女，欲圖一見死甘心。哭倒佳人黃小姐，去年喪父報來門。我欲回家成服去，翁姑立阻不容行。誰知今日娘親病思量，母女一相親。母親並沒多兒女，一世單生我一人。自從出嫁歸杜宅，京師還得兩相親。後來回轉襄陽府，一別今經六載春。山河迢遞程途遠，夢魂難以到家庭。只望有日逢機會，便路回鄉探二親。誰知我父先亡過，慈親又復病纏身。病中這等思想我，再不回家待怎生。倘然一旦無常，安能再見我娘親。終身之悔心難問，此番必要轉家庭。母親何等深愛我，若還不去實非人。小姐此時心已決，手持家書出房門。來見翁姑人二個，順卿却也在中廳。靜英哭訴娘親病，必要回家看一巡。二人便把書

來看，宏仁便乃說原因。去歲令尊先逝世，只爲途中不太平。我等尙未來盡禮，至今抱歉不安寧。誰知令堂復有恙，思憶親兒寄信臨。爲人子者來見了，豈不傷心欲斷魂？若還世界安無事，路遙萬里也當行。奈何遇此刀兵世，北方徧地是強人。男子行程胆尚怯，婦女如何可出門？若有差池非小可，勢難送你去歸寧。夫人聽罷深言是，我兒媳婦莫焦心。令堂是我胞姊妹，一般骨肉盡關心。論來我也可一往，爭奈程途不可行。要去之時難得去，非是你爲兒無孝心。我兒且自從容待，盜賊消除世太平。那時送你山西去，母子相親住幾春。靜英聽了多般話，兩行珠淚濕衣袂。兩位大人皆言此，靜英何日見娘親？我母身衰非少健，疾犯沉疴病不輕。倘然一旦成永訣，我身何用再爲人？兵荒馬亂說不得，諸凡一切數該應。伏望大人休攔阻，必要回家一省親。順卿公子聞此語，夫人之語好差分。岳母雖然身有病，尙非耳順古稀人。如何便見身不起，分明自己咒娘親。此等離亂刀兵世，你是閨人那出門？年紀青春容顏美，倘去行程禍必臨。斷然不放手，夫人休得再開聲。小姐聽了心中怒，相公之言大差分。家書下面明明寫，病在垂危已八分。還道太平安無事，如何不許我回程？此情今日難攔阻，老母單生我女兒。身母子之情非比別，拚死今朝娶一行。總然請下君王旨，靜英可也不能遵。相公若是決不放，自盡而死魂轉程。小姐說罷重啼哭，三人無奈女佳人。只得安慰休焦急，且容我等再商行。夫人勸媳回房去，此事今朝怎理論。

目今齊管楚魏之地，流寇縱橫，搶掠婦女，此等美貌婦人，若一行動，安能保全？我等又無兵馬護送，如何去得？左思右想，其實難行，只得再三勸黃靜英休去。爭奈黃小姐執性，拿定主意，要死要活，必要到山西走遭。宏仁父子無可奈何，只得來會左公，說知其事。他視吾兄如父母一般，且與兩位令愛，又是至交，今我等勸他不下，若不許他去，便要尋短見。似此執性，其實罕見，故欲煩兄等移駕過舍，勸解一番，未知可否？左公笑道：『此女爲人十分固執，其不通處，甚類老黃，恐小弟亦不能勸醒。杜兄旣如此說，待我接來寒舍，且小女輩都在家中，大家勸他一番便了。』

二人稱謝來辭別，左公即便遣家人打轎去接黃小姐，進來便說與夫人。三貞小姐聞知得，都言姊姊不該行。幾人正在言談處，報言來了姓黃人三位小姐忙出接，一同偕來進中廳。相見左公夫與婦，常禮完時又轉身。左家小姐同見禮，東西兩院盡知聞。敬順二貞亦來到，孝貞小姐也來臨。秉衡聞知也來到，一齊見能坐安身。侍兒左右將茶獻，個個抬頭見靜英。容顏瘦損如花貌，眉峯蹙蹙遠山青。並無半點歡娛色，茶罷收杯把話論。左公便叫賢姪女，令尊仙逝可傷心。我等尙未來盡禮，不能弔奠自登門。只因世亂刀兵起，路途多艱難以行。今又聞令堂身有恙，病中欲思見親生。寄信來喚賢姪女，聞你決志要行程。未知果有其意否？小姐聞言更淚淋。母親一世單生我，兩命相連至性深。他今身患沉痾疾，渴思姪女一相親。豈有人子聞斯信，尙能穩坐不攪身。因此姪女思歸去，誰料翁姑不放行？更有起孝真好笑，三人力阻一條心。不容姪女歸寧去，誓求一死不求生。小姐說罷重垂淚，左公見了笑言云：姪女不必多悲切，若說歸甯一件事。慢道翁姑及起孝，盡皆攔阻一條心。我們現在人幾個，與你家也是一條心。今朝接你來到此，特因要阻這莊情。目今晉楚齊秦地，徧地紛紜盡賊人。商賈不通民避亂，刀兵四起亂乾坤。這般一個荒亂景，男子猶然怕出門。如何婦女來行路，敢去刀兵隊裏行？分明自獻于流寇，愁他不要搶佳人。你生本是聰明女，豈不心中也曉聞？只怕出門未走三步路，立地飛災禍及身。一聲振鼓驚魂散，滿目烟塵無處奔。賊兵擁去無好處，無非強暴恣姦淫。西台風憲親生女，玉堂金馬誥封人。豈可自送於流寇，播遷飄流辱此身？那時休說山西去，要轉襄陽也不能。晉楚兩家非你有，死也嫌遲悔也深。此事斷然行不得，你今切不可癡心。須當聽我來勸諭，息了刀兵再議行。左公說罷一席話，靜英小姐不開聲。良久之間稱年伯，雖然言語不差分。假使果然遭賊寇，算來也是數該應。姪女探母無別意，或者天公暗佑人。不遇刀兵亦未料，縱然遭難遇災星。誓拚一死無他說，幽魂歸去見娘親。愚志已決難更改，年伯之言實難違。且待去了回來轉，謝罪尊前把禮行。左公未及回言說，夫人含笑說原因。

『賢姪女休得這般執性，年伯說的，却是金玉良言，還該聽納才是。這等兵荒馬亂之時，走出去，豈有不遇賊寇之理？你那天神暗佑之事，却是不能把穩，倘然禍到臨頭，只怕到那日叫天不應。』永正笑道：『除非姊姊有法，招他幾位天神下來，保護而去，便無事了。』敬貞等笑道：『真個姊姊不可這般執見，且待世界平靜了些，再去不遲。』靜英笑道：『若待世界平靜，只怕我母親不能見面了！目今便連夜趕到山西，還不知可能見一見親面，如何等到他年？』孝貞小姐道：『聞到伯母一不算年高，人生疾病常有，爲何姊姊說得他這般短壽？』左公聽了，但只一笑。德婉二貞又道：『爲子送終，也是個定數，姊姊如今要去，偏遇世界亂離，動身不得，却好是定數了，安能強得？』儀貞小姐道：『姊姊只是執定了一個慰母的孝心，却不知更有大于此者，在伯母豈不知世亂難行，然他不過病中昏憤，偶生此心，姊姊如今得封便信，聞信即行，倘然遇難，一旦將父母遺體，失于盜賊，伯母聞知，豈不叫他懊悔？一世單生姊姊一人，即有不諱，他在九泉之下，也只是不安；此等不孝，只怕更大于母病不問矣！』

此時你一句來我一句，相勸佳人切莫行。靜英主見牢不破，定要山西走一巡。水火刀兵都不怕，萬般由命不由人。該死之時即便死，不死之時可見親。衆人又復重重勸，佳人堅執不回心。左公不覺心焦躁，只稱不足與言論。少見有此拘性女，大家不阻任伊行。看他能到山西地，只怕跨出城門便遇兵。

『現在羅汝才被剿，假意就撫，屯于鄧陽，張獻忠亦就撫，屯于穀城，二賊遙爲聲援，俱將窺楚，故我打造重城，以防不測。目今李自成等在河南山陝等處作亂，其黨分子四省淫掠，你這般美貌婦女，一到兵間，正是流寇奇貨。』

這般勸你終不信，果然由命不由人。我也再不開言了，坐看姣娃遇難星。那時休想重來救，再像前番萬不能。言罷了時來立起，長嘆連聲往外行。儀貞小姐心煩惱，果然少見這般人。君王也要依臣，你今但任自家心。問

你與我爲莫逆，今日朋情沒半分。靜英但說難奉命，秉衡哂笑外邊行。早又午膳來到了，相邀入席坐安身。靜英小姐無心緒，勸酬強勉用完成。散座一巡茶已過，黃家小妹要辭行。開言說與大小姐，吾妹盤龍劍一根。你在家庭無用處，可將借與我防身。緩急之時堪可用，探母歸來還你身。儀貞小姐冷笑道：寶劍如何肯借人？你今若在家庭坐，何消要借劍防身？靜英小姐心中惱，就把儀貞吓一聲。明知我要回鄉去，你今說甚坐家庭？些些小物不肯借，枉爲姊妹好交情。儀貞小姐亦睡道：難道借我青鋒殺自身？等待太平來行路，何用盤龍劍一根？

靜英道：『我等不得太平，便借你寶劍用一用罷。』儀貞道：『我那劍是不借人的。』靜英道：『我偏問你借用。』儀貞道：『我偏不借。』

兩個互相來爭論，衆人笑勸不停身。夫人更叫黃小姐，利器如何肯借人？但願你到山西去，一路平安享太平。無災無難方才好，休得胸懷不利心。正在說時維明到，問言兩女甚爭論？

大小姐道：『他要借兒劍去防身，不過緩急之間，以便抽劍自殺之意，這却怎肯借他？』左公笑道：『賢姪女，若你有些武藝，佩劍在身，便能殺賊，方好把劍與你。你存了自殺之心，他如何肯借？』靜英小姐無可奈何，指着儀貞說道：『你今日這般作惡，我將來再不理你。』小姐笑道：『你這等拘執之人，我還理你做甚？』靜英小姐只得告辭，衆人送迺前廳，上轎而去。此時左公用言復他父子，令媳婦十分拘執，委實勸他不轉，只得由他去了，走一遭罷了。杜公夫婦，其實無可奈何，不容他去，便要立時自盡，只得商量着，媳婦裙布荆釵，打扮做鄉間婦女，只着兩名老嫗隨身，那些俊秀侍兒，並少年僕婦，並兩位小公子，都不帶去。止用一輛氈車，坐了內眷，杜公子與家人親送同去，擇了十二日起行。十一日，順卿來到左府，要信數十名家人保護。左公笑道：『要借家將不難，只是賢姪等不能調用，與其此時棄于無用之地，不若有用之時，做個救兵也好。此時要借，不能奉命。』杜公子見不肯借，只得辭別回來。次早與黃小姐拜別父親母親，登程而去。途中公子與小姐

言道：『左老其實難纏。』

同行出了襄陽府，遙望山西趕路程。慢言婦女途中事，詞中單說左公身。他見黃女真去了，可笑裙兒執見人。身爲婦女強作主，捨死忘生定要行。此去安能無禍患？包他穩穩送強人。有心隨後追隨去，可惱無知妮子身。一家這等將他勸，牢牢執定不移更。禍福無門人自召，算來也是數該應。此番生死由他罷，不干我事半毫分。且表杜公夫與婦，自從兒媳上途程。終日心驚並眼跳，烏鴉早晚屋簷鳴。孩兒兩個來啼哭，一門老幼不安寧。算來去了無多日，不知行到那州城。正當三月二十三，黃昏夫婦坐中廳。兩孫啼哭來哄誘，只聽得外面烘烘人語聲。心驚忙着傳言問，外廳喧鬧是何因？左右應聲猶未動，只聽滔滔脚步声。來了家僮人幾十，唬煞中堂兩個人。此乃隨去家人因甚轉，呵呀不好了！定然路上禍來侵。慌忙走出回廊下，高聲便問爲何因？你等爲甚回來，了一衆家人齊進門。稟告老爺真禍事，今番罷了少夫人。一言謊倒人兩個，忙問家人小主人。回道公子隨後至，小的們先告老爺聞。自從離了襄陽府，在路行程六日辰。

『經過一處，地名叫做幞國，四面皆山，並無人家居住。正行之時，那知這山中，趕出一夥流寇來，約有千餘之衆，截住路途。小的們知機，見風識色，已預先逃散。公子走不脫，並少夫人等都被捉拿。因見少夫人美貌，衆賊大喜，便把兩個老嫗登時殺了，並要殺公子。却是公子說道：「後邊還有許多貨物，並幾個姬妾，情愿上獻買命。」哄得衆賊回身，方得趁空逃走。』

家人方始言及此，早見起孝倉皇搶進門，帶領家童七八個，隨身行李進中門。一直走到中堂上，放聲大哭。見雙親一個媳婦身亡了，孩兒虎口得餘生。今朝得見爹娘面，九死于今剩一生。杜公夫婦齊大哭，再問孩兒詳細。因公子便即從頭說，那賊頭綽號滿天星。因被官兵來殺敗，逃流來到楚州城。幞國山澤來藏匿，誰知過去遇他們。因見媳婦多容貌，說道要獻河南李自成。殺了老嫗人兩個，孩兒計賺得逃生。隨身行李俱未動，先叫他們趕

報聞。杜公但只雙頓足，嘆恨連連，手拍心執，性之人天下有，不會看見汝妻身。千言萬語全不聽，捨死忘生，定要行。如今自作還自受，叫我今朝怎理論。既然到了強人手，自然被辱不堪聞。飄流草莽無定止，安能還是杜家人起孝，但只號啕哭。爹娘商議這椿情。

杜公道：『有甚商量，此是流寇劫去，又不是山寨強人，知道他如今流到那裏去了？難道還能自尋去，救他回轉不成？此事只得付之東流罷了。』順卿道：『父親不是此事，這一走流寇搶了他去，並不是自己奸淫，說道獻與闖王，自然媳婦還不至失身。且聞李自成現在河南等處，這滿天星等要去獻他，自然從河南去的。我們只消從這一路追去，或者得遇，也不可知。不能救他回去，打聽他一個生死下落也好。媳婦生平性烈，安肯從賊？他若盡節死，無人得知，豈不湮沒了他一片貞烈？』杜宏仁聽了，默默無言，良久道：『話雖有理，但此事須向老左商量。』夫人道：『既如此，事不宜遲，你兩個快些前去。』

杜公父子忙不住，出門備馬疾忙行。幾個家人隨後走，數盞燈籠照路行。上南落北無多刻，左府門中把馬停。家人一見忙報入，左公等衆在中廳。剛剛晚膳方用罷，聞報之時吃一驚。如何小杜回來了，更兼夤夜到吾門？必然妻子遭兵禍，當下忙忙便起身。二爺永正同隨出，相迎父子到中廳。坐定了時開言說，情由一一說分明。小兒與弟來商議，要去追尋探死人。若愚父子真無力，但曉之乎者也。文相求今日再重生。左公聽罷其情事，良久之間說原因。

『小弟當年在京救他一命，嬌養深閨，全他骨肉，怎奈那妮子終不視我爲父？前日這等勸他，竟不聽我半字，幾人之口，說不過一人之心。論起來這樣劣性女子，本該由他去死，必再提。只是起孝賢姪，是個鍾情之輩，怎肯忘情待明日我與你一同前去便了。』杜公子躬身稱謝，致德道：『大兄去了，萬一流寇來犯襄陽，如何是好？』左公道：『此去不多時日，襄陽也還無事。』

二人作謝來辭別，三人送出便回身。一程來到中堂上，夫人等衆後屏聽。已知此事都悲嘆，不知救得成來救不成。一見左公來入內，三位小姐上前行。大家扯住維明道：「爹爹明日出門行，若將流寇來追，務將黃家姊妹救回。」左公聽了便笑道：「知他生死若何能倘然，他已遭橫死，叫我將誰救轉程？」

儀貞小姐道：「既刦去要獻國王，料想不容他死。」左公道：「想其情理，或者靜英還生，但他若是杜廷孝妻子，我即救回。若做了滿天星妻子，我回頭就走。」夫人道：「黃靜英是個貞烈之人，安能從賊？」左公笑道：「何言今日太平之世，無是無非，有甚麼貞烈凡婦人必須遭逢此等強暴，或困于飢寒辛苦，千燬萬煉，而不磨其節，不改其心，方才貞烈。若在富貴安樂之中，這貞節之心，却也難辨。」

衆人言論多一會，更深各去睡安身。剛剛天色黎明了，杜家公子早來臨。敲門打戶家人起，層層報進廳。左公驚醒忙便起，請杜公子且坐外書廳。忙忙梳洗衣冠整，秉衡知道也抽身。父子二人同出外，順卿相見廳間。傳令家將人一衆，左公吩咐一衆人。

「你等常時差來出外，往來兩省，曾看見張獻忠一班流寇的衣服帽子等，如何樣式？今與我快去準備齊集，便要起身，不可刻誤。」衆家將道：「流寇不過是羅頭葛巾，各色布襖，小的們要粧束相同，却也容易。」

左公道：「言既如此，各人飯後便行。盡將兵刃都收拾，槽頭齊備駿駒行。隨身行李捎鞍上，韁草將車帶之行。點選民兵人數十，着秉衡押後共行程。盡將早膳來用罷，辭別家中便出門。吩咐二爺家中住，小心看管要當心。一行離了襄陽郡，渡江而去過樊城。途中山水無心看，馬不停蹄曉夜行。到了鞞國忙哨探，賊人不見影和形。自然已到河南去，便往河南一路行。每逢山澤都去探，經過鄉村問路人。早已入河南境，一行此日過湯陰。」

到了一處地名高村，忽見村中男婦，扶老攜幼，哭哭啼啼，奔走逃命。左公着人忙問其故。衆人都道：「有一起流寇將來，因此我們逃避。」左公聽了，心中歡喜，憑他什麼流寇，我也不能饒過。正着衆人速速改裝，自己

也換了服色充做賊首，將百餘人攔住在高村正路，一村人盡皆失色。

看看等了多一會，果然流寇到高村，紛紛擁擠千餘衆，也有乘駒也步行，槍刀密密烏合衆，左家人等遠觀，明齊向左公來說道：「此來就是那班人，只見賊衆來了，看見之時吃一驚，細看裝束如我輩，不是官兵擋路程，吶喊一聲齊問道：『誰敢攔擋樂子們？』左家一衆齊吶喝，人人盡作陝西音。」

「我們是張七大王標下，要尋李闖王合夥的，你是甚人，敢來查問？」滿天星聽說道：「甚麼張七大王要尋我妹夫合夥？」便縱馬而出，高聲問道：「甚麼張七大王走出來打話？」左公吩咐衆人縱馬上前道：「我乃張獻忠從兄，名張獻我，綽號七大王，同在湖南聚義，要奪兩省，圖成大事，誰知我兄弟八大王，併老曹操等，一旦就撫，反去種田，因此我心不甘，誓不與他共事，因聞得李闖王在河南地面，要與他合夥，到處尋訪，正不知他的消息，你這夥人不似官兵的模樣，却是那裏來的？可知道闖王行營？」滿天星哈哈大笑道：「我就是闖王大舅，我家妹子周二姐嫁他爲妻，闖王行營，我便知道，你們那裏曉得？」左公聽了，慌忙拱手道：「就煩大王引引我，只因散了火伴，不能成事，故此要去投他。」滿天星細細把老左一看，暗道：「這張獻忠哥子，好一表人才，比樂子們大不相同，却像個皇帝的模樣。」遂說道：「我一向跟着闖王的，只因去年攻打河南，被那左良玉官兵殺敗，所以我們散夥，東蕩西流，我便流入湖廣，獨行狼一隻虎等，流入山西，闖王與牛金星、朱獻策等，仍在河南地面，聞得屯紮在紫金山內，所以我去尋他，還擄了幾個美女去獻，你若要入夥，我即與你合兵同去便了。」

左公聽了心歡喜，連稱道好甚相應。滿天星便將營紮，洗蕩高村搶婦女，一班流氓賊哄然去，東西南北細搜尋。人民幸已先逃盡，擄些糧食到來臨，左公與賊歸營帳，一班家將到中軍，連營兩房齊駐紮，埋鍋造飯亂紛紛。那裏隄防張獻我，左公暗令一班人，腰間掣出青鋒劍，劈頭揪住滿天星，鋼刀過去人頭落，喝令一聲剿賊人家將。

吶喊齊動手。掣刀便砍帳中軍。烏槍弓箭齊時發，慌了一班流賊人。

此時衆賊因安營歇馬。大家執炊，不備厮殺。一時間手忙脚亂，搶了兵器，殺出營中。這些家將，都是平時訓練。以一當百，流賊烏合之衆，安能抵敵？且滿天星已死，蛇已無頭，又見天色就晚，吶喊一聲，鳥飛獸散。左公令衆人追殺流寇，沿村搜勦一回，流寇的影兒都不見了。方才收集衆人，約斬首一百餘級。着槍中箭跑不動的，盡數生擒，押上帳來。

此時早已黃昏後，左公高坐在中軍。兩邊火把如白晝，拿上生擒數十人。開言便問諸流寇，在何處逃流楚州城？隱匿幙國山澤內，曾經路過一行人，搶擄車中一美婦，可曾汝衆肆奸淫？婦人現在放何處？賊衆聞言告說明。婦人只在車中坐，果然生得貌娉婷。

『只因滿天星要獻闖王，因此不許犯他，我們動也不敢動。那美婦人又只要尋死，倒把我們擄的婦人都使去看守着他。又不肯下來，只在車中坐臥，餓死了兩次，都被衆婦救活。如今現一後營。』左公聽了，心中大喜，喝令家將把擒者盡行斬訖。暗想那妮子尚在，可惱他不聽我言，却累我這般跋涉。且把他拿上帳來取笑。且探其心，果然貞烈。于是便着永正順卿到後寨，查點賊人糧草金帛，裝載上車。二子去了，然後着家將們去喚衆婦，把那黃小姐擁上中軍，如此如此，且慢說破。

衆人奉命忙飛去，左公帳後坐其身。須臾來了黃小姐，婦人簇擁上中軍。維明後帳來窺探，佳人憔悴不成形。衣衫縷花容減，垢面蓬頭非舊形。上得中軍抬眼看，上邊不見賊人行。兩邊雖有人多少，盜賊衣冠認不明。那知左府諸家將，開言都是陝西音。

只開得帳後有人哈哈大笑道：『好個美貌婦人！可惜我七大王年老，配他不得，可將他去賜與小大王，做了壓寨夫人罷。』

帳外衆人轟然應，大怒佳人黃靜英，高聲喝罵諸強賊，無法無天逆寇人。狐羣狗黨來作亂，怎肯今朝順賊人？強徒速速來殺我，有朝一日遇天兵。定然拿住凌遲劊，挫骨揚灰碎粉身。砍爲肉醬諸強賊，剖腹抽腸活取心。咬牙切齒高聲罵，指定中軍叫賊人。強徒速速來殺我，欺天逆賊快施刑。小姐帳外來大罵，帳內之人大怒噴。

『好個潑婦，怎敢這般大胆？喝令衆人拿下，綁縛了斬訖報來。』

兩傍又復轟然應，一齊都走向佳人。手提繩索鋼刀舉，一片寒光將近身。靜英小姐心歡喜，口稱逆賊速施刑。神色自如全不懼，左公暗暗笑又傳。

又傳令這個婦人，倒是個硬漢。想必他不怕砍頭，你等上前，就此帳中亂刀斬下，砍爲肉泥便了。

衆人應聲都走了，諛煞一班婦女們。戰戰兢兢魂不在，都言從了大王身。何苦這樣遭奇禍，小姐聞言火直噴。大罵賤人劈面打，盡是一班狗賤人。兩番餓死空勞力，就攔殘生直到今。行監坐守來看定，早晚輪流不去身。恨我手中無利刃，殺盡一班狗賤人。儀貞誤我真誤我，不借盤龍劍一根。

『阿呀！強賊們快來動手，亂刀殺了罷，不要耽擱時辰。』衆人未及動手，又聽得後帳傳令道：『可惡這婦人如此口硬，他既不怕死，便也不消把死去諛他，着衆婦人把他洗剝衣裳，重打皮鞭三百，看他從也不從。』衆人又復齊聲應，佳人大罵賊強人。我聞世間爲盜者，耿直心腸義氣深。誰知帳中奸心賊，雞胆狗肝不成人！要殺要剮須爽快，因甚登時屢變更？既要把我來凌辱，體重千金豈可輕？搶前一步舒玉手，要奪長刀自刎身。家將見了忙退後，小姐回身撞地塵。帳中喝令速扯住，節節連連嘆幾聲。果然好個英烈女，宛似當山顏不卿。這般方是金石志，不枉昔日今朝我費心。

便令衆人：『此女既是諸般不怕，我如今也不殺他，劊他打他；爾等竟與我押到後營，他見了我那小大王風流俊雅，自然不用強逼，包管樂從的了。』

一衆應聲齊簇擁，一哄便至後營行。左公方出中軍帳，衆人造飯那消停？下令小心來巡哨，隄防流寇夜偷營。衆人奉令都謹慎，再說佳人後寨臨。家人忙報杜公子，起孝慌忙便起身。一見靜英黃小姐，心如刀割好傷情。上前捧住觀仔細，誰知憔悴這般形。連叫夫人雙流淚，可憐受了許多驚。小姐聞聲心大訝，定睛看來是夫君。不覺抱頭來大哭，相公怎得到來臨。還是你被強人殺，是妾殘生命已傾。今日兩人來會面，誰在陽間誰在陰。順卿公子心傷感，携定夫人走進營。坐定之時來細說，一一將情與剖明。虧了恩人來救援，不然怎得又相親。靜英小姐聽罷了，原來這等層施恩。

『但既然殺敗流寇，方才那七大王又是誰人？他把我百般威脅，甚是可恨！』公子便問有甚威脅？小姐就把方才之事，一一說知。杜順卿不禁失笑道：『這是左公年伯假裝聲音，與你取笑。那七大王就是他的化名，那真正賊首，叫做滿天星，已被他殺了。』

小姐聽了方知道，開言便叫相公身。既然他在中軍帳，須當同去謝恩人。順卿公子言道是，二人出外便行程。早已來到前營內，一同上帳拜埃塵。靜英感激雙流淚，恩人年伯叫連聲。當年是重生父，誰知今日又重生。水火之中提我出，叫我如何報大恩。左公見了微微笑，上前扶起一雙人。道是姪女休如此，何必論功與說恩。但只方才少罵真足矣，萬千惡語我當承。

小姐笑道：『既是年伯，何不說明姪女所罵，却是七大王，却與年伯無與。』左公笑道：『不消說了，方才之罵，原是我自取。然而若不如此，姪女這一片真心，却也無人曉得。但不知此時，你還是回轉襄陽，還是到山西而去？』小姐道：『今但聽憑年伯作主，姪女也不敢自專。』左公笑道：『特爲探母，惹出這場禍患，今既得脫離虎口，自然還要成全其志。若是回去，豈不枉受一番驚恐。如今苦我不着，保護你直送到山西，但只是先要隨我到河南府一走，或有個用你之處，亦未可知。』

不知你肯相隨否？二人諾諾滿應承。當時把飯來吃罷，秉衡監守後營門。左公等在前營內，一宵誰敢睡安身？早已天色黎明了，大家上馬又行程。賊人所擄民間婦，令他各自回鄉村。小姐自坐氈車內，只留一婦伴隨身。杜公子等來保護，離了高村上路行。不知此去因何故？只爲河南李自成。他要掘下陷坑擒猛虎，安排香餌釣金鱗。不知怎樣擒闖賊？且看下文便知聞。

第六十回 二軍擒寇盜伏兵夢駭夾城樓 五姓返星辰定獄批行東嶽案

却說左維明救黃靜英之後，領兵直到河南府城。其時總兵左良玉殺退闖賊，駐紮河南，恐防烏盡弓藏，不追闖賊。左丞相得信，直叩良玉轅門。

良玉慌忙來接進中軍帳上，左維明師生坐定，尊老大，左公乃說原因。將軍拜印爲元帥，統領貔貅十萬兵。戰敗流寇，不少乘機斬草，要除根。即該四路勤搜剿，因何駐紮此州城？

左良玉支吾半晌，答道：『小將託庇，退賊只因流賊遠竄，無處追擒。』左公道：『原來將軍不知，今闖賊李自成與牛金星等，現紮紫金山，離此九十里。將軍何不一鼓擒之？』良玉道：『不瞞丞相，一者軍糧不繼，二者將少兵疲，故此息兵，不能再戰。且李自成等不過毛賊，大事無成。且待兵糧精足，再圖剿滅。』左公暗想：原來此輩武臣挾盜自重，並不以國事爲心，眼見得大明天數已絕，便將破滿天星一節告知良玉，因滿天星說出紫金山，現有闖賊藏匿，欲往擒捕，特來借兵一千，擒到賊首，仍與將軍請功，不自入奏。

總兵見說心中想：『家宰威名天下聞，歷事三朝功不少，至尊隆重不稱名。我如不把兵來付，此人不是省油燈。』必然就向當朝奏，聲言挾盜罪非輕。

一千人馬，未必擒得李自成，遂道：『丞相要兵，但憑挑選，就叫軍政司取兵將花名冊子呈上。』左公即到

演武廳點了一千人馬，辭別出城。

左公統領千軍勇，紀律森嚴隊伍明。不比總兵無紀律，任其淫掠擾良民。師行在路一日半，望見高山是紫金。離山五里安營寨，忙差探子探軍情。哨探一回來繳令，果然流賊把軍屯。

左公心中暗想：賊黨不知多少？我今寡不敵衆，必要智取之。

當時傳令千人馬，四處埋伏在山中。若聞炮響兵同起，繞營便殺賊軍兵。千軍奉令啣枚去，左公便令寫書文。選一小校山中去，只說張獻義軍中差一人。賊若肯來當速報，軍人奉令急忙行。進了紫金山路口，賊營幾座接連屯。見了小校齊吶喝，拔刀就要斬來人。小校機變高聲叫，奉差來到下書文。

流賊道：『下甚麼書？』小校道：『我從湖廣來，我大王張獻爺乃八大王從兄，號七大王，特來投闖王的。』那流賊聞言，即把他引進帳中，只見李自成中坐，牛金星、宋矮子傍坐。小校投書，自成拆開看畢，哈哈大笑道：『原來張獻忠哥哥，因他兄弟就撫，他心不服，特來投奔，還有美人上獻。』特下書請我出營相會，就叫宋軍師打卦，以看吉凶。』宋矮子道：『報一個時辰。』牛金星隨口報一個丑時。宋矮子把左手一輪，滿面堆笑道：『大吉大吉！』叫個雙蛇聚會，歌曰：『雙蛇聚會定爲良，不論高低百事祥。十二課中推第一，能通四季順陰陽。』好課好課！此人是個大有吉利的朋友，快請他進來。』自成大喜，便對小校道：『你先去報說我便來。』

小校出營回舊路，如飛還報上中軍。左公聽了心歡喜，便令諸多家將身。賺得自成來到了，中軍設席待他們。擊杯爲號同動手，立擒巨寇莫消停。一班家將齊奉令，軍中請出女千金。令他裝束多齊整，賊來隨我出營門。住人全不知就裏，當時不敢不依遵。維明布置排停當，報稱闖賊到來臨。左公便着杜起孝，把靜英扶撮上鞍行。一同出了轅門外，果然一路賊兵臨。兩軍相近皆停馬，對面相親辨假真。闖王一騎旗門下，金星矮子兩邊分。千餘流賊來簇擁，許多旗幟亂紛紛。不分隊伍真烏合，用手搭涼棚仔細睜。見左公對面無兵馬，止得隨行數十人。前

邊想是張獻義，後邊一騎美佳人，打扮衣帽無二樣，與獻忠也是一般能。

自成馬上拱手高聲問道：「那一個是七大王？」左公也拱手道：「我便是張獻義，這一位可是闖王？」自成答道：「正是，敢問七大王那個美人可就是獻我的麼？」左公道：「正是，那個美女，因發願要嫁一個英雄豪傑，故此要獻與大王。今且請大王到小寨草酌三杯，還有說話。」李自成聞言，欣然放馬。牛金星道：「大王且不可造次。」自成道：「不妨，他手下別無兵馬，我要過去看那美人。」宋矮子道：「大王若去，却應着我的課了。」正是雙蛇聚會了。」自成大喜。

當時領衆來相近，四人上馬一同行。左公邀進中軍帳，打拱作揖坐分賓。吩咐一聲來備酒，登時擺列上前呈。便請四人同入席，自成即問俊佳人。

左公答道：「大王坐定，便着他來進酒。」

自成歡喜忙歸座，金星矮子也安身。左公舉杯來相勸，便擊金盃響一聲。一班家將齊聲喊，槍刀劍戟亂縱橫。如飛擁上中軍帳，拿下筵前三個人。謔煞流寇人多少，都來要搶大王身。搖旗吶喊刀兵舉，一齊殺到左軍門。數十名家將忙接戰，一聲炮響震天驚。四面伏兵齊擁出，金鼓齊鳴喊殺聲。賊人回首觀旗號，官軍盡見左家兵。齊聲大叫真不好，左良玉兵來了不成。拋戈棄甲都逃走，不敢相持諱掉魂。中軍帳內忙傳令，撤圍殺盡賊營兵。一千人馬盤爲陣，團圍圍住那容奔。槍刀弓矢齊殺上，喊聲震地轉乾坤。相持兩個時辰候，千餘賊寇不留根。血流數里山溪赤，遍地殭屍數不清。

左公即領兵前去，圍住紫金山，將餘賊剿盡，燒了營寨。所有金帛，共賞千軍，搶來婦女，盡行釋放。許多個賊首，上了囚車，着一千人馬，押到左良玉軍中定奪。所借千軍，不折一人一騎。這千軍得許多賞賜，俱各鼓舞歡欣，而回。見良玉備細言之，良玉不勝嘆服，遂將三賊押解京師，誰知行到半途，防守不密，仍被逃脫，依舊聚衆。

稱王，到陝西作亂去了，表過不提。且說左公護送黃靜英，直到祈縣黃家，二黃出接，左公設奠老黃，不勝哀慟。小姐忙即入內來看母親，恰好黃夫人正在氣息，二位媳婦並孫兒女都在床前。靜英一見，心如刀割，雙手捧住，連叫母親，黃夫人眼看靜英，勉應一聲道：「呀！我的親兒，你回來了！」

兩行珠淚腮邊掛，奄然閉目寂無聞。衆人連叫呼不應，摸着遍體已如冰。靜英痛絕聲難出，翻身跌倒地埃塵。合房人衆號啕哭，急救佳人又還魂。緊緊抱住生身母，踴躍號呼叫母親。我九死一生來到此，要見娘親慰別情。如何一語即離別？這般要緊速行程。呵呀！罷了罷了，又罷了！母親泉路慢行程。孩兒即刻來趕到，決然同走不能分。回身就往牆邊撞，鮮血流來滿面門。嚇煞在旁人一衆，抱住佳人勸不停。着人快請杜公子，及自家兩位少爺身。

三人只因在外款待左公子，一聞此信，慌忙趕進房來。順卿見小姐這般模樣，謊得魂不附體，再三苦勸。此時房中不過一片呼天搶地哭聲，聞知甚覺悽慘。黃夫人衣衾棺槨，久已齊備，亂到三更，方才大殮，與老黃之柩同放大廳。夫婦兩老終不分離亂世，也算造化。此時衆人之悲切，大都不必言，惟有靜英又恨又苦，守定爺娘靈柩，哭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哭了三日三夜，聲息將無。左公要緊回去，順卿又恐苦煞夫人，只催他快些上路，勉強留五日，只得起程。左公叫靜英改扮男裝，免得動人眼目。二黃即着兩個侍兒，扮作書童，服侍小姐回去，反送姊夫盤費銀一千，送出城門，方才放手。忙忙擇日安葬父母，收拾家資，搬到江南避亂去了。表過不提。左公等登程趕路，到五月中旬之內，來到家鄉，杜公夫婦感激不盡。黃小姐雖然苦切，然父母俱亡，一無牽掛，自己夫婦完聚，母子團圓。左公見他沒有父母，加意看承，宛如親女。小姐亦事若親生，只不改稱呼而已。安居樂業無他事，所愁不過賊攻城。諸子用心來習武，左公趕緊習民兵，重城定造多堅固，把守襄陽鐵桶能。春來秋去年年度，兔走烏飛歲歲行。少者長來中者老，老者亡來少者生。日月如流容易過，早又崇禎十載春。

且說左府永孝公子年已十六，孫兒裕宗已十四，叔姪二人，盡皆入泮。麟兒年已二十，崇禎九年丙子科鄉試，已中解元，娶得名家之女薛氏成婚。瓊瑤小姐亦嫁舊家之子。左公爲他男婚女嫁，諸事已畢，遂以百金贖回原屋，贈田五百畝，使孝貞回去，重營晉門。母女三人，萬分感激，因世界荒亂，孝貞不願兒子上京會試，只在家中侍奉寡母。左書老僕年逾七十，無病而終。左公兄弟親往哭之，加倍厚葬。此時永正三十一歲，都在靜怡堂內攻書，連永孝五人，每歲修金一百二十兩，延請業師教讀學業。真個治文的治文，習武者習武，雖則朝氣數將終，不能爲力，而左維明之家政，井井有條。當時左府家將中，儘多謀略之士，見維明儀表非常，又且功績威名，震於朝野，其經濟作用，遠追諸葛近類劉基，多有勸維明收拾人心，保有全楚，以爲別君者。維明只笑而不言。維明擇其中得用家將，告以天象大數，但勵以忠義殉國，無有二心而已。

明知病亟，須求藥，親死難存，坐視心。信國至言常佩服，若圖割據，不相應。且將兩楚三湘地，難敵中原四海兵。四川向背兒，依少風俗才頓去，就輕王琳蹇蹇終無濟，馬殷草草那功成。保存故國誠何用，塗炭生靈實可矜。時果到頭唯一死，理難乞活再偷生。只祈聖哲回天意，撥亂中興定太平。輝煌帝座台垣正，掃落雖有兆洗兵。東周後漢重新造，南唐南宋有陪京。果然人事端皇極，自動天文見列星。我等食毛並踐土，又兼世受國恩深。鞠躬盡瘁無他念，在野何殊在闕庭。文習武來武習武，左門孫子大明臣。一般子弟回家將，個個點頭合一心。真個夜接詞人親筆視，曉諭壯士練弓兵。

左維明如此一番識見，日日率子弟家將，訓練弓馬。因襄陽武昌本部官兵，都恃槍砲護身，不肯學習拳勇。左公一以兵家兵法教習，使他以一當千。既省錢糧，亦操精銳，全收以少擊衆之利。故此流寇皆聞威名，襄陽尙能堅守。左府惟永孝努力詩書，維明卸甲回來，亦時常稽查課功，惟致德精神易倦，大不留心。一日正大比武藝之期，飯後諸公子家將俱到郊原，比試弓馬。永孝亦隨騎同行，只因習練未深，無心比試，便推腹痛要回。

左公忙着家人送公子回去。進得城門，在一個珠寶店門前經過，忽見一個窮人，手中拿着一個匣子說道：「是一副珠寶金釵，要換五十兩紋銀。」那店中人看了，止還價三十兩，其人不肯。公子便着家人喚到馬前，取金釵來看。那人連匣奉上，公子看那金釵，週圍珠寶，其式玲瓏，十分精緻。看了一回，猛然一想道：「好生奇怪！這枝釵好似我見過的一般，怎麼這般眼熟？」左思右想，想不出來，遂問那人道：「我看你衣衫襤褸，料必家道貧寒，你那得有這般物件？」那人道：「小人原是貧民，替人家打掃爲業。昔年在京師一座官房打掃，竟拾了這枝龍釵。後以北方流寇作亂，趕急回鄉，盤費用盡，故要把他換些銀兩過活。」公子聽了，心中暗想，好枝龍釵，我兌了罷。只是身邊沒有銀子，便對一個家人道：「前邊就是桓府，你可與我速去，問大小姐借紋銀五十兩來，兌換金釵回去。」

家人奉命忙去，須臾來到馬前呈。整整紋銀五十兩，叫他付與那人身。其人接了多歡喜，公子收藏寶與珍。暗思兌此金釵去，將歸送與母親。一邊思想行得快，到得家中下馬行。夫人坐在中堂上，永孝前來告母親。孩兒只爲多腹痛，伯父先叫轉回程。

夫人驚問道：「爲甚腹痛？」公子道：「偶然作痛，如今好了。」又叫：「母親，孩兒路遇一人，兌換一枝金釵，價銀五十兩，是間桓家大姊去借銀。母親可稱出銀兩，着家人送還。」

夫人便索金釵看，永孝袖出奉母親。周氏接了觀仔細，連稱奇怪二三聲。開言便問公子道：「可曾問問那人身？這副金釵何處得？公子將言稟說明。」

夫人道：「若是在京師官房所得，一些不錯了。」

公子便問何緣故？夫人提起淚沾衿。今朝說起金釵事，恨比愁城怨海深。可憐你的三姊妹，斷送終身爲此釵。永孝公子忙問故，夫人遂與說前情。從頭至尾言一遍，說到身亡又淚零。你爹未聽伊分辨，鐵簡橫施下絕情。直

到紅雲親自來供出，法場剖洗始分明，誰知金釵遺失久，十六年來又現明；見之豈不心傷痛，可恨當年周帝臣，生生害你三小姐，提起冤仇似海深。可憐白璧無瑕質，賤婢紅雲假冒名。也是你爹娘粗暴性，不容剖辨了殘生。可憐可嘆又可痛，我一世爲人不稱心。永孝公子聽罷了，默然不覺感傷心。可憐三姊身亡早，那知有此一椿情？

夫人說道：『我兒，你就是三姊投胎的，我當初生你之時，夢見他投入懷中，因而生產。』又將儀貞寫經一節，說與他知。永孝笑道：『此等虛無，亦難憑信；但母親既然見了龍釵，倍添傷感，待兒收去罷。』周夫人遂即封銀，着家人送還桓府。

左公至暮回家轉，問他永孝可安寧？二房回說安無事，打點明朝去掃墳。一宵已過無辭說，次日天明早起身。三代子孫同出郭，素衣素服一同行。祭罷祖墳來吩咐，三小姐墳前也一行。便着永孝公子去，家人引路便行程。到了秀貞墳墓上，永孝抬頭似一驚。黃土青松迷眼霧，白楊亂草靄愁雲。悲涼滿目人何在，天荒地老隔九泉。不知何故心頭痛，公子心酸淚滿衫。家人設下諸般品，公子拈香把禮行。墳前奠了三盃酒，片地傷心不可禁。哭一聲我的同胞三姊姊，你因何這樣早亡身。一生清潔如冰玉，曉甚狂邪周帝臣。被紅雲淫賤將名冒，損你芳名害你生。這樣奇冤千古少，幸而賤婢自供明。倘非臂驗桃花點，白圭之玷怎撇清？可憐慘死天亡早，青春年少便歸陰。冰肌玉骨歸何處，綠鬢紅顏那塊存。清明燒紙墳頭火，不然舉目竟無親。今朝前來哀哭你，你在黃泉那得聞。子仁哭得如昏醉，幾個家人暗談論。公子未見三小姐，爲何哭得這傷心。算來也是稀奇事，到底同胞一母生。只得上前相勸道：天邊紅日漸西沉，老爺等衆將歸去，要收着酒快行程。永孝聽了方收淚，家人收拾一同行。到墳拜別諸先祖，各皆洒淚轉家門。各歸回轉休題表，且表書房左子仁。昨日兌了龍鳳釵，且從燈下玩奇珍。便開書匣將釵出，製造多精龍寶釵。兩條龍繞釵頭帶，一色鱗批釵股紋。珠彩止如蟾彩耀，雲絲全似螺絲牽。雙番龍角鮮紅玉，兩點龍睛透紫金。正在喜歡來把玩，不知何故淚紛紛。我生豈有前因果，再到娘胎報母恩。果然未來三

生約也，暢平生一片心。幼攻書史，神童號，長步文儕，健將名。又是解元魁一省，七篇五策蓋十英。但看我今世左，永孝不負你前身。左秀貞，可恨爹爹狠虎性，仇將恩報又嚴親。玉錐你督今生課，鐵簡吾悲夙世因。只因有母而無父，始把心頭怨氣伸。莫非再前一世多作孽，女轉男身要歷劫。行我今休把爹爹怨，只向閻羅仔細評。橫災橫死皆自取，誰使紅雲冒假名。又是面容無二樣，略將玉點辨邪真。不分鴉鳳同毛羽，亂點鴛鴦混濁清。子仁夜半胡思想，滅燭登床攪夢魂。果有夢神來點悟，一一經過是夙因。五更鐘起人驚醒，墮落南柯大吃驚。渾身百節如痛楚，一枕淋漓淚痕深。起坐沉吟深詫嘆，母親之語不差分。算來父母雖可感，大房姊姊左儀貞。你先前鐵鑷多悲恨，後寫金經淚痕誠。又誤西樓淫婢貌，來冤西府法遭刑。始終奇怪真奇怪，便買轉龍釵也借你錢。諸般情節休提起，更有天上真妃事可驚。過去難星俱解脫，未來大劫也分明。倘依圖識來評斷，大明數到不差分。合門殉節非常事，我又下凡爲甚因？

當時永孝披衣起身，即到周夫人房中，逐一訴說。夫人淚如泉湧，越把永孝十分憐愛。時時向致德埋怨絮煩。致德亦悔恨多年，今忽聞這一段因果，亦深爲驚詫，便向永孝索龍釵觀之，不勝傷感。永孝又說夢合門殉忠之兆，致德不覺慘然，也將維明一番訓言，大家勉勵。周夫人悲淚道：「我哥哥陷身逆黨，一樣身死家亡，與其遺臭，不若流芳。你們若與大伯一心，我也相隨便了。」致德聞言大喜，即便走告維明詳說其事。維明亦命取龍釵看之，傷悲不已。不多幾日，各家親戚俱知。

慢言幻夢輪回事，再說刀兵劫殺情。此時流寇猖狂甚，攻城掠地害良民。各州各府來攻守，文武無能抵敵兵。到一府來破一府，攻一城來失一城。所過一空民被難，賊兵又破武昌城。襄王合府皆遭難，文武官員四散奔。鄖陽等處俱失陷，看看賊衆犯襄城。流賊遍地如飛報，烽火連天日夜明。日間烟焰高十丈，晚來鬼火滿天明。正當十月下旬內，破了宜城小縣城。流星捷報來飛近，賊寇即至犯襄城。文武衆官無措手，這便如何怎理論。城中止

有一千兵，些少難當人隊衆。武昌省城猶淪陷，何況襄陽一郡城？此時滿城百姓鄉紳等，無不驚慌喪胆，魂各思避亂離鄉井，爭去逃亡欲出城。衆鄉紳齊赴襄陽府，文武官員多少人，坐滿大堂來談論，有何良策保襄城？

如今流賊擁衆百萬，勢如潮湧山崩，三千人馬，如何抵敵？衆鄉紳道：『左相國所築重城，保守襄郡，曾練三千民兵，家中子弟盡皆習武。今當賊至，他反坐在家中，不知何故？』文武衆官俱道：『左公昔爲御史，兩次定邊，胸藏百萬兵甲，必能以寡敵衆。今不若同衆位前去請他出來，將兵符印信交他，聽其調用，保守襄陽，或者退得流寇。』

衆紳都說應如此，即便同來左相門。此時正及辰時候，數十官員盡起身，或乘轎來，或乘馬，紛紛都到相公門。到門忙請家人報，左公聞報便攔身。永正兄弟同致德，並出承迎接衆人。大廳拜見當朝相，文武官員把禮行。兩邊列坐如雲集，左公即便說原因。聞得流寇將重犯，已破宜城小縣城。襄陽旦夕應難保，危如壘卵禍非輕。正思來到公堂上，要求貴府保家門。各位將軍施智勇，守城保護衆生靈。如今諸位皆來舍，自必軍機算計成。衆鄉紳等俱未答，襄陽文武說假真。

『卑職等正爲無策保守城池，所以同各位老先生造府，特來拜求丞相出去調度守城。今遊擊標下，止得三千人馬，聞流寇有百萬之衆，一旦臨城，如何抵敵？』

因此萬般籌謀無良策，想起丞相胸中百萬兵。昔年平定三邊地，馬到成功不費心。今朝流寇來犯境，職等無能禦賊兵。伏望丞相憂君國，經綸再展濟蒼生。即今事有燃眉急，便求按部教場門。衆官說罷重行禮，左公備聽此言論。當時便笑開言道：貴府之言差了情。想我昔年邊上事，年方少壯長精神。且掌貔貅兵百萬，生殺之權任我行。方能克敵來殺賊，而今已久臥山林。雄心一片俱灰盡，老邁無能少精神。貴府等食朝廷祿，正宜今日建功勳。將軍標下兵不少，鐵騎三千可守城。我等正要來求告，仰求父母保家門。如何倒反來求我，林下衰年有甚能？

衆官道：「丞相何出此言？古今四十到強仕，今貴庚不及花甲，未可爲老。卑職等雖具官食祿，爭奈庸庸，丞相若不肯主兵襄陽，一郡休矣！衆鄉紳亦道：「丞相平日操練精兵，教演子弟，原爲保守襄陽，今何不用？」左公道：「衆位不知，凡用兵必有兵家紀律，過必罰，功必賞，令出如山，倘有不遵，一照軍法。我今無尺寸之柄，正聖人所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至教子弟練兵，不過爲保守國家之計。今將軍等倘兵力不足，我倒可將諸子姪及民兵等至麾下聽候調用。」遊擊等一聽此言，都說道：「小將等原擬奉上兵符劍印，請丞相執掌，我等原從標下聽候指揮，怎敢不依軍法？」

左公聽了如此語，良久開言答衆人。既然暫付兵權，只得今朝要一行。將軍且把兵齊集，先行屯紮教場門。我等隨後當卽至，衆人聽見喜歡心。一衆起身忙作揖，整齊人馬教場門。將台高搭排公案，令旂令箭兩邊分。兵符劍印多停當，三千人馬鬧紛紛。頂盔貫甲齊排列，等候神機妙算人。

且說左公見衆人去了，便傳集一班家將，併平生習武諸人，將三千民兵，先發去教場伺候。又着致德將十數年來積下一千擔的糧米，三萬白銀，盡數捐出，發襄陽府執掌，救濟貧民，并充軍餉。

一一吩咐都完畢，此時早已午時辰。便率諸人齊上馬，立時來到教場門。文武衆官多跪下，六千人馬近來迎。請上將台施號令，衆軍聲諾如雷鳴。左公當下身歸座，擡頭左公看分明。不禁冷笑心中想，牛刀今日割雞豚。憶前昔年爲御史，兩番奉旨鎮邊庭。總領貔貅兵百萬，萬里長征絕域城。安營立寨軍威壯，虎賁高陞氣象尊。朝中天子三宣詔，不及將軍一令行。權操生殺施威武，所向披靡喪敵魂。昇來不負生平學，文武威名始稱心。不想奉命歸林下，流寇前來犯我城。襄陽文武無能守，請我前來做主兵。用這幾個毛兵卒，守此襄陽小郡城。只好當他兒戲事，安能施展甚才能？

沒理會，只得與他略施小計，退這班流寇罷了。此時取過花名冊子一看，兩邊接去，料必不少，也不用點名。

正待發號施令，早有飛報到來，說流寇昨日破了宣城縣，殺掠一空，今日辰時出縣，來犯襄陽，離此只有六十里，今晚三更，必定到城下。

衆官一聽多失色，三軍個個戰兢兢。左公聽了心中想，衆軍胆怯這般情。令出不行如何處，不振軍威事怎生？隨即拔下令箭一枝，着永正上前聽令。汝可持此令箭，前往夾城之內，如有居民居住，着他盡數遷移，速聽令，不可違誤。此即維明昔年所造重城一座，週圍環繞，比舊城低下五尺，當中都空着，有一街之闊，自來沒有民居，他豈不知？今故着永正去看，無非要示威于將士。

公子不諳軍中法，接其令箭說原因。夾城之內無人住，算來不必看分明。左公一聽他言語，拍案重重大怒噴。軍中令出如山重，豈比尋常小事情？有令便當遵令去，焉敢多言出一聲。旌旂未動兵未發，豈堪首令便無遵。喝令推下左永正，斬其首級來到呈。兩傍武士齊聲諾，秉衡頭上走真魂。唬壞了兵弁人多少，轉過襄陽文武臣。一齊立起來求告，乞饒公子命殘生。左公良久顏方霽，放轉多才遵令行。六千士卒心驚怕，果然軍令不非輕。親生兒子還可殺，何況其餘將士們？少時公子來繳令，夾城之內沒居民。左公傳令軍齊起，各分隊伍上城門。三聲砲響齊上馬，紛紛都出教場門。三軍屯紮排城下，左公領衆上高城。立于城堦來觀看，汛地烽烟擁擁騰。愁雲蔽日，百姓流離避賊兵。扶老携幼暗啼哭，男男女女四散奔。父南子北號啕哭，棄妻去家小路行。只因流賊鄉村過，還有宜城避難民。紛紛擁擁無路走，左公一見嘆連聲。

傳令開了城門，招呼那些難民進來。知府知縣道：「放這許多人進城，那有糧食應付？」左公笑道：「貴府貴縣原爲百姓，既不放他們進來，却要守這空城何用？」忙叫大開城門，飛速招進衆難民大喜，一擁而入，都道：「流賊就要來了。」左公坐于敵樓，着遊擊守備千總把總四將上前聽令，你等各領一千人馬出城，分在四面林木中埋伏，但聞砲響，則伏兵齊起合圍，城外各用砲石弓矢攻打，彼時誘入夾城之賊，一半駕雲梯上

城，自上打下，一半拒住四門，自外打入，各宜遵令，勿得違誤。四將奉令，各帶兵揀看樹林山險的去處，埋伏下了。左公又使衆文臣，可去徧諭鄉紳富戶，各出資財，救濟那些避難百姓，並合城男婦，不必憂驚。衆文官各按四門而去。他然後自領二千民兵，及家將諸子，分于四門，伏于內城之上，安排機石灰砲，強弓毒矢，將外城扯起吊橋，每一垛牆，虛插旌旗，只點幾個老弱之兵在上，吩咐若見流賊攻城，你等故作驚忙之狀，隨即下城。吩咐內城下了千金閘，外城虛鎖四城門。一一調遣都完畢，敵樓端坐智謀臣。天羅地網安排定，要捉與兵作亂人。不說襄陽多準備，且言賊首獻忠，身破了一座宜城縣，奪人家產擄金銀。

逢人便殺，逢女便搶，一破宜城縣，便守住四門。獻忠衙內來歇馬，思量要去搶襄城。

且說當年的袁氏，自從逃到宜城縣內居住，舊姓不改，依舊去尋賭脚，相與晉二兩個，靠賭過日。晉二又在外邊結識一個尼姑來往，後來那尼姑竟長髮留頭，與晉二做了妻子，誰知不上一年，爲小產得病而亡。晉二原是單身，袁氏仍無媳婦。後來過了幾年，那常方邊三氏，因思念袁家姐姐，特到宜城來看望。袁氏甚喜，留住他們，只因賭得熱鬧，也忘記回鄉，只在宜城縣中混賬。不覺一混三年，四人都有六十餘外的人了。那孝貞小姐，雖則子女成立，復整晉門，心中要想接他回來，又怕他照前花賬。且晉德志又不是個好人，麟兒非其敵手，因此不敢調虎進門，只得置之度外。而袁氏母子也畏懼左公，不敢回去。

終日男嫖女賭來混賬，不想過甚好光陰。賭到天昏並地黑，那知流寇反宜城。正在那你一碰來我一磕，忽見晉二忙忙撞進門。連叫母親不好了！流寇今朝破了城，殺人放火燒房屋，百姓逃亡四散奔。今朝滿城都是賊，到處搜尋儘殺人。我們快去逃性命，少遲就要送殘生。四個奶奶驚呆了，諛得三魂少二魂。手內紙牌齊落地，賭客招開散了羣。各把銅錢抓一把，塞在腰間急急奔。晉二領了來逃難，一直順路走東門。即刻來到城門首，賊兵一

隊守逃民，刀槍劍戟如林列，大喝齊呼要殺人，拿住晉二刀起處，人頭滾下血流漣，說煞奶奶人四個，亂走忙爬沒處奔，衆賊趕上齊拿住，舉起鋼刀說事因：

『這是四個老婦人，我們就殺罷了。』一個賊道：『大王有令在先，若男子便殺，倘是婦女，須要獻過，如今且拿去獻他一獻。』

衆賊擁定四個人，一行來到縣衙門。獻忠高坐公堂上，王者衣冠穿在身，更有汝才人一個，正當議論搶裏城。只見賊衆前來報，老婦人身獻四名，一個男子來殺了，衆賊聞言應一聲，四個奶奶魂不在，大王饒命叫連聲。婦人雖則年紀老，風情還勝少年人，也可與將軍陪寂寞，也可與將軍縫戰裙，談諧談笑都來得，碰湖一道更知情。大王不殺收用了，可知甘庶老頭在老根，獻忠聽了如此語，哈哈大笑二三聲。

把那婦人拿上，衆賊推到案前，一齊跪地，獻忠把他仔細一看，問道：『你這四個，是何等樣人，怎麼怎等亂離的時候出來逃難，頭上還帶着假珠，身上還穿這綢絹，臉上又搽着濃脂艷粉，却時什麼緣故？』四人說道：『大王，我們都是鄉紳妻子，一向叫奶奶的，只因終日碰湖賭昏了，所以不知大王殺進城來，急急逃生，故不及改扮衣裳，原是本來面目。』獻忠道：『原來都是鄉紳妻子，但既是名門之婦，就皆知些禮義廉恥，是當此之時，求死不得，你什麼反要自薦于將軍，我等擄掠婦人，上千上萬，且我們挑選，要多少美貌青年，希罕你這老婦？』四個婦人道：『大王，我們雖是名門，只因酷好碰湖，不論男女，都與同場玩耍，每每賭得好了，便要自薦進來，所以人人喜歡我等。平日尚且如此，難道遇了大王，倒不要自獻麼？』獻忠聽了，又哈哈大笑道：『原來這四個婦人，却是個老賭脚，這等說我八大王也好此道。』叫左右快些取牌來，且與他碰湖一看。四個奶奶心大喜，好生得意上前行，吉凶禍福全不曉，且把平生本事呈，連及汝才人六個，紙牌拿在手中存，也是四個時運到，湊得牌來是現成。

常氏道：『我是一磕。』邊氏道：『我有活。』獻忠不語，丟下一張牌來，袁氏道：『我開招了。』把牌攤下。汝才又丟下一張來，方氏接去道：『我是掛了。』

獻忠大笑來立起，叫左右前來拿下人，渾身洗剝來細綁，依他口內連施刑。這一個割耳，喂犬休遲誤。那一個開刀斬首，莫消停。這一個活鋸腰來斷，那一個細細割魚鱗。衆賊吆喝齊趕上，揪下婆娘四個人。一個個假珠假寶都摘去，綢絹衣衫剝個精。按倒常氏拿刀割，綁起袁氏身首分。邊氏鐵鋸腰下斷，幾刀割了姓方人。可憐那四位奶奶無結果，一生來往賭場門。誰知臨死還便賭，一磕一碰喪殘生。獻忠殺了人四個，一聲傳令搶襄城。數萬流賊紛紛起，殺出宜城小縣城。沿途便戮諸百姓，徧地僵屍人疊人。流血成湖腥草木，地慘天愁日月星。也是人遭大劫，天叫流賊亂乾坤。遙望襄陽來進發，擂鼓搖旗喊殺聲。不分隊伍烏合衆，紛紛擁擁趕途程。且說襄陽左相國，坐在城樓候賊兵。遙觀烽火漫天赤，但聽男啼女哭聲。滔滔聲勢多緊急，賊兵將至抵襄城。譙樓之上打三鼓，忽然覺得睡魔生。朦朧隱几無多刻，夢裏擾頭見一人。紅袍金帶烏紗帽，近前聲語左公身。口稱本縣城隍見，武曲星官請聽聞。人民大劫安排定，天遣臨凡紫暗星。叫他攪擾明天下，望公切勿違天心。神機妙算人難及，獻忠必自被公擒。此賊不死公之手，將來自有殺他人。切須不可將他害，生有時來死有辰。一郡生靈人幾萬，賴公全活感恩深。不久自當歸本位，天曹不日下凡迎。數言說罷人不見，夢中驚醒左維明。心中正在驚疑處，忽聞喊殺驚天鳴。火光一片來西北，鼙鼓喧噴動地臨。立在城樓只一望，賊兵齊到似潮臨。傳令一衆都伏定，掩旂息鼓不開聲。且說賊兵蜂擁臨城下，不聞火炮與軍聲。獻忠一馬當先出手，搭陽棚往前睜。

只見那襄陽城上，每一個火口，插着兩面旌旗，有幾個兵了，都打着燈籠火把，在城上看守。忽見賊兵到來，都說得戰戰兢兢，一個個縮下去了。獻忠哈哈大笑道：『想必不知我兵來到，尙未準備如今下去，一定報與城內縣官。』

即令快搭浮橋過，趁他無備疾攻城。吶喊一聲來得快，浮橋搭起擁如雲。渡過護城河一道，賊兵數萬抵襄城。獻忠率衆當先上，斬關落鎖大開門。四門喊殺齊擁起，抬頭一看走真魂。原來還有城一座，城上團圍無數兵。旌旗招展多嚴肅，明燈萬點似銀星。一聲火礮城頭起，伏兵好似海潮奔。賊兵即欲攻城進，矢石如雨往下傾。四面官兵橋上渡，雲梯一半上高城。其餘人馬沿河到，矢石飛蝗打賊兵。填然金鼓驚百里，翻到山河天地昏。賊兵盡作無頭鬼，裏面兵來如神兵。新城堅固難攻破，又阻城河擋路行。看看戰到天將晚，三停死了二停人。獻忠前後無路走，死尸堆滿夾城心。護城河內將填滿，活人無不帶傷奔。他身遭槍箭偏不死，只得滾鞍下馬跪埃塵。望着上邊高叫道：是那位爺爺守此城？我獻忠情愿歸王化，收心改過做良民。左公傳令兵齊進，生擒獻賊上高城。四將領兵齊擁入，殘寇飛逃保命生。拿住獻忠忙網綁，押上城邊左相門。

這張獻忠何等猖狂梟猛，不到地網天羅，焉能屈膝求降？又從督師楊崔力主撫議之後，繼起者有熊文燦皆以降爲得計，旋降旋叛，毫無忌憚，故獻忠遂降維明。不知左維明神機英斷，一經拿住，即欲梟斬。就中遂有神明示夢，止住維明，此非左維明所能勉強違天，亦豈張獻忠意料所及？所以左維明拿住獻忠，三軍皆降，萬民歡喜。維明暗思天意難回，十分嘆恨，只得吩咐左右，把獻忠着守備領五百兵，解交襄陽府看守。此時天色大明，左公帥領勝兵，追殺至宣城縣，洗蕩三千流寇，羅汝才身中數十槍，人亡馬倒，單騎飛逃。左公遂即恢復宣城，班師回郡，將城中難民放出，各賑銀米，另置宣城知縣，將難民護歸宣城。左公遂進襄陽府，設坐大堂，將御賜金瓜銀鉞，旌節儀仗，排立兩旁，命各將士頂貫甲弓上弦，刀出鞘，按排班次，列于兩旁。然後陞礮上座，喝將張獻忠赤縛網綁，殿庭心跪下。

獻忠流賊橫行鬧，魔王渾世不太平。殺人百萬不眨眼，陡見神威戰戰驚。明朝諸將多，被吾千般貌視輕。忽遇襄陽左相國，玩吾股掌一般能。今望虎皮交椅上，果然赫赫像神明。翻天鶴鳥來止住，橫海鯨鯢被釣綸。早

知羅網難逃出，何苦宜城遽進兵？早已投誠來乞命，左公怒喝鬼神驚。

左公道：「張賊，你且聽着，你一個小民，輒敢興兵作亂，又屢撫屢叛，焚掠州郡，屠殺生靈，你今被擒，極刑不足償罪，今將固金抽膏灌下，不怕你詐死逃刑，先叫你活罪受完，再解京獻俘。」左公遂將各種極刑處治，處得獻賊九死一生，官民人等，衆口同聲，無不稱快。左公自那日爲始，一連將獻忠受極刑五日，然後交守備解送總兵熊文燦添兵嚴解入京獻俘。不料行至半途，被其黨邀殺官軍，仍將獻忠奪去。旬日間，又聚衆數萬，因不敢在湖廣地面遂流入川中。左公聞之，嘆息不已。從此襄陽一郡官員，對於左公敬若神明，愛如父母。山東河北諸賊，各各遠震威名。有人說起維明，毋不胆落，多有圖其真容私爲崇拜者。

不說左相威名遠，且說當時左子仁，風流俊妙多機警，也讀兵書也學文，悟過生前尤曠達，至情益發孝娘親。夫人看了如女看，視若當初女秀貞。只可惜紅雲帝臣雙賊子，不來轉世報分明。也從逆黨來肆市，借刀果報應非輕。永孝心中無別事，閑時只是慰慈親。已知因果從前事，也見刀兵悟後因。

不覺又過數年，永正已生四子，永孝又生一男。至崇禎一十五年，申氏大娘身故。左公厚辦喪事，與維恭合墓。

此時流賊尤強盛，北方州郡破紛紛。甲申之歲春三月，流賊圍京破內城。崇禎殉國煤山上，聖駕賓天龍馭昇。天不佑明終氣數，盡忠盡節有數臣。紛紛死難傳青史，如今表表傳中人。

當時元生永恒，都已官到經筵學士，久爲刀兵遠隔，夫妻不得完聚。君亡國破，兩人遂自刎而亡。左公等在襄陽聞之，諸親設位慟哭，于是桓王趙杜左五姓名家，都議定殉國捐生，追隨聖駕。凡爲男曾經出仕，女受誥封者，皆登舟中五家各備坐船一隻，至江心殉節。桓夫人不忍婉貞小姐同死，勸令撫孤，便是維明也。說元生雖爲學士，未遇覃恩，婉貞未受誥封，可以不死。因使永正前去宋家告知婉貞，勸他守節撫孤，不必同殉國難。

誰知那一日，婉貞正在設祭元生，自制祭文，焚香哭奠，哀痛暈絕，慘傷難言。文曰：

左婉貞，瀝哀詞，心中慘痛，念夫君殉國難，取義成仁。我夫子俯龍髯，星寒岳震，棄衰邁，遺弱小，辛苦仳伶，可憐兒，生不辰，遭時多難，止應該，謀遯世，明哲全身，倘若澹浮名，鹿門偕老，焉得逢，陽九厄，鰲禁捐生？我婆婆勸你行，爲你祖父守青燈，穿鐵硯，求把眉伸，望夫子展胸襟，顯宗揚祖，因此上，垂白髮，揮涕催行，那其間，也體諒，少年恩友，也曾向，無人處，私問終身，你再肯，撇恩情，權時離別，你只可，同勸駕，速赴春明，我不該，順婆婆，催卿前去，也只防，新昏後，疑及私情，又爲是，桓楚卿，一般僚婿，又爲是，王用九，俱已成名，雖然你，解元公，文魁本省，還望你，遊林宴，身到蓬瀛，你果然，步青雲，身登侍讀，你果然，泥金報，光輝親朋，不枉我，瑣窗中，金錢卦卜，不見我，瑤階下，寶鼎香焚，我只望，世太平，省親歸里，我只望，京國去，夫貴妻榮，恨殺你，忍煙塵，闖王兵馬，更誰知，臨大劫，地塌天傾，我雖是，女釵裙，幼聽忠義，生左門，歸宋氏，名教常聞，卿既然，立人朝，食人之祿，見君心，逢國破，何地藏身，倘若，是戀身家，草閑求活，也防我，窮搜捕，拷掠催生，倒不如，暢生平，捐軀慷慨，也還該，傳後世，青史標名，只苦我，左婉貞，未亡獨活，要相逢，同節烈，遲了時辰，只叫我，血淚流，從頭細明，念卿恩，慚我罪，歷歷分明，我本是，負螟蛉，年少出繼，去一色，多溺愛，驕縱生成，到歸宋，年及笄，雙親教訓，結褵後，多非禮，媿不爲人，恃貴介，厭清寒，將夫輕賤，獻糟糠，私飲食，誑諍慈親，更爲是，不擇言，私行咒語，罪彌天，垣屬耳，切齒嚴親，九秋時，喚歸家，臨池逼命，姊儀貞，窺父意，死救殘生，人死善，鳥死哀，才知悔過，思家鄉，和泣持，破鏡完聚，你只該，把我憐，屏於人類，那曾知，賢母子，待若親生，把我愛，聽伊家，知兒改悔，我只思，盡婦道，贖罪千斤，我只思，代子職，免卿遠念，我只想，奉母健，待子歸迎，霎時間，撒手行，子規啼斷，叫婉貞，今世裏，那見卿，卿想當初，萬不該，無益贖罪，想當初，千般愛，無自酬恩，最傷心，抱中兒，呱呱泣血，最傷心，堂上老，刻刻錐心，左婉貞，你好痴，有途不走，你夫君，在前路，等你同行。

比如我，喪池塘，人輕鬼賤。那如我，沉江水，從父從母。因此上，抉心肝，研毫洒淚。望夫子，神明鑒，哀我伶仃！婉貞哭倒靈帳前，永正前來亦慘心。讀罷祭文同洒淚，料他此去萬難行。再三扶起親生妹，袖其文稿轉回程。一程回到書房內，細說方才一段情。便把祭文來取出，左公父子說分明。頻頻點首頻頻嘆，讀罷之時淚滿衿。

左公嘆息道：『不意婉貞遂能如此，真吾女也！男忠女烈，宋元生死無恨矣！從來劣馬回繯，必爲神駿，此女經吾一番教訓，遂能果斷如斯，豈非左門祖宗之幸？汝可即以此稿，示知儀德二貞，這妮子尙能如此，何況你等長姊長兄？』永正應命而去。維明遂進內堂，告知桓氏夫人，夫人亦爲傷感。當時桓王、趙杜、左五家，各將子孫之家法，身後之事，一一安排妥當，擇定日期，將五號大船，排于襄江之內，約定歡飲酣醉，一同鑿船沉江。那時正當五月十五，桓王、趙杜四家，俱到左家齊集，左維明不勝大喜，遂吩咐家將等人，令其各從自便。衆家將各各齊心，情愿一同赴義，視死如歸。

維明大笑稱奇絕，不讓田橫五百人。明朝三百年天下，愛惜人才作養深。帝后已先死社稷，臣民何敢自偷生？最難至戚俱同志，更喜英雄不二心。當時轎馬紛紛發，綉幔雕鞍出北門。千叢艾葉森森翠，一路榴花簇簇明。野繭生來桑葉短，鴻啣度去柳枝長。可憐麥秀全無影，滿目荒涼皆不耕。折斷橋樑無客過，燒殘村落少人行。漸聞江水滔天響，近到江邊震且驚。遠看草竹蕭疎處，掩映漁家三五星。正是不知天地干戈滿，只有理釣垂綸自在人。五家寶眷俱來到，並即登岸駕櫓行。一字大船排五號，開帆齊泊在江心。正逢海底冰輪湧，擢得江心色似銀。木靜無風生綺輪，月華洗露倍晶瑩。不搖紈扇清涼甚，寒透羅衫江氣深。

當下維明等洗杯相勸，俱歡然道：『我等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生則同生，死則同死，以殉國難，五倫俱開，百行無虧，人生如此，何樂如之！』言罷，俱各痛飲。維明又道：『西望隆中，乃臥龍抱膝之處；北望峴山，乃元凱立碑之地。大丈夫不能鞠躬盡瘁，赴命疆場，既已國破君亡，必須授命成仁，流芳千古。』桓公道：『此水晶接稽

溪，乃徐元直故里。昔元直只因母留曹氏，以致身立魏朝，雖然終身不設一謀，却已違心，而食曹氏之祿，豈如我等一門盡節，無挂無牽？衆人齊聲說是。左儀貞嘆息道：『昔符堅來攻襄陽，朱序之母，率婢棄城，符且退兵，恨國家不以左良玉麾下將士與我多名，以便戰守。可惜江山如故，使我有功，徒效屈原就死。』維明笑指天象道：『妮子，你不見真主已出東方，好見爲明朝報仇滅賊。你我成功者，葬身江流，真爲乾淨之地。』儀貞果然點頭。桓王趙杜四公，遂勸各飲十斤，趁此月明，沉舟而遊。

衆人正在開懷飲，忽聽得仙樂悠颺，下碧雲。注定肉身朝玉闕，召輔居垣武名臣。劉安曾許從雞犬，何況忠義一室親？桓王趙杜皆奎象，夫妻父子並星君。九天閭闔開宮殿，宣到襄江殉節人。四大天師宣玉旨，居垣一衆賜平身。明朝氣數今已絕，王氣全消輔不成。命汝下凡非別事，爲正三綱辨五倫。汝曹完節歸班位，再有非常事付卿。

四大天師便宣玉旨道：前因劫運，特降煞星，代行天討，以彰明罰。詎各凶煞大肆披猖，凡衆人類，上則欺罔，甚于鹿馬。下則屠戮，慘于鯨鮪。受降武曲星，及隨從星宮，砥柱橫流，扶持人紀，嘉汝等全節返位，不負委任。今以奸賊流賊兩大獄付勸，再學士宋元生，殉難歸神，伊妻左婉貞從父殉節。即着夫妻完聚，並入文曲星君贊襄推勸，務得其平。其泰山東嶽神，所上賊案擋冊，俱着送左維明拆閱。所有隨後各男女星官，一並復位，並左維明治獄，務求明允，毋出入枉縱，欽哉謝恩！

使召元生來殿上，相見多姣左婉貞。夫妻悲嘆難言語，忍淚相看觀不禁。先謝玉皇大帝詔，再奏母舅泰山身。郎舅聯襟都見過，骨肉團圓會至尊。維明舞蹈山呼退，五家男女盡隨跟。琳宮寶座常景殿，來到天垣武曲門。虎豹守堦擎玉爪，蛟螭無鬪耀金瓜。赫奕旌旗圍宿府，森嚴劍戟列神兵。維明升殿宮中坐，趙杜桓王四邊分。世上親家兄弟序，星宮參佐屬僚稱。儀貞以下皆掌按，玉女金童左右分。典簿是誰左致德，在凡刑部左堂尊。天邊數

刻到時候，人世鳥飛幾度春，早已殄戮李闖賊，更兼屠戮獻忠身。獻身神死都掌管，擋刑齊來案下呈。桓王趙杜同推勘，呈與星官武曲身。左公逐一來平定，如山鐵筆判施行。先論政府羣奸惡，再決烟塵流賊情。甲乙內丁來論定，滿堂點首頌公明。維明途命儀貞道，汝字如余即節行。儀貞運即來玉諾，左公使即斷分明。

第一名逆賊魏忠賢 從賊魏廣徵 崔呈秀 第二名逆賊客氏 第三名逆賊鄭國泰 鄭有權 鄭瑤
從賊方從哲 石如獄 孫國英 周 商 崔文星 丁 九 張 差 第四名逆賊李可豹

以上逆賊蝸三名，罪大惡極，心如蛇蝎，行比鴟鴞，速發鄴都獄，仍舊凌遲萬劫不赦。

第一名流賊李自成 從賊牛金星 顧君思 宋獻策 李 過 李 信 劉宗敏 第二名流賊張獻忠

從賊潘獨鯨 徐以顯 張大經 王又天 第三名流賊老狗狍 第四名流賊混十萬 第五名流賊射

場天 第六名流賊闖場天 第七名流賊曹 操 第八名流賊過天星 第九名流賊滿天星 第十名流

賊革里眼 第十一名流賊左金王 第十二名流賊順天王 第十三名流賊順義王 第十四名流賊安世

王 第十五名流賊攻世王 第十六名流賊小秦王 第十七名流賊一條龍 第十八名流賊紫金梁 第

十九名 賊一斗粟 第二十名流賊獨行狼 第二十一名流賊瓦罐子 第二十二名流賊點燈子 第二

十三名流賊蝸子塊 第二十四名流賊一座城 第二十五名流賊一連鶯 第二十六名流賊一丈青

以上流賊二十六名，罪大惡極，顛覆社稷，塗害生靈，速發鄴都獄，查落各賊毒害人，非理慘刑，每日處一遍，

萬劫不赦。

儀貞依命來棄筆，左公一一看分明。先將重犯來批斬，餘黨分與四輔評。

左公道：『這流寇之中，如劉士能、季萬慶、王光恩、惠登相諸人，投誠之後，尙能立功名。今將他減等發落，庶爲平允。』四人意下如何？『四公道：』雖則減等，也還正其罪名，方爲情法兩盡。』左公點首頻頻，即時草奏。

當下肅恭來草奏，英烈夫人代寫真，膽完套入黃封內，更衣設奏拜天庭。琅璈笙管齊鳴奏，節鉞旌旗列隊分。那曉天邊陳奏事，也像人間拜表行。便令楚卿與永正，連擎黃袱奏宮門。少頃天子傳旨出，一依卿奏速施行。其餘從賊無輕重，倘有矜原也辨明。諸卿俱各歸班位，永孝仍擬告世人。千刀萬劊難消罪，只有歷劫長熬極苦刑。左公批發重歸坐，與四輔商量便可矜。

桓王趙杜四公各道：『獄神剖斷分明，毫無枉縱，據列罪狀，似無可矜。』維明點頭半响，向儀貞道：『掌案細細看明冊中可有罪名出入？』儀貞道：『孩兒細看名冊內，有國賊一項，如楊鷓溫體仁高名衡熊文燦等之縱寇誤國，罪當情真，即左良玉等挾寇娶君，亦屬無辨。至楊嗣昌一名，雖薦熊文燦爲迎合君心，然明季當國之臣，唯有嗣昌一心滅賊，兵潰自縊，不無可矜。且嗣昌首創四正六隅之策，正合流賊大勢，惜兵殘餉缺，不能舉行。至於賀人龍不用命而憤事九調，左良玉而不至，事已無可爲，惟一死以謝，無可如何。明朝朋黨衆多，各分門戶，以其人相不出，會推奪情，向于居正因子，其身死之後，謫誘羣生。據孩兒看來，唯此人不可以成敗論。』左公點頭聽之，環顧四輔，桓王趙杜四人俱道：『果然不錯，惟此可矜。』左公道：『且候南都各處案到，再當議之。今永孝既奉旨下凡，便不得久留于此。』

永孝聞言無可奈，內堂拜別母夫人。夫人此刻登天界，不戀人間兒女情。只怪人間天上俱離別，轉女爲男人。各分女到琳宮重謫去，男來正關下凡行。不免將言來囑咐，力行善事振家聲。他年功行多圓滿，盼你仍來見二親。當時永孝來辭別，萬里天風送朵雲。飄墮襄陽尋故里，人間已隔幾年春。太平世界繁花柳，熙熙攘攘過光陰。依舊風雲逢五月，菖蒲作劍艾爲人。憶兒童握纒占長命，婦女懸絲詫遊兵。步進左門都詫絕，不知是鬼是神明。遂將月下飛升事，告與家中一衆聞。又把獄神申奏案，逐條說與衆家人。家中也把人間事，訴與臨凡公子聽。都說那年同殉節，江邊漁父遠傳聞。見彩雲笙鶴從天下，把五姓忠臣各上升。誰知返位爲神尉，判斷明朝亂賊臣。

真個生前忠義驚山岳，死後神威動日星。至于公子人一個，原來爲官上帝京。丞相遺言猶在耳，彼時一語格天廷。男身司祿同須死，女受覃恩要殉生。公子相從惟盡孝，理該如命返家門。從今永孝遵家法，詩禮傳家訓子孫。壽到期頤方下世，自然也得侍雙親。遺言夫婦俱同穴，又合葬前身左秀貞。戚黨並皆稱故事，再多父老播傳聞。人皆突兀非庸碌，事更新奇邁古人。英雄兒女無妨礙，忠孝流傳動性情。彈詞萬本將充棟，此卷新詞迥出塵。細看頑廉並懦立，興觀羣怨比葩經。請將東嶽申天案，歸結居垣武曲星。

翻 可
印 以

版 出 月 九 年 三 二

點 標 式 新
花 雨 天

冊 四 裝 洋

元 四 價 定

銘 家 何
銘 家 何
社 書 化 文 新
路 馬 四 海 上
社 書 化 文 新

者 點 標
者 閱 校
者 版 出
者 行 發

售 代 有 均 局 書 大 各 埠 各 省 各

說 小 舊 種 各 點 標 式 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飛仙天豹圖 | 五虎平西 | 五虎平南 | 四遊記 | 平山冷燕 | 雙美奇緣 | 說唐全傳 | 乾隆遊江南 | 英烈傳 | 紅樓圓夢 | 紅樓夢 | 蕩寇志 | 水滸 | 三國演義 | 列國演義 | 小紅袍 | 大紅袍 | 薛剛反唐 | 再生綠 | 三門街 | 施公案 | 濟公全傳 | 彭公案 |
| 洋裝一冊 | 洋裝一冊 | 洋裝一冊 | 洋裝一冊 | 洋裝一冊 | 洋裝一冊 | 洋裝一冊 | 洋裝一冊 | 洋裝一冊 | 洋裝一冊 | 洋裝六冊 | 洋裝四冊 | 洋裝四冊 | 洋裝四冊 | 洋裝四冊 | 洋裝一冊 | 洋裝一冊 | 洋裝一冊 | 洋裝一冊 | 洋裝一冊 | 洋裝二冊 | 洋裝四冊 | 洋裝四冊 |
| 定價七角 | 定價六角 | 定價一元二角 | 定價一元 | 定價六角 | 定價六角 | 定價八角 | 定價一元一角 | 定價九角 | 定價八角 | 定價二元八角 | 定價二元二角 | 定價二元二角 | 定價二元二角 | 定價二元四角 | 定價五角 | 定價九角 | 定價九角 | 定價一元一角 | 定價一元五角 | 定價四元四角 | 定價三元二角 | 定價三元四角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2228B

